



784.88
866-353
3



英 譯 者 序

英譯者序

托

羅茨基所作的這部俄國革命運動秘史，主要的部分是對美國的讀者，明快地暴露時代與個人間之相互關係。那是很寶貴的，你該知道，對於這種秘史比較地只有幾個人會，或是已經能夠提供淵博的著作，而幾個人之中的一個，便是托羅茨基。從自然的步驟走入暴露和陰謀的時期中這種在先是推翻沙皇統治，最後是布爾雪維克黨勝利的計劃。秘密工作是一切中最重要，而且領導者底整個的目的是只能給一小部分內部工作人員知道。

作家們，演說家們，陰謀家們，當必須自衛的時候便藏躲在暗影中好像一個人在濃霧

227696

中環動，在縫隙帝國統治底一般的目的以外，還得朝渺茫的前途進取。他們多半是不知名的，或說是很少知名，或是因為要矇混沙皇治下的暗探而改了名。

在這種顯明的背景中，是什麼使列寧與托羅茨基在一個有如此重大意義的會面中，把他們團結一致起來呢？作者開始用回憶的體裁記及他們第一次的會面，他便故意投了一瞥眼光到列寧底性格上面，而用着太少親切的一筆來顯示他的目的與方法。這兩個對每個人都不知名的人，在早年便顯然地不凡，他們由一同路的志願所推動着，而且在一九〇二年，他們的路線第一次便相同了。托羅茨基在一八七七年生於凱爾遜州（Kerns）一個叫作勃浪司坦名字的猶太藥劑師的兒子，因了聯合全體同學辱侮教員的罪，被奧得賽聖保羅學校開除，而且早年便種下了反抗的激烈的思想。在二十二歲的時候他便在奧得賽參加了一個革命的團體，因此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因不慣於里那寒帶區域的生活，便在第三年終，憤慨地逃了。

在逃亡中，他熱心地讀着秘密發行的『火花』報（Iskra）這是在列寧指導之下的雜誌，和理論底黎明雜誌（Zaria）並稱為姊妹刊物，都是從倫敦和日內瓦兩處發行的。他

逃走以後，在俄國秘密工作了一個短的時期，閃避着警察底密佈的羅網，組織團體來聲援「火花」底革命的宣傳。一九〇二年的秋天，他到了倫敦，在被組織中的神秘的領袖經過一席討論之後，他馬上在火花編輯部獲得一個出乎意外的地位。

於是托羅茨基，如一個貪心的孩子似的走入革命的道路中，他對於已經作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而且在黨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列寧，表示無限的敬畏。列寧（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烏里雅諾夫）是從一個完好的教育和社會背景熏陶的機會中產生的，他的父親是在新伯斯克地方的一個學校管理員，也是在里那生長的，而且竟有國會底資產階級的尊稱。他的兒子便是在希臘教會教養的，後入卡慘大學及聖彼得堡大學讀書，原來他是預備做律師的，可是他的激烈的傾向逼得把他從這種志願中拉出來。他的哥哥，因與謀刺殺亞歷山大第三罪，被絞決。

一八九五年組織「工人階級自由大同盟」可是他很快地就逃了。他結束了西伯利亞流放生活之後，便在國外，以一種受苦和堅決的精神使自己畢生領導革命底利益。他離開俄國，幾乎是一直從那時期起，最後到一九一七年四處革命爆發，他在窮困和漂泊中，

多年所希望的終於實現的一天到來的時候，他纔歸國。

當托羅茨基加入的時候，『火花』編輯部已然近乎一種分裂狀態了。他和列寧的結合還不到一年之久，而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內部，已然常常準備論戰，使他們趨於『一九〇三年事件底分裂』。黨大會在瑞士舉行，在那年便清楚地分成布爾雪維克和門雪維克兩派了，而托羅茨基在起初對任何一派都不表示左袒。他想走到一條中間的大路上去，而且形成他自己的一個小組織，並把這小組織，從說他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的列寧那里，分開。

一九〇五年革命使他們又重新團結，但只是一個很短的時期。當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前身之騷亂中，列寧在聖彼得堡編輯了一張激烈的報紙。托羅茨基是在同城中做工人會議底主席，而且爲了生命安全的原故，又重行逃跑了。他逃了足有六個月，而且把他原來勃浪可坦這個名字廢掉，對一個衛兵查護照時他便隨便想了一個名字，這名字就叫托羅茨基。他逍遙國外以後，便在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各地煽動，而且常常爲激烈的報紙投稿。

和托羅茨基分手後的列寧，更相信爲自己所計劃的正確的路線，而且他永遠不相贊

一個使他的目的易於實現的革命是爲期不遠的。他已然相信自己的方法，而且對於他所懷疑的怯懦的人們表示不信任，在他認爲這種人對於革命的過程是有害的。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列寧默在加利西亞，在那里，他找到了向俄國煽動革命的根據地。他被捕，而不久就釋放了，於是只得遷到瑞士去工作，在那里，他一直持續工作到一九一七年才回國。

一九一四年在柏林主編猶太新聞報的托羅茨基，是以「危險的安那琪主義者」的名義被德政府當局驅逐出境，他起初是在維也納避難，及後，又逃往沮立克，巴黎。不久又被法國驅逐出境，關在西班牙牢裏，釋放以後，他便決定了放洋美國，而且在紐約和舊派開始新的爭鬥，且爲猶太和俄國報紙寫文章，並出席激烈派會議演說。他常常備嘗窮苦，甚至於在伯浪克司，他和他的妻，和兩個孩子生活着，陷於窘境的時候，簡直只是靠朋友的幫助來維持他的家庭的生活費的。

終於震動世界的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來到了。這位在伯浪克司的窮困的逃亡者，不停地，勇敢地在雜誌上高呼反對戰爭，於是不到兩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成立，使俄

國從戰爭中解放出來，他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從紐約坐船出發的，算是在美國
耽了一年以後才回國的，雖然中途被英國在哈利法克司扣留了一下，終於因為被克倫斯
基政府代求釋放的原故，最後還是設計回到俄國了。

這其間，相差時間並不久，列寧便急急地從瑞士，得着德國軍事參謀部的許可，經過德
境歸國。此行（如他以後充分說明的）他是希望運用他所深信的宗旨，而且在彼得格勒的革
命破壞中得以和舊日『火花』的同志接頭。這里革命的空氣已然登峰造極，而且也是他
們工作的混合物。現在他們整個地意見一致了。幾年來逃亡，嚮往，努力中所矚矚意識到的
遠景，終於實現了。正如他們在倫敦時的生活一樣，他們又是共同工作的同志了，可是這種
合作與其說是在理想的王國中，不如說是在現實的王國中要來得恰當些。因為當這些年
月裏，他們已然分受過痛苦和幸福兩樣成果，被布爾雪維克的非常手段激起憤怒的一
個社會革命黨黨員，朶拉·卡蒲南把列寧暗殺了，且使列寧在政權極危險的時候跌倒在
痛苦和軟弱的深淵中去。雖然他不久就痊癒了，可是這種打擊使他的生理上的抵抗力受
了損害，而使他被危害他生命的病魔所掠奪。在他所熱烈地願望着的共產主義試驗底高

潮中他被要挾地承認他走得太快的毛病而且被強迫提出他的「經濟讓步」的口號——一種對於資本主義底讓步，而這種資本主義便是被荒年的蔭蔽中，實業的麻痺中的一種得策的手段所包庇着。

當列寧死後，而作為一種名義上的領袖承受死後的哀榮，他已然奮鬥過的目的——這種共產主義者的信條的顯明具體事實，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使俄國得到一種幸福的境遇，而且正如世界革命的領袖所行動的一樣，雖成功之域還依然遠着。

托羅茨基已然離開大，胆的偶像破壞者的地位和反抗「資產階級」社會壓迫的地位了，他已然離開蘇維埃俄羅斯軍事委員的職務了，他已然離開在理論統治中的行動的地位了，難道列寧個人的悲劇只是為列寧而產生的，還是他的熱烈的，活潑的同志獨自離去而享受勝利的幸福呢？也是共產黨凱旋歌的恩惠給與死後的列寧，也繼續給與活着的托羅茨基呢？

列寧死後的幾個月前，說是能足夠振臂一呼，便有幾十萬武裝同志可以幫助他的托羅茨基，便已覺到多方面複雜的糾紛和傾軋的關係，而且認為在社會秩序變動時是不可

避免的。於是他的聲望一落千丈，而最後，解除他的總司令的職權，沒有比把他的筆這枝武器剝掉了還要更糟的，因為他要用筆去和繞在他周圍的敵人們作戰呀。

如果只是考慮到個人的幸運，而不太多地涉及歷史的話，也許我們可以說托羅茨基寫得太多了。他對於列寧底評價，現在是坦白地顯示在為改造俄國而鬥爭的共產黨的最有正義的時期中，他們的關係底進展——實在的，為改良文明世界的組織，他們雙雙地醉夢於無限的希望熱心的响往中。

作為「老火花」撰稿人的關係，開始他們友誼的團結，他給聰明的，可愛的，有思想的列寧以描畫，在他的許多個人關係中是公正的，有時又不免滑稽，可是一開始認真起來，又有堅決忍耐的精神，他要達到那目的，即犧牲任何代價，甚至於流血的犧牲亦在所不惜。維那·伊凡洛芙娜·莎素里琪，在倫敦黨的一份子，曾對列寧說過：「喬治（布力汗諾夫）是一匹獵犬，他死命地狂吠着敵人而又把敵人放走了，而你則是一匹哈叭狗，你有一種致人死命的咬法。」列寧很歡喜這樣對他的批評，他證明（在某種「狹小限度」上說）這種「穩固的偏強」直接的目的，可運用於一切的環之中，且不為形式所拘泥，這便是列寧成為

領袖的特色」列寧是「火花」之「政治的指導者」他「強使他在他的思想中進展到明天的事情上去」而且「他孤獨」於倫敦的那班人中間，「而代表着來日」托羅茨基這樣寫者。

這便是年青的列寧，他的特點，他的知識的範圍，已然很明白地烘托出來了。托羅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重大的時日中，乃至於以後，在彼得格勒，擴大了這些特點的發展。一句話，列寧是要奪取政權的。「沒有再比那種最纖細的懷疑的感情」更使他「討厭」的了。可是他還有不能忍耐的，燥急的病態的步伐，而且也承認布爾雪維克的戰術有時也不免大錯呢。

他曾和許多同志們意見不合，托羅茨基毫不猶豫地把這些爭論記下來，這恐怕便是解總司令職權的主要原因。在托羅茨基的意思，以為列寧對於「敵心底聰明和堅決，評價得過高。」可是最後政權在他們的手中的時候，而列寧即已轉向世界革命的行動了。常常他是為生活的秩序而奮鬥的。

托羅茨基是以一種熱切的個性抒情的風格寫着他的回憶錄和列寧印象記的，凡此

包括了四個時期：第一，革命準備的時期，這些條件已然在俄國潛伏着，特別是日俄戰爭和
世界大戰給以意外的發展，使俄國的革命細胞，正如真實的民族增大一樣，繼續發育成功；
第二是布爾雪維克的奪取政權的綱領已經決定而且實行的時期；第三，布黨至上的時代，
估價反動勢力的錯誤，特別是估價世界革命力量的不正確；第四，列寧之死的時期，他的任
務是對他的總司令職務作遠景的觀察。

托羅茨基所寫的事實也許有失真的地方；他的結論也許是攻擊態度過重；可是他的
記載却有着無疑的價值，而且是對於第一時期，當俄皇壓迫的力量為奇怪的政治的補綴
細工的生理組織所推移的時期，即對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前的所謂俄皇政治的時期中
人類行為的理解是有大的益處的。

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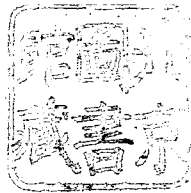
列寧與「老火花」

「一九〇三年的分裂事件，說來，該可料想得到的……」

——列寧底話在一九一〇年的一篇演講辭上。

無疑地，這老「火花」（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底時期，對於將來的偉大人物列寧之傳

記家將成爲例外的心理學的有趣但在同時會出現許多困難：恰好在這些短的歲月列寧才成其爲道地的列寧。那並不是說他不曾更多地長成，恰相反地他長成了——那是怎樣



地相稱呀——恰如在「十月」以前一樣多，但在十月以後，但這是一個較多的有機的生長。偉大的實在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對統治者革命的突變那回事，那就是被局外人所謂能夠權衡而且已經權衡了一切的一個人之偉大的飛躍，但這樣的形成是老早在第一次大會已種下內部發動的破裂，雖在外表上是不可測知的，但那必然性是已如此地多。

這些回憶呈現在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思想發展的過程中的特別值得記載的與重要的時期，可以作為未來的傳記家的素材。從那時到此刻的這些行數是曾經寫過有二十年之久，而這一二十年之悠久地過去對於人的記憶力是非常地艱難。那也許可以喚起還自然的願望，正如說是什麼位置是在什麼地方一樣，對於過去的事情的回想可以無誤的罷。我自認從這些回憶裏是十分不自由的，自己將不會怎樣久做這本書的工作；此外，不正確的回憶與靠不住的證據又是這樣多！當我寫着這書我既沒有文獻備忘錄，更沒有任何一種素材在手邊。無論如何，我相信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我是完全倚靠着我的記憶力，而且希望這樣獨立的工作在如此的情形之下是從不加選擇的回想放棄，那是很難避免的，即使是在這最批判的自我檢察中，未來的傳記家也許當他找到這本書而又在手邊有

着許多史料及連結着這時代的所有文獻以後，從事工作當會更容易些罷。

在一些地方我參加辯駁、議論的時候是用問答體的一個事件的進行，二十多年之後，一個人請求給這對話正確無誤去背一遍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相信我表現這些原意不但求其正確，而且一個字一個字去表現那些個別的印象。

作為列寧底一生史料底問題，這是十分重要的事，我也許可以盡我的記憶能力用些少的字句談及某些特點。關於那一些城市或即使是那一些屋子的特點的描寫記述，我是有很壞的記性的，在倫敦，譬如說，在列寧的家與我底之間這樣較短的路上，我都不止一次地迷失了路。對於人們臉子我老記不清楚的事是經過頗長久的時期的，但是經過若干的小心與注意，我是得着重大的進步。但是我常有，到今日仍然有，關於思想它們的聯繫，及關於意識形態底的問題的對話的，一種特殊的完美記性。我能够常常證明這臆斷是不主觀的。別的人，^旁聽見同樣的對話如我的人常背誦那些對話較多正確性比起我來而且承認我底改正只無誤的。不獨此也，以一個鄉下人帶着這最專誠的越快越好的去了解一切的決心，我是來到了倫敦。因此和列寧以及「火花」編輯部底別的會員的談話都深印在

我底記憶裏是必然的事。凡這些思想就是這傳記者對於以下的這忠實的有價值的回憶不能不去評價：

一九〇二年秋，我到了倫敦，那大概是十月的一個早晨，一輛二輪馬車破我如別的人所做的一樣，定好了把我載到了一個開在紙上的住址，我的目的地，這個地方，就是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家裏。這以前，（那一定是在沮利克）人家已經預先指示給我，用某一種正確的方法去敲門。我盡可能地記得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三爲我敲門，如一個人能想像的，我記得她是我底敲門聲而從床上爬起來的。時間是太早，無論那一個練達入情的人，多少熟悉於生活上的一定的習俗的，在火車站上一定會多馱一個鐘頭或兩點鐘的，而不會大清早在尙未謀面的朋友家裏去敲門的。可是我還完全是在我從凡爾科倫斯克^四脫逃時的那種興奮狀態中，我會以同樣的舉動在沮利克驚擾過亞格爾洛特^五的寓所，但只是在黎明，而是在半夜。

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還沒起床，而他以一種正當的驚異歡迎了我。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第一次談話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舉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和蘭占達·康斯坦定洛

乎娜早已由克來爾 (Mr. G. Frolich-novsky) 來的一封信裏知道了我克來爾是用「彭」的名字之下，在「沙麻那」曾經正式地介紹我到「火花」的組織，所以我如此被歡迎着。

「好囉，「彭」來了……」

他們在廚房裏給了我茶喝，我相信這其間，列寧穿好了衣服，我告訴了他們關於我底流放的事並分析在最壞的情形之下的「火花」的前衛組織。它已經是在社會革命黨首領底手中，這首領經過了一場高聲激烈的論戰以後，且並不曾對於「火花」同人表示偉大的同情，反而這些偷關漏稅的人殘酷地剝削了我而且課了一切的稅收與捐額。

我給了蘭占達·康斯坦定洛乎娜以我底平常的許多印象，新聞或是更正確的說，事實的論據的行李，大概是關於許多無用的出版物的必要的結欠，依次序地談到沙麻那集團（克來爾及其他）我曾過喀郭夫，坡塔瓦，及克亞夫，而且證實已到處，在喀郭夫，坡塔瓦的任何評價上，都是組織的聯繫異常薄弱的。

在當天早晨或者翌日是記不清楚了我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在倫敦兜了一個大

圈子。他從橋上指點我看韋斯明斯特宮和其他有名的建築物。我記不起他是怎麼表現他自己，但是大意是這樣：那是『他們的著名的韋斯明斯特宮』這個『他們的』意思，不消說，並不是指英國人，而是指他們的統治階級。當列寧談到某種文明的價值，或什麼新的進步，或者概及『大不列顛博物院』的富麗的熏陶，或是『泰晤士』的消息，或許多年後，德國的砲兵或法國的航空時，不着重一切，倒是擲出他的聲音深深地有機的啟示，這種意思在他的話中是常會碰到的：他們知道，他們佔有，他們行動，他們獲得——可是常常是些怎樣的敵人喇！這個目所不見的社會的統治階級的影子偃臥——那一定是，由他的眼睛看來是——在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而且這個影子對於他是永遠不可諱言的，正如日光一樣顯而易見。

我盡可能地記得對於倫敦底建築術付了很少的注意，因為是從凡爾科倫斯克來到外國，而且是第一次，所以，我從維也納，巴黎和倫敦只得到一些很簡略的印象，並且還不會留心做過同韋斯明斯特一樣的『細描』而且，不待說，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之請了我兜一個大圈子並不是爲了那樣的理由，他的目的是在得到去認識我而且試探我，不過在認

議上的這個試探是被「這整個的進程」掩遮住了。在答覆到他的許多問題時，我給了他以在尼那充軍的詳細的描述，乃至於那里內部組織的情形。這事件進行到行動政治的鬥爭到中央組織乃至於恐怖的，因，於是形成了當時指導線的分裂。

「好的，可是和伯因斯坦[†]底政策的聯繫之意見，這里沒有什麼不同嗎？」烏拉奇米爾
• 伊里基問了。

我告訴了他，在這莫斯科監牢裏我們讀過伯因斯坦底書和考茨基底，於是就充軍了。在我們中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一個對於伯因斯坦表示贊成的聲音的。如一件事的進行一樣，我們看過上面的書，說起來當然考茨基是對的，在照着國際路線發展的理論的鬥爭與我們的自己的組織的政治的討論之間，我們可是並不會劃清任何交通的界線。是即使想都沒有想到在我們讀了尼那的「火花」第一期和「甯底著作」將要做的是什麼？之前至少是如此。我告訴了他，不獨此也，我們是以怎樣大的興趣讀了波格達諾夫[†]底哲學的著作，而且我還很清楚地記得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批評底旨。對於他也是覺得這本著作關於宇宙本體的歷史的路線的考察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布力汗諾夫[†]並不同意於

這書而且說明這點並不是唯物主義的。於是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對於這個問題表示他自己的無成見，僅只是重覆布力汗諾夫氏的意見，對於氏的哲學的權威表示敬重，但也是覺得不易研究的。於是布力汗諾夫底意見給我很大的驚異。

列寧也在經濟學上試驗我。我告訴了他，在莫斯科監牢裏我們怎樣共同研究過他的書：『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十三}，在流放地我們曾經研究過『資本論』，可是止於第二卷。我記得他是有這些龐大的統計學上的報告與材料，才完成得了一部『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莫斯科監牢裏，我們曾以極大的驚異談到這部偉大的著作。』

『是的，實在的，那不是在一次做完的。』列甯回答道。

那顯然地使他高興，年青的同志們那樣細心地讀過他底最重要的著作。

我們於是談到了米哈里夫斯基底立場。談到他會使我們流放乃至於一些人被屈服的事。我告訴了他，考茨基與伯因斯坦之間的論戰喚醒了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的尖端的批評與在這種意識裏適應着的有思想的教養，使一個強烈的印象給了多數的我們。那是在尼那由米哈里夫斯基把打了火漆印的第二期送到我們這里來的，第二期米哈里夫斯

基從馬克斯主義再生產的公式之下「離開假面具淌了許多眼淚」去說明它，即普洛列塔利亞通過知識階級的利益均沾的理論的辨明，對於我們喚醒了理論的憤怒。第三期最後到了，我們收到過遲，那些顯現在正面的題目上的一些經濟學上的渣滓混和着新迭加主義的原理，其結果給我們只是證明整個破產而已。

我的另外的工作僅僅是一般地涉及於這些論辯，先不先我要去熟悉於我自己^{十五}在文學裏顯現過的，於是我用非法的思想回溯到俄羅斯，那是決定第一我必須要「周視」一點東西。

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字娜，爲了安置我，把我帶到了鄰區一所屋子，莎素里琪，馬爾托夫和管理「火花」的印刷的布柳門^{十五}淮特就是住在那里。有一間空房子在那里爲我，這房子是通常英國式的構造，不是成排開的，而是成層開的，在下層樓上是房東住着，於是房客們一上一下住着。

有一間大客廳，那是曾被布力汗諾夫在他第一次觀光之後就命名爲「巢窟」的，真是弄得一場胡塗，因了維那·伊凡諾夫那·莎素里琪把一部分房子弄得不成話，又加着

我和馬爾托夫的拆爛污這間屋子簡直糟得一點秩序沒有，這里喝咖啡，長談，抽煙，等等，因此就得了『窟』的名字。

這樣便，始了我那短時期，倫敦生活，我貪婪地饑餓地讀着後幾期的『火花』和同一編輯部出版的小冊子『^{十六}發財』。當時我也開始爲『火花』工作。

關於須里塞保的噐臺的二百年凱旋節，我寫了一些短評。我相信那是我第一次爲『火花』著作。這篇短評接近於荷馬的一些字眼，不更正確的說，受了荷馬文章的翻譯者，涅迭肯的影響。我援引『無敵於天下之手』這句話說明革命必然要在沙皇治下爆發，（從西伯利亞的途中我曾在火車上讀過『伊里亞特』）這篇短評很取悅於列寧，可是他對於『無敵於天下之手』這句話有所辯難，而且以一種溫和的笑諷對我去說明，『但是那是一句荷馬的詩呀，』爲了辯明我自己這樣說，不過也很樂意地承認那樣古典的引文不必要就是了。這篇短評是至今都可在『火花』上找到，可是『無敵於天下之手』這句話是沒有

了。
於是我到白會堂去舉行了我的第一次講演，我要去辯論的對手是老契珂夫斯基

「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了」與無政府主義者格開薩夫也已不是年青的人了。最後聽到那樣兩個知名的白髮老流氓竟混用如此不拘禮的胡說，我真不免大吃了一驚。我同白會堂以及外界的聯繫是由一個倫敦的「老公民」與「火花」的編輯部有關係的。亡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亞萊克柴也夫給介紹的。他教我深入英國人的生活一般地說，他對於我是一切知識的泉源。我記得同他去向白會堂的路上談了一些瑣碎的話回來以後，我告訴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以亞萊克柴也夫底兩種意見。一件是關於俄國統治階級政治的崩潰，另一件是談到考茨基的最後的著作。「這個崩潰將不是漸次地來到。」亞萊克柴也夫說，「因為專制政治沒有十分形成，所以會很突然地爆發。」「沒有十分形成」這字樣（即殘暴，苛酷，頑固的意思）我特別地注意。

「好的，也許他是對的。」當列寧聽完我的話時，他這樣說。

亞萊克柴也夫的第二個意見的表示是就考茨基底著作而言：「社會革命以後的時」。「我知道列寧對於這本小冊子引起很大的興趣，那用他自己的話說來，他曾經讀過它兩次，而且是第三次在讀着它；我也相信他已校對過俄文譯本，接受了烏拉奇米爾·伊里

基的意見，我也很細心地讀完了這本書。亞萊克柴也夫不免說：『是機會主義者的著作。』

『笨蛋，』列寧突然地這樣說，憤然摺着他的嘴唇，那是常常在他感着不滿足時候的一種表情。

亞萊克柴也夫他自己對於列寧則異常敬重：『我相信，對於革命是列寧比布力汗諾夫還要重要。』不用說，關於這個，對列寧我當然沒說什麼，可是我却把這話告訴了馬爾托夫，馬爾托夫却是一聲不響。

『火花』與『黎明』的出版編輯部一總原有六個人：三個老人，布力汗諾夫，莎素里琪和亞格斯爾洛特，另外三個年青的則是列寧，馬爾托夫和波策索夫。布力汗諾夫與亞格斯爾洛特住在瑞士，莎素里琪和這些青年人住在倫敦。波策索夫是在什麼大陸住着。這種內部的分配工作是包括了許多技術上的不便利，但是無論如何，那是並不使列寧感着怎樣困難，倒恰相反。當我未去大陸旅行以前，曾經細心地告訴我關於編輯部內部組織的關係，而且把布力汗諾夫強要把整個的編輯部遷往瑞士去，而他，列寧，以那樣將會使工作進行比較困難的理由去反對的一事告訴了我，於是我恍然於第一次，然而依然是十分真

名其妙地，那時編輯部之仍然留在倫敦不僅僅是由於內務的整頓而且也是鬧着組織的人員的問題。在這組織化的政治工作上面，列寧需要盡可能地獨立於那些老人，布力汗諾夫等人之外，特別是黨的政策派人工作的事，他是有過若干次曾經和他們起過激烈的衝突。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常在這樣的場合成了中間人；莎素里琪是成了布力汗諾夫的第二，而馬爾托夫也取了這同樣的場合爲列寧。這兩個中間人是具有一種很寬大的氣量，而且，另一方面說，彼此之間都保持一種很友善的態度。在列寧與布力汗諾夫之間政策上的理論部分的商議的非常激烈的衝突，我僅僅是漸次地才了然。我相信記得，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曾經問過我對於才出版的『火花』第二十五期的綱領有什麼感想。我是無論如何，對於這樣的一個複雜的整個的綱領的拿起，曾經盡可能地去答覆這些內部的問題，而使列寧覺得有趣。這意見許多不同之點是包括在巨大的尖端的政策與精密的特色化了資本主義的主潮，生產的集中，中間級階的崩潰，階級的對立，等等——在列寧的一邊，而在布力汗諾夫的一面，則是陷於較大的處境的熟慮與謹慎上面。

這個十分熟悉的綱領總多帶了一些是是否否的字樣。那是因爲布力汗諾夫的關係。

就我所能記得的，馬爾托夫與莎素里琪的報告，列寧原來派出去的人，那個他和布力汗諾夫相對立競爭的，遭受後者的一部分非常尖銳的批評，而且還是用喬治·范倫鐵諾維支在某種場合的一種目空一切的俏皮的口吻說的。雖然如此，可是不必說列寧既不會胆怯，也不沮喪的這場鬥爭帶上了一種好像演劇似的性質。

維那·伊凡諾芙娜對列寧說，當她談起這件事：「喬治（指布力汗諾夫）是一匹獵犬，他死命地狂吠着敵人，而又把敵人放走了，而你則是一匹哈叭狗，你有一種致人死命的咬法。」

莎素里琪底最後的批評的一句話在我，也覺得是非常正確的：「那是使他（指列寧）覺得非常歡喜，致人死命的咬法麼？」他十分喜悅地反覆這句話：「這種問話的口吻在維那·伊凡諾芙娜是樣做得十分像的。」

當我默在倫敦的時候，布力汗諾夫也來作過一次短的訪問的，那是我第一次會見他。他來到了我們的公寓裏面，也就是所謂「巢窟」裏面，可是那天我正不在家。

「喬治已經來了，」維那·伊凡諾芙娜告訴我，「他要見你，到他那里去。」

「喬治是什麼人？」我莫名其妙地問，因為我以為那是什麼有名的人，我不認識的。

「布力汗諾夫……我們叫他做喬治。」

當天傍晚，我去看他，在一間小房子裏，除了布力汗諾夫以外，還有十分知名的德國作家，社會民主黨黨員巴爾先生及英人亞斯九君在坐。這里已沒有空位子，我正不知道我應當坐在什麼地方的時候，於是布力汗諾夫提議——不無猶豫地——叫我坐在床上去。我覺得這是十分自然的，僅僅是在非常必要的時候，像布力汗諾夫這樣一個從頭至腳的歐洲人需要借助於如此一個特別的判斷的事，在我是覺得無意見的。談到德國的什麼，對於布力汗諾夫雖曉得但不充分，所以他局限他自己只說這一些很短的批評。巴爾先前是談到英國的資產階級懂得如何去欺騙許多進步的工人，其次話頭又換到法蘭西唯物主義的英國先驅者。巴爾與亞斯九不久就離開了這里。喬治·范倫鐵諾維支以時間過遲以及談話會妨礙房東主婦的理由，希望我可以跟着他們走。恰相反，我的意見倒是以為現在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巴爾說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說。

「是的，他談到關於英國的政治情形是有趣的，可是一談到哲學，那他簡直是胡說。」
布力汗諾夫回答。

當他已經看見我是不預備走，於是他提議我們到隔壁去喝啤酒。他誠懇地問過我一些不關緊要的問題，可是這種誠懇樣子的背面是隱藏了一種不耐煩的神情。我覺得他簡直是心不在焉。他只是儘可能地混日子過，可是我是帶着一種不滿足的與憤怒的心情離開他的。

同後來在日內瓦一樣，在倫敦的時期，我同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見面的時候多，同列寧見面的時候反而少。因為在倫敦和他們同住一個屋子裏，在日內瓦常常同在一個小館子裏吃午飯和晚飯，所以馬爾托夫和莎素里琪是一天總要碰到好幾回，至於列寧他是生活在他的家庭中，並且除開正式開會不算，每次同他見面總是有着一些小事情。

莎素里琪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而且是乖巧悅人心魂的一個。她很仔細地寫作，而且經受過創作底實際的磨練。維那·伊凡洛芙娜不是寫，她是把細心琢磨的東西聚在一起。當時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對我說過，實在的，她常把每個句子單獨地分開於是曳着她的

拖鞋，在房裏慢慢地走上走下，或是常常吸着煙捲，把抽了一半的煙屁股扔到窗外或桌椅旁邊，於是煙灰便弄得她的衣服上，手上，原稿紙上，有茶的玻璃杯上，到處都是，偶然也許會弄到她的來客身上去。她一直到最後都保有一種注定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老練的根本的智力，莎素里琪底許多文都是證明她曾經以一種非常的程度去採用馬克思主義底理論的原理，可是直到她的死，俄國急進黨七十人底道德的政治的建設依然對她沒有談到。在許多問題的暗示上，她承認她自己是用着嘲笑的态度去反對認識論的方法論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演繹法推理的。

這「革命黨」的概念，在她，除了它的階級的意味以外，還有一種獨立的意思。我記得有一次同她談到關於「革命黨人從一個中間資產階級來的，」我用「資產階級的民主的革命黨人去說明我的意見。」那不對的，「維那，伊凡洛芙娜用一種令人不耐的或竟可說是令人討厭的手勢去打斷我的話頭，「不是什麼布爾喬亞的也不是什麼普洛列塔利亞的，簡簡單單地就是革命黨人吧了。不用說，一個人也可以說：小布爾喬亞西的革命黨人。」她加上一句，「如果你硬以為是什麼小資產階級的字眼必得加上，此外什麼都不行

的話。」於是談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錯誤得可笑之點，我們接着又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修正派與正統派的鬥爭加以十分的注意。維那·伊凡洛芙娜並不這樣做，她甚至於說：「他們常常都是一樣的，他們修正馬克思主義，得到議席的絕大多數而且可以和凱撒（德國皇帝——譯者）吊膀子，於是也就在修正主義下完結。」

「這個「他們」你是指誰們呀，維那·伊凡諾芙娜？」

「指德國社會民主黨。」

到現在看起來關於他們叛變的事，維那·伊凡洛芙娜的推測是並不怎樣錯，雖然較之她所想的是因了許多的原因而取了另一條路線，她只是以懷疑主義的眼光去認識土地國有的原理，她並不會把這眼光丟到一邊而只用一種溫和的態度去嘲笑這件事。關於這類的事情，我想起了一段插話。大會未開的不久之前，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齊·包爾來到了日內瓦。他是一個老馬克思主義者，但又是一個神經非常胡塗而又易變的傢伙，有一個時期曾和史特盧維^士友善過，最後便徘徊於「火花」派與「自由派」^士之間。在日內瓦，他已開始於向「火花」的方向轉換，可是他並不會要去認識土地國有的原理。

他去見列寧，在過去顯然和他熟識的。可是列寧並不會使他悅服而無疑，於是他離開了列寧。其實最知道他的哈孟雷特型的劣根性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並不會抓到弱點去說服他。在我充軍的時候就曉得這位包爾先生的，我關於不幸的土地國有的事，曾和他作過一次長談。在六個月當中，在我的愁眉不展的苦工當中，我宣佈了我曾搜集了攆來的一切的證據，來與社會革命黨人乃至於所有的「火花」底「土地國有」政策底反對者作無數次的論戰。而且那是實在的，就在即日的傍晚，馬爾托夫（至少我相信一定是他）告訴了我們，就是在我曾出席過的一次編輯會議席上，包爾來找他而且最終宣佈他自己是「火花」的一員。托羅茨基曾經解決他的一切的疑難云云。

「關於土地分配的事，也解決了嗎？」莎素里琪很驚奇地問

「是的，特別是那個。」

「這可憐——的人。」伊凡諾芙娜用着一種如此難以模倣的神情叫起來了，那使我們都是以一種友善的態度笑起來了。

「在倫理與感情上面維那·伊凡洛芙娜是有太多的根底的。」列寧有一次對我說

過並且告訴了我，她與馬爾托夫怎樣曾經有傾向於個人主義的危險，由於被瓦爾；這維而納的統治者鞭打工人的一事，便可作證。如我們所命名的這種一時的「傾向」底路線，是能够在某一期「火花」裏面找到的。在我覺得這件事是如此形成的：馬爾托夫與莎素里琪之不去問列寧而出版這期者，乃是因為列寧已在大陸，在維而納發生械鬥事件的消息是由一個電報拍到倫敦的，因為政治犯的受鞭答，在維那·伊凡洛芙娜這里喚醒了一種英雄的急進，其結果，打死了捷波夫。馬爾托夫幫助着她，當列寧接到了這新的一期「火花」的時候，他大發脾氣：「那是向社會革命黨底主義的投降的第一步。」同時從布力汗諾夫那里來了一封抗議的信，在我沒有到倫敦以前，這段插話便已發生的，所以關於這件事的程序也許我的記載不免有點失真的地方，可是這件事的本質我是非常記得清楚的。「不消說，」維那·伊凡洛芙娜在一種對話形式之下同我說明，「這里不是什麼一個危險的問題，而是一個紀律的問題，而且我相信一個人能够從受統治者鞭打的一事，忘記他們所失……」

莎素里琪不能够處理一種真實的討論，她更少懂得怎樣去公開地進行，她從不直接

她答覆她的敵人的主旨，但只是靜靜地沉思着，一直到最後突如其來她說出整個的一串句子，這並不是對答覆人的關係上而言，反而是對她以爲會懂得她的人說。當一羣辯論者正式開會，並且還推什麼主席的時候，維那·伊凡洛芙娜從不加入到這一羣談話的人裏面去，如果要說些什麼事情的時候她總是炸裂什麼似地滔滔不絕地說着。在這樣的場合，對於這羣講演者她完全不理會，用着澈底不尊敬的態度看待他們，常常妨礙着講演員與主席，她想要說什麼總得要等她老先生發揮得淋漓痛快而後已。要了解她，你總得緊跟着她底一串思想才行，而且她的思想是——不管是對的或是錯的也好——常常要開心着陶醉着她自己。那是不困難的去想像這是什麼一個對比：維那·伊凡洛芙娜，她的不正確的過激主義，她的主觀，乃至於她的胡塗與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較量起來。不僅是在他們倆處沒有什麼共通之點就是以他們的感情來說，也是有深刻的有機的不同。可是以一個天才的心理學家的莎素里琪，她雖覺到列寧的力量但是也許不無一點妬嫉之感吧。關於「致人死命的咬法」（形容列寧的話——見前）在她的表情裏，她也流露了這種神情。在這種編輯部裏的工作人員之間所存在的複雜的關係漸漸地使我明白，可是也不無許多困難

的。如我曾經說過的，我是以真正的一個鄉下人來到了倫敦，在各種關係上說來都是真實的。當時我不僅僅是不曾出過國，就是連彼得堡也沒去過的。如在基也府一樣，在莫斯科我也只在政治性的監牢裏坐過。我唯一地從他們的大作裏面才得知他們是馬克思主義底政論家們。在西伯亞，我讀過很少的幾期『火花』和列寧的『什麼將是要做的？』在莫斯科監牢裏，我朦朧地聽到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的作者伊里基的名字（我相信是從瓦洛夫斯基的）並且知道他是社會民主黨中的後起之秀，馬爾托夫的名字，我稍微知道一點。至於波策索夫我則完全不曉得。在倫敦我熱心地讀着『火花』與『黎明』而且特別地注意在國外有什麼事情發生，如此某一期『黎明』上面，我來了一篇論到採礦公司組合的意義與任務，就是瞞準柏羅波可維齊打去的輝煌的文章。

「摩羅多夫是誰？」我問馬爾托夫。

「柏爾挖斯。」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柏爾挖斯是什麼人，我是把『火花』看做一個整個的團體來接受的。而且在這幾個月中，我沒有願望，實在的，我甚至於內心有一種厭惡之感，以任何軟弱

的傾向；暗黑的感情的影響；乃至於同樣的東西去看「火花」或是「火花」的編輯部的。我記得我曾經留心過在「火花」上的許多社論和一些文章上是不署名的，只用代名詞「我」概括；譬如「在如此如此一期，我會說過，」「我會寫過如此如此一件事情，」等等。我就問是誰寫這些文章，原來這些文章都是出自列寧的手筆。在同他談及的時候，我批評在不署名的文章上用代名詞「我」在我想是錯誤的，「爲什麼是錯誤呢？」他很有趣地反問着我，他以爲我在這裡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偶然的，而且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

「那是因爲……」因爲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特別的見解，不免含糊地答。

「我並不這樣想。」列寧說的時候，帶了一種曖昧的笑。

在那個時候，一個人是不難在這種文學的氛圍氣裏理解到一種「自負」的氣息的。實在的，無論如何，這種卓越的才氣給了他的文章，給了對他的最親切的同志們底堅定的政策都要懷疑的他的政策上的一個強有力的地位，即使凡這些文章都沒有署上他的名字。這里我們曾經略具雛形的可以看見，那個堅韌的，倔強的顯明底目的，那個能利用一切環境，動又不爲形式所拘泥的列寧之成爲領袖的特色。

列寧是『火花』底政治的指導者，這個報紙的大富源是寫起文章來同說話一樣容易而滔滔不絕的政論家馬爾托夫。列寧常常跑到不列顛博物院裏的圖書館去，他在那里忙於理論底的研究。我記得列寧在圖書館裏寫了一篇反對納傑斯基丁的文章，納傑斯基丁就是當時在瑞士曾經出版過一本小冊子的，他正是在那時猶疑於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之間，但是在這天晚上之前（他常常地在晚上工作的）馬爾托夫曾經寫了一篇關於納傑斯基丁的長文，而且把這篇文章給了列寧看。

「你曾經讀過猶利安底文章嗎？」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在博物院裏問我。

「是的，我曾經讀過。」

「關於這篇文章，你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還好。」

「是的，是寫得狠好，可是還不十分正確，還缺乏一些結論，這里我曾經寫起了一些東西，但是我尚不懂得用這些東西去怎樣做，也許把這些東西插到猶利安底論文中，作一種附錄。」

他把用鉛筆仔細寫了的一小張紙給了我看。果然在第二期「火花」馬爾托夫底論文裏，發現列寧的附錄加在上面。我不知道這篇附錄是否收在列寧全集裏面，可是我敢担保那是他寫的。

幾個月以後，大概是在大會未開幕之前的幾個禮拜中，通過於列寧與馬爾托夫之間，關於遊行示威運動底戰術的問題，那就是，更正確地說，關於同警察武裝鬥爭的問題，發生了一種新起的意見上的不同。列寧說，我們必須組織若干個小的武裝團體，而且我們必須指導工人習慣於同警察鬥爭的戰爭。馬爾托夫對於這種意見表示反對。這個罷工的消息傳到編輯部。

這個運動不是有些像羣衆暴動嗎？我注意到列寧底提議，說了。（我記得在當時與社會革命黨底恐怖主義者底戰鬥中，在我們的工作當中曾經擔着一個很大的任務。）馬爾托夫參加這個討論，而且把這思想發揮：我們必須給以許多指導，並對在警察高壓之下的羣衆示威運動加以保護，但是不要訓練個別的許多團體與警察鬥爭，爲別人與我所期待的布力汗諾夫，逃避着意見的答覆，只是提議叫馬爾托夫把解答寫在紙上，使我們有了原文在手頭可

以考慮辯論之點。這段插話，無論如何，就在關係於大會事件發生以後便可終結，不僅僅是在宴席上與會議上就是在私人談話的時候，我都很少有機會碰見列寧與馬爾托夫的意見相投。長久的討論不拘形式的對話，談到許多流放者底閒談與辯論的時候，馬爾托夫總是很熱心的。至於列寧則簡直就沒有注意。這個在革命裏面最有權威的機械師，不僅僅是在政治學上面而且也是在他底理論底的著作上面，在他底哲學底的與語言學底的研究上面是被這唯一而不變的思想和人生觀，不能更改地統治着。他也許是爲歷史底實驗室所證明過的這種最尖端的功利主義者。但是他底功利主義是屬於這最廣濶的歷史底的範圍。正如他底生活與經驗與活動底地位長成一樣，他底人格不是平凡的，或是因此瘦弱的長成，反而是無限地展開與充實。與列寧他的接近的戰侶的列寧排並排地，馬爾托夫已然覺得不大舒服。他們雖然還是你我稱呼，可是很顯明地，某種冷淡已然開始橫在他們之間了。馬爾托夫是只顧目前，只顧他暫時的利益，只顧他政論家的日常工作以及最近的消息與談話。列寧呢，把日常事務放在一邊，以思想深深地透入着明日。馬爾托夫有着無其數的并且常常是優美的直覺，他設想一些假定提一些他自己也常常很快地就忘掉

了的提議；可是列寧却不同，他抓住他所需要的東西，並且僅僅在他需要它的時候把它抓住。馬爾托夫的透明而脆弱的思想，迫得列寧不止一次搖頭表示憂慮。他們在政治路線上的任何的不同，雖然還沒有形成，並且仍不會使之出現；他們只是慢慢地才顯明的發覺出來。

後來，在第二次大會分裂時，「火花」的同人分成了「硬」與「軟」兩派。這種叫法，如我們所知道的，在最初是流行的，這是證明即使路線之分這事還沒存在，那在處置問題的方法中，在決斷中，在向目的之固執追求中，却是已然有着一種殊異。關於列寧與馬爾托夫，我們可以說早在分裂與大會之先，列寧就已然是一個「硬派」，馬爾托夫是一個「軟派」；而這，他們兩個也深知道。列寧用一隻批評的、微帶懷疑的眼睛，看他所敬重着的馬爾托夫；感到列寧射在他身上的這種眼光的馬爾托夫呢，因此不大舒服，於是便神經一搖搖，搖他的瘦肩膀。他們見面談起話來時，他們之間已然沒有什麼親密的聲調和戲謔了，至少我是沒有覺到。列寧說話時不直視馬爾托夫馬爾托夫的眼睛呢，在他那從沒措過的向前傾的夾鼻眼鏡裏嚴肅地瞧着。列寧同我談起馬爾托夫來時，他的聲音裏有着一種特別腔

「怎麼這是猶利安說的嗎？」猶利安的名字是被這樣微強其音吐着，就像列寧在下一個忠告：「他是好人不用說，他是好人，甚至是一個非凡的人物，可是真正地太軟了。」此外毫無疑義地，維那·伊凡洛芙娜·莎素里琪是在馬爾托夫身上施行着一種影響，這種影響並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這種影響而使他漸漸離開列寧。不用說，這一切都是「一種一般的心理學底的個性描寫，而不是什麼事實的論據，並且這是二十一年以後所附加去的個性描寫。在這些時候，苦於我的記憶力太壞，而且在個人的諸關係底輪廓的細膩的動機底表現上面，常難免陷於場面混亂的錯誤。什麼是這裏的回憶，而且無意識地把回憶增刪補削的又是些什麼？我相信，無論如何，我的記憶力把一件事情照原樣的帶回給了我。我在白會堂做過「試驗的」講演以後，亞萊克柴也夫報告到編輯部，人家派了我正式到大陸——布魯塞爾，列日和巴黎去演說。我提出的題目是：「什麼是歷史底的唯物論及對社會革命黨批評的一個答辯。」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對於這個題目感着非常大的興趣。我把用括弧等標點好了的詳細的原稿紙給了他看。他勸我用這個講演內容寫一篇論文。在「黎明」下期發表。可是，我却不敢以理論家的資格站在布力汗諾夫和其他的人旁邊。

說話。

到巴黎不久，倫敦就來了電話叫我回去，他們要派我潛回俄羅斯。烏拉奇米爾·伊里
基底一串思想是這樣：那邊的人在埋怨着有了「罅隙」在埋怨着缺乏戰士，而且，我相
信，克來爾要我回去，可是我還來不及到倫敦，計劃已然被變更了，那時正在倫敦的待我
好的委基^大向人談着我說：「他是怎樣惹我喜歡。」陳說這個青年人——他是不別樣稱呼
我的——是需要^大在國外生活一些時候，以長知識，列寧最後也同意這種意見。在俄羅斯
「火花」的組織裏工作是有趣味的；然而，我仍然接受了在國外生活一些時候的提議。
有一個禮拜日，我同列寧和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去參觀倫敦一個教堂，因為一
個夾雜着讚美歌的社會民主黨的集會在那兒舉行了，演說者大概是一個從澳洲回來的
排字工人，我想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用小聲為我們翻譯他的講演，這個講演至少在那個
時代是富有革命性的，接着，全堂就站起來唱道：

「全能的主呵，請使皇帝與富翁再莫存在世界上……」

如此等等的字眼，我真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也不能相信我的耳朵。

「有許多革命的或社會主義的分子散布在英國無產階級裏面。」在我們走出教堂時，列寧曾提出這個問題說：「可是所有這些是與保守主義、宗教、成見糅在一塊，這是決不會露頭角和普及的……」這是不無興趣的。就在這裏，因為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與英國工人運動的生活十分隔絕，他們是完全致力於「火花」及其所發生的問題解決的工作，而列寧卻不時地使自己獨立地涉足於英國工人運動界中。

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和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及她的母親，依然可說生活得很簡單的。從社會民主黨的教堂回來後，我們就在寓所裏，兩個房間構成的寓所裏，那間廚房兼飯廳的小房間裏面午餐。我猶如昨日似地記得一大鍋紅燒肉端上來的情景。於是我们喝茶，而且他們照常打趣着我的歸家的問題，問我一個獨自找不找得到路。我很笨地認識街道，由於凡事愛系統化的毛病，我叫這種缺點做「我的地形學上的痴獸病。」後來，關於這，我進了點步，可是也費了點力。

不久以後，列寧也來到了巴黎。應了馬克思主義派的大學生的請求，列寧得在被俄羅斯各大學趕出來的教授們在巴黎所辦的高等學校裏講演了『土地國有一問題』三次。那些自由主義者的教授要求這個不太合時宜的講師儘可能的少來一些論駁。可是列寧拒絕接受任何條件，並在開始他的第一課時便這樣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的理論，而且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底本質說起來，也是一種戰鬥的理論，而這種戰鬥的性質與馬克思主義底科學性又是無法衝突的。我記得在這第一次講演之前，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是異常地興奮。可是一上講臺，他立刻就恢復了他的鎮靜，至少是表面上恢復了他的鎮靜。那跑來聽他演講的加巴諾夫教授以『一個真實的教授！』這七個字向安基表示他的感動。顯然，這個有趣的人以為這就是對列寧最高的頌讚了。

雖然這場論爭反覆而又反覆着——反對納諾得理基與可和列寧匹敵與並排的這社會的平均地權的改良者大衛——在處理經濟原理底體系的問題上面，而不涉及於政治鬥爭底契機，社會民主黨底土地政策，¹⁷至於社會革命黨的等等的問題。由於講席底正式的身分的原故，講師是被限制住了。但是在第三次講演的末了，列寧給了關於土地國有

問題的一個政治報告。我想這個講演是先在霍玉雪路一百一十一號「火花」巴黎支部舉行，其次不久又在高等學堂舉行。會場是塞滿了人，高等學堂底全體學生都出席來聽。這次理論底的講演底實際上的結果，這次講演是處理當時「火花」底「土地國有」的問題，而且特別地是處理關於土地分配的損失的問題。我記不清楚是誰和他處在反駁的地位，可是我特別記得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講到他的最後的幾句話時是異常精妙絕倫的。某一個巴黎的「火花」同志臨別的時候告訴了我：「列寧今天超越了他自己。」

以後，「火花」的同志們同這位講師一道到咖啡店去。全體都是有着一種非常滿足的愉快之感。至於這位講師他自己也是陷於一種快樂的狀態。團體裏面的會計告訴我們，這次講演會叫座的門票收入給帶到「火花」的錢袋裏來的——顯然有七十五到一百法郎之多。一筆不可渺視的數目。

上面說的這件事，是在一九〇三年的開始發生的；此刻我不能夠比較正確地告訴這一個日子，可是我想把日子正確地記下的一事是並不怎樣難去做到的，如果日子已經沒有記下的話。

列寧來此之後我們決定了讓他去看一看歌劇「火花」編輯部底一員N. I. 瑞陀華担任了辦理這事。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上戲院裏去——那是康密克歌劇院——又從戲院裏出來時，總帶着他在高等學堂演講時的皮包。這歌劇是被馬塞納飾「羅易少」的，而這歌劇底主題是非常民主化的。我們在三等座裏形成一個集團：除了列寧，瑞陀華和我之外，馬爾托夫也在座；別的人我可不大記得了。這次歌劇場之行還連着一個沒有一點兒詩意的回憶。列寧曾在巴黎買了一雙鞋子，它們太小。他穿這雙鞋子活受幾個鐘頭的罪以後便決定把它們脫下來。碰巧我的鞋子不像樣了，列寧就把他那雙鞋給了我。起初，我覺得它們是頗合我的腳，我們上戲院裏去時，我便開始穿上它們，一路走起來頗舒服。可是到了劇場，我才覺得這事情有點不妙了。或者這就是什麼理由使我不能記清楚列寧與我自己看戲時的印象。我只知道他是跳起來打趣着笑我。我在歸途中，我兩腳痛不可耐。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則整個的時候殘忍地揶揄着我。藏在他的笑裡面，無論如何，有以下的真實的意思：如我所說過的，他穿這雙鞋子受過幾個鐘頭的罪就是了。

我記起在巴黎列寧未講演以前他的憤怒的事了。我一定要把這事寫在下而，這樣的

憤怒指明在他的本身的憤怒還較遲，而以一種較強的形式指明只有少數的聽衆是「他」的，而多數是形成開會的原因。列寧講演時常不免教導的地，燥急的地，很快地講，因此他的講演給了速記者以難堪的苦痛但是他是不曾覺得在他的聲音的成分裏面發出一些陌生的無主的音調就像回聲的反映一樣。止相反地，當列寧意識到這許多聽衆需要他會說到的一些什麼的時候，他的聲調成功一種活潑而柔軟的使人悅服的了，並不要成功一種「演說家的」照字面直解的意思，他倒是保持在講壇上的丰度的一種對答如流的口吻。這倒不是什麼修辭學的藝術，只是比演說術還要重大的東西，不待說，你能够說每個演說家在「他自己的」聽衆之前講得非常之好，以一般形式而論那自然是對的，問題是，演說家覺得在什麼情形之下，什麼聽衆才是屬於他的。受了國會的模範訓練的溫德爾韋爾德型底許多歐洲的演說家們需要禮貌的環境與形式的場合來演說得憤激在紀念日的集會與節期的場合，他們在他們的細胞裏面發出傷感這種的任何集會，對於列寧却是一點點私人的不幸，他常常能在論爭的事情上面一顯他的最妙的與最使人悅服的身手，他的爲人所公認的好例或者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篇演講。

在巴黎演講以前，我想是在倫敦，大概是在一九〇二年十二月終的時候，我僅僅聽過列寧演講一次，說起來很生疏的，對於這次演講我是一點細微的印象都沒有，不管是他的字樣也好，題目的名字也好，我幾乎是疑心他是否真在那里講演過一次。可是，顯然的，那是如此發生的原因，是在倫敦這樣的環境之下，有一大羣俄國人在那里集會；如果列寧不會講演僅僅是常常出席的話，那麼列寧到是一定到會的。我指出在我的記憶力裏的缺點也許是這樣：他或者講演過在「火花」定期刊物發表過的同樣的題目也說不定。我曾經讀過列寧的這篇論文的，所以這篇講演的內容對於我是一點也不覺得新穎，包括了一部分的工團主義者及一部分的安那琪主義者的聽衆是不能使人非常快意的聽衆——因為這種聽衆是一種養馴了的傢伙，我僅僅記得快要散會的時候，曾在倫敦，談過一些時的彼得堡「工人思想派」的著作家B氏夫婦，來到我面前請我：「到我們家去過三十晚上吧。」（這是我為什麼會記得在十二月底開會的理由。）

「有什麼事？」以一種粗野的窄狹心胸的態度，我問了。

「和一些同志們談談玩玩就是了。烏里雅諾夫和克盧斯巴亞都在那里。」

我記得她是說烏里雅諾夫的名字而不是說列寧的名字，我曾有一次莫名其妙他們說的那個烏里雅諾夫是誰。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也在被請之列。翌日，在「巢窟」裏我們談到這件事，而且問列寧去不去，我想是沒有一個人會去的，可憐得很。列寧與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竟沒去，而在自己的地方過三十晚上。

在我沒有從巴黎出發到日內瓦以前，我同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都被布力汗諾夫請吃飯。我以為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也必在坐，可是那天晚上的事我僅僅有一種非常模糊的印象。如果沒有一種布爾喬亞的劣根性的話，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沒有政治性的，只有一種「現實」性而已。我記得我坐在那里感受着一種無助與壓迫，而且假若主人或主婦對我不特別的注意的話，那簡直不知做些什麼才好。布力汗諾夫底女兒傳遞一些茶及糕餅之類，有某一種緊張的空氣在我們之間，而且顯然地，並不僅僅是我一個覺着不安。也許正因為我的年青，因此我覺得這種冷淡的空氣比別個更為濃厚些。這次拜訪算是初次也是最後一次。正如我同布力汗諾夫在普通一切的面時感着易逝與偶然一樣，我這次「拜訪」的印象也是很快地消逝而且許覺着十分的偶然。俄國底馬克思主義者之父底

輝煌的面形我曾在別處試作過一種特色的簡略的描述。此處我只限於我自己到我完全沒有機會參加的第一次會議底一些斷片的印象的描述。遭過這一類事情的許多痛苦的莎素里琪曾對我說過：「我知道，喬治是不能忍耐的，但是在認識上他是一個可怕的誠實的兇惡之人。」（她底的一種寵愛的讚詞）我必須寫在這里，這種比較起來常常有一種渾厚的空氣與忠實得和同志一樣的同信心洋溢在亞格斯爾洛特底家庭間。我仍然很感激的記得，在沮利克，當我累次打擾亞格斯爾洛特而被他殷勤招待吃飯的一些時日。烏拉奇米爾

• 伊里基也在那里默過一些時日，那是由他家告訴過我才知道的，而且他是非常歡喜生活在他們家庭中間的，可是我不曾在亞格斯爾洛特底家裏碰見過他。

莎素里琪是盡可能地把她的仁慈與和愛無比地獻給到年青的同志們中間去。如果你不能够在她的身上讀到「寬大」一宇底真實的意義，那僅僅是因為她自己比她能够說明的還更需要它一些。就像最樸素的學生一樣她睡覺，穿衣服，及供給自己的生活。關於物質的東西，她最愛的是淡巴菇與芥菜粉。兩樣她都消費得一筆很大的數目。當她把一厚層芥菜粉放在一片非常薄的火腿上面的時候我們總是說：「維那·伊凡洛芙娜，你又浪

費了……」

「勞動解放社」第四個會員L.G. 安基對於年青的同志們是非常仁愛與關心的。我不記得，但是無論如何，作爲『火花』底管理人似地，在編輯部部務會議席上他是盡着一部份顧問的責任的。安基一般地和布力汗諾夫很接近而且他對於革命的戰術的問題有着較多的溫和的觀點。有一次他給我以很大的驚異：『那將從不會來一個武裝暴動的，我底孩子，而且也是不必要的。我們有用最不重要的一場——來爆發暴動的戰鬥首領，在我們底牢裏面不用說，便毀掉了。相反地，我常常取着這樣的立場：不許真地來一個暴動，只要讓統治階級懂得將會來一個大暴動，可是不准那暴動弄假成真。我們因此獲得統治階級底尊敬，於是——舊制度便可變革。我們須用這同樣的戰術對付沙皇的統治，不然的話非徒無益於結果，反而會毀了我們。』

被這樣的戰術論說得幾乎使我嚇倒，於是我把他的一席話轉告給馬爾托夫、莎素里亞和列寧聽。我不記得馬爾托夫是如何表示的。維那·伊凡洛芙娜說：『尤勁（安基底老綽號）常常像是這樣：個人的地一個例外的地勇敢的傢伙，可是政治的地却是非常地難』

儼與中庸的。」當列寧聽到這話呢他便像這樣說：「Eh, eh……是的，是的。」於是沒有任何另外的批評，我們倆只是笑。

在日內瓦，因為第二次大會就要舉行，第一批代表已經到了，而且他們不斷地舉行集會。在此種預備工作當中，沒有問題地列寧演着領導的任務，雖然常常不是顯而易見的。「火花」的編輯部務會議，「火花」的組織部務會議，代表的非常會議，分組討論會或是全體會議，等等，依次地輪流舉行，有一些代表們對於一定的組織來加以疑難，加以異議，或者是加以請求，列寧同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談得非常正確，而且完全說服了三個人。一個是從彼得堡來的斯葛特門，他還是很年青而又謹慎沉靜的一個人，我記得在他和列寧談話以後他是怎樣地走回來（我們同住在一個屋子裏）而且不斷地背誦着這句話：「而他底兩眼是怎樣閃耀着呀，他是十分逼視着一個人的……」從尼古那也府來的代表是加納法蒂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關於他底一些事情曾問過我的。在尼古那也府我認識他——而且用一種滑稽的笑，加上一句話：「他說他知道你是托爾斯泰一類的。」

「那真不曉得在胡說些什麼！」我幾乎是憤怒的說。

「幹什麼？」半響使我平靜，半來打起我，列甯這樣答着：「你也許只有十八歲罷，因為大人裡面一定不會產生馬克思主義者的。」

「也許罷。」我說，「可是我連沒有和托爾斯泰主義相通之點呀。」

一個在考慮中的重要之點是在中央機關報（『火花』）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組織系統與討論上而應根據什麼規則來解釋最重要諸問題中的一點。我會用思想來擴大這個意思，就是中央機關報必然地『附屬』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面。那也是俄國『火花』同人底多數底意見——不必非常加重語勢或把意義限定，都該是這樣以爲的。

「那是不行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回答：「力量的比例不是這樣生出來的，他們怎樣能夠從俄國指揮我們呢？那是不行的……我們是堅固的中央，而且一定要由這裡來指揮才對。」

在草案中的一段是這樣宣讀的：中央機關報是應該盡着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底諸員底論著散發底義務。

「凡這些也是反對中央機關報的嗎？」列寧問。

「自然的。」

「那是爲什麼呢？它什麼也不能領導在某種情形之下，中央機關報底兩個委員之間的論爭的時候也許有用，可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底『俄國』的委員來反對中央機關報底論爭的時候就難容許了。」

「那不就是中央機關報底整個的迭克推多制的意思嗎？」我問。

「關於這個難道有什麼壞處嗎？」列寧回答，以今日的現狀而言，是不能不如此的。」關於所謂擴張權力的問題，在當時曾經有過許多衝突的，在某一次會議的時候，年青的我們曾經領導過關於擴張的問題積極的與消極的意見的討論。

「是的，消極的擴張，那意思是從俄國人當中『驅逐』出去呀，」第二天早晨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笑着對我說，「那是並不一樣簡單！只要試一次看——哈哈，哈哈——在『火花』編輯部裏面實行消極的擴張罷？」

對於列寧感着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認識上同時曾經演着中央執行委員會一樣任務

的中央機關報底將來的組織的問題照列寧的意思六個老委員的制度是不應任其較久的保留。在任何辯論的事情上，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幾乎是始終如一地站在布力汗諾夫底一邊。因此，充其量，也只能三個對三個而已。在三個人一隊裏面，既沒有一個或者別個需要裁去會裏面的任何一個人的。於是就有一種積極的意見發生：委員會底擴大。列寧要求介紹我做第七一個部員不但爲了表決時的方便需要（六是一個雙數）爲了擴大我們的編輯部，一個包括列寧，布力汗諾夫和馬爾托夫在組織裏面的編輯部的力量也是需要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於簡直沒有提及過的這種計劃漸漸地告訴了我，原來他曾經推薦我做編輯部的第七個委員。除遭了布力汗諾夫一人堅決地反對外，這個動議全體通過。在布力汗諾夫的眼中看來，第七個的加入的意思是「勞動者自由派」佔了絕大多數。四個「年青的」反對三個「老年人」。

我相信這個提議成了後此喬治·范倫鐵諾維基·布力汗諾夫對於我的劇烈憎恨的主因。不幸得狠在出席代表會的時候，我們之間也發生過小小的公開的衝突。我想這個衝突是談到通俗的報紙底問題才開始的。有一些代表提議和「火花」同時有出版一種

通俗的機關報的必要，如果在俄國境內可能發行的話，這特別是「南部工人」集團底意思。對於這個，列寧是一個堅決的反對者。他底顧慮是另含一種性質的，可是這最主要的理由是在黨內的優秀份子正確地決斷他們自己以前，在社會民主黨思想底平易化簡單化的基礎上，面易於形成一種特殊的集團。布力汗諾夫堅決地站在通俗的機關報紙底創辦的立場上，公開地反對列寧，並求得內地許多代表底援助。我是助議列寧的。在某次會議席上我發揮這個思想——不管這是對或是不對，現在對於我都是無關緊要的事——就是我們並不需要一個通俗的機關報，而只要一些宣傳員底小冊子與傳單，凡此一定能幫助着提高進步的工人到讀得懂「火花」的水平，尤有甚於此者；就是一種通俗的機關報紙的發行將使「火花」報感到狹窄，而且當降低到「諸經濟主義派」與諸社會革命黨徒底立場一樣的時候，將會使黨底政治的外形朦朧的。

布力汗諾夫表示反對：你用「朦朧」一字是什麼意思？不用說，我們不能講一切都包括在通俗的機關報紙裏面。我們當然可以來反對與爭辯，可是不必以什麼戰術底問題來堵塞我們自己。我們對工人們說我們一定要打倒資本主義，可是不必說，我們不能對他用理論

化的話說「應該怎樣怎樣呀！」

我抓到這個論據：『可是這些「經濟主義派」與社會革命黨人們也會說我們一定要打倒資本主義的話呀。這個分歧便是由於那最重要的一點：怎樣去推動這個鬥爭的。如果關於辦通俗的機關報的爭論我們不去解決這個問題，把我們與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相異點丟開一邊不談的話……』

關於這問題的答覆得到非常的勝利，而布力汗諾夫却窘得不得了。這段插話並不會改善他同我的關係。這次以後又很快地來了第二次衝突。在一次編輯會議席上，的確通過在大會改組編輯部之前令我參加編輯會議的決議。布力汗諾夫對於這個議案絕對地反對。可是維那·伊凡洛芙娜却對他說道：『那麼，讓我來帶他去。』果然，帶我出席下次會議的就是她。因為沒有知道此中內幕，所以當喬治·范倫鐵諾維基帶着他所擅長的那種顯著的冷淡態度接待我時，我並不覺得怎樣狼狽。更不幸地是在這次非常會議席上，編輯部對於在妥基奧上面提過的布柳門淮特之間之爭論的事有所考慮。妥基是「火花」的經理員。布柳門淮特是管理印刷的事務。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個管理權限的問題發生了。布柳

門海特對於妥基干涉印刷局的事務提出訴訟。布力汗諾夫因為妥基是老朋友，的關係便幫他的忙，而且提議布柳門海特把自己只限於管理印刷技術上的事務，對於這，我表示異議，認為管理印刷局而只管技術上的計劃是不可能的，還得加上處理組織上與行政上的事務，因此布柳門海特在這些問題上一定要求得獨立的處置。我記得布力汗諾夫底惡意的答覆，『如果同志托羅茨基是對的，即是說由於技術把一種行政上底多種的上層建築及別種性質發展的，如唯物史現底理論所訓示的，那麼……』等等的話。

無論如何，列寧與馬爾托夫已經很謹慎地幫助了我，而且照着所需要的通過了判決。這是最後的一擊。在這兩個場合，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都是同情我這邊的，同時他很驚訝地，看着我與布力汗諾夫的關係的逐漸惡化，致使他的改組編輯部的計劃勢將成為泡影。在第二次的一回新到的代表討論的時候，列寧把我叫在一邊對我說：『關於通俗的機關報底問題，你最好讓給馬爾托夫去答覆布力汗諾夫。馬爾托夫會把你弄破的事情黏接起來的。對於這樣的事，他是最善於調和的。』用來表現的『弄破』與『黏接』的這些字眼，我是非常正確地記得。

在「蘭脫咖啡店」舉行某一次編輯會議以後，我相信就是我剛纔寫過的同樣的會議以後，莎素里琪用一種她所特有的怯弱的感人的聲音開始她的訴苦，說我攻擊人民自由黨人「太多了」那便是她最痛心的地方。

「看你是怎樣盡努力於你自己」她一面說一面望着列寧，雖然在心裏她是很明白他在「復興」報（*Vozrojdenie*）的最後一期裏，史特盧維以約納斯比作我們的人民自由派，而且揚言俄國的人民自由派必不可與社會主義分裂，不然將陷於德國自由主義者底可悲的運命，並應取法於法國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爲例。」

列寧站在桌子旁邊他把他的軟帽往後推到他的前額；會議已完，而他好像預備要走的樣子。

「我們要攻擊的敵人那里有這樣多」他滿足似地笑而且好像是要打趣維那·伊凡洛芙娜的樣子。

「可是看呀」她十分絕望的叫，「他們來找我們，而我們反要攻擊他們。」

「是的，不待說史特盧維對他的人民自由派說，「你一定不要用粗野的德國人的方

法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去，可祇要用風騷的法國人的方法；你一定要賣弄風情，嫵媚，迷人而且墮落，這便是和黃色主義吊上膀子的左派法國激烈主義者底風格。」

不待說，我不能够把這些重要的詞句一個字一個字記下來，它們的意義與本質，無論如何都很敏銳的深印在我的記憶裏。此刻我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在手頭來證明這是無誤的，可是那也並不怎樣困難，你只要看過一九〇三年底『復興』報底早幾期，史特盧維關於人民自由派對於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一般的關係及對於黃色主義（Jaunisme）的特殊關係底論文就可了然。我記得這篇論文是由於在上面談及的一段維那·伊凡洛美娜的話而發的。如果你對於『復興』報底原樣底記錄底日子加以時間底懷疑，爲此而需要跑到日內瓦，而親在維那·伊凡洛美娜底手上找到，而且被她親讀一遍，那就是說，三天之內，你就可以頗精確地得到在『蘭脫咖啡店』爭論時底日子。我記得那是一個春之日——也許已經是初夏了——日頭是很光輝地照着，而列寧的深深的笑痕也是那樣閃亮着。我很清晰地記得他的平靜的，諷刺的，自信的，與堅決的面影，我是故意地這樣說的，雖然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後半部的生活比較起來是要稍微軟弱些。如維那·伊凡洛

芙娜所常做的一樣，她從這個到那個地很快地轉變，當我們分手的時候，而且不再在一塊獸久的時候，我相信辯論起來沒有一個人會衝突的。

我同她一路回家，莎素里琪懷喪得很，她覺得史特盧維底計劃是失敗了，我不能給她任何慰安，無論如何，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猜到以什麼一種程度俄國的自由主義底計劃竟因在『蘭脫咖啡店』的屋子裏閒談了幾句，便打得一個粉碎的這一事。

（一）

事

一

馬

我現在才理解我上面所寫的一些插話底十分不滿的原因：它們是太暗淡了。在開始這種工作的時候，我是非常細心地把我的記憶所保留一切的印象搜羅來，即使是一些什麼重要之點，因為現在幾乎是沒有一個老人留在人間能够把這時期的許多的事情講明白的，布力汗諾夫死了，莎素里琪死了，馬爾托夫死了，而列寧也死了。他們中底任何一個都沒有遺下備忘錄之類的東西，因此從事這工作是難能的。也許維那·伊凡洛芙娜留下

一些罷？可是關於這一類的東西一點也沒有聽到。屬於『火花』的老編輯部的，只有亞格·斯爾洛特及波策索夫^三兩人還活着。沒有記載所有別的重要的事情，他們倆只是編輯工作上負了一小部分的責任，而且開編輯部務會議的時候很少出席。妥基也許能告訴些什麼，可是在上文已經寫過的鄂時期之前，他來到國外只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比我不過早來一點點，何況一時又不曾分任什麼編輯的工作。蘭占達·康斯坦定洛李娜是可以負擔這個責任來的，而且我們希望她將給我們以無價的知識。她是整個的組織工作底中心，招待遠地來的同志，指導和伴送動身者，決定通信方法，約會地點，寫信，把信譯成暗號，把暗號信翻成文字都是她。她的房間裏面幾乎常常有着一種焦紙氣味，因為她常用火燒着一些秘密信。常常，她固執地埋怨着所接的信件不夠多，或是人家把暗號寫錯了，或是人家用化學墨水寫得一行爬在一行上面等等。比較更重要的是蘭占達·康斯坦定洛李娜與列寧並行地每日從事組織工作的中間，能够觀察有些什麼事情在他身旁發生而且糾纏着他。我極其希望這些頁數不會過師，當我在的那些時候，至少，蘭占達·康斯洛定洛李娜出席編輯會議的時候也是很少的，可是尤其重要的是，一些入底新的眼光不即刻地去顧慮現在而

只是以近視的親密的眼光來注意這樣做也許是可以的總之盡我的能力來說好了我試想給一些一般的意見就是在「火花」的時代，列寧底政治的自我意識裏爲什麼會來一個正確的轉變，再就他底自我批判而言，爲什麼這個轉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怎麼又是必要的。

列寧是三十歲底成熟之年到國外的。在俄羅斯，大學生團體中，最初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中，流放者之羣中，他都是領有着最高的地位。他不能不感覺到他的力量，理由很簡單，就是所有他所接觸，他所過從之工作的人都承認着他的無匹的力量。他動身出國時是已然有着一批重要的理論的行李，一些豐富的革命經驗的糧食，而且被一個決定他的知識的性質的正確的人生觀的工作的目的所整個地困住。在國外，他起初是與「勞動解放社」合作，而特別是與馬克思的卓絕註釋者，整個時代的教師，理論家，政治家，政論家，名震歐洲並與歐洲有密切關係的雄辯家布力汗諾夫合作。在布力汗諾夫旁邊站着兩大權威：莎素里琪和亞格斯爾洛特·維那·伊凡洛芙娜不僅是她的英雄的過去把她置諸第一流的人物之列而已，她還是一個很透澈的思想家，一個學識豐富，特別是歷史學識豐富並具

有一種稀有的心理直覺的思想家，由於莎素里琪的媒介曾經形成『社』和老恩格斯的聯繫，奧拉丁社會主義密切地連接着的布汗諾諾夫和莎素里琪相反，亞格斯爾洛特在『社』裏代表着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與經驗。這種在『影響底範圍』的不同也可由他們住宅的地方的各異表現出來。布力汗諾夫與莎素里琪大概是住在日內瓦，而亞格斯爾洛特則住在沮利克。亞格斯爾洛特專注意於戰術底問題，他雖是懂得很多，可是從沒有寫過關於理論底的與歷史底的小冊子。他寫得很少，即使他寫了，也差不多常是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底戰術的問題。在這種姿態上，亞格斯爾洛特表現得異常獨立與敏銳。同他舉行過若干次談話以後——我同他是很友善的，至於莎素里琪也和他好過一些時——我得着一個很清晰的印象，就是布力汗諾夫關於戰術底問題曾經寫過的許多著作是整個工作的成果。可是亞格斯爾洛特關於這問題的一部分的意見是較之於專靠印刷的公文證明的尤為無比地重要。亞格斯爾洛特不止一次地對這『社』底在（一九〇三年未分裂之前）無猜與可愛的首領布力汗諾夫說：『喬治，你有一個長鼻子，你要怎樣搬來搬去都行。』

如我們所熟悉的，亞格斯爾洛特曾在列寧底『俄國社會民主黨工作報告』原稿上寫

了一篇序由俄國寄出去。這樣的行徑固然是「社」提拔了這許多個的年青的俄國底黨底工作者，而同時也是要明白他是當作學生子看待他們的。披了這樣的光榮，列寧與兩個別的學生因此能到外國去。學生們與教員們底第一次集會我可沒出席。不過聽說「火花」底政斧便是在這些談商中弄出來的。不獨此也，這種寫在上面的半年來的觀察乃至於第二次黨大會特別地使這些觀察易於明白，就是這種非常尖銳化的衝突的原因，是除了剛纔指示的原則底問題而外，還因為老同志們評價列寧底發展與旨趣的時候是以一種非常不公平的態度而激起的。

經過第二次大會而且很快地閉幕以後，亞格斯爾洛特不樂，就是編輯部底別的一些委員對於列寧底行徑也感着驚異。「他怎麼能這樣幹呢？」當列寧與布力汗諾夫分裂以後，不久仍參加大會，仍極其持續戰鬥的時候，這種驚異更其增大。亞格斯爾洛特底心事的陳述，別的人也許能够用下面的句子表現得最妙了：「那一種蒼蠅刺傷了他呀？」

「他出洋也只不過一會兒，」這老人說，「他來的時候不過是一個學生子，而現在他的行徑好像什麼都要做似的。」（五基者，亞格斯爾洛特特別着重「火花」第一個時期的情形底描寫。這種

突然的自大是什麼原故呢？他怎樣能這樣幹呢？等等的話。

結局便是這樣：他準備回俄國活動去。一切交通的管理在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底手中不是無益的；這里也是一樣，俄國同志們反對『勞動解放社』底工作很平靜地過去。莎素里琪的確是比別個要易於憤怒些，也許她比別人懂得更多罷。在分裂的事件很久以前，她對列寧所說的不是徒然的，就是和布力汗諾夫對比之下他有『一種致人死命的咬法』而且誰都知道這些字眼給了他以什麼效果。不管列寧反覆背誦這些字眼與否，是那，那是不錯的。除了莎素里琪以外，誰能了解布力汗諾夫呢？他死命地狂吠着狂吠着他的敵人，而又把敵人放走了，當我們的工作有着十分不同的要求的時候……就是也得需要『一種致人死命的咬法的時候』。

關於俄國同志們底一種準備的『工作』的這些話，正確到了什麼程度乃至於有什麼意義，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敘說得最爲適當。可是在這字底廣義中，一個人可以不要另外的事實底考察就能說如此一種準備就存在過的。當列寧把現在穩定而且改進他的天才的心永遠不會頑梗不化，而他的注意也永遠不會疲倦，而且當他對於『勞動解

放社」來下結論的時候，因為前進革命的原故，它沒有站在一定的位置去採取爲普羅列塔利亞的前鋒的組織底最近的方針，他爲他自己等劃一切實際的推斷。老年的同志們會種下一個錯誤，而且不獨是他們而已；這是被亞格斯爾洛特寫過一篇友善的同情的序言來贊助的一個不再年青的，有才幹的黨底工作者；這不如是說一個對他的目標有着完全認識能力的領袖：他——列寧，——在我以爲，從他和老同志們，先生們並肩地工作而且信任他自己比起他們是要強些與重要些以後，他自己已經覺得會注定了自己會當領袖的。據馬爾托夫說，就是在俄國，列寧在朋輩中，也的確是處於領袖的地位。可是此處還跟着一切問題以後只剩下一個第一次社會民主黨的年青的組織底問題。俄國人的立場仍脫不了封建思想底特徵：有多少的俄國的拉薩勒與俄國的倍倍爾在這里呀！對於「勞動解放社」却是有着一種相反的意見：布力汗諾夫，亞格斯爾洛特與莎素里琪是和考茨基，拉法格，鳩斯特，及倍倍爾，這個真正的德國的倍倍爾，在同一條戰線上的！當列寧同他們較量工作上的自己的力量時，他也把自己和聞名的歐洲一列人相比的，特別是在他和布力汗諾夫衝突而編輯部完全分成兩派支持不下的時候，列寧底自我意識裏一定要堅持到底，

如果不能堅持到底的話，就不成其爲後來的列寧了。

而且和老同志們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並不是因爲有兩種不同的革命運動底意見上的衝突，不，這還不能說是當時的情因，但只是在進行政治的事件底態度上，在組織上，乃至於特別是把握實際的諸問題上，也是因爲去向革命之路的座標上，都是根本的地不同的原故。黨內底老同志們單是逃亡就有二十年底歷史。對於他們，『火花』與『黎明』在別的一切上面，是一種文字事業。對於列寧恰恰相反，他們覺得這不過是革命活動底一時的工具。布力汗諾夫作爲革命底懷疑者，早已深深地植根了的，數年之後（一九〇五—

一九〇六）即已證明，而且比較更悲劇的地是在帝國主義者戰爭的時候，他是很蔑視地瞧着列寧底直接行動的目的，而只是以一種惡意的，卑劣的，諷刺的批評看待它。如我會經說過的，亞格斯爾洛特對於戰術底問題是具有精細的研究的，可是限於他底思想底教養，使之異常頑固地去考慮這些爲而準備準備的問題。亞格斯爾洛特非常精細地分析革命的知識底各派底傾向與意見，他是先行革命政治學底順勢治療家。他底治法與手段是帶有藥舖底性質與試驗室底性質。他診病常常用一點小分量，他在社會中活動起來，常常用

最好的尺度來衡量。委基說亞格斯爾洛特像斯賓洛沙^三是不無理由的，何況斯賓洛沙是工作起來需要一個放大鏡的金錫石匠，這樣相形起來不是徒然的。恰恰相反地，列寧是把事實與環境當作整個看的，而且在他的思維中能够理解怎樣去把握這個社會總體，所以他預測和布力汗諾夫乃至於與亞格斯爾洛特的分裂，在革命的進行中，這一切都是個突變。

也許，維那·伊凡洛芙娜·莎素里琪覺得在革命的進行上，老同志們會更直接了當一點。她底堅強的性格，是由於她的直覺的，歷史的不拘泥於一切，有以助成這樣的。可是她覺得革命像一種奮的激烈主義。在她的靈魂底深處，她深信革命底一切的要素已然存在於我們中間，特別是這個『實在的』自信的自由主義將取着領導地位，而且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被我們的粗淺的批評與『勸告』只是怕着『人民自由派』，因此便根本的地演着一種反革命的任務了。不消說，維那伊凡洛芙娜不會在雜誌上發表這種意見。在個人的談話裏面，她也不會如此完全地流露這意見。那是她極其深的自信，因此在她與被她看作一個空論家的亞格斯爾洛特之間常相衝突。在局限於戰術的順勢治療法的認識上，亞格斯

爾洛特絕對地着重社會民主黨底革命的領導權的問題。他只是反對通過。當他們加入運動的時候，會從集團與組合底語言譯到階級底語言。這一個觀點，在他與列寧之間的深的裂痕也曝露出來。

列寧不是『一般地』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是『一般地』從事政論家革命底的工作，不是簡單地去繼續『勞動解放社』底二十年代底工作，而跑到國外去的；不是作爲這個潛伏的領導者而去的，而且不是作爲『一般的』一個領袖，而是作爲被他顯明地理解的正長成中的革命底領袖的。在短時期以內，他爲革命創造了意識形態的工具與組織的器械。我懂得列寧底激烈及還在同時爲他的目標所鍛練的鬥爭底特性，那並不是在意識裏，他只是試想幫助『最後目的』底勝利，不是太普泛與淺薄了，他是在具體的，直接的，了當的意識裏面安放一個實際的目標，去促成革命的發動及保證它的勝利。當列寧在國外與布力汗諾夫並肩地工作，而且當德國人叫做什麼『距離底動心力』消失的時候，『學生』這字安然地成爲物理的地明白，就是說他不僅是關於他曾根本的地考慮過的許多問題，從教員那里不能學得到了，就是這個感謝他的權威的懷疑的批判的教員，

也要站在一個地方去阻礙他的奮鬥的工作而且，要從年青的同志們裏面把他清出去呢。這是列寧關於編輯部底系統的遠視的切望的基礎，所以「這三與七的委員們」底聯絡，所以這個從「勞動解放社」把布力汗諾夫分出來的鬥爭，結果形成一個列寧可以常常爲自己的，布力汗諾夫可也發生革命理論底問題的，馬爾托夫可以發生革命政策底問題的三個人的指導機關，個人的關係是變遷了，可是這個「先見」仍固執而不變地在人最後化爲血肉，與屍骨的時候。

在第二次大會的時候，列寧說服了布力汗諾夫，可是他是一個不可靠的同盟者。在同時他失去了馬爾托夫，而且永遠失去了他。布力汗諾夫在第二次大會顯然地注意了一些事情，至少他會對因爲他同列寧的聯盟而突然痛罵他的亞格斯爾洛特說道：「從這種生麵團就會來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呀！」我不知道這句重要的話是否可以在雜誌上找到或只是爲黨內普遍地知道；不過我担保它的正確無誤就是了。「從這種麵團就會來羅伯斯比爾呀！而且還有比這個更重大的呀，喬治·范倫鐵諾維基，」歷史告訴我們，可是顯然地這種歷史的啟示早已矇矓的成長在布力汗諾夫底意識裏面，他同列寧破裂了，而

且轉向到懷疑主義之路去。於是他的辛辣的諷刺被時光的流駛，也就喪失它們的光芒了。可是在『破裂』底預兆裏面，那不僅僅是布力汗諾夫個人的問題，而且是黨內的老同志們的整個的問題。第二次大會底某一個準備時期的開始的行程已經告一個結束了。這種境遇已證明『火花組織』的本身十分不如願地分裂成爲兩個或幾乎可說是多個的團體，而且對於它的本身在這種開始的行程中，就不爲人所知地較多地發生裂痕了。階級的政黨恰好通過知識的激烈主義底殼便破裂了。知識階級去馬克思主義之路底源泉已經枯竭了。學生運動及其左翼傾向於和『火花』的接近了。在知識階級青年中間，特別是在國外的，有着無數的團體贊助着『火花』。所有的團體都是充滿了青春的朝氣而且大多數都是猶疑的。屬於『火花』底許多女學生常以如此的一些問題問主席：『一個『火花』的黨員能够嫁一個海軍官長嗎？』在第二次大會的時候，只有三個工人出席，而且他們只是備嘗辛苦的人。『火花』召集許多職業的革命黨員而且訓練他們，於是在他們的旗幟之下吸引這班年青的與具有勇敢的正直的工人們。在另一方面，重要的知識階級的集團通過『火花』以後，便只是很快地轉向與『復興』報結合的人們那邊去了。『火花』

是勝利了，那不僅僅是作爲已經形成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黨底馬克思主義者的機關報，而且也是作爲不要讓它自己被威嚇的非常左傾的政治的好戰的政論家；的。在『火花』底旗幟之下，知識階級之問底更基本之步驟是熱心地準備爲自由而戰，與這『並行，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底力量教育學的不信仰現在已經成功了，那是老早就在經濟下找到了它的表現，而且不如說是公開地，在『火花』的掩護之下變換它的色調而不變換它的本質。在這長足的進展中，『火花』底光榮的勝利較之它的實際的克服還要偉大。我將不担任在此處給以任何評語，因爲這種評語在第二次大會以前，列甯已經以着怎樣之程度明白地與完全地評價了他自己，而且在任何評價上，任何別的一個人都不及這樣明白與完全。在『火花』底立場之下的那些毋甯說是雜色的潮流，是在編輯部底本身反映出來。列甯獨自地負起來日的許多困難的問題，許多可怕的鬥爭及無數的犧牲，所以他底先見與他底好鬥的懷疑的性格，所以他底組織底問題細密底的處置，在某一段的法則裏，關於黨底黨員之地位都有他們的明文規定，那是十分不用說的，當第二次大會開始摧毀『火花』底意識形態的勝利底成果的時候，列甯開始一個新的安排，一個新的，比較自負與強硬的。

安排，一個新的，比較自負與強硬的選拔。使他的心理到了如此一種地步，那是因為當他已經有了大會底過半數乃至於編輯部所有其他的會員都成了公開的與堅決的敵人，僅僅只有一個不可靠的、偏袒的同盟者布力汗諾夫的時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使他的心走入一種新的選擇。他曾經有一個堅強的信仰，那不僅僅是在這個東西本身，而且是在他自己的權力裏面。這種信仰是由他底實際的克服了的自我批判裏面長成的，而且從『教授們』同他共同工作及在就要來到的分裂事件底雷聲與閃電以前的第一次暴風雨的衝突以後，便愈益突飛猛進。列寧底整個的，充滿生命力的直接的目的，是去開始如此必要的一種事業，而且使事業達到完成。沒有間斷地，列寧拉緊弓弦到極點，到矢的，而同時他用手指小心地試驗它，去看它有無鬆弛的地方，或是它是否勢將斷裂。

『你不能像這樣去開弓，這樣會斷的。』它們從四方對他發出這樣的呼聲。

『那是不會斷的。』主人這樣回答；『我們的弓是不能斷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材料做成的，而且一個人必然地要死勁地死勁地拉着黨底弦，因為這隻重的箭是要射到很遠的地方去的呀！』

【註一】 火花 (Iskra) 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其萌芽期的秘密機關報的名稱。該報創辦於一九〇〇年，最初發行於德國，延到一九〇三年該黨第二次會議止，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在這時期中列寧爲該報的創立和行爲的主動者。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首領（在初期時已信仰馬克思主義者的）很多是由於在列寧意識形態的領導之下的「火花」被教育出來的。此黨於一九〇三年會議以後分裂爲布爾雪維克、門雪維克二派，列寧爲要約制門雪維克便沒有担任編輯的責任了，以後是在布力汗諾夫的領導之下，該報於一九〇五在瑞士停止了。

【註二】 Vladimir Ilitch 卽列寧的姓名。

【註三】 Nadejda Konstantinovna 列寧的妻子，克盧斯尼亞 (Kroupskaja) 的姓名。

【註四】 托羅茨基布軍過的，在厄那 (Elena) 上面的一個縣分。

【註五】 亞格斯爾洛特 (P. Axelrod) 一八五〇——一九二八) 與布力汗諾夫同是「勞動解放社」的創立者。一八八三從一九〇〇年起，是「火花」的主要編輯者之一。在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後，他成了布爾雪維克主義最大膽的敵人之一，和最受人歡迎的門雪維克主義的理論家。換句話就是說，他拋棄革命方法想同法國社會主義者一樣準備作合法的改良，不過於直接地攻擊所謂「民主主義」制度。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的革命失敗後他是那些想以合法的方法恢復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的「清算派」的領袖。在有名的 Zimmerwald 和 Kiental 的會議上，他是屬於極右派，後來，直到他死，他是國際勞工局的一員，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各國干涉蘇維埃的論調的贊成

者。

【註六】我們應該記得「彭」(Pan)俄文意即筆頭。

【註七】列賽在西伯利亞放逐期滿之後便逃往歐洲於一九〇一年與一班亡命的同志發行「火花」報，後來它成爲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全俄社會主義宣傳的中樞。在俄國革命史上也有很大的功蹟。用極薄的紙張印刷，輸入俄國，向民衆宣傳，成效極大。

【註八】爲「火花」渣法的輸入俄羅斯而課的稅捐。

【註九】俄文爲 Iovka，「可以現身的地方」，革命組織就是這樣叫他們的戰士可以聚會探聽消息，散發信件，而不過於冒被警察襲擊的危險的住所。

【註十】伯因斯坦 (E. Bernstein) 生於一八五〇年，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八八〇年，在俾斯麥的特別法的打擊之下出亡瑞士，後來在倫敦與恩格斯共同從事於馬克思著作的出版，他是一九〇一年的大赦者。一九〇二年的德意志帝國議會 (Reichstag) 議員。第一次革命期間的財政次長，一八七九到一八八八年的「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 那時是一個不合法的機關報的編者，接着是「前進」(Vorwärts) 的編者，「修正派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一八九八年他果然在「新時代」(Neue Zeit) 上發表了一大串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修正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企圖以一種階級妥協的理論去替代它們，他曾被考茨基，布力孚諾夫，羅莎·盧森堡與 Plechanov 駁得一個體無完膚。一八九九年，他說了許多這一類的話：「在政治領域中，我們看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特權在民主制度的進步之前漸漸地消滅了……」(原文是這樣講的)。「政治大災的必然

和偶然消滅了……」運動就是一切，通常所謂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沒有一點兒的價值……」（理論的社會主義與政治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就是修正派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大戰後，在與那些相因而至的革命同僚是一種『政治大災』的大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得爾堡投票表決的一九二五年的新綱領中正式並且完全地採用了這位『理論家』的觀念。去年正月六日，許多的地方的社會主義者曾經藉他，伯因斯坦，馬克思主義的否認者八十生辰的機會大大地慶祝他的『成功』。

【註十一】波格達諾夫（A. Bogdanov，一八七三—一九二八）是馬里諾夫斯基（A. A. Malinovsky）的筆名，哲學家，生物學家，和有名的戰士。在屠拉領導過工人的組織，爲了他的有名的『經驗一元論』（Empirio Monism）『經濟科學大綱』（中譯本有兩種：施存統譯，大江版；周佛海譯，商務版），『社會意識學大綱』（一名社會主義社會學，中譯本亦有兩種：施存統譯，望道合譯，大江版；薩孟武譯，新生命版），『新藝術論』（中譯本蘇汶譯，水沫版），及他底創作『紅星』及他底文藝批評集『藝術與勞動者』也爲研究藝術理論者所不可不讀的文獻。一九〇三年加入布爾雪維克派，一九〇四年與列寧重會於瑞士，與其合作。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左右，離開布爾雪維克派。他那時的觀念是人們應該放棄階級鬥爭，創造一種準備社會主義的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戰期間，宣稱自己是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者。一九一八年，成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組織的領導者之一。一九二三年，波格達諾夫完全脫離政治生活，他只同博物學者似的工作着，特別是對於法血間煩感到興趣，他因以身作試驗而死於一九二八年三月。

【註十二】布力汗諾夫（George Valentinovich Plechanov，一八五六—一九一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最大理論家之一，『勞動解放社』的組織者，伯因斯坦與『經濟主義派』的一個大敵人，與『火花』同人合作了

許久並很影響了他們，他是列寧的畏友，可是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後，他却宣言無產階級也許不應動干戈，並在第二次國會選戰時勸門雪維克派贊助立憲民主黨作，隨後，他重又接近布爾雪維克，大戰期間，他站在三國協商那一方面，在巴黎和俄國（在 Rouskka Vidomny 上），他勸工人不要罷工，停止攻擊君主政治，以便打敗德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後，他向工人宣傳同樣政策，他堅決地相信協約國的勝利會在歐洲消滅軍國主義，在他死前，他一面仍做著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一面却宣言『把鎗口指向工人階級是不允許的，即使它是迷了路。』死後，蘇維埃政府曾給與這個大理論家與前驅者以他所應享的哀榮，他底最有名的一篇輝煌的藝術論文是『從社會學的見地論十八世紀法蘭西戲劇文學及繪畫』譯成中文的關於社會科學的，有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問題（有四五個譯本，如真美善版，江南版等）史底一元論（吳念慈譯，南強版），關於文藝理論的有藝術與社會生活（雲峯譯，水沫版），藝術論（魯迅譯，光華版；林柏譯，南強版），藝術與文學（雲峯譯，光華版）等。

【註十三】此書因當時環境關係是以烏里雅諾夫（V. I. Ulianov）的筆名出版的中譯者杜長之彭遂秋，春秋版。

【註十四】在俄文，文學是指一切寫或印的東西，文學工作是指政治上的著作。

【註十五】莎素里琪，（Ura Ivanovna Nagnich 一八五一—一九二一）女革命戰士（屬於人民主義者與社會革命主義者一類），一八七八年犯了謀殺彼得堡省長特烈波夫（因為他叫一個人鞭撻一個大學生）的殺人未遂罪，陪審官釋放了他，她便亡命國外，屬於布力汗諾夫在瑞士組織的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團體，參與『火花』編輯後來她表同情於門雪維克派。

猶利安·馬爾托夫 (Julian I. Martov 一八七三—一九二三) 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人之一。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和列寧領導『火花』在這最後一年的倫敦大會上傾向少數派，即是說贊成門雪維克，大戰期間是國際主義者，屬於 Zimmerwald 的中央派。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國革命後，當站在他本黨的左翼，他反對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企圖組織一個『正當的反對派』。一九二一年僑居德國，列寧很敬重他，說他是他所有的敵人中最正直的一個敵人。

關於布柳門淮特 (Bumensfeld) 的事蹟我們不詳，因為缺乏時間。

【註十六】『黎明』是『火花』組織裡面的理論的機關報。

【註十七】史特盧維 (P. B. Strouve 或 Struve 或 Strive) 生於一八七〇年。一八九六年參加倫敦社會主義大會。長期間他代表着『合法的』馬克思主義。不久之後，他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去宣傳階級合作，一種走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進化論，並永遠反對着歷史或唯物辯證法。一九〇一年與『火花』合作。一九〇二年與馬克思主義者決裂，並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立憲民主黨一成立，他就作了它的中央委員會的一員。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後是右派的國家主義者。內戰期間 (一九一八—一九二〇) 是 D. n. Kine『政府』與 W. Kangel『政府』之一員。一九二五年，俄國君主主義與正統派的『復興』報 (Vozrojdenie) 的總理。

【註十八】自由黨的組織有米留理夫，史特盧維及柏羅波可維基屬於裡面。他們都是『用一隻腳第一次站在社會民主黨的陣營裡面，而用另一隻腳站在自由黨的陣營裏面』。見齊洛維埃夫的『共產黨發展史』第七十面。

【註十九】安基 (Ioa Deutsch 或 Deutsch) 生於一八五五年。他少年時贊成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八七七年，他以一套假『聖諭』給農民看，企圖在鄉下煽起一個暴動。一八八三年在瑞士時，他屬第一個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團體，他被德國當局引渡到俄羅斯，過了十三年的囚徒與流放者的生活。一九〇一年，他脫逃。一九〇六年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是布力汗諾夫的門徒，大戰與革命期間，他贊成三國協商，反對布爾雪維克黨。

【註二十】 瑞陀華 (N. I. Sedova) 『花火』同人之一，我們隨後就會知道她是托羅茨基的愛人。

【註二十一】 此處托羅茨基誤認馬塞納為卡本倍爾。

【註二十二】 波策索夫 (A. M. Pogossov) 又叫『Bekro Vor』、『老信徒』，生於一八六九年，門雪維克派領袖之一。一八九五年，『為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的彼得堡同盟』的一員。一八九八年，被流放到維亞加。一九〇〇年，自由僑居國外，並與『花火』合作。一九〇三年起，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少數派的最顯要的領袖之一。一九〇五年大革命後，留在俄國，擁護着一種合法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大戰期間是公然的愛國主義者。一九一七年熱烈地攻擊布爾雪維克派，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曾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學院工作過。一九二六年起，僑居國外，站在門雪維克的右翼。

【註二十三】 所謂化學墨水 (Chemical ink) 寫在紙上是無色的，一經火烘才顯出來。

【註二十四】 倍倍爾 (Bebel) 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德人，他本是鑛工出身，到二十六歲的時候，為社會主義者。後來與李卜克來西同為社會民主黨的首領，最傑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Führer, Reichart (一八三八—一九〇六) 入獄多次，這時纔執筆為文，於一八八〇年作成婦女問題的名著『婦人與社會主義』(中譯名為『婦人與社會』，譯者沈端先，開明版)。尤以他對俾斯麥的議會戰最有名。

【註二十五】 斯賓洛沙 (Spinoza) 法人大哲學家，與笛卡兒 (Descartes) 來不尼慈 (Leibniz) 齊名，終身

以磨鏡爲生者有倫理學 (四三三) 等書他的實踐信條：1. 由此！求至善之目的須先放逐一切俗見（即俗流價值）之足以阻害吾人理想之實現者；2. 物質金錢以能維持生活爲止；3. 祇當愉樂足以保持身心健康爲止。

【註 十六】按列寧黨規定的法則如下：「黨底一份子就是參加黨底組織的一個。」按馬爾托夫黨規定就是在黨底領導之下工作者。」

十月革命以前

列寧已經到了彼得堡，乃至於他出席工友們底會議，反對帝國主義底戰爭，及臨時政府的消息，我是在加拿大的集中陣營地安胡斯特，從美國新聞報上讀到的。這班被扣留的德國水兵們曾有一次給過列寧以方便，列寧的名字，他們只是第一次從發送的新聞報紙上才熟悉的。他們都是不耐煩地等待着戰爭的終結，因為戰爭的終結可以把他們從中央牢獄裏放出來的原故。他們以極大的注意在那裏切望着四方反對戰爭的呼聲。在這個時期中，他們僅僅是知道李卜克來西一個名字。可是他們常常談及，恐怕李卜克來西已經是被協約國收買了，可是現在他們已經熟悉於列寧的名字了。我告訴了他們關於金滿瓦

特及克恩賽的事，列寧底出現比李卜克來西強多了。

在我的行程通過分蘭的時候，我已經第一次接到載有傑利大來斯可波李夫及其他
的『社會主義者』加入臨時政府組閣的專電的新俄國的報紙。因此這種形勢越來越十
分地顯明。在我到了彼得堡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以後，列寧底四月的綱領，使我自己感到
親切。那僅僅是遲了一會兒，我又讀到了在『百拉夫達』（Pravda——真理報）上的列寧
底論文：『第一次革命底第一個階段』。這篇論文他是從瑞士發出來的，而且一個人能夠
而且必須以極大的注意與政治的優越性去讀革命的『百拉夫達』報底非常踏版的第
一期，爲反對某種背景，列寧底『一個陌生人底信』在他底整個的集體的力量上面顯示
了他自己在口吻上非常平靜而又理論的地解釋得非常正確的這篇論文，恰像一個堅強
的鐵的陀螺被一條札實的板帶纏住。這個東西在將來將會展開，跳將出來而且會意識形
態的地擁抱住革命底整個的意義。

我約定了和同志卡米利也夫，在我到了以後的某一天，到『百拉夫達』編輯部作一
次訪問。第一次會議一定是在五月初五六日舉行的。我告訴列寧從他底四月綱領^B一文中，

從他未到之前的黨所決定的整個的路線中，沒有什麼東西能離開我的，我現在只是面着兩者之間擇其一的問題。或者是『個人的地』參加到黨底組織裏面去，或是試帶我到在彼得堡底組織幾乎是領有三千多工友的，及和猶利茨基、盧那卡爾斯基、越飛、烏拉姆米諾夫、門留易斯基、^四拉罕、糾里葉夫、波生、列特更士^五其他的一筆有價值的革命勢力結合的最優秀的『職工聯合會』裏去。安唐諾夫·阿無斯賢珂^五已經和黨發生了關係。我想梭可里可夫也發生了。列寧不會無條件地表示他自己參加這個或那個。那是十分必要的，在其餘的一切事情上面，我一定要我自己熟悉於這些情勢與這些人纔行。與馬爾托夫作另一種形式合作，特別是和剛從外國回來的一部分門雪維克國際主義者們合作的一事，在列寧的考慮中是不無問題的。我們必然地要正當地防衛『國際主義者』們自己做起工作來與我們是什麼一種關係的問題。當我默然無言地贊助他的時候，我不會為我自己的部分工作盡力於事情的自然的發展。我們在政治上的政策是一樣的。在下人兵士會議席上，從我到的第一天就說過：『我們，布爾雪維克與國際主義者們』。而這個聯繫詞『與』字重覆若干次以後，就給以言詞上的壓迫，於是我立刻改正而且這樣說：『我們，布爾雪維克

國際主義者們」因爲在這種政治上的聯合，不得不改變口吻。在七月的一些時日以前，在生死關頭的時候，我到「百拉夫達」編輯部去過兩三次，還是在七月的若干天以後的第一次會議席上，在「平凡的」單純與平靜的假面具之下，列寧給以強烈的集中底印象與可怕的鎮靜。在這若干時期中，克倫斯基政府表現得好像很有權力的樣子。布爾雪維克代表着「一個可憐的小組織。」黨自身還不會認識它自己的將來的力量。可是列寧在當時，堅決的領導黨到它的非常的工作上面去。

他在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底演詞，激起社會革命黨，門雪維克派的大多數的不安與仇視，他們躊躇地覺得這個傢伙志在出頭，其實他們是不會認清目標的本身意義。而且這班革命的小市民們問他們自己，他是誰呀？他是什麼東西？他是一個箇箇單單的瘋子麼？或是一個尙未知名的一列底歷史底推動者麼？

列寧出席於蘇維埃大會席上，在那裏他說明有抓起五十個資本家底必要，而且這並不是一種修辭學上的「勝利」，而是有一種非常重大的意義的。當他做了一個人沒有把話說完而且特別是沒有如他所願去說的一個臉面離開演說臺的時候，少數的親近的革

爾雪維克附和着演講人以短的喝采在此刻一種非常的空氣佈滿了在這間屋子裏當他們以昏亂的眼光注意這個如此平常和如此謎樣的人的時候，此刻所有的人都覺到那是暗示有一種什麼事情就要到來的。

他是誰呀？他是什麼人呀？布力汗諾夫沒有在他的報紙上把列寧於革命的國度彼得堡的第一次講演叫作一個熱病的夢囈者麼？被羣衆選舉的這班代表們沒有聯合社會革命黨人與門雪維克麼？列寧在布爾雪維克他們間的地位沒有在第一次就激起了強烈的不滿麼？

在另一面列寧絕對地要求分裂，不但只是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分裂，而且更主張與一切的主張參加帝國主義戰的各派分裂。在他自己的黨裏面，他準備爲反對「老布爾雪維克」而鬥爭，因爲他們——如列寧所寫過的——已經在我們底黨底歷史上不止一次地演着一種感傷的任務，因爲他們無意識地重覆着一種時下的惡習，來代替着研究新生活認識論的特性。膚淺的地願慮是會削弱他自己黨的力量，換了話說，同時在蘇維埃大會席上他宣言：『說沒有一個黨現在會準備去奪取政權，那是靠不住的，這裏有如此』

個黨，那就是我們的黨。」在與一切的其他絕緣的一個底，「宣傳社會者」底地位和在這廣大的土地上關於奪取政權的公開的宣言之間，沒有一種絕大的矛盾來粉碎它的基礎。而且蘇維埃大會絲毫不會理解這個曾在小報上寫過一篇短論的冷酷的狂熱者樣的怪人所要的是什麼，所希望的是什麼。當蘇維埃大會舉行的時候，列寧用坦白所證實的真實的單純的態度宣言：「我們的黨是準備把所有的政權都取奪過來。」響着大笑的聲音說：「盡你的力笑罷。」列寧說，他懂得；誰最後笑，就最會笑。列寧之所以愛這句格言者，那是因為他堅決地支持去最後笑。他很平靜地去指示，作為一個開始他們必定要抓住五十二個或是一百個最重要的大腹賈，而且對民衆宣言說：「資本家在我們的眼中看來不過是一些強盜而已，得利斯兼珂比米留可夫並不會更好些，只都是一些亡八蛋！恐怖的，破滅的，死亡的，就是這些簡單的意見呀！替他而喝采的大會底一小部分的代表們時時謹慎地對全體大會說：『你們怕強權麼？我們準備去奪取政權呢。』不用說答時——是大笑，有一刻幾乎是很自謙，而又帶一點小小的不安的樣子。

對於他的第二次講演也是一樣，列寧從某一個農民底信裏引出幾句可怕的簡單的

句子：「我們必然要更堅決地去打倒資產階級，因此可以炸開他們的裂痕，於是政戰便會很快地完結；可是我們如果不打倒資產階級的話，那麼對於我們是非常危險的。」上面括弧裏面所包括的簡單而樸實的話，就是整個的綱領麼？這怎能不使人驚訝呢？而且是會再來大笑，自謙與不安吧。在認識上，「打倒資產階級」這句標語，好像是宣傳隊底一種抽象的口號似的，沒有多大的力量。這班大驚小怪的人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列寧非常準確地看到這個將不可避免地「炸開他們的裂痕」的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底必然的崩潰。列寧在五月向市民瑪刻賴珂夫宣言是不為無益的：「工人們與貧農們底土地的要求比起契爾諾夫與傑利大來他們的要求左傾不下一千次之多，比起我們的左傾也不下一百次之多。」這便是列寧的戰術底主要的着眼的地方。通過這新的而且曾經是異常困難的德謨克拉西的表面，他深深地理解「工人們與貧農們底土地」這句話的意思。這是為大革命的準備。可是政府是並不會理解如何去政治的地證明革命的準備。黨用工人們與農人們底名義說明他們之被欺騙。幾百萬的工人們與農人們簡直還不知道我們的黨，更不會認識我們的黨是為他們而努力的戰士。就是我們黨底本身在當時也不會理解它的整個的

潛伏着的勢力，而且在推論上，比起工人們與農人們有「一百次」之多也就夠右傾了！我們必須督促他們使趨於團結，我們必須準備使我們的黨成爲領有幾百萬羣衆幾百萬羣衆的黨，不必趕快向前進得太遠了，也不要太落後了，一定要細心地、忍耐地分析，即便是這簡單的事情都要分析，『打倒十個資本主義的組閣！』門雪維克不贊成麼？打倒門雪維克，他們笑麼？一切的事情都在笑的時候，誰最後笑誰就最會笑。

我記得我曾提議關於在前線就要動員的向德國進攻的問題，蘇維埃大會應決定如何解決，列寧同意於這個意思，不過他不可避免地要求應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他的委員們共同討論這個問題，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席上，同志卡米利也夫拿出列寧很快地草成的關於宣戰的問題，布爾雪維克底宣言草案，我不知道是否這件公文還存在不，他的原文不會使在大會裏面的一部分的布爾雪維克或是一班國際主義者滿意，我至今都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原故，我們希望去代表報告的波生，也是一樣表示反對，我起草的另一個草案居然接受了，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原來決定組織計劃進行的事是在斯瓦爾德羅夫，那個曾在蘇維埃第一次大會做布爾雪維克幹部的主席的時候，我曾初次會見的人。

底手中。

雖然他的瘦小的身裁顯得非常不健康的樣子，可是在斯瓦爾德羅夫底態度上給人，以非常深刻及十分有力的神情。他做主席的時候，好像是一個發動機似的，鎮靜地，一樣地，確切地工作着。這假秘訣不是自然地安放在做主席底本身的藝術上，可是實在的，他在開會的時候有一種個人組織得非常優美的概念，而且確切地知道他要如何去支持到底。每次會議未開之前，這裏那里召集代表們分組討論，研究。在沒有正式開會以前，他已然有了在整個上的一個思想的路線。就即使沒有預備會議的時候，他也比別的任何一個人知道得清楚，這個或那個工人給他對於問題的怎樣的答覆。對於當時同志們的政治的見解。按照我們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這一點，他是非常清楚的。他是一個天生的組織家與結合者。每一個政治的問題，對於他，問題的本身，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只是一個具體的有組織可能性的問題；只是一個在黨的組織裏面的個人與團體相互關係的問題，只是一個在整個的組織與羣衆之間的互相關係的問題。他直接地把握住數量上的意義，而且幾乎是自動地把握住了代數的公式。就革命的行動的問題而言，因此他供給了一個有力地重要的政治

的公式底證明

在八月十日的示威運動的結果展開以後，蘇維埃大會中的空氣正是到了白熱度，而傑利大來勢將解除彼得堡的工人們底武裝的時候，我們同志卡米利也夫走到「巴拉夫達」編輯部去，而且經過一度磋商接受同志列寧的提案以後，便在當地用黨底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寫了一封請願書到大會底行政部去。

在會議席上，關於傑利大來講了一些話，並涉及到他在八月十一日的最後的演辭：「他有一個時期是很革命的；他坐過幾年牢呀！而現在是要把過去完全否認的。」這幾句話是不帶任何政治性的，他們是沒有讀過政治學的，但只是對於以往的大革命家底可哀的命運的一個很快的反應的結果。在他的口吻裏流露出一種惋惜的悲哀的氣息，可是非常簡短地，枯燥地說着，因為對於列寧沒有比感情裏的最輕微的疑慮與心理學的軟弱的東西再厭惡的了。

在七月四五日，我遇見列寧（還有齊諾維埃夫）如我所記得的，在唐尼德宮裏面，我們的進攻被擊退了。在統治階級的暴力之間，加給布爾雪維克的殘酷已經到達了尖端。

「現在，他們馬上要滅亡我們。」列寧說，「現在是他們力竭的時候。」他的基本的命意是開始退卻，退卻到必要去罷工的時候，非法的行動的時候。列寧底戰略很少有轉變到如此尖銳化的，這種轉變當然是基於形勢底敏捷的判斷使然的。當共產黨國際主義者第三次大會開幕不久以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突然地說：「在八月裏，我們犯了不少的錯誤。」他心裏覺得我們的火速的武裝暴動，這種示威運動底太激烈的進攻形式和政府對抗起來，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然而，最可注意的是在八月四日以冷靜的果斷，他不僅僅是衡量了革命的勢力，而且也估價了對方的一面的形勢，於是推倒在「他們」看現在正是可以下手我們的時候底結論。幸虧的是我們的敵人既沒有足夠的邏輯上的一致，又缺乏果斷，否則那是十分可能的，就是他們的手下，如果在八月暴動以後的第一天他們把列寧下手了，就是德國統治階級對付李卜克來西與羅莎·盧森堡[†]一樣，他們可以正式地對付他坐一年或是半載的牢。

潛伏一個直接的解決或是去非法地行動，在上面提及的會議並不會做。高里諾夫事件仍在繼續不斷的波動我個人的地讓我自己觀察兩三天來的動靜，而且在若干黨與組

織的會議席上進行討論這個題目『什麼是要去幹的？』給以布爾雪維克的暴風雨的攻擊好像是不能超越似的，因為門雪維克的地位不能完全地發展他們底獨立的原故，他們試想以各種方法使地位優越起來。我記得我會被責成在唐尼德宮出席探礦公司組合代表會議演講，組合會社底領袖，一總合計起來也不過幾十個人出席，而且是門雪維克派佔優勢。我講演的是關於布爾雪維克和德意志軍國主義勾結的捏造的罪名，探礦工會有抗辯的必要。關於這次會議底程序，現在我僅僅有着一點朦朧的回憶，可是我特別真確地記得的是當時開會的時候有兩三個懷着惡意的臉的人在叱罵着我們。

在這個時期，恐怖以固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坐牢的事簡直是天天都要發生。我在同志那寧底家裏躲了幾天，於是我又重行出來，在唐尼德宮我露了面，於是很快地抓到牢裏去了。跟着在高里諾夫底事件發生的時期中，我釋放了，而這班繼起的布爾雪維克黨人趁機反攻。在這個時期當中，我們已把抓住『組合主義者』到布爾雪維克黨的手中的工作完成了，斯瓦爾德羅夫向我提議，叫我去見仍在躲藏中的列寧，我還記得那一個引領我到公共工人寄宿舍（不是拉西亞帶我麼）去，在那里，我會見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我還會見加里

寧。再者列寧還問我，在我出席時工人們的態度；是否他們準備戰鬥，或是他們前進到適可而止，或是我們馬上就要奪取政權，等等的話。

當時列寧的心情怎樣呢？如果你要以幾句話去描寫它的話，你可以說他的心情是在抑制的忍耐與深的憂慮的狀態中。他清楚認識此刻的前進，正是一切都在短兵相接的時候，而且在同時他不無根據地以為，黨底領袖們並不會計及一切必要的結局。中央執行委員會底舉動，在他覺得是太被動與太遲緩了。列寧仍覺得馬上回去公開地工作是不可能，因為他怕他的下獄會加強黨底領袖們底遲緩。這種遲緩，無可避免地將領導這種非常革命的形勢走入怠慢中去。因此在這些時日中，列寧底警醒與忍耐，在一切的躊躇底表情裏，在一切的等待與不安的暗示裏，到達了它的頂點。他要求我們必定要在一個真誠的公共計劃上面去工作，去嚇倒我們的敵人，去奪取政權。——於是我們纔能認識。在一切事情的上面，關於這個一定能夠更加一致。

列寧底傳記者必須以極大的注意去處理列寧回俄的事與他在羣衆面前的姿態。只有在一九〇五年一個短時期的中斷，列寧幾乎是在國外就有十五年之久。他底認識的能

力他底生活的姿勢，爲人類而工作的虔誠，在這個時期，不僅僅是沒有減少，而且恰恰相反地，他因理論底的思維底工作，乃至於天才的想像力的培養而更有力。經過個別的偶然的集會與觀察，他重新把握着這整個的遠景，可是他在國外的那個生活的時期中，他還最後地發展了他底就要到來的歷史底的任務，他帶有一種完全的革命的觀點來到了彼得堡。這個觀點便是他底生活底實際的與整個的社會的，理論底的經驗底梗概，而且這第一，在喚醒俄國底工人羣衆底生活經驗上，這種試驗方法是他已經搜集，反覆思維而成的，而且也就是他自己作成的。

這種公式是立足於這種試驗方法上，尤有甚於此者，這第一次在俄羅斯，在彼得堡，他們都備有依法的判斷的具體的東西，而且因此有着不能匹敵的力量，被個別的或多少些的無關緊要的例子，按照整個透視法的原理來呈現一幅圖畫，此刻還沒有到那個時機，帶着革命底一切的聲音的，這整個話語底本身，而且是瓦里列寧證明過的，也許他整個地，完全地覺得他自己在第一次，以着怎樣的程度他領有去聽覺醒的大衆底依然很混亂的聲音的能力，以着怎樣深刻的有機的輕蔑，他看着俄國二月革命底指導團體底可憐的

靴吼，由這張報紙到那張報紙轉載的這些『有權力』的公開意見底波濤，這種自尊的樣子，這種嘈雜，——曾幾何時，俄國二月政府便塌臺了。

這幕戲演完以後，還來了一套德謨克拉西的把戲，他聽到十分不同的事件的隆隆聲：當一班懷疑派對他指出向資產階級的公衆意見及小市民的原理動員是非常困難的時候，他挫着牙床，而且他底顎骨比起平常是要高聳起來的，那意思就是說，他抑制他自己，使不要尖利地與明白地和這班懷疑派理論，說他怎樣看他們，他看見而且理解四面的障礙並不比別的東西爲少，可是他清晰地，顯著地，物理學的地看破，那些爲歷史所推動的巨大力量，現在正使它們表現到外面來，而且要把所有的障礙物沖倒，他看到，聽見而且理解着已經長成有着一大筆數目的尙沒有忘記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驗的，潛伏在戰爭訓練場裏面伴着幻影的，爲主戰派所欺騙與誘惑的全體的俄國工人們，現在正是準備一個偉大的犧牲與空前的奮鬥，他理解被三年來惡毒的『既無意義又無目的』的戰爭所困惑的士兵，一直等到大革命爆發才喚醒了他們，而且他們得以準備償還一切的無意義的犧牲，屈辱，而且不惜爲一種激烈的仇恨底激發所發動，他聽見因數百年來農奴制的鎖鍊而落

後的農民，現在，是被大革命喚醒了。因為第一次就看清了和壓迫階級、農奴領主、統治者無情地與放縱地清算他的帳目底可能性，農民無助地，笨拙地猶疑於契爾諾夫底花言巧語與他自己的『本意』關於土地公有的大暴動之間，仍然充滿了猶疑，士兵在愛國主義與不可鎮壓的逃亡之路間逡巡。雖然他們是已經懷疑甚至於有點仇恨了，可是工人們仍聽信傑利大來底最後的長篇激烈演說，固然在克倫斯基的武裝的巡洋艦底汽鍋裏，蒸汽忍耐地在那兒沸騰，水兵把自己和工人們底像銅一樣尖銳的仇恨聯繫在一起，而且也把農民底笨得像熊一樣的猛烈聯繫在一起，水兵是被恐怖的戰爭燒傷了，他曾把一切的顧慮投入海中了，對於他，只是一味地想反抗這個穩固的官僚政治與武力的壓迫。二月革命站立在深淵的前面，這種慈善的聯盟已經勾結起來了，展開了，而且和沙皇治下的法令的斷片也縫在一塊了，而且改頭換面地外面粉飾成了一種民主制度的模樣，可是在這種民主制度之下，一切都漸漸形成，一切都曇花一現，一切過去底許多錯誤都在找自己的路，打倒警察，地方檢查官，警長，註冊官，工廠主，那些專靠他們的收入，私有財產的保有來吃飯的人，還要打倒寄生蟲，雪白的手的小夥子，成天以毒罵人，毆打人為生的人，換言之，他們就是在

歷史上的大革命一到來便歸滅亡的一羣。凡此都是列寧聽見過與看見過的，他以確實的明白與澈底的深信，物理學地覺得，當他親目接觸過被大革命騷動破壞的地方，即使是久離之後的時候。

「你笨蛋們空談家們，傻瓜們，你們相信歷史給證明在大客廳裏面，出身高貴的民主黨人和潤氣的自由黨人拜兄弟，昨天還是卑鄙的粗野的律師們；很快地就學會了去吻那漂亮的小手的事情嗎？笨蛋們空談家們！傻瓜們！歷史證明在狂熱的戰爭底愚笨的高壓之下，在戰壕裏面，士兵拔出刺刀札死官長，而且逃回家鄉去把貴族底房子焚掉。這種殘暴不使你歡喜嗎？不要太興奮了，歷史會答覆你的：只要包含些就得了。這些僅僅是轉瞬即逝的一切的結果，你試想像歷史是在你接觸過的事情上完成的嗎？胡說！饒舌！做夢！發瘋！歷史！——也許它可以指示——此時已經選出克新斯卡耶宮底舞女。過去的沙皇底從前的太太，做它的試驗室的試驗品吧。而且從這裏，從這種建築裏，象徵着俄羅斯，她給我們以整個的彼得堡的沙皇治下的名貴，沒落的資產階級的墮落與無恥的現形看。這里，到前帝國劇場底皇宮裏去看，完全是俄國各工會底代表們如流水似的來去，而且從前線戰壕來的灰色

的，受傷的，生虱子的通信員也在那里，而且就是從這里，把新的消息發佈到各地去。」這班在革命裏面的倒楣的官吏，舉行會議，而且試想用一種方法把皇宮收回到他們的統治下來。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門，雪維克派等底機關報以一種憤激的態度囑着他們的牙根因為列寧，從克新斯卡耶的洋臺，在羣衆中間已然提出社會革命底口號。可是這種遲緩的努力是無益的，不管是增高列寧反對舊俄羅斯的仇恨也好，或是他決定以努力去解決計劃也好！這兩者恰好已經到達了它的限度。在克新斯卡耶的洋臺上，這個躲在茅草棚子裏二三月之久的，也是不幾個星期後就被選爲人民委員會會議底主席列寧氏便站在那裏。

可是在同時，列寧看出在黨底本身，已然存在了一種保守性的衝突——開始與其說是政治性毋寧說是心理學的性質——而且這種大變動已然形成。列寧不安地守着在黨底領袖的一部分的態度與幾百萬工人們之間底大相逕庭之點。因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採用了武裝暴動底公式這事實，他有一個時期表示很不滿。他知道由理論到實踐的這種變遷的許多困難，用着一切的力量與意義在他的安排上，他努力去克服黨使與羣衆結合，而且他努力去克服黨底中央執行委員會使和下級幹部中堅接觸。他叫一個同志到他

的避難所去，在各方面，爲不直接的命意來搜集新聞，支配，並處理疑難之點，而且他把他的口號打到黨底羣衆中去，以便使黨底領袖們面着行動底必要乃至於走入一定的範圍中去底必要。

要作出在這些時日列寧底行爲底一張正確無誤的圖畫，我們必然地要把握一件東西：就是他無限地信仰羣衆會而能夠完成革命，可是以視黨底編輯部，他就不會有一樣的深信了，他認識在這個時期，而且是非常非常清楚地認識，就是連一分鐘都不能放過的事，一種革命的形勢不能夠獨立地去支持的，除非此時黨已經預備去應用它。在德國，不久以前，我們就有這種經驗。

即使在最近的以前，我們都還聽到這樣的意見的表示：如果我們沒有在十月奪取政權的話，政權也許會在兩三個月之後得到的，一個大錯誤！如果我們不會在十月奪取政權的話，那我們將簡直奪取不到政權了，在十月以前的我們的力量，是安放在相信這個黨會做別的黨不會做的羣衆底無阻地吸收。面，如果他們在這個期間看見我們的一部分的任何种的猶疑，任何一種拖延，任何一種矛盾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話，那麼在兩三個月中

的路線裏就如他們過去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與門雪維克派一樣地他們也要從我們這裏離開了。這樣資產階級便有呼吸片刻的機會，而且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去呼籲和平。這種力量底比例將會非常激烈地轉換，而且無產階級的革命將會延擱到渺茫的將來。正因為如此，才使列寧很堅決去幹，從他底不安，他底憂慮，他底懷疑乃至於他底不停地督促的原因，因此救了革命黨內底意見分歧，固然以後在十月革命便公開地破裂，可是老早在革命底某幾個階段就已經重大地顯現出來了的。在列寧帶着他底理論回國以後，爲若干原則而且是平靜地理論的，即刻發生了第一次的衝突，第二次無結果的衝突是因爲四月二十日底武裝示威運動的爭執而起的。第三次的關鍵是因爲試想在六月十日舉行武裝示威運動的原故。『溫情主義者們』以爲列寧對他們魚目混珠，面子上是來一個武裝示威運動，其實骨子裏是想來一個暴動。第二次與尖端的衝突的信號是和七月事件相關聯的。兩種相反的意见充塞於報紙上面。

在內部底鬥爭發展的另一階段中，是談到最初的國會底問題。這時候兩個集團，公開地與尖銳地鼓動約法贊成這次會議嗎？這張草約已經保留起來了嗎？我不知道。可是這種

辯論無疑地是關於非常的利益的問題。兩種傾向是非常顯明地足夠解釋的。一種意見是主張奪取政權，另一種意見是在有選舉權的議會裏施行鬥爭的任務。最初的國會底罷工底主張者只是佔少數，可是多數底相反的意見却並不怎樣有力。列寧從他的躲藏地來到黨裏面作辯論的反對，而且寫信到中央執行委員會作書面分析，以着十分強有力的條件給與商業絕交者的包金的國會^{十五}，給與克倫斯基，傑利大來而表明列寧他自己的這封信，我不曾在他的『全集』第十四卷，第二章裏面找到。這篇非常地有價值的文獻曾經保存了嗎？正是暴動時所發生停止匯兌的問題和暴動日契約的問題，在十月革命以前，各種不同的意見爭論到達了最高的激烈的程度。而且最後，在十月二十五日大革命的不久以後，通過與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的派別聯盟的各種不同的意見，非常尖銳地形成。

在四月二十日的晚上，六月十日，及七月，非常具體地改造列寧底任務的一件事是够有趣的。『在七月，我們做了無趣味的事情，』列寧後來說，我盡可能地記得和德國的代表們談到德國一九二一年五月事件的會議席上，他的一次私人的談話。這些無趣味的事情是什麼呢？他們是強有力的，或是最強有力的攻擊與行動的方法，或是最活動的企圖，想得到

消息麼沒有時時想得消息的企圖，我們必定會失去和羣衆接近的機會的，換了話說，如十分熟悉的，這裏那裏的活動的偵察，無意識地形成一種對陣之戰，那差不多就是七月的情形。退却的信號已經下了，無論如何的確是在非常準確的時候下的。可是我們的敵人在那些日子沒有勇氣，採取非常的手段進攻，那的確是失了機會，克倫斯基對那整個的存在，只測到了一半，而且這個胆怯的克倫斯基使高里諾夫底軍隊無力到自己怕自己的程度。

【註一】卡爾·李卡克來西 (Karl Liebknecht) 德國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因反對歐戰被捕，曾入國會做過議員，後與羅莎·盧森堡同時被暗殺。著有『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ternationalen Jugendbewegung 1907年出版)。此書出版後，以反軍國主義的健將，與羅莎·盧森堡同志，并且友情甚篤，以後兩人以互助的精神，合作革命事業。他們倆的關係，保羅·利維氏說得好：「羅莎好比是指導者，卡爾好比是聖物的鐵錘，羅莎用思想，卡爾用腕力。」所著『馬克思主義文藝論』間已有漢文的譯本。

【註二】克倫斯基 (Kerensky) 父爲俄人，母則猶太族，生於土耳其斯坦省，少治法律，曾執律師業，因爲氏多辦政治犯訟案，所以一時知名於世。後來以社會黨代表資格，被選爲國會議員，爲人頭平，凡辯才知識，都不爲人所重視，不過

在兵工聚會的場所，好爲激昂的演說，以求獲得羣衆的信仰，他主持內閣，又復總理全國的大權，以拿破崙第一自負，喜乘白馬，自謂摹倣拿破崙的行爲，下榻於彼得格勒皇宮，睡亞歷山大第三的寢宮，深自誇耀，其爲人酷好虛名，於此可見一斑。執政以後，無確定的政綱，祇圖苟延政府的壽命。

【註二】 斯可波李夫 (Skobolev) 是所謂社會主義者，第二次臨時政府成立時，加入內閣，任勞工部長職。

【註三】 卡米利也夫 (Kamenof) 與齊諾維埃夫同爲俄國共產黨新反對派首領，曾任蘇維埃聯盟人民委員長，猶太人，列甯病中，代理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及列甯死後，氏之聲名，一時喧赫。

【註四】 安那圖·盧那卡爾斯基 (Anatol Lunacharsky) 幼時的身世，大家似乎不大明白，有的說，父是俄國人，母是波蘭人，有的說，是一八七八年生於基也府地方的窮人家裡的，有的却道一八七六年生在波爾泰跋，祖父是大地主，之是在基也府中學畢業，而不能升學，因爲思想新，後來就游學德法和波格達諾夫，站在馬赫主義者的一邊，提倡向勞動者宣傳『宗教的無神論』和『最高人類的神化說』，被列甯、布力汗諾夫痛駁過，特別是關於藝術理論，和布力汗諾夫論戰過好幾次，中經回國，遭過一回流刑，再到海外，至二月革命，纔得自由，復歸母國，與布爾塞維克合作，十月革命後，曾任人民教育委員長，他是革命者，也是藝術家，批評家，著作之中，有『文學的影像』、『生活的反省』、『藝術與革命』等，最爲世間所知，也有不少的歌劇，中譯本有『藝術論』(魯迅譯，大江版)，『藝術之社會的基礎』(魯迅譯，水沫版)，『文藝與批評』(魯迅譯，水沫版)，『西方底文化與蘇聯底文化』(成嵩譯，江南版)，『浮士德與城』(柔石譯，神州版) 在中國青年中一時曾爲流行的讀物。

羅素與拉罕曾前後做過中俄會議的代表，名字很熟悉，所以從略。

烏拉格米諾夫 (K. Vlasimirof) 是蘇俄人民委員會的財政人民委員長。

門留易斯基 (Mannisky) 猶利茨基 (Trizky) 糾里葉夫 (Jurenief) 波生 (Posam) 列特更士 (Litko) 他們的事蹟不詳。

【註五】 安唐諾夫·阿無斯賢珂 (Ovyanko) 原名 Antonov 十月革命後，爲人民執行委員會的海陸軍部長。

【註六】 蘇卡諾夫 (N. N. Suchanof) 在他的革命底歷史裡面施行一種把我從列甯分開的政治的手段，因此蘇卡諾夫是一個知名的『手段大家』。

【註七】 反對德國革命的防禦戰論底附和者。

【註八】 見列甯『全集』第十四卷，第二章，第二十八面。

【註九】 得利斯贊珂 (Furschanko) 是二月革命第一次臨時政府的內閣閣員，兼財政總長，也是有名的精糖大王。

米留可夫 (Mihoko) 是第一次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立憲民主黨底首領，那時內閣的全權完全操在他手中。

【註十】 契爾諾夫 (Telernof) 傑利大來 (Zarajly) 皆是所謂社會主義者，第二次臨時政府聯合內閣成立，前者任農務部長，後者任郵電部長。

【註十一】 斯瓦爾德諾夫 (Svardof) 有名的布爾雪維克，做過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長，寫過哄動一時的『勞苦的和被掠奪的人民之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Working and Exploited People) 經楊幼新譯出，附錄於『俄國革命史』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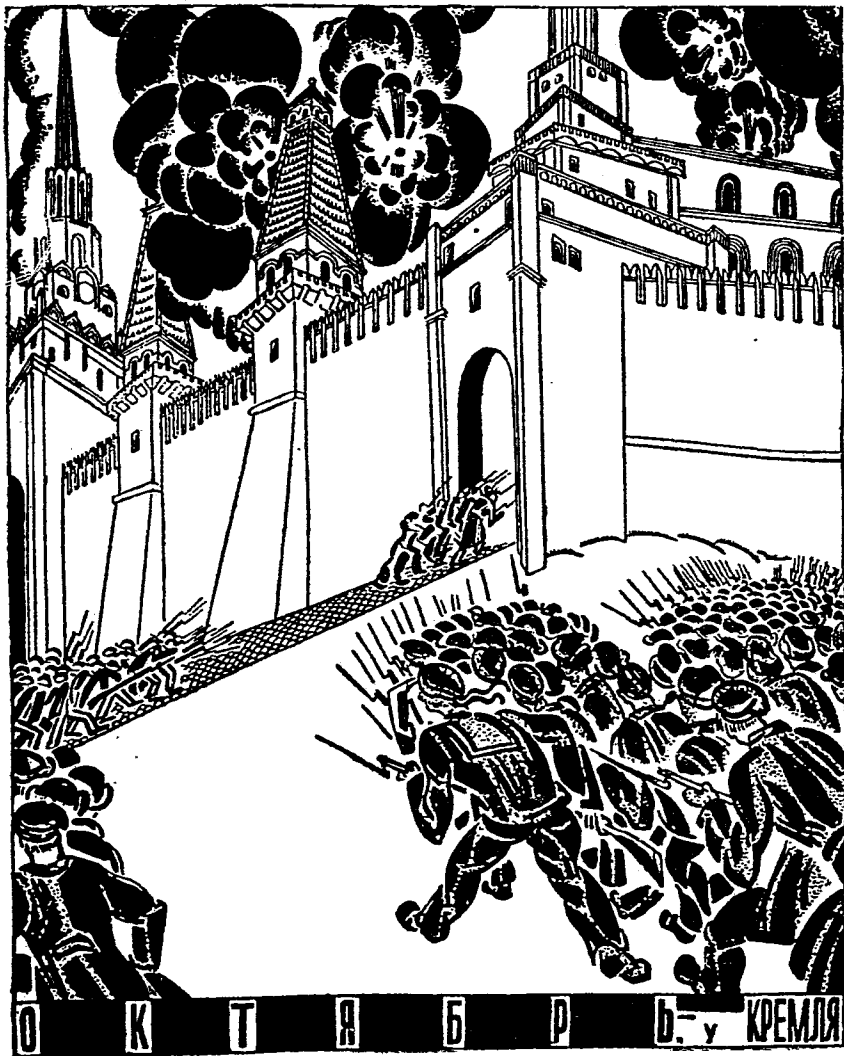
【註十二】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一八七一年五月五日生在俄領波蘭沙羅那 (Sarnost) 羅莎是猶太人的血生的，她的父親是一個相當的窮人，得母教助力居多，常在膝下，教讀德國古典和波蘭文學，及長，研究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並在波蘭從事社會主義運動。一八九七年提出『波蘭產業的發達』及『波蘭的社會愛國主義』兩篇論文，而得博士學位。一八九八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并發表了兩篇論文：『社會主義諸問題』及『社會改良？革命？痛擊修正派。歐戰爆發，女士在理論上作『資本的集積』反對帝國主義；在行動上同勞動階級提出『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一九一三年秋入獄一年。一九一五年二月，又因關於士兵虐待的演說遭忌於政府，又入獄一年。在獄兩月後，署名發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危機』。這篇論文在社會主義文獻中，頗負盛名，並視為至寶。一九一六年六月，她出獄後與李卜克來西參加五一勞動紀念日的民衆對戰等的示威運動。七月被補判無期徒刑。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右傾。翌年一月，日爲魏克伯林警察總監事，再舉反旗於柏林市街，至戰。星期，以寡不敵衆終歸失敗。騷擾事件主動者李卜克來西與盧森堡兩人，自亦不免於難。她被反動派暗殺是同年。月十日夜間的事，死後四個月始，在橋邊發現遺屍，她的著作有中譯本的只一種『新經濟學』（陳援孫譯，民智版。）

【註十三】加里雷 (M. I. Kalina) 俄人，蘇維埃聯盟大議會長，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勞農國防院議長，並爲勞農組合領袖，職工出身，熟練金工，教育程度雖低，然具固澁之人格，與廉潔之稟性，德望甚盛，農民之信仰者有在列甯之上云。

【註十四】齊諾維埃夫 (G. Zinov'ev) 曾任列甯格勒蘇維埃議長，兼第一國際主席。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共產黨十四次大會，彈劾政府政策，曾演說曰：『今日政府施政日與共產主義之原則乖離，達第二國際之世界革命於不顧，從

與以往，德羅斯將恢復資本主義矣。」旋去黨中最高幹部（政治委員）之職云。

【註十五】一九〇五年初，包金被沙皇委任實行俄國國會選舉法，這種國會對於沙皇的「仁慈的體恤」表現得非常相稱。



向 克 林 里 宫 暴 击



紅軍總司令托羅茨基

大革命

到「民主的政府」壽終正寢的時候，經蘇維埃第二次大會議決，在我們的主張上，十月二十五日就要發動了。曾經揮霍過的緊張情形時時刻刻增加的這種狀態中，不僅僅是在工人們的寄宿舍中，而且也是在軍營中，都覺得對於我們最實際的是在這幾天去集中彼得堡的衛戍師底注意力，當蘇維埃大會已經決定奪取政權底問題的一天，工人們與士兵們都一定要準備起來幫助大會實現這個目的。我們的戰略是在它的本質上採取攻勢，我們一定要開始奪取政權的戰鬥，可是我們煽動的理由是依次說明，敵人必然地會作摧殘蘇維埃大會的發動，其結果，我們有必須用最無情的反抗態度去反對他們的必要。這

種整個的計劃是建立於革命狂潮的力量之基礎上面，而且革命狂潮勢必在全國高漲起來，而使敵人既不能悠閑也不會安寧。倘遇着對我們已經發生最不幸的事情的時候，後衛的一團騎兵將會保守他們的中立。

政府反對彼得堡蘇維埃底最無關緊要的步驟，如此一種情形中，立刻保證我們的絕對的優越的形勢，在同時，列寧恐怕敵人可以完成一小部分也是非常堅決地反革命的部隊反攻的計劃，而且也怕敵人第二使用威嚇的手段打擊我們。如果敵人最後地抓到了黨與蘇維埃在他的權力之中而且奪取了彼得堡的領導的中心的話，那麼，他就可以因此而鎮壓革命運動，且漸漸地使革命運動歸於消沈。

『我們不敢等待了，我們不敢再延擱了，』列寧有加無已地常常這樣反覆着說。

在此種情形之下，是九月底還是十月初的時分，最著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夜會在蘇卡諾夫底家裏舉行。列寧來到這裏，非常鎮定地分析，此刻一定要堅持一個決議到底，就是現在沒有再疑難，再猶豫，再延遲，再忍受，再耽擱的功夫了。無論如何，在他攻擊武裝暴動底反對者之前，他大罵那些把暴動計劃與蘇維埃第二次大會聯結在一起的人們，有些人把

我的講演告訴了他：『我們會使十月二十五日的暴動穩固起來。』我曾實際地引用過這句話，常常對那些追求革命之路於臨時國會的，乃至於在一個『強有力的』布爾雪維克絕然相反的臨時政府去求革命之路的同志們說：『如果蘇維埃大會；布爾雪維克佔絕大多數的話，』我說：『是不會奪取到政權的，布爾雪維克主義本身便處了死刑。在一切的或然性上面，即使臨時政府會議將不會召集。如果，畢竟在瞬息之間，我們能以絕大多數担保我們預先操在手中心能召集蘇維埃大會的話，那麼我們必公開地約束我們自己，奪取政權至遲不要過十月二十五日。』

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可怕地痛罵反對這種日子的人。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他說，對於他簡直一點興趣沒有；大會的意義是什麼呀？大會能實際開會嗎？在這種場合，大會本身又能做什麼呢？我們必然地要奪取政權，可是我們不要把我們自己和大會捆在一起。去告訴敵人，以暴動的日子，那是太笑話，太荒謬的。最妙的方法，還是讓十月二十五日有所托辭，可是暴動必然地要澈底地開始，在大會以前，並使獨立於大會，黨必須用武裝起來的手奪取政權，於是以後我們才可以大會商量。我們必須即刻地獲得行動。

是在七月間列寧非常正確地希望「他們」會來毀滅我們，他曾考慮過敵人底整個的地位，乃至於來下一個結論，就是從資產階級觀點上看起來，資產階級將以為最妙的方法是武裝對我們示威，去瓦解我們的革命，而且是單獨地去解決它。在七月裏，列寧估價敵人底聰明與堅決過高，也許是事實的可能性吧。這種過高的評價到了一個巨大的程度，在意識上與戰術上都是十分正確的；這種評價也許可以增加黨的兩重的力量。可是黨不願一切不在它自己的義務上面於一個地位上去奪取政權的，或是獨立於大會而且躲在大會的後面的，那將成爲一種錯誤，就是在工人的行爲上面不會無效果的，而且對於衛戍師的工作，在效果上也是非常艱難的。兵士們是知道代表大會與士兵小組的關係的，就是他們僅僅知道黨是要通過大會的，而且如果暴動是瞞着大會舉行的，並沒有和大會聯絡，也沒有按大會的職權所通過，而且也沒有關於蘇維埃底政權的鬥爭清楚地，明白地安放一個目的，那麼在軍隊裏面會引到一種很危險的紛擾中去。你也必然地不要忘記，和地方蘇維埃並行的，以社會革命黨人與門雪維克派爲首領的，老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依然也在彼得堡存在着。我們僅僅能在蘇維埃大會去反對它。

最後是三個團體組織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邏輯的情勢上努力賣弄嘲笑的字眼，「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黨中的政權底奪取底反對者們；要求立時三刻組織暴動的列寧，主張獨立於蘇維埃去幹；有與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接近，並可約束暴動的必要的最後的一派，而且在結果上是希望把暴動延期，一直等到這一派來幹的時候。

「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列寧鄭重地宣言，「政權底克服，必然地要在蘇維埃大會之前舉行，不然的話，他們會把你們趕走的，而且在那時，也許簡直沒有什麼大會可言。」最後，結果是通過一個決議，就是暴動至遲不得過十月十五日發動。關於決定的日子的本身，我盡可能地記得，是經過很少的討論便通過的。一切是非常明白的，這種明白僅僅是通過一種近似性，一種燦爛的東西，如果這話是適當而無誤的話，那麼就是這樣的事情是可以早些或晚些改變它的性質，沒有別的了，僅僅只剩下日期底問題來討論了。有決定一個日子底必要，而且最好是一個早些的日子，那是十分了然的事。

在中央執行委員的議席上之最主要的論點，不用說，是用完全地反對一個武裝暴動的黨員去委身革命的一點。我不禁從列寧在上面提過的會議席上所作過三四次講演的

題目引在下面：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嗎？這是不是奪取政權的時候呢？如果我們奪取政權的話，將來我們會不會保住這個政權呢？列寧寫了這些，而且關於這種問題，不久也著了許多書及一些論文。他底思想底程序呈現在演講詞上的，在會議上說的是非常自然地一致。可是，那是絕對地不可能的去插畫這些緊張而激烈的臨時草成的論文底無限的精神，因為這種無限的精神充滿了鬥爭的力量，並深印在這班反對者們的心上面，這種猶豫與疑難上面，他這種思想底路線上面，他底意志上面，他底堅決上面，他底勇敢上面，這里革命底命運已經決定了。在深夜會議破裂了，大家都覺得略略好像他們經過外科的開刀手術似的，有一部分人出席到會，我也在他們中間，結果在蘇卡羅夫家裏過了夜。

別種事情的進行幫助我們非常之多，計劃是調動彼得堡的衛戍師到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之下來，那對於我們是十分可能的，去合法的作暴動的準備，通過蘇維埃職權的一事，而且約束到職權使接近於，顧慮整個的彼得堡軍隊的重大的力量的問題。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面已寫過的那次會議與十月二十五日之間的相隔的時間裏，我僅僅記得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只會過一面，而且只是非常模糊地，在什麼時間會

見的呢？那必然地是在十月十五日與二十日之間會着的。我知道我是非常感着興趣去看列寧怎樣觀察在彼得堡蘇維埃會議席上，我底『取守勢』性的講演。我證明這種謠言是不確實的，就是說在『彼得格勒·維埃日』十月二十二號我們準備一種武裝暴動的一件事是假的，而且我揚言我們將答覆以一種堅決的反撥的任何攻擊，並以非常手段對付。我記得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當時的神情是平靜而堅決，我敢說，是很少疑慮的。他不僅僅是對於我的防禦戰式的公開的講演不持異議，而且還認識這種講演去消滅對方的疑慮是十分有效的。他努力把他的頭時時刻刻地擺來擺去而且問着：『可是他們不將着我們的先鞭嗎？他們不會奇怪我們嗎？』我指出一切將會差不多是自動地繼續。在這次會議席上，至少是一部分的時間，我想同志史達林是出席的。也許我把兩個會議相混了。可是我一定要普遍地說，就是停留在我的記憶裏底回憶，關於大革命前的最後的幾天是非常混亂的，致使我僅僅能夠分開它們，分析它們，而且順次序排列它們是非常困難的。

第二次我會見列寧的時候，是在十月二十五日的當天，司莫尼院裏在什麼時間呢？可是我無論如何記不起來了。也許就是入夜的時候吧。我好像記得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同

時不安地問了關於磋商處理彼得堡底參謀部的軍事區內的關於軍隊的將來的命運的問題。在新聞紙上登載了一個消息，這種磋商可以順利地進行結束。

『你贊成來一個妥協嗎？』列寧敏銳地望着我問。

我告訴他，我們是曾經意識地發表這種平靜的消息到報紙上，而且這消息僅僅是軍事攻擊開始底一時的戰略。

『噯，那是——錯——的，』列寧以着充滿了快樂與熱情的神情一字一字地拖着音說。他非常興奮地擦着他的手，而且開始在房裏慢步地走上走下。『那是非——常——————』伊里基特別地贊賞這種戰略。去戰勝我們的敵人，以最妙的方法去克服他——還有比這——戰略更妙的嗎？

可是在這種一定的場合，這戰略有着十分特別的意義。這種意義指示我們會經直接地走入決定的行動底區域裏面。我開始告訴他，軍事的作戰計劃不如說是要廣大地完成，而且在此刻，我們會經領有在城內的許多的重要的地方。烏拉奇米爾·伊基里曾經看見斷黑以前公布的一張油印布告上面——或者是我出示給他看也說不定——說，爲搶掠

而試想利用革命的，任是那一個，抓到了必就地正法，決不寬貸。起初列寧不免考慮了。一下，關於這事即使對於我也覺得正如他那樣擔心似地。可是他畢竟這樣說了，『對——』

他貪婪地研究暴動裏面底一切的事情，他們供給他以確實的證據，證明這事件是正在積極進行中，盧賓乾跑開了，而現在是再沒有召回乃至於退卻的可能了。我記得，爲這種新聞給了列寧以深刻的印象，就是在手寫的命令上，我會派出巴胡洛胡斯基團的一連兵士，爲了保障我們的黨與蘇維埃報紙底安全的原故。

『這連人已經出發了嗎？』

『出發了。』

『報紙已經把這消息付排了嗎？』

『是的，實在的。』

列寧快活死了，他用驚嘆，大笑乃至於搖頭晃腦地去表示這種快活的感情。

在此刻，我認識了，最後他是極力使他自己平靜和我們商量共謀奪取政權之道。到最

後的一點鐘，他會怕敵人會阻撓我們的計劃，乃至於恐嚇我們。僅僅到現在，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他鎮定他自己，並對已經進行的事情最後地得到他的認可。我說：「他鎮靜他自己，——可只是爲一個整個羣衆的問題的克服而再憤激，這種逐漸具體的，大的小的問題就是和暴動底另一路線相聯結的：『聽到，我們不能做某某事情麼？我們不能擔任這件工作與那件工作麼？我們不能繼續這件事和那件事麼？』這些沒有結論的問題與提議，是淺薄地沒有什麼任何聯繫，可是在一個而且是一樣的熱切的內部的理解力裏面，他們有他們的出發點，而且這種理解力可以同時把握暴動底整個的範圍。

你必須停止這個企圖，就是不要急於太匆促地走入革命的事件裏面去。當革命的狂潮堅決地升上去，而且暴動底力量自動地長成，而那些反動的潮流走到滅亡而且打得粉碎的時候，這種試驗已是非常接近於讓步到事件底原則的進程上去了。就如打敗了一樣，很快的完成解除武裝，你不敢失去對事件追求線索的眼光，在每次新的勝利以後，你必須說：沒有事情還能成功的，沒有事情還能保證的，在這決定勝利以前的五分鐘，這事件的方向是要有同樣的警醒，同樣的能耐與同樣的力量，正如在武裝行動底開始的五分鐘以前。

一樣；在勝利以後的五分鐘，在第一次歡呼的叫喊已經平息下去以前，一個人必須對他自已說：曾經征服了而還沒保證的是什麼呢，沒有一分鐘能失掉的。這就是列寧把握着的地位，他底行動與方法之路，他底政治底的特性底有機的本質，他底革命底的精神。

我曾經告訴過，有一次丹怎樣在去赴局部的門雪維克會議的路上，認出列寧微服出席於蘇維埃第二次大會，而且和我們坐在走廊上的一張小桌旁邊。這個題材已經保留在一張畫裏面，從這張再現的畫我盡可能地判斷，就是在時間的認識上，它是不相符合的。無論如何，那是普通歷史的印刷品底命運，而且不獨是它的命運。

我不復記得是什麼原因，可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考慮了良久，於是我對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說：「這張畫也許是速寫的，或者是他們故意捏造的。」

可笑地，他做了一個失望的姿勢：「他們不顧一切地捏造，沒有間斷地……」

蘇維埃第二次大會的第一次常會在司莫尼院舉行。列寧並未出席，他默在司莫尼院裏的他底房裏，按照我的回憶說起來，那間房是沒有，或可以說是幾乎一點傢具都沒有。以後不久，才有一床毯子鋪在地板上，而且放了兩個坐褥在上面。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和我

就在這里坐下休息，可是在幾分鐘之間，我被他叫起來了：「丹正在講演呢；你必須要答覆他。」在我答覆以後，我回來的時候，我重又靠着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睡下，不必說，他還沒睡着，每五分鐘或是十分鐘，總有人從會議廳跑來，報告我們那裏現正在討論什麼。加之通信員從在安唐諾夫·阿無斯賢珂的領導之下的城裏來報告，以搶掠完結的冬宮仍繼續在包圍中。

那一定曾是在第二天早晨，因從前天起就一夜沒有睡，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顯得很疲倦的樣子，他笑着說：「從非法的政府，曾被拖到各個方向去，這種變遷一直到奪得政權——那是太猛烈了：那會使一個人頭暈眼花的。」他同時用德國話補上一句，而且在他面前顯着痛苦的神情。自此以後，你可以上下古今地個人的去批評，就是說我聽見他已經完成了政權底獲得的工作，他已經走向事業的來日裏去。

【註一】史達林本來的名字是叫「札加士維里」(Dzugasidze)，的「史達林」即俄文「鋼」的意思。譯就

列寧生前因爲他賦性堅強，所以替他安了這個名字。以前有人把俄國布爾雪維克黨中的領袖，按他的性格，分爲兩種人物。一種是設謀者；一種是煽動者。而以托羅茨基爲後一種的代表，以史達林爲前一種的代表。史氏性格剛強，態度冷靜，與托氏大不相同。托氏好多言，而史氏則有意見非遇必要時，不輕於發表。托氏性格暴烈如火，而史氏則嚴冷如冰。加以兩人的主張，不盡相同，所以兩人終如冰炭，永不相投。史氏現在正高處蘇俄共產黨最高幹部，『五年計劃』的方行者，爲俄國政治上有勢力之後台人物，所以有人稱他爲『列寧第二』 (Heir of Lenin)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我們希望喚醒德國工人們的黨與奧大利——匈牙利乃至於諸協約國的覺悟，開始和平的磋商。因為這種理由，我們被責成盡可能地久去延長這種協商，並給歐洲工人一個機會，使理解蘇維埃革命本身底重要的事實，特別是它的和平的政策。在第一次協商破裂以後，列寧提議命我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地方交涉去。在協商本身處置巴倫·邱阿門和霍伏門將軍的希望並不能令人滿意，正如列寧所說，可是。按次去延擱這種若干手續，那一定有什麼人在那裏故意延擱。在司莫尼院，關於協商底一般的性質，觀點不免略有更動。我們應否簽字的問題是延擱了有一個時期；我們不能告訴其件應如何進行，或

者是他們在歐州預備如何反抗，或者是將要喚起什麼一種形勢。那是不必說，我們並沒有沉溺於革命是迅速的發展那樣的希望裏。

那麼我們不再能夠戰爭，對我是十分地明白的事。當我第一次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路上，經過戰壕的時候，我們的同志們，雖然經過一切的陳述與激勵，都是十分不能地去組織任何一種反對德國過度的要求的抗議。底重大的示威運動；所有的戰壕幾乎是全空了——沒有一個人膽敢去說，即使有條件地，繼續大戰這句話的。和平，在任何代價上的和平……不久，當我從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回來的時候，我試想勸誘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內的軍事委員會主席用一派『愛國的』演詞，去鼓勵我們的代表團。『不可能的！』他叫了起來，『十分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再回到戰壕裏去了；我們始終不能理解；我們要排除一切的感化。』當談到一個革命戰爭底不可能的時候，在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與我自己的意見之間，是連最輕微的不同點都沒有的。

可是還有其他的問題；德國還能夠打仗嗎？他們是在一種地位上開始對革命攻擊，而將這種行徑解釋作停止戰爭的慶？我們怎能找出德意志底士兵底心理狀態呢，而且又怎

樣理解呢？二月革命乃至於不久以後的十月革命對於他們有過什麼一種結果呢？在德國的正月罷工事件已經指明要開始破裂了。可是這種罷工有着怎樣的深度呢？我們不必要試在德國工人們和德國軍隊兩者交替之間；就是說一邊工人們底革命宣布大戰的終結；在另一方面，何塞作冷政府對這次革命已經下令攻擊麼？

「不待說，那是非常滿意的。」列寧回答。「而且確實的，如此的問題是不無效果的。可是那太冒險了，非常的冒險。譬如德國軍國主義是足夠強的了，而它似乎確實想開始攻擊來對付我們——可是現在怎樣呢？我們不敢太冒險，因為此刻，我們的革命在全世界上都顯着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憲法會議底解散，起初是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國際地位。從開始的時候，德國曾經怕我們會同「愛國的」臨時政府取一致行動，因此也許會引到繼續戰爭的計劃中去。在這種方向中，一個輕率的判斷會最後地傾覆革命與國家的；可是不久便只證明了這個判斷的本身，而且曾經要求在德國底一部分上，來一個新的努力。臨時政府底瓦解，對德國的意義，是我們在任何代價上去很快地宣佈停戰的一事。同時邱阿門的口吻成爲非常殘忍的。

臨時政府底瓦解，對於諸協約國裡的無產階級是怎樣的感想呢？要答覆是並不怎樣困難的。協約國底報紙視蘇維埃政權爲無物的，只是何塞作冷政府（按即指德國資產階級的政府——譯者）的代言人罷了。而現在布爾雪維克把所謂「德謨克拉西」的臨時政府推翻了，而且按次序地單獨地和何塞作冷政府作和平談判，在德國的軍隊已把比利時及法國北部佔領的時候，這種事實的進行，自然可以使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完成散布許多流言到工人隊伍中去的詭計。而且那將因此使協約國以武裝調停來干涉我們更容易些。這是十分明白的，即使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派間，有一種頑強的流行的謠言發生，就是說布爾雪維克已經被德國政府收買了，之所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進行者，僅僅是演着進行分配的任務之喜劇罷了。這種說法必然地在法國和英國更盛傳得利害了。我底意見是在沒有和平簽約以前，盡可能地努力，就是我們必須給全歐州的工人們以一個明白的證明，說明在我們與德政府之間有着一種不共戴天之仇恨存在。在我行抵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時候，這些非常的考慮暗示出「教授法的」示威運動底概念，就是以這種形式表現出來。我們將要停戰，可是並不簽和約。我和代表團底委員們也商談過，他們對於我的提議也表示

贊同，於是把這意見寫好，送給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他底答覆是：『如果你能來這裡的話，我們將把這提案重行討論一下。』不待說，這種答覆已然表明他不會同意於我的提案；此刻已記不清楚了，而且手頭又沒有這封信；實在的，我不敢確定我把這封信留起來了沒有。當我到了司莫尼院，在我們之間舉行了長時期的討論。

『那是非常好的，如果霍伏門將軍不能夠調動他的軍隊反抗我們的話，那麼就不能更妙了。可是這件事還有一點點希望。他將特別地選送一團巴華利安的人民來，可是又怎樣呢？你曾經自己說過戰壕裏面已經空了呀。就譬如他不顧一切又動干戈的話，又怎樣呢？』

『那麼我們只有被迫去簽和約之一法了，那是任誰都明白的，我們除此而外，別無他法。我們必須單獨地和造我們和何塞作冷政府聯盟的背景的謠的，決戰。』

『不用說，關於這事還有商量的餘地，可是究竟，那是太大膽了。因為此刻，我們的革命比其他的一切都要重要些；我們必須使之正確，盡可能地對付。』

對於這問題底許多重要的困難之點是非凡的加在黨裏面每個人身上。在黨裏面，至

少是在黨底領袖們間，都是非常強烈的不願去簽布列斯特的條件。在我們的報紙上刊出關於協商的新聞，都是供給而且加強這種意見。左翼共產黨的團體更是表視得非常明顯，簡直就提議以革命的爭戰來解決。不消說，這種形勢使列寧非常地煩惱。

『如果僅僅在一個照字面直解的哀的美敦書底壓迫之下，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去簽德國的條約的話』我，說『我們會有在黨底內部分裂的危險。我們的黨需要事件底實際的經過的一種暴露，比之於歐洲的工人的需要並不會更少些。如果我們和左翼決裂的話，黨將形成一條堅決的曲線轉向右邊去。那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這班反對十月革命的或是和社會主義諸黨派做障礙物的我們的同志們，將會無條件地贊成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約。而且我們的工作并不是得了和平的結局就完了的。在左翼的共產黨員之間，是有許多在十月革命的階段演着一種主動的任務的。』等等。

『那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回答。『可是在這個生死關頭，問題是革命底命運的問題。我們能够恢復在黨內的均衡。可是在其他一切的事情以前，我們必須挽救革命底命運，而且我們只有舉行和約簽字之一法，才能救起革命。比起武力顛

覆革命的危險來，寧願分裂還好些。左派必須停止憤慨，而且才會——即使來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分裂的話——回到黨裏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德國征服我們的話，那麼我們中沒有一個能倖免的，很好很好，讓我們允許你的計劃被採用着。我們拒絕去簽和約，而且德國人同時進攻，那麼那時你將怎樣辦呢？」

「在鎗刺之下，我們將舉行和約簽字，於是這事情的輪廊將對全世界的工人們表白得清楚。」

「可是你將不贊成用革命的戰爭去解決嗎？」

「在任何情形之下。」

「用這種理解力，試驗也許是不會如此危險的。我們有失去埃斯佐利亞和勒特維亞的危險。最近埃斯佐利亞的一些同志們來會我，而且告訴我，農民們怎樣光明地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的組織。那是一個很大的不幸，如果我們必須犧牲埃斯佐利亞的社會主義者的話。」列寧嘲笑地說：「可是爲了一個美好的和平的原故，而同意於一個妥協的時候，那是值得的。」

「可是如遇到馬上簽和約的時候，德國有在埃斯佐利亞和勒特維亞武裝侵入的可能，難道是出乎問題之外麼？」

「讓我們承認那是可能的，可是在任何場合，那僅僅是可能，當這差不多已是確實之事的時，在任何場合上，我是贊成立刻簽和約的，那是比較穩當。」

列寧底主要的關於我的計劃的考慮是這樣的，如遇到德國再來反攻的場合，我們簡直沒有機會去簽約了；那就是說，德國軍國主義將使我們首尾不能相顧。『這隻野獸最後地跳出來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常常是這樣說的。在會談中，關於和平的問題，列寧以着非常堅決的態度反對左派。可是列寧謹慎地乃至於平靜地反對我底提案。他掩藏着他的病的幽默態度，而且覺得泰然自若的樣子，特別是在黨已然公開地反對簽字而且居間的調停將成爲到簽字的一個過渡的時候。一個最有名的布爾雪維克底會議——^三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無疑地說明，就是恰恰通過紅爐似的十月革命的我們的黨，需要通過行動來統治國際的地位。如果我們不會有一個中間的公式，那麼多數將會投實行革命戰爭的票。

或者那是不無興趣地去添上一句：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員不會同時出來反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至少斯皮里多諾華起初是一個堅決的和約批准的主張者。『農民不再需要戰爭了，』她宣言，『而且無論如何，將接受任何和約。』『立刻簽和約吧，』在我從布列斯特第一次回來，她就對我說，『而且取消糧食專賣吧。』因此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贊助這中間的公式：停戰但不簽約，可是只作為到革命戰爭去的一個階段——『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

那是十分明白的，德國代表團是如何答覆這種宣言就是德國並不重新開始以干戈相見得了這種回諜，我們回到莫斯科。

『他們不是欺騙我們吧？』列寧問。

我們做了一個不肯定的姿勢，並不這樣覺得是欺騙的事。

『很好很好，』列寧說，『果真是這樣，那够多麼好呢。我們保留了我們的面子而且我們是在戰爭以外了。』

休戰終結的前兩天，我們從仍留在布列斯特的沙摩羅將軍那裏接到了一個電報，內

開，就是按照霍伏門將軍的宣言，德政府從二月十八日十二點鐘起考慮他們自己和我們開戰的事，而且因此請求他離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首先接到這個電報。我正同他在他的辦公室裏面。我們正和加里寧乃至於其他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談話。列寧悄悄地把這電報給我看。我記得他的面影，立刻使我覺得這個電報一定是含了重大的和不吉利的消息。列寧很快地結束和社會革命黨員的談話，以便考慮新的形勢的問題。

「那意思是說他們曾經欺騙了我們，而且沾了五天的光……這隻野獸沒有丟下任何東西便逃跑了，沒有什麼事情爲我們去做了，只是簽舊條約了，如果德政府仍同意於他們的話。」

我回答，我們必須讓霍伏門得一個實際的打擊。

「那意思可是說，把都林堡抓起來，寧可失去一大筆砲彈，等等東西嗎？」

「不待說，這叫做新的犧牲。可是他們是必要的，因此德國士兵才敢跑到蘇維埃領地來實際作戰。他們有必要，因此德國工人們在一方面，而法國和英國的工人們又在別一邊，

這是很明白的。」

「不對，」列寧答，「不必說，這不是一個都林堡的問題，而是不能失去一個鐘頭的機會之問題。試驗是會失敗的。霍伏門願意，而且能戰去拖延是不可能的；我已經算過，他們會經沾了我們五天的光，而且這隻野獸跑得快極了。」

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時決定通電，表示去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欣然允諾的態度，而且這個非常的通電已經拍出。

「我相信，」我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私人的談話時這樣說，「這將政治的地及時，如果我現在辭去人民委員會底外交委員長的職務的話。」

「爲什麼呢？我們不需要援引這種國會裏的方法。」

「可是我的辭職將給德政府以在我們的政策必有一個激烈的改變的印象，而且加強我們會實際的迅速的簽字，而且保守這種信約的他們的信仰。」

「也許吧，」列寧沉思地說，「這是一個有力的政治的理論。」

我不復記得在什麼時候，德國陸戰隊在芬蘭登陸的消息，而且打败芬蘭工人的立即

勝利的消息也傳到了。我僅僅記得，從他的辦公室不遠的走廊上，我碰見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他非常地興奮。不管是過去也好，後來也好，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時的神情。

「是的，」他說，「我們必須公開地戰鬥，如果即使沒有什麼結果的話。因為此刻除此別無他法。」

這是接到關於芬蘭革命失敗的電報以後，列寧初次的反應。可是過了十或十五分鐘以後，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說：「不行，我們不敢改變我們的政策。我們的參加將不會救了革命的芬蘭，而只是的確地把他們毀了。我們將盡我們最大的能力贊助芬蘭的工人們，可是無論如何，不要離開和約底原則。我不知道這樣是否可以保全我們。不過在任何的場合講起來，這是唯一的一條可以救我們的危亡於萬一的路。」

況且我們得救，實際上便是走這條路而成功的。

不簽和約的決議並不會實現，那是如我們常常說過的，從抽象的考慮裏面，就是在我

們和諸帝國主義者之間有着一種一致的事，是不可思議的。你只要讀過同志奧伏斯贊里可夫底小冊子，爲列寧所批評過的這個問題，此書所提的問題證明幫助達到很高的評價，它藉以說服那班『既不打仗又不簽和約』對問題如此答覆：『是的』試驗的公式底主張者們，作爲革命黨的我們，在某種情形之下，曾經被他們證明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我們實際地說：如果在一百次裏面只有二十五次的機會，就是說何塞作冷政府將不決定和我們開戰，或是沒有地位去這樣幹的話，那麼我們必須實現簽約的計劃，即使是冒着某種危險。

三年以後，我們敢於——當時由列寧發端——用刺刀嘗味貴族和資產階級底波蘭。我們會被擊退的。在這樣的事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條約之間不同之點又在那裏呢？在原則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只是危險的程度之深淺的問題罷了。

我記得同志拉狄克有一次寫過列寧底戰術的理解的能力，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到凡爾塞之間的時期中，是最明白地顯然。現在我們完全了然，進攻波蘭顯係錯誤，因爲花費我們過多的代價。那不僅僅是引導里加和約從德國的關係斷絕，而且以在同一的

時期底其他重大的事件，給了歐洲底資產階級底團結一個強有力的推動。里加條約底反革命的意義，對於歐洲底命運不言而喻是能够更好些，如果你描畫一九二三年間的形勢在這種臆斷之下，就是我們和德國會有過一個公共的界邊；一切覺得是指示在德國事件底發展將取道十分不同的路綫。那是無疑地真實，即在波蘭底革命的運動毋須我們的武裝調停和武裝的敗北，便已然轉變得比較順利了。我盡可能地記得列寧極注重凡爾塞的錯誤。然而拉狄克在他的列寧戰術的全部的評價上是十分對的。不待說，在我們沒有如我們所預備的結果嘗味「波蘭底工人羣衆以後，在我們被擊敗了而且必須被擊敗以後，因爲波蘭事件依然十分沉寂，我們去凡爾塞只是黨的任務；在我們被命令去簽里加和約以後——那是不難去結論的，就是那些反對進取的那班人是對的，因爲站在旁邊將會比較的好，而且最好是把和德國的公共邊界清楚些。凡此一切都是後來才明白的。關於凡爾塞進取的計劃，列寧底思想底勇敢是非常的危險性尚大，可是目標更大。計劃底失敗命運並不會牽累於蘇維埃共和國底本身存在的危險，不過只是弱點吧了。我們能够把這事留給將來的歷史的判斷，當冒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底可恥的條件的危險，

是爲着歐洲工人底示威運動底原故的話，是否值得呢？可是那是非常明白，在這種示威運動以後，和約的條件強制我們必得在此種壓迫之下簽字，而且因列寧底地位底正確，乃至於他的有權力的規勸挽救了這種局面。

『假使德國以任何方法攻擊，假如他們進迫莫斯科呢？』或一個人問。

『那麼我們將撤退到東邊，到烏拉斯，而且重新宣言我們準備簽約好了。庫斯納茨克流域富於產煤，我們將組織一個烏拉——庫斯納茨克共和國，建立在烏拉底實業和庫斯納茨克流域底煤礦，烏拉底無產階級上面，而且莫斯科與彼得堡的工人們，我們能夠打在一塊。如再必要的時候，我們能夠去到遠東，在烏拉山脈以外去。我們將去到堪察加，可是我們仍然站在一塊呀。國際的情勢將不止一打以上的次數的變遷，而且我們將重行擴大烏拉——庫斯納茨克共和國底邊界，而且仍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可是如果我們現在要不留神地捲入到革命的戰爭中去，而且喪失了工人們乃至於我們的黨底精華，那麼，不待說，我們從此不能轉回去了。』

當時，烏拉——庫斯納茨克共和國佔據在列寧底理論裏面一大堆的空間，他反覆地以

問題來解除反對者的武裝。『你知道我們有廣大的煤田在庫斯納茨克流域裏麼？把烏拉的金屬和西伯利亞的小麥聯結起來，我們有一個新的流域。』常常不曾知道庫斯納茨克流域在什麼地方而且也不懂那裏的煤礦和布爾雪維克底將來乃至於革命的戰爭的關係的反對者們，很驚奇地看着或是很奇怪地笑着，而且一半嘲笑，一半惡作劇的打着列寧底職務。在認識上，列寧真是沒有什麼可被嘲笑的，而只是——忠實於他自己——他考慮在一切它的終局上乃至於這最壞的實際的結果上的形勢而已。烏拉——庫斯納茨克共和國底概念是對於他有去加強他自己的深信之固有的必要，而且對於別的人並沒有什麼損害，而且對於一個可疑的戰略是不適合的，也不能夠是適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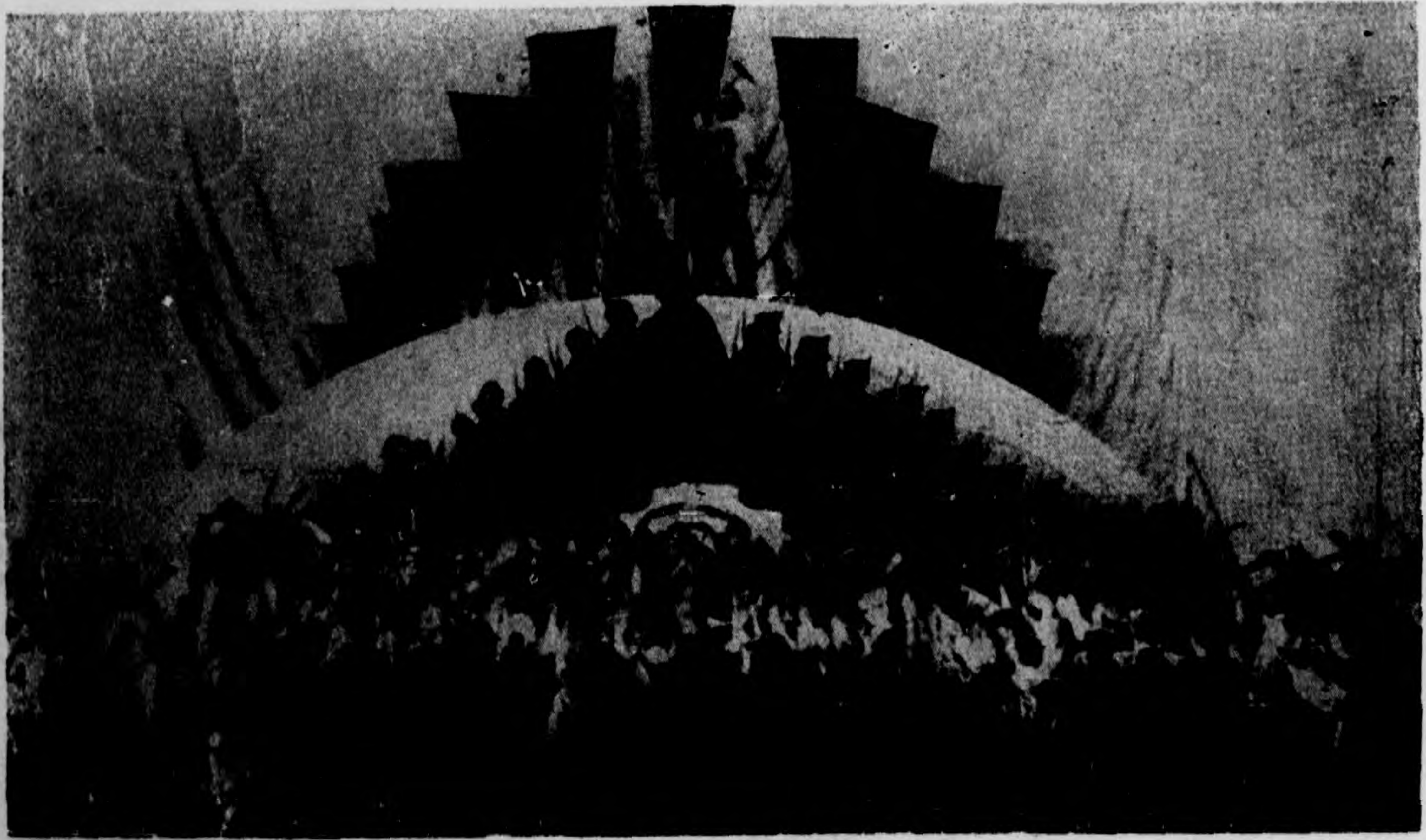
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是決不至於到建立烏拉——庫斯納茨克共和國的地步，而且沒有到這地步那自然是很好的，然而也可以說，這個沒有實現的烏拉——庫斯納茨克共和國的確就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 簡稱 R. S. F. S. R.)

無論如何，要想理解並評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戰術，除非你把它們和列寧底

十月革命的戰術聯在一起研究才行。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條約的對立，確實地是在兩種場合中之整個的表現，而且也是同樣的投降的狀態。此種特殊的事件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訂了投降條約以後，列寧展開了同一的無窮的革命的力量，會為十月革命中的黨保證了勝利。恰恰這種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條約的自然的固有的關係，這種巨大的力量與顯著的遠見的關係，沒有失去相稱的意義的督促，凡此供給為列寧底方法乃至於他的力量底測斷。

【註一】卡爾·拉狄克(Karl Radik)是歐洲有數的敏銳而正確的政論家，大戰時對於保護祖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出賣工人階級的第二國際下了嚴重不斷的攻擊。歐戰後，對於帝國主義分贓的巴黎和會及凡爾賽條約都著有專書。同時他又是一個革命的實地行動者，受了各國的拘留放逐，凡十餘年，特別是在戰後的德國革命中，他經過種種困苦，偷進德國以後被捕入獄。他著了一部『德國革命』，凡五十萬言。他是一個賦有文學天才的政治家。他做『伊新維斯基』報主筆的時候，他作有孫逸仙的評傳。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事件以前他就注意中國革命的問題。他能很正確地根據過去歐洲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分析中國歷史的過去，現在及將來的展望。因為和托羅斯基的關係很深，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也和托氏相同。托氏被逐後，他也以『反對派』的罪名，被驅逐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的北極去。

丁最近雖說已回俄京，仍為史達林起用，但只能參加中國問題的研究會。氏著的書，雖譯到中國，有「中國革命運動史」(克仁譯，新宇宙版)。



工農兵大聯合慶祝



工 農 兵 大 聯 歡 節

解散憲法會議

有幾天，沒有幾個鐘頭，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提出憲法會議底問題。

「我們必須延期選舉，」他宣言，「我們必須擴大選舉權，十八歲都可以有選舉權，我們必須盡可能地舉行選舉的名冊底一種新的處理法，我們自己的名冊是沒有價值的，一羣死命摧着要選舉的知識份子，我們需要的是工人們與農民們，高里諾夫派的人乃至於卡德斯派的人我們必須宣言他們是沒有選舉權的。」

答覆是：「恰在此時，延期選舉是不利的，那將會看成憲法會議底瓦解更甚的，因為我們責罵過臨時政府延擱憲法會議。」

「Al，那真是胡塗極了」列寧回答，「注重事實底重要呀！不要一味地空想，臨時政府所擔心的是憲法會議將會存心向前進一步，而蘇維埃考慮的是，特別是因爲現在的選舉的名單，那是沒有問題的，憲法會議反而會往後退一步。爲什麼現在延期是不利的呢？進一步說，如果憲法會議是卡德斯，門雪維克派，社會革命黨主持——是不是有利的呢？」

「可是我們將會更強有力些。」別的一些人反對，「因爲此刻我們仍然是太軟弱了。在鄉下他們對於蘇維埃政權幾乎是什麼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散布到各地去，現在，說我們已經延擱了憲法會議的日期，那將使我們軟弱得更利害些。」比我們任何一個都要熟悉於鄉村裏的情形的斯瓦爾德羅夫，對於延期選舉，表示特別地反對。

沒有任何幫助，寧緊守着他的地位，他不滿意地搖着頭而且反覆着說，「那是一個錯誤，一個顯然的錯誤，而且使我們花費了非常高的代價。如果它僅僅不會花費革命的頭的話……」

當時，無論如何，決斷是——不延期！——形成了，列寧以他的整個的注意及於憲法會議與組織的關係。

如此一來我們必是少數無疑，即使把和右派名冊一樣多的數目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抓到手中，離勝利之域依然渺茫得很。

「不用說，我們必須解散憲法會議，」列寧說。「可是左派社會革命黨會怎樣呢？」

老納同生給我們以非常多的安慰，他來到我們這裏。「交談一過，」而且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好的，我盡可能地考慮了，如果真到了那個時期，那麼以武力解散憲法會議好了。」

「妙極了，」列寧快樂地叫了起來，「是什麼對，必定仍然是對的，可是你們的黨贊成不呢？」

「我們中的某部分人不免有點猶疑，可是我相信最後他們一定會贊成的，」納同生答着。

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們當時是在最非常的激烈主義裏面過蜜月，而且實際地的確實成我們，「可是我們不能這樣辦到的話，」納同生提議，「那麼我們將把你們的黨和我們的憲法會議的代表，在中央執行委員裏面聯合起來，而且沿着這樣的路線訂一條約。」

「爲什麼呢？」列寧的回答顯然地帶有煩惱的神情。「去模倣法國大革命的行徑，是不是呢？解散憲法會議是爲的我們要確定蘇維埃的體系呀。可是你的計劃將使一切混亂起來了，弄得不倫不類。」

納同生試想用他的計劃去證明我們將集中我們自己成爲憲法會議底權威一部分，可是他馬上放棄了這種意見。

列寧緊張地使自己從事於選舉的諸問題底考慮。

「那是一個顯然的錯誤，」他說。「我們曾經得到了政權，而現在我們曾經置放我們自己於一個地位上，就是重新給我們以軍事的手段的強制，去得到政權。」

他以最大的細心來繼續準備的工作，衡量一切的事情，而且使對於他的憂慮曾經指出爲了憲法會議的委員的原故的猶利茨基，遭受苦痛的試驗。在其他的事情上，「革命命令幾乎是完全地包括工人們的一團熱退宵的騎兵調到彼得格勒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也許會猶疑起來，」他說，「普羅列塔利亞在此刻，堅決的判斷是必要的。」

從俄國各地來的憲法會議底布爾雪維克的代表們都是在列寧底主張與斯瓦爾德羅夫底指導下，都是被各工廠、各實業團體、各軍團中指派出來的。他們形成了一種重要的原素，在正月五月底『扶助革命』的組織的工具裏面。至於社會革命黨人與代表們，他們覺得和一羣人民底選舉人加入在鬥爭裏面是不相合的。『民衆已經選了我們，讓他們答覆我們好了。』

在這事情的本質上說，這些從各省派來的小市民們簡直不知道什麼將是他們要幹的；大部分人是簡單地恐怖而已。可是他們小心翼翼地準備着爲第一次開會的禮節。他們隨身帶了許多臘燭那是因爲深怕布爾雪維克會剪斷電燈的原故；而且深怕他們會罰着沒有飯吃於是又帶了無數個的夾肉麵包。因此，德謨克拉西開始用許多夾肉麵包和許多臘燭來和鄭重地武裝的迭克推多政府開始鬥爭。民衆並不會給一個思想去幫助那些顧慮他們自己，他們的選舉而且在認識上只是蒙蔽着說革命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的人們。

當憲法會議解散的時候，我已然默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可是當我第二次回到彼得格勒開會的時候，關於憲法會議解散的事，列寧對我說：『不消說，在我們的黨總算是

冒了一禍大危險，我們不會延擱會聚——那真是非常，非常優透了。可是在結局上，所遭遇的情形還算很好。用蘇維埃的政權去解散憲法會議是用革命的獨裁制底名義對於形式的民主制底整個的和公開的清算。這是一個好教訓。」

因此理論底的綜合和熱退胥底防衛軍底調動攜手並行得非常一致。於是，那是無疑地，就是他以後在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席上關於德謨克拉西的許多非常的講演明白敘述的思想已然在列寧底意識裏定形了。

關於形式的德謨克拉西的批評是有着一段較長的歷史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底中庸性是被我們和我們的先輩解釋作政治的德謨克拉西底崩潰。那是被「社會的」德謨克拉西成功了。可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懂得如何代替去壓制革命就是說純粹的德謨克拉西不能夠長久的支持。政治底的歷史通過一個疲倦的時期，這時期社會的德謨克拉西生長在純粹的德謨克拉西底批評上面，因為社會的德謨克拉西已經實際地履行後者底任務，而且扶助它的缺點。這事實是為歷史證明要常常發生的。就是這種對立被叫做太早的妥協的政權底事件底保守的解體是不能經受得起的。從普羅列塔列亞的獨裁制的德謨克

拉西底臨時的準備的形勢，成功這最高的標準，這最後的手段，這不可侵犯的聖地，那就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底無上的偽善。這便是給我們的遭遇。在十月革命底致命的事實的打擊以後，資產階級試想在正月的胡塗的尊的崇憲法會議中復活起來。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底另一個勝利的發展，在這個單純的，公開的，粗暴的去解散憲法會議以後，是給形式的德謨克拉西以一個永遠不會復活的最後的打擊。因為這個理由，列寧是對的，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可是在結局上，所遭遇的情形還算很好。』

在社會革命黨的選民底形式裏面二月共和國第二次重蹈滅亡的覆轍了。

在二月的官僚的俄政府底我的陰暗的一般的印象裏面當底門雪維克派社會革命黨，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雖然那已是昨日，可是非常清楚地顯現出某一種社會革命黨的代表的面影來。我不曾知道，今日也依然不知道，他們是誰，或是他們從那兒來的。他們一定是從農村中來的。表面上看起來，他們很像一個年青的教師，一個從前的有價值的大學生。一個扁平的鼻子，帶了眼鏡的臉，幾乎是沒有鬍鬚，顴骨高聳出來。那是在同一的議席上。

那班社會主義的行政官員們也到蘇維埃出席。契爾諾夫，這個多言的，善感的，病態的，賣弄風情的，而特別是可厭的人，這便是爲什麼他和其他的加入組閣乃至於惹起什麼一種有益的結果之解釋。我記得只一句無聊的話，這個講演員重覆了有一打次數以上：『你們既然舉了我們加入政府，你們也能够把我們驅逐出去。』這個大學生以熱烈的崇拜底眼光瞧着講演員。當在一個著名的修道院裏面，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聽一個虔誠的牧師底講道，那一定會有一個有信仰的進香者的感情與容顏的，講演無窮盡地飄蕩着，室內已現出一種厭倦的氣息，最輕微的聲音已然聽得到。可是對於大學生，崇敬的愉快的源泉好像不會竭盡似的。

『是的，這種神情，好像說；我們的革命，不如說是他們的吧。』當我初次看見了而且聽見了一九一七年的蘇維埃的面目，不免我自言自語地這樣說。

當契爾諾夫講演完畢之後，暴風雨似的喝采，在一個角落裏，少數的布爾雪維克不滿意地談着。這班人最後地從集團的背景中出現了，關於我對於門雪維克派，社會革命黨人底政府派底防禦戰底批評，他們給了我友誼的贊助。

這班虔誠的大學生害怕和懊惱到最高的程度。可是並不憤怒。在那些日子，他還不敢在一個曾經回到祖國來的逃亡者的身上，感着憤怒。可是他不能理解，如何任何一個人都能以任何方法去反對契爾諾夫底加入臨時政府如此一種令人滿意與敬重的事情。他坐在離我不幾步遠，而且在我用作當會議底晴雨計的他的臉上，以尊敬而驚奇和恐怖_二的鬥爭的神情，依然沒有完全地消失。這樣的臉曾經常常如二月革命底形象一樣的緊貼在我的記憶裏——它的最好的形象，是從軍隊得來的對於二月革命，丹和契爾諾夫一派的小市民大學生，有另外的更壞的印象。

契爾諾夫做憲法會議底主席不是無益的也不是偶然的。二月的俄國，暗淡的革命的，依然帶着一半幻影的共和國的寵兒，呵呵，在一個時期那是多麼卑鄙！呵呵，在別一方面又是多麼狡猾！而且畢竟把他舉出來了……在選舉的時候，農民是被契爾諾夫派所抓住了，憑藉了大學生的力量，而且也把他們提拔到一個高的地位上去。何況契爾諾夫不無民族的美德與民族的可愛的接受了這種命令。

對於契爾諾夫（因為我也正要說到這爾）在他的路線中，也是民族底。我寫了『也是』是

因爲四年前，關於列甯底民族主義我曾談到一點，這兩種典型底比較或即使是不直接的接近，看起來好像是不適合的。如果那僅僅是人們他自己底問題的話，那將實在的成爲錯誤而且不像得很。可是這裡是民族底「原理」底他們的具體的和反應的問題。契爾諾夫具體的表現舊知識的革命的因襲信仰的意義，在另一方面，列甯則是具體的表現它的完成與完全的勝利。

在舊的知識階級之間，貴族是有他的身分的，而且悔恨地乃至於流暢地空談着對於人民的義務；因此從他的神父小房間出來的虔誠的大學生，被神燈燭照着，曾經開開一個小窗戶，簡直是一個小隙縫，走入批判的觀念底世界，於是動搖於社會化的制度與個別私有的財產制之間的有教養的農民，乃至於被學生引入歧途的愚蠢的工人，從他的本有的階級分出來而且不表同情於這班陌生的人們。凡此一切都包括在契爾諾夫派裏面，它的可厭的口才，無定形的，乃至於不安靜的平凡。契爾諾夫派並沒有脫離蘇菲亞·比羅夫斯卡亞當時的老舊的知識階級理想主義，代替這班人的，那是新俄的企業家們和商人們這班傢伙，特別是這一類，「如果你不欺騙的話，你就不能把東西賣出去呀。」的人。

在俄國的社會思想底發展的一時期中，黑爾慘是一個重要的與有力的人物。可是把他即使拖回到後半世紀去，把他的才能底各色的羽毛剝脫掉，使他變回到他自己本來的面目而把他安置在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的背景的前面，那麼你就可以找出契爾諾夫派底要素了。對於契爾諾里什維斯基的一種分析的工作是更難從事的，可是契爾諾夫派也包括了他在諷刺畫底要素內。和米哈以諾夫斯基底關係是非常直接的，因為在米哈以諾夫斯基底本身的固有性格已然算是傑出了。正如我們的整個的發展一樣，農民底要素是契爾諾夫派底基礎，但這基礎，只是在幼稚的，半知識的，從鄉村與城市的小資產階級，或是在過於成熟的與痛苦的知識階級裏面間接得來的。契爾諾夫派底全盛時代必然地只一會便轉瞬即逝。當士兵，工人，農民已經發動一個二月暴動的時候，顛覆了一年的義勇兵們，大學生們，學生軍，乃至於反動派，推翻了勾結的委員會，乃至於一切的極狡猾的份子，而且已投到德謨克拉西的全盛時代的契爾諾夫派於已然形成的裂痕的深處，於是德謨克拉西的頂點陡然在空中一落千丈了。因為這樣的原故，在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間的整個的契爾諾夫派，集中在這樣的請願之下：『延期吧，呵呵只要一刻都是愉快的。』可是這

一刻永遠沒有延長。兵士成了『撤但』了，農民在一切的束縛下解放了，而且即使學生軍爲他們的崇拜的二月革命而戰，其結果，祇是使契爾諾夫派脫掉了它的多摺的長袍，而且從美麗幻想之頂點走入實際的地下生活感到困難。

農民底要素是列甯主義底基礎。正如俄國普羅列塔利亞和我們整個的黨底基礎是一樣的。使人歡快的是在我們的歷史裏面不僅是有着忍耐與熱情，而且也是有着實際行動的精神。農民們不僅僅是有偏見，而且也有認識的能力。一切的行動的勇敢的，權勢底憎恨的，蔑視懦弱之諸特點，一句話凡此一切實際行動的要素，在社會變革的進程中與階級鬥爭底動力學中所證明的，都能够在布爾塞維克主義中找到他們的表現。農民的力量在這裡被普羅列塔利亞反映着，在我們的歷史裏面最強的动力學的力量反映着，而且不獨是在我們這裡，而且列甯對有這種屈折情形作了一個合法的表現。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列甯是民族底力量之領導者。契爾諾夫派反映着這同一的民族底農民的力量，但不是從頭反映——特別地不是從頭反映。

這段一九一八年正月五日（解散憲法會議）的悲喜劇的插話，是列甯主義與契爾諾夫

派底理論上之最後的衝突可是僅僅的理論上的衝突因爲沒有實際地衝突除了用許多臘燭和許多夾肉麪包做出武裝的姿勢以外，只有「德謨克拉斯」或後衛底可憐的示威運動而已。先驅的故事已然紛成碎瓦了，賤價的勳章已經摘下來了此種誇大的實際上的力量祇是證明它本身的愚笨的弱點而已完了！

【註】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進化思想之普及，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之飢饉，一八四七年之恐慌和物價騰貴——此等原因相合，即使資產階級王，完全無信用。巴黎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召集勞動者於巴黎幹部同年同月二十四日勞動者和軍隊衝突之後革命佔了勝利。國土逃亡。資產階級組閣亦不得不。社會主義者路易·布蘭和鴉爾伯爾加入政府。二月至三月國會中各階級互爭。直到革命無產階級之「兄弟會」努力參加。二月二十三日巴黎暴動。六月十五日布浪葵派暴動。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已將盧森堡委員會職解散工廠，使失業者入軍隊或歸田。六月末又開始暴動。二十四日政府軍隊殺暴動者一萬人。共和主義底將軍卡芬納克指揮軍隊，三日間之戰鬥後勞動者階級革命，就沒落於其最勇敢的戰士底血泊裡。共和主義的或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白替真正殺戰共和主義者底路易·拿破崙開路。路易·拿破崙被選爲法國共和國大總統。以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底猛烈的政變做了執政，再一年之後做了皇帝。這便是「社會的」德謨克拉斯西威勝了純粹的德謨克拉斯西的一段揮話。這時布浪葵入獄，路易·布蘭和其餘大多數底社會民主主義者都亡命了。二月革命是因爲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者不一致。

及缺乏革命的經驗，終於失敗了。馬克思說：「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暴動。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是民主的小資產階級的暴動。每個暴動，都是完成這個暴動的階級之基本式的反映。」

【註二】二月革命——三月十二日、俄歷二月二十六日。聖彼得堡各營軍隊兵變，民衆被彼得洛保羅夫監獄。彼得堡蘇維埃成立。俄皇內閣閣員被捕。國會成立臨時委員會。三月十五日俄皇尼古拉第二退位。以皇室美海爾執政。臨時政府成立。黎沃夫爲總理。同月二十二日彼得堡蘇維埃下令實行八小時制。並宣言要求無賠償無割地的歐戰和議。四月十六日，列寧歸國。五月三日，布爾維維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反對續戰。工人大示威反對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米爾可夫的外對外國戰爭之通牒。同月十四日臨時政府改組爲聯立內閣。克倫斯基以陸軍總長名義，下令進攻德國。繼而戰爭。七月一日彼得堡大示威，反對改良派的政府。同月十七日，彼得堡工人兵士武裝暴動，反對臨時政府，要求「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是爲七月之役）。十七日武裝暴動被鎮壓。三十一日，各政黨開聯席協議會，決請克倫斯基爲總理。繼內閣。八月五日克倫斯基政府逮捕托洛茨基及盧那卡爾斯基。九月九日，高里諾夫將軍叛變共和。十二日克倫斯基自任海陸軍大帥。爲戰時總司令。十四日，臨時政府至此始宣言確立共和制度。十月八日，托洛茨基被選爲彼得堡蘇維埃議長（托氏係九月十七日釋出）。二十日，彼得堡蘇維埃之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十月革命爆發。二月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倒台，克倫斯基出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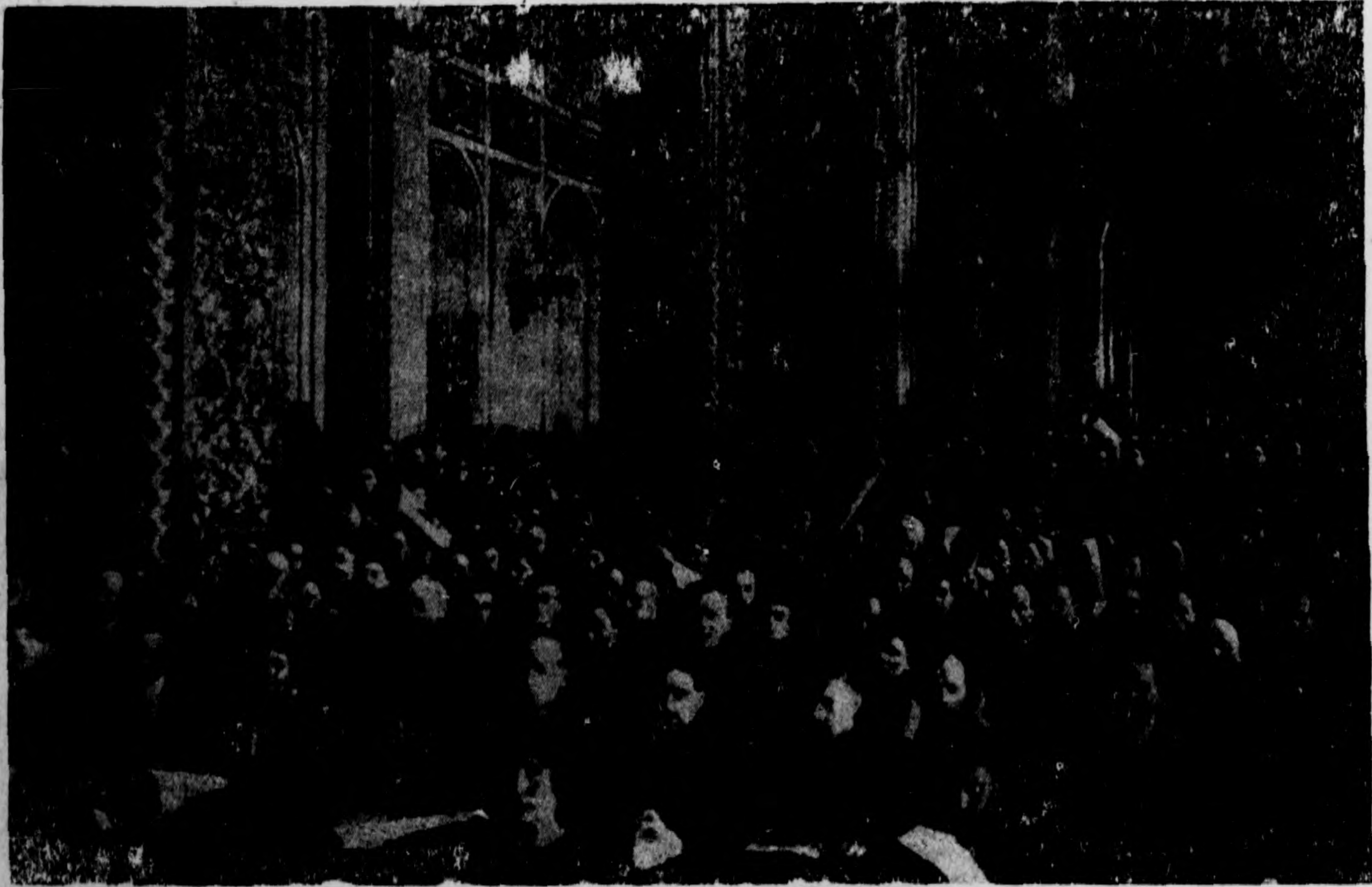
【註三】蘇非亞·比羅夫斯卡亞 (Sofia Perovskia) 女恐怖黨人，與謀殺沙皇和其官吏時演重要腳色的幾個恐怖黨人。實立亞波甫 (Shalobov) 與亞歷山大·米哈依洛夫 (Alexandre Mikhaïlov) 合作，想用火藥轟炸掉冬宮。他們於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捕。翌日，三月二號，亞歷山大二世被殺。這些恐怖黨人遭了絞決。要想正確地

知道這些虛無主義者或恐怖主義者的生活是很難的事，他們的歷史似乎還沒有被人寫過。據說中譯本「世界革命婦女列傳」(楊蘇譯，春潮版)有關於蘇菲亞一段，可參閱。

【註四】黑爾德(Herrn, 一八一二—一八七〇)是生在莫斯科的一個富家裏，母為德人，受古典教育。一個法蘭的移民，一個德國的家庭教師，一個俄國最熱愛自由的先生。他雖受過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但仍然是百科全書的追隨者與法國大革命的歌頌者。他從那在一八四八年春天抱住了全歐州的革命的青春狂熱裏生活過來，也從所有其後的失望裏那在巴黎六月大屠殺中生活過來。其後在巴黎與蒲魯東辦過雜誌「人民之友」(La Voix du Peuple)及後又辦過「北極星」及「星」等雜誌。在農奴解放的前夜，他的思想嚴重地支配着當時的俄國社會。到另一個時代，即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到來，將黑爾德的自由主義代替了。一八七〇年中在巴黎，他孤寂地死了。

【註五】一九〇五年革命——一月二十二日加朋率領工人數萬赴冬宮請願，俄皇衛隊開鎗圍擊，死一千二百十六人，傷五千人。二月，社會革命黨刺殺皇子謝爾格衣，此後直到十二月，各地罷工示威陸續不絕。四月到十月，各地農民開始暴動。是年地主邸宅被焚者二千餘棟。民主主義的知識階級到處召集政治集會，資產階級也要求立憲。屬次請願。十月十日莫斯科總同盟罷工。二十四日，彼得堡總同盟罷工。二十六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第一次成立大會。二十九日蘇維埃命令全俄國總同盟罷工。十一月十五日，第二次全俄國總同盟罷工。十二月九日彼得堡蘇維埃議長普爾托海茨基等罷任。十二月二十二日，莫斯科人民武裝暴動失敗。

【註六】尼古拉·契爾尼什維基(Nikolai Chernyshevsky, 一八二八—一八八九)政論家，批評家，著名社會小說「涅察琴」的作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全俄無產階級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克林里宮開幕



列寧布哈林，與齊諾維埃夫合影

組織政府

在

彼得堡的政權我們已經奪取過來了。因此便發生了組織政府底問題。

「我們將用什麼名字呢？列寧高聲的提出這個問題。『不要用總長這字，因為那是一個討厭的破舊的名稱。』」

「我們可以用委員們這名詞。」我提議，「可是委員們真是用得太多了。也許來一個執行委員這個名稱吧……不，『執行』念起來，聲音不大順口。來一個人民委員這個新名詞不是怪好的嗎？……」

「人民委員這個新名詞麼？正是我要說的。我歡喜用這個名稱。至於整個的政府底名

稿呢？」

「人民委員會，好不好？」

「人民委員會」列寧重複了一遍。「那真是一個怪漂亮的名詞呀。這名稱真帶有革命的氣味呢。」

我的確地記得這最後的一句話。

經過這次磋商以後，又繼續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威克謫爾及其他的幾個人討論。關於這件事我可能地略略報告一下。我僅僅記得列寧對於威克謫爾底無恥的要求表示非常的憤怒，而對於被這些要求所感動的那班在我們之間的人他一樣表示他的非常的憤怒。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因為我們有求助於威克謫爾的原故，不得不和他們繼續商量。

在同志卡米利也夫底提案裏面，關於對士兵的死刑克倫斯基所實行的這條法律，應該明令廢止。我不復正確地記得清楚，卡米利也夫是在那裏提議的；也許是在革命的軍事委員會提議的吧。顯然地那必然地是在十月二十五日的週早。我記得在開會的時候我也出席的而且對於這個會議並沒有反對。列寧還不會到會。那顯然地是在他到司莫尼院去

住以前的事。當他聽見了這種立法的行爲的時候，他勃然大怒起來。

「那簡直是瘋了，」他重覆着說，「我們不殺人怎樣能完成一個革命呢？如果你不武裝起來，你相信你能够戰勝你的敵人嗎？那麼你有什麼鎮壓的方法呢？監禁的方法麼？在資產階級底戰爭的一時期中，當每一個黨都希望勝利的時候，對於監禁的方法，有誰去給以任何的注意呢？」

卡米利也夫試想證明這只是克倫斯基特別地想利用賞罰士兵的一個死刑底廢止的問題而已。可是列寧並不因此息怒。那對他是非常明白的，就是我們面着的這法令並不會是空前的許多困難底中止。

「那是一個錯誤，」他重覆着說，「一個不可否認的弱點。温情主義者的幻想……」他立刻想提議修改這條法令。我們告訴他，這樣做將會形成一個非常地辣手的印象。最後，某一個人說：「當沒有其他方法可想的時候，最好的方法當然只有借助殺人這一個手段了。」這個問題便是如此作了結束。

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門雪維克派的機關報，從革命以後的第一天起，就做豺，狼，及

瘋狗式的一種異口同聲的合唱。『羅伏歐·胡冷耶』報試想打着『愛國的』官腔，而且把夾在牠的兩腿之間的尾巴死命地搖着。

『我們難道不養馴這羣狗來嗎？』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一有機會便這樣問。『爲了上帝的原故，那應該是什麼一種特克推多制呀！』

各報紙曾經特別地採用『偷與被偷』這類的字眼，而且使盡各種方法，在格言詩篇，乃至於成語裏面引出來故意曲解這些字眼。

『而現在他們將不至於釋放這個小偷了。』某一次列寧以一種滑稽的失望的態度這樣說

『這樣字眼是從什麼人那裏引出來的呢？』我問。『或者是他們造出來的嗎？』

『不是的，有一次我的確用過這些字眼。』列寧答。『我講過旋即忘了，而他們便抓住這些字眼來完成一個整個的手段。』他做了一個滑稽的姿勢說着的。

關於列寧知道得相當清楚的每一個人能十分知道他底最強的部分底一點，是從一件事物的外形去辨別它的實質底能力。可是無論如何這是不矛盾的，就是他也非常估價

形式的這事實，因為在心裏他懂得形式的底力量，而且因此改變這形式的到事實的了。從臨時政府已經瓦解的那時期起，列寧對於政府的不論大事或小事，都一概服役。我們仍然沒有工具，和農村的聯絡是很缺乏的；各（公司銀行）的僱員正在罷工；威克馮爾已經把和莫斯科聯絡的電話線割斷了；我們既無金錢又無一支正式的軍隊。列寧用政府的名義發出指令、法令，乃至於許多的命令來絕對地把握住一切。不用說，他比從迷信的固執到一種形式的誓言的任何一個人都要活動得更遠些。他曾經太明白地認識，我們的權力是置放在被羣衆被彼得格勒等地方建築起來的新的聯邦共和國的機械上面的。可是要從支離破碎的政府的各機關的上面，和從下面的生產工作做一種聯絡的事功，形式的力量這句話是必要的。政府，這個名詞，時至今日是一個僅有的概念，可是到明天或是日後將成爲一個有權力的字，而且其結果，必須工作得使今日成爲權力。這種形式主義在訓練我們自己的同志這點上，也是必要的。通過暴風雨的變動，通過革命的臨時編成的最早普羅列塔利亞的軍隊漸漸地是延長一個政府的機能之線索了。

在司莫尼院的列寧底辦公室和我底，是在屋子裏的後面對過。這條與其說是聯絡我

們不如說是分開我們的走廊是過長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開玩笑地說必得弄一輛自行車來往才好。我們是用電話來往的，而水兵們大概是從列寧那裏帶着許多重要的通告跑來。在許多長紙條子上總有兩三句意味深長的句子，每一句正確地組織起來而最重要的字句則不止兩三次的圈點，並且在最後的一個問題也是直接地針對着要點的。一天總有若干次，真像一個蜂房似的，我走這條無窮盡的走廊經過到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房裏去。軍事的問題是談商中的中心問題，外交部的事務，我已經完全移交給同志馬爾金和沙爾金了。我局限於我自己去設計一些煽動的公文，而且去會一些民衆。

德國的攻擊出現許多最困難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意思要解答，而且我們也不必找尋這些意義裏的最纖細的思想，或是我們如何才能建設這些意義。是我起草這個宣言的。『社會主義的祖國是在危險的狀態中了。』這句話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討論過。以國際主義底新生這呼籲的字面會使後者覺得驚駭。在另一方面，列寧對於這句話澈底地表示贊成。『那是證明立刻從我們的休止到祖國的防禦的這種證明，到了一百八十度了。那是非常正確地說明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在這草案底最後幾點中的一點，有任何

人要給敵人幫助立即處以死刑底這問題。這個被一陣怪風捲入革命並且加入到人民委員會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斯坦因堡對這種苛刻的威脅認為會破壞這種『呼籲底情緒』而表示反對。

『恰恰相反』列寧叫了起來。『這裏充滿了真實的革命的情緒——（他滑稽地以加重的語勢來代替）你覺得沒有了這最激烈的革命的恐怖手段，我們能夠勝利嗎？』

在每一次非常的情形之下就是在這種時期中，列寧特別着重恐怖底絕對的必要。一切傷感性，中庸性，或是緩慢性底徵象——而且凡這些即使是以一種輕弱的形式表現的——並不會激怒於他，而且對於他們自己，只是一種徵象，就是即使工人階級底諸領袖仍不會完滿地評價若干未之前聞的只能被同等地未之前聞底能力底手段才能解決的許多困難的問題。

『他們』列寧指對敵人而言，『是面着失去一切底危險，而且不獨此也，他們曾經有幾十萬去到戰場上的人們滿足而堅決的官員們只是預備得到勳章，做資產階級，地主底承繼人，嗒警察，或是富農，等等的事，而且這裏有，恕我這樣的表現，許多想像我們

必須以和愛及仁慈去完成革命的「革命家們」，可不是嗎？他們去到什麼戰場上呢？他們了解什麼是狄克推多制麼？如果你是一個弱不經風的人的話，將會成功什麼一種狄克推多制呢？

我們從他那裏聽到如同長篇激烈演說每天總不止一打的次數，而且凡此講話都是常常在這些贈品之間老要針對着希望「和平主義」底某幾個人而發。當他們談到在他面前的革命和狄克推多制，特別是如果在人民委員會會議席上談到，或是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或是猶疑的共產黨員們在場的時候，列寧從不放過機會去這樣批評的：「我們有的是一種狄克推多制在那裏呀？請把它指給我着。我們看見的是一種混亂狀態，簡直無狄克推多制可言。」

他是非常歡喜用「混亂狀態」這字眼的。「如果我們不豫備殺一個反動派或是白軍的話，那是什麼一種大革命呀？你只要去看看資產階級的走狗們在報紙上關於我們如何的誣毀着就得了！現在還有什麼狄克推多制存在嗎？什麼也沒有，只是空談與混亂而已。」這些講話表現他的實際的感情，可是在同時這些話有兩重的深意：按照他的方法說來，列

黨孜孜從事於領導的工作，意識的工作就是說只有通常的強烈的諸手段才能拯救革命。新政府機關底弱點在德國開始攻擊的時期表現得最爲明白而顯然。『昨天我們在馬鞍上依然鞏固』當列寧只和我在一塊的時候便這樣說。『而今日呢，我們僅僅是很快地把握住了鬚毛。可是那也是一個教訓，而此種教訓不能因爲我們有可詛咒的疎忽的結果而失敗。如果我們不願被奴役的話，我們必須做的是，去建立秩序而且真實地去攻擊！將是一課非常好的教訓，如果……如果僅僅是德國人，和白黨勾結的話，要傾覆我們是不會成功的。』

『噯』有一次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十分突然地問我，『如果白軍把你和我殺了的話，布哈林和斯瓦爾德維夫將會諒解麼？』

『也許他們將不會殺我們的』我滑稽地答。

『鬼曉得』列寧說着而且自己笑了起來。這次談話便如此作了結束。

在司莫尼院的某一間屋子裏舉行參謀部務會議。那是一切設備最混亂的時候。一個人永遠不知道是誰做管理的事，是誰發號施令，而那個做什麼事又最適宜。這裏已然提出。

種第一僱時期中，普通的訓練裏面，軍事專家底問題，因為曾經和克拉斯諾夫打了一仗的原故，關於這方面，我們已然有了一點經驗，當我們使梅拉維埃夫團長做指揮官，而在他的

一邊，他已經命令在派可夫未到任以前着瓦爾登團長去指揮作戰，四個水兵和一個士兵被命令派去保護梅拉維埃夫，而且命令他們不得輕易把手槍放手，這便是原始的委員們底制度，到某種限度，此種經驗也算是至尊的作戰會議底系統底基礎了。

「不要嚴厲去推測，乃至於試驗軍事工作人員，那麼我們將不能革除此種混亂的情形，」當我已經加入參謀本部工作的時候，每次我都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講過。

「那是顯然地不錯，可是他們一定地將會叛變的呀。」

「那麼我們必須指定一個委員去監視每一個人好了。」

「你最好是派兩個人去監視他們好了，」列寧叫了起來，「而且是兩個得力的人，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呀，因為我們沒有兩個強有力的共產黨同志呀。」

如此開始了至尊的作戰會議底系統。

將政府遷移到莫斯科去底問題沒有惹起一點糾紛，那好像是把會打下十月革命的

礎石的彼得格勒要遺棄似的。工人們將不會理解這事情的。司莫尼院曾經成爲蘇維埃政權底象徵，而現在他們居然提議不要它了，等等的話。

列寧已然實際地離開他自己來答覆這些反對的意見：「你們能以傷感的愚蠢態度來蒙蔽革命底命運底問題嗎？如果德政府只來一個簡單的圍城，把彼得堡爲其已有，更把我們一網打盡的話，那麼革命是完了。在另一方面呢，如果政府已然遷到莫斯科去了的話，那麼彼得堡底陷落，僅僅是一個嚴重的局部的打擊而已。你不去觀察和理解這事，那麼怎麼會是可能的呢？況且，如果我們在現在的情形之下仍默在彼得堡的話，那麼我們必然增加它的軍事的危險，而且在同時更會促起德政府去佔領彼得堡的野心。相反地，如果政府是在莫斯科的話，那麼去佔領彼得堡的嘗試必是無比地減少了。去佔領一個饑餓的革命的城池，而這種佔領是並不能決定革命與和平底命運的話，那會有多大的益處呢？說司莫尼院是有着某種象徵的意義，這是多麼一種無聊的話呵！司莫尼院僅僅是爲司莫尼院有着我們在裏面呀。以此，那麼我們在克林里，一切它們的象徵意義都會搬到克林里來的呀。」

最後，反對的意見被克服了。政府遷到莫斯科去。我留在彼得堡一些時會，我相信，是担任彼得堡革命委員會主席底職務。在我到了莫斯科以後，我在克林里，在所謂嘉華里耳底翼式的房子裏面，會見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此種『混亂狀態』就是無秩序乃至於紛擾的狀態，並不下於在司莫尼院的時代，對於馬斯高維特之爲勝利而戰，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善意責備他，而且一步一步地，他計劃去緊張地控制他。

不如說是常常在各個獨立的部分改造的這政府，用許多命令作一種狂熱的發展。人民委員會底各部，起初便以最大的比例呈現了臨時立法條例底全景。一切曾經在一個開頭起始，一切曾經從地下壓榨出來。我們不能夠找尋『前例』，因爲這是在歷史上未之前見的。即使是一些最簡單的問題，因時間底缺乏，而感到困難。這些問題達到革命的研究底發展，就是說，在一種不可思議的混亂狀態中。無論大事小事都非常地混雜在一堆。較少重要的實際的諸問題都能引到最複雜的原理底問題上去。並不是完全，完全無意義的，命令是一致的，而且列寧不止一次地笑過，甚至於是公開地笑過我們的命令底效果之不一致。如果即使從重大底實際的事業上，去觀察此種奇蹟，那麼在結局上，凡這些矛盾之點

已然會在革命的思想底工作裏面消失了。換了話說，即以法律指出爲人類諸關係底一個新世界底許多新路線來。

那是依然可以說，此種整個的工作底方向是有賴於列寧的指示的。他不倦地在人民委員會會議席上，一次起碼總要做五六個鐘頭的主席——而且這些會議在初期總是天天開的——挨次一個問題到一個問題的討論，並引領辯論，仔細地用他的錶分配每個發言人的時間，可是到以後使用一個主席用的時計（或是秒鐘）來計算時間了。

普通的一些問題是毋須什麼預備便可解決的，因爲凡此諸問題已然經過詳細闡明，從來用不着宕延的原故。在辯論底開始以前，非常普通的是，對於問題底本質，做主席的也正如做人民委員會會議的議員一樣的不知道。可是這些討論常常是簡單而扼要的，開端的報告是只需五分鐘到十分鐘就夠了。而況主席引領會議走入正確的方向去呢。如果這次會議是十分值得注意，而且如果在到會的人裏面有了任何一些專家和特別是任何一些不熟悉的人們的話，那麼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就要借助於他的某一種最愛做的姿勢：他把他的右手好像盾牌似的擺在前額，而且從他的手指裏面去看那些報告者們，特別是

離着會議席上的委員們，那意思，是和「從手指的隙縫裏面去看」的表現恰恰相反，就是說他反而非常尖銳地仔細地防守着。在一張窄紙條子上面，用一些小寫字母寫着（那是多麼經濟呀！）發言人的名單。一隻眼睛時時刻刻貼在桌子上面守着時刻，以備去喚醒發言人，這是應該停止發言的時候了。同時，主席很快地作好了一條結論，凡此對於他，覺得在進行辯論中，在議決通過的手續中，是非常地重要。普通地說，加之列寧底這種行徑，既可節省時間，又可以用他得來的各種報告送給議會的委員們以短的備忘錄。這些備忘錄將代表一種非常浩瀚乃至於非常有趣的通信的要素，在蘇維埃法律底技術上的確如此。因為主席疏忽地毀掉了記載答語在背面的備忘錄的原故，它們底一大部份是毀掉了。在一定的時期，列寧高聲地誦讀決議的諸要點，凡此都是常常故意地緊張乃至於教育學的——按次去加重語勢，去使之顯著，去拒絕任何修改；不管此種辯論已告終結，或是走入實際的動議或補充底具體的方面也好，都要如此。因此列寧底「要點」是各個命令底基礎。

在其他的必要的許多固有性中間，此種工作需要的是一種堅強的創造的想像力。這句話初看起來好像是難於成立似的，然而那的確是表現這事件的本質。人類的想像力也

許有若干種：有組織力的工程師之需要多量的想像力是正如一個無限制的虛構小說家所需要的一樣。最貴重的想像力底種類中的一個是。要包括可以插畫人物、事情，乃至於現象的能力。即使你不曾看見它們，也好像是認識它們一樣。生活底整個的經驗底應用與聯繫，乃至於一個八底理論的裝置和在經歷時所把握住的個別的細微的終點，它們發展起來，混合起來，乃至於按照類似底一定的公式化的定律完成起來，因此按次在人類生活整個的具體化裏面，使人類生活底一定的輪廓顯明起來——這就是想像力。此種想像力對於一個立法家，一個政府的工作者，乃至於在革命時期底一個領袖，都是不可缺少的。列寧底力量以一種非常重要的程度，安放在他的寫實主義的想像力底力量裏面。

列寧底目的底正確常常是具體的，——不然的話，就有名無實了。我相信，在「火花」時代，列寧第一次就表現此種思想。即在政治的行動底複雜的桎梏中，你必然常常能找出，按次去把握重要問題的關鍵，及給以整個的連絡的方針。不久以後，列寧也常常還原到此種思想。即使是在同樣的關鍵與圈套的情形中。此種方法從意識底範疇裏通過，即是此種方法已然走入無意識中去，而且成爲第二種性質了。在特殊的批判的時期中，即是鬧着一

個非常可靠的或是危險的戰術的地位底變遷的問題的時候，列寧容忍着延擱其他一切不重要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此種行徑必然地斷不會被理解的，因為他曾經把握在唯一的主要的特點中的中心問題，而對其他一切瑣碎的事情置若罔聞。十分相反的是，要是在他的眼前有他考慮過的問題的話，便不能延擱了，在一切的問題底具體化中，從各方面去把握住這問題，並研究一切瑣碎的事，那麼現在即使有第二個人，重新按次去接近這問題，而找出一個攻擊之點並強對此問題加以疑難的話——他便會追溯，說明，着重，統治，乃至於駕馭這問題了。可是凡此一切皆附屬於『連續的關鍵』之中，而此種『連續的關鍵』他是賴以用來判斷重大的問題。他不僅僅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可以影響及於中心問題的一切事情攔在一邊，而且對於足以擾亂他的注意力和危及他的努力的一切也攔在一邊。在特殊的批判的時期中，他對於不能引起他的整個的興趣的問題底一切，已然好像是聾了瞎了似的了。如果別的人是說得正確無誤的話，只有發生了其他的一些問題的時候，他才覺到是他本能地落後的一種危機。

當某種生死關頭的時期已然圓滿地過去的時候，列寧因了某種或其他的原因總常

常要叫了起來：「可是我們曾經十分的忘記去做某幾件事了呀……當我們已然整個地致力於主要的問題之解決，我們曾經種下一個錯誤了呀……」而他們常常如此答覆：「可是此種問題已慢慢解決了，而且確實地連議案都做了，只不過是你關於任何此種問題都沒有過問罷了。」

「是的，真的嗎？」他會這樣答的。「可是我簡直記不得了。」

於是他滑稽地笑了一笑，而且帶點「意識地」用手從上到下晃了一下，做了一種特殊的姿勢以表示他的特性，那好像是說：「一個人不能在同時決定一切的事情呀。此種『缺點』只是一切他的力量底最大的內心的動向底他底天才底反面而已，而且確實地，這天才使他成爲歷史上的最大的革命黨員。」

在一九一八年正月所寫的列寧底關於和平的論文，他說：「爲了取得俄國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原故，至少幾個月的時期是必要的了。」

現在好像覺得這句話是十分不可思議的，是不是一個錯誤呢？不是幾年或是幾十年的意思麼？不是的，那不是一個錯誤。你或者能够找到同樣體裁底列寧底一批其他的文

章我非常清楚的記得，在第一個時期，在司莫尼院舉行人民委員會會議的時候，伊里基重覆地說過，就是在半年之內社會主義便能夠統治起來，而且我們將成爲世界上的最大的國家。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們，而且不僅僅是他們，關於每個意見都舉手表示疑問和驚奇，可是畢竟他們是不敢作聲了。從現在起，列寧需要訓練每一個人去考慮愛護他們的社會主義者的組織之一切的諸問題，並不是在「目標」的遠景中，而是在今日和明日裏去愛護。

在此種尖端的地位底變遷中，他把握住如此對他特殊的方法，去着重這種極端手段。昨天我們說過社會主義就是目標，可是今天的問題是，如何思考着，磋商着，乃至於行動着，在此若干日月中，社會主義底統治才得安全的問題。那意思也只是說這只是一個教育學的方法麼？不是的，並不如此簡單。除教育學的能力以外必須加上一些什麼：列寧底堅強的理想主義，他的強烈的權力意志，凡此都是在兩個時代縮短終點底最後的變遷，而且到一定的目的計劃得更爲接近些。他相信他所說的，而且因爲社會主義底發展的此種想像的半年的延期是正如代表列寧底精神之機能一樣多地，他的實在的收獲把握住今日的每

個事實。此種人類發展底強有力的可能性底深刻與穩固的深信，是爲你能够而且必須付任何代價去犧牲，乃至於受苦而不惜的深信，這便常常是列寧底心理組織底宗旨。

在此種非常困難的環境之下，在此種每日勞作的疲勞中，在代表們乃至於一切的其他的可能疑慮裏，被資產階級的戰爭圍困着，列寧以最大的小心通過蘇維埃的憲法而工作，以一個無產階級在農民社會專政底原則上的諸問題，來嚴謹地調和政府機關底最小的實際的必需品。

憲法會議因或種其他的理由，決定去改造列寧底『生產者底權力底宣言』並且使之和憲法底底稿一致。當我從前線回到莫斯科的時候，我從憲法會議底其他文件一起，接到變形的『宣言』底大綱，至少是刪改了一部分的『宣言』大綱。在只有列寧和斯瓦爾德羅夫在座的列寧底辦公室裏面，我曾經熟悉這個宣言的。他們正做着蘇維埃會議底準備工作。

『可是怎麼這個宣言已經改了？』我問憲法會議底領袖斯瓦爾德羅夫。
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很有趣地抬着頭。

「哼，因為憲法會議恰好發現這個『宣言』包括了有和憲法衝突的地方，及有正確敘述之點呀，」賈珂夫·米哈以諾維支答。

「以我的意見看，那簡直是胡說，」我答。「這篇宣言已然曾經被接受了，而且曾經成爲一種歷史底文獻了——而現在又把它變更是什麼意思哈？」

「那是十分對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插進話來。「我也覺得，他們處置此種問題是十分不必要的，讓年青人不欺詐的和散亂的生活好了。他可以做什麼就做什麼得了，他還是革命底子孫呀……如果你把他送到理髮匠那裏去的話，他恐怕是更難好點。」

斯瓦爾德羅夫試想「義務的地」站在他的憲法會議底決斷一邊，可是不久他就同意於我們了。我認識不止一次地反對過憲法會議底議案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並不會因爲他是作者的原故，而顯明地以鬥爭的方式來反對「生產者底權力底宣言」的修正。可是無論如何，他是樂意於在最後的關頭突然地表示推翻的意見之「第三者」的幫助。我們三個是不主張修正宣言的，而這可寶貴的年青人終於被理髮匠遺棄了。

蘇維埃立法底發展底研究，致使它的主要的意旨和分歧點顯著起來，並且革命底本

身底路線和階級裏面的親屬關係之聯絡，表現一種驚人的重要的事業，因為其結果，可以使其他各國國內的普羅列塔利亞能夠，而且必須得到這種最大的實際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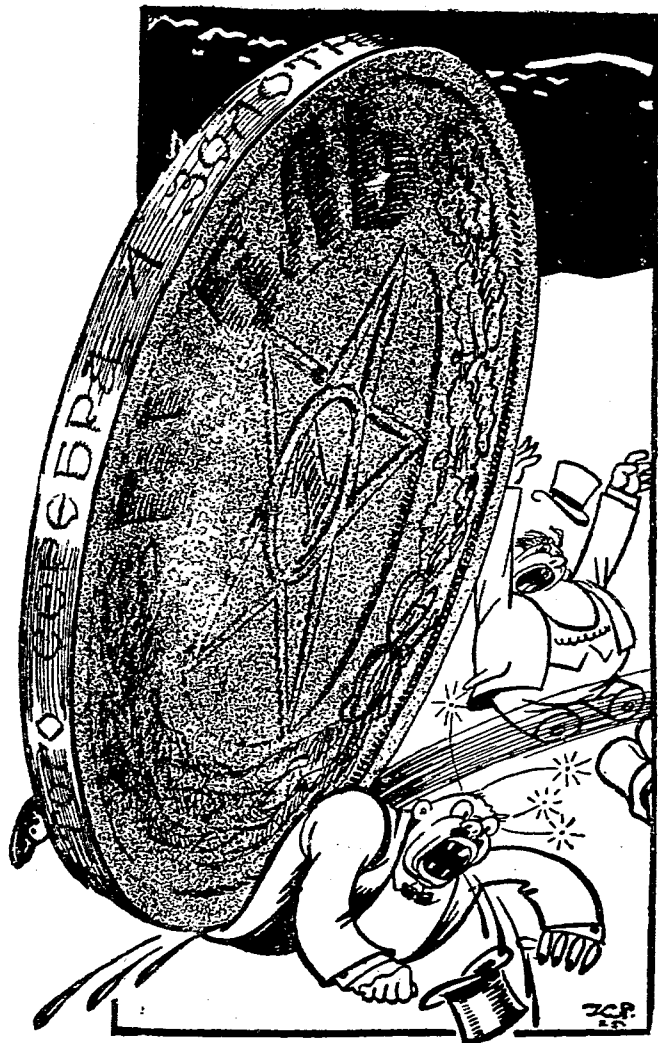
這種蘇維埃法令底綜合，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形成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列寧全集底並不是不重要的一部分。

【註一】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是現代社會科學界一位最有權威的學者，他是一個最能以流利淺顯之筆來說明最深奧的理論之人，並能通六七國文字，真不愧為頂括括的共產主義的青年理論家。久任俄共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Pravda)總編輯及第三國際主席，對內對外宣傳主義不遺餘力。數年來在黨中援助史達林，前後打倒托羅茨基、季諾維埃夫、加米利也夫等反幹部派，勞苦功高已極。值此共黨多難之秋，史達林理宜對彼感德有加，握手前進，今竟因批評工業計劃及農業政策，賜了他一頂右派機會主義者的高帽子，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共產國際第十次擴大會議議決，即日解除第三國際主席團中的職務及真理報職務。布氏乃學者，所謂知識份子，是托羅茨基在『我的生活』說得好：『布哈林是一個影子』，永遠總要附着在一個人身上。氏著書頗多，最著者：『唯物史觀的理論』(中譯本凡七個，以許楚生譯，北新版較可靠)及『有階級經濟理論』(鄭佩譯，水沫版)、『轉形期經濟學』(潘懷素譯，北新版)及『共產主義ABC』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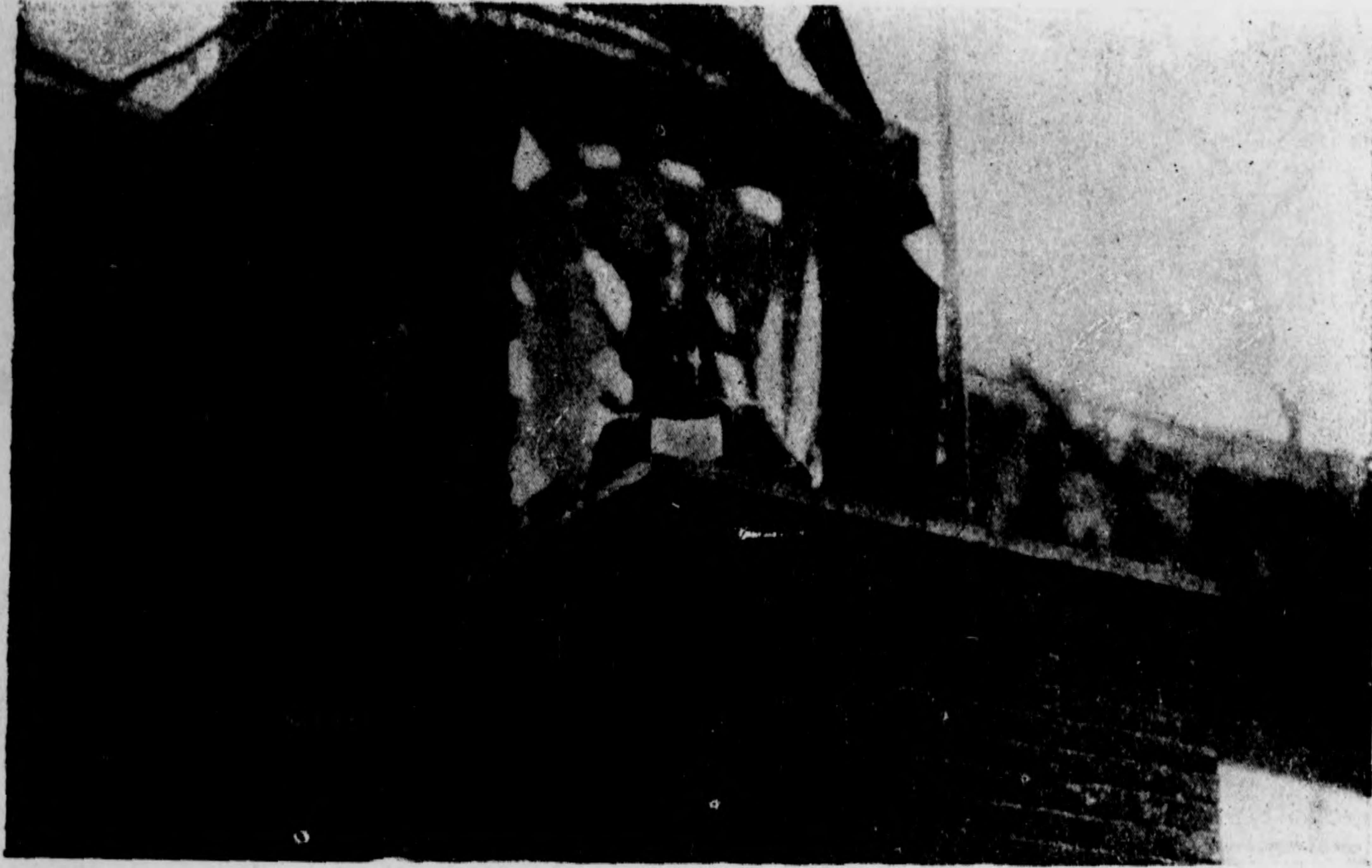
【註二】四月綱領：這個綱領規定布爾雪維克須將資產階級革命轉化為無階級革命的任務，指示無產階級

由推倒資產階級以完成革命的進路，綱領上所揭示的要求如下：

1.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2. 即時締結非併合非賠償之民主的共和。
3. 絕對反對羅曼諾夫王朝的復興。
4. 絕對反對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
5. 打破二重權力。
6. 樹立工人、兵士、農民蘇維埃共和國。
7. 即時召集憲法會議。
8. 軍隊的民主化——組織兵士委員會。
9. 反對探奪的祕密國際條約。
10. 廢止大土地所有，由農民委員會管理。
11. 農民蘇維埃之外，組織農業無產蘇維埃。
12. 一切的土地收歸國有，由蘇維埃管理。
13. 銀行國有，工業新添加的統制。
14. 由蘇維埃進行生產分配的管理。
15. 排擊第二國際，建設第三國際，改稱無產階級政黨為共產黨。



Nep
(諷刺畫)



克林里宮前之紅軍總司令托羅茨基

捷克斯拉伐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

在

在一九一八年底前期加之於我們身上的是很重的負擔。有一個時期中，每個人都有一切都是錯誤和速成的感覺，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值得趕快去把握了，也沒有什麼事情能夠爲自身幫助的。一方面說，假如沒有十月革命，國家老早就會腐化了，那是明明白白的。可是在另一方面說，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你會無意識地提出是否直到新政府大權在握，這種疲乏的，散亂的，絕望的國家底生命力才會終結呢？糧食既不在手中，也沒有軍隊。黨政機關正是在團結起來。反革命者們到處想蠢動起來。捷克·斯拉伐克的軍隊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威權似的矗立在我們的國土之上，我們對於他們幾乎是不能企圖對立。

當一九一八年的一个非常困難的時期中，有一次，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對我說：「今天有一批工人代表團來會我，聽了我的一席話以後，他們之中有一个就這樣說：『任誰也和你的見解相同，列寧同志，把資本家趕出去吧。』你是知道的，這樣的話我還是第一次才聽到呢。我自己承認，我真是被難到了，簡直不知道如何去答覆。如果那是沒有懷着惡意的徵候，沒有門雪維克的含義的話，那麼一定是一種不安靜的朕兆了。」

當列甯談及這段插話的時候，他感覺比之於不久以後傳來了前方卡慘被攻陷乃至於謠傳立刻就要危及彼得堡的消息，還更惱喪些，驚奇些。因為那也是不難理解的：卡慘乃至於即使是彼得堡被破城的話，我們仍能克復轉來的呀。可是工人底信任才是黨底重要的基礎呀。

「我有這樣的感覺，」於是我對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說，「就是國家已然通過了恐怖地猛烈的一場大病之後，現在所需要的是較好的調養，休息和看護，才能夠活着。乃至於復元，現在只要受了一點最輕微的打擊都能够顛覆我們的。」

「我也是這樣的覺得。」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答，「一種可怕的貧血症呀！現在只要

有一種另外的打擊都是危險的。」

無論如何歷史注定捷克斯拉夫克的軍隊擔任此種危險的打擊捷克斯拉夫克的先頭部隊並沒有接觸地便直穿進了俄國的紛亂的東南部，並與社會革命黨徒們和仍帶白色的其他的英雄們聯絡。雖然布爾雪維克已經在各地得到了政權，而在國內的組織卻依然是非常鬆懈。這是不足奇的，應該認識十月革命僅僅是在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兩地真正完成了呀。正如二月革命一樣，多數的省份，十月革命只是以電報來完成的。因為革命已經在京城發動了的原故，各地才慢慢地沉澱起來。弛緩的社會的行動，過去的一部分的當事者抵抗能力底缺乏，在革命的這一方面看也是一樣，其結果必然形成一種欠堅實的團體無疑。捷克斯拉夫克的軍隊的侵入是逐漸變更形勢的，起初呢，是反對我們，最後呢，無論如何反而是贊助我們了。白軍固然得了軍事上的實際的勝利，而其結果呢，反而首先開始了紅軍底一種實際的革命的定形的勝利。那簡直可以說是捷克斯拉夫克的軍隊之出現，伏爾加流域才真正完成了它的十月革命的呢。可是那並不是同時一齊發生的。在六月三號，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把我叫到軍事委員會去。

「你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麼？」用了表示他的興奮的抑制住的聲音，他問。

「不知道，什麼事情呀？」

「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已經在梅爾巴克身上拋了一個炸彈。據報告說他受傷非常沉重。到克林里來吧，我們必須商量商量才好。」

幾分鐘後，我已經在列寧底辦公室了。他告訴了我主要的情形。而且他時時刻刻用電話打聽新的事情。

「美麗的故事呀，實在的。」我說，而且搜集了不能按次找到的消息。「我們不能訴苦於一種單調的生活呢。」

「哈，」列寧不安的笑，「這是布爾喬亞底慣常的醜惡的暴行……」——他諷刺地說着「暴行」這個字——「那是正如恩格斯所插畫的「狂亂的小資產階級」的態度。」

從人民外交委員會，從全俄非常會議乃至於其他的機關重覆很快地打電話對話，發出簡單而扼要的問題與答覆。常常一到緊急的關頭，列寧心裏面同時地工作兩種計劃。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充實他的歷史底的經驗，而且感着興趣地去估價這種新的示威

運動，這種資產階級的激烈派底「暴行」而在同時，作爲一個革命底領導者，他不疲倦地引伸這種消息底線索，而且控制住實際的步驟。報載全俄非常會議的消息云，已發生兵變。

「那好像要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成爲美麗的石頭，我們是被注定非顛躓它不可似的……」

「我曾經想過這件非常的事情。」列寧答。「動搖資產階級底命運正是在這非常的一點上，他們好像是一塊美麗的石頭似的來援助白軍……現在以任何代價都可以，我們必須轉移德國報告到柏林去的內容才行。因爲軍事的衝突的原因是十分足夠的了，特別是你只要考慮一下，梅爾巴克已經繼續不斷地報告我們是軟弱的，只要一擊便可完了……」不久以後，斯瓦爾德羅夫進來了，他常常和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

「現在，」當他笑着致意我的時候，他說，「現在我們必須再把人民委員會改成革命委員會了。」

列寧不一會又接到了其他的消息。我不記得，是否不在此刻還是在不久的以後，梅爾巴克死了的消息傳到了我們，必須到恩派亞戲院去表示我們的「哀忱」。那是曾經決定了

列寧，斯瓦爾德羅夫，還有——我想看看呵——齊采林三人必定要去致哀的。在經過很快地變換以後，我算是從這種責任裏面溜掉了。

「在那裏，我們能够說些什麼呢？」烏拉希米爾·伊里基搖着頭說，「關於這件事，我曾和拉狄克談過，我想要去說『哀忱』的，可是我們必須說『弔唁』才行呀。」

他淺笑了一下，穿起他的外衣，而且平靜地對斯瓦爾德羅夫說：「我們走吧。」他的臉變成石頭樣的灰色了。坐車子到何塞作冷·恩派亞去，去對梅爾巴克伯爵的死獻花圈表示弔唁，對於伊里基，覺得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按照內心的經驗看來，那也許是在他的一生中底最感到困難的一剎那吧。

在這些時日中，一個人是可以學習去認識人的。斯瓦爾德羅夫真正地是不可比擬的——信實的，勇敢的，堅定的，活潑的——布爾雪維克底最好的典型人物。在這些艱難的時日中，列寧學習去了解乃至於尊重斯瓦爾德羅夫。常常，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召喚斯瓦爾德羅夫來並對他暗示這個或那個的迅速的測斷，而幾乎所接來的答覆都是：「要你說！」這句話。那意思是說，這種測斷已經注意到了。我們常常把這句話拿來開玩笑的說：「斯瓦

爾德羅夫也許又要講「要你說！」這句話了！」

「而在起初，我們是反對他加入到中央執行委員會來。」列寧有一次對我說：「我們批判一個人是多麼能陷於錯誤呀！關於這件事我們有過經常的辯論的，可是在大會中，我們得從下面矯正過來，直到變到非常正確為止。」

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底部分的變動使我們失去了政治的同志和同盟者，可是其結果並沒有削弱了我們，反而加強了我們的力量。我們的黨已經是更鞏固地團結起來了。許多委員會乃至於軍隊裏面，共產主義者的黨團底影響格外增加。政府底政策更穩固起來。

捷克斯拉夫克的軍隊底變動無疑地也對我們有所幫助，正如在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底和約以前一樣，此件事可以使我們的黨從憂鬱的狀態中奮興起來。這正是黨開始向東部前線總動員的時期。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和我遣散了仍然雜有左派社會革命黨員的第一軍。雖然那是有點不正確，而已然可以注意的是，將來的「政治區劃」底組織的問題。這其間，從伏爾加傳來的消息是比較的不順利。梅拉維埃夫底反動，乃至於左派社會革命黨底叛變，使當時東部前線處於新的混亂狀態中。這種危機到最後，成爲更尖銳

化的了，可是現在却施行了一種激烈的轉變。

「我們必須下全體向前線動員令了，」列寧說。「我們必須調動覆以『面紗』的各軍擔負作戰，並且把他們投擲於伏爾加火線去。」

我記得，軍隊放着稀疏的步哨來抵禦在西部的德國的佔領區域，才叫做『面紗』。

「那麼德國會怎麼樣呢？」他們對列寧說。

「德軍是不會動的，他們有其他的事情做呀，他們是陶醉於他們自己，以爲我們必被捷克斯拉伐克的軍隊給做了的。」

這計劃是被採用了，而且幫助未來的第五軍作了軍實的準備。於是我向伏爾加前方出發的命令也決定了。我正忙於我自己去編一支在當時並不怎樣容易的軍隊。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贊助一切時常寫短條來，而且不斷地打電話給我。

「你有一架得力的汽車嗎？從克林里汽車間拿一部去吧。」

又在半點鐘以後：「你要調一位航空家去嗎？在任何場合之下，你是非常需要的。」

「在軍隊裏面有許多航空家呢。」我答。「倘若遇到用得着的話，我會用他們的。」

又在半點鐘以後：『可是我的意思是在一支軍隊裏面必須要有一個航空家才行。你不知道將來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呀。』等等，等等的話。

這種雜色的各部集合攏來的幾團兵和幾師兵，主要地包括了老部隊底無組織的士兵們。這班士兵們便是在和捷克斯拉夫克的軍隊初次交鋒便遭着瓦解的慘敗的一些人。『按理要克服抵抗力底缺乏的這種危險，我們必須絕對地需要堅強的使人震驚的共產主義者底軍隊而且特別地是需要最適宜於戰爭的人。』當我出發到東部前線去以前，我對列寧這樣說：『我們必須強制他們參加作戰。如果我們一直等到農民回到他本階級的意識裏也許那是太晚了。』

『不消說，那是對的。』他答，『我所怕的只是恰在這時候，這種令人震驚的部隊將會呈現一種必要的堅定。俄國人的心腸是怪軟的，而且這種革命恐怖底堅決的手段是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可是我們必須盡可能地試試吧。』

列寧被狙擊和猶利茨基被暗殺底消息，我是在斯威耶斯克接到的。在這些悲劇的時期中，革命遭受一種內部的變動。銅似的組織的黨，接受了它本身的最後的鍛鍊。堅決和在

軍事時候的無情從它本身生長出來。在前線上，政治的規劃和令人震驚的軍隊攜手並進，而且裁判所的設立可以發展年青的軍隊底權能。

同時這種轉變是很顯明的。我們調回到卡慘和新伯斯克來了。在卡慘，我從創口已復元的列寧那裏接到在伏爾加前線第一次戰勝的捷報。

不久的以後，當我到了莫斯科，我和斯瓦爾德羅天邀了高爾基同去看很快地復元而還沒有回到莫斯科工作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我們看見他的精神依然飽滿。他同時問及關於軍隊底組織它的近狀，共產主義底任務，乃至於加緊訓練的事。他愉快地重覆着說：「是的，那是很好，很好，很好。軍隊底鞏固將證明對於整個的國家的效果，同時證明加緊訓練與責任！」

在秋天裏，大革命真正地發生過的。而在春天的幾個月中已然證明不再會有蒼白的、軟弱的印痕了。有些什麼東西已然代替它的位置了而且這個東西已然長得強壯起來了。而且，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凡的。可是這個東西並不是一種呼吸底新的休止而救了革命恰於相反地，倒是一種新的劇烈的危機被普羅列塔利亞中間的革命的能力底潛伏的波濤

所解救了。

當斯瓦爾德羅夫和我上汽車的時候，列寧愉快的和平靜的站在洋臺上，看見他如此地平靜的面影，我記得只有一次在十月二十五日，當他在司莫尼院聽到了第一次暴動底軍事的勝利消息時，才這樣平靜和愉快的。

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們，我們已然政治的地清算了，伏爾加之亂已經平定了，列寧底傷口已經復元了，革命得力於人的原故也更堅強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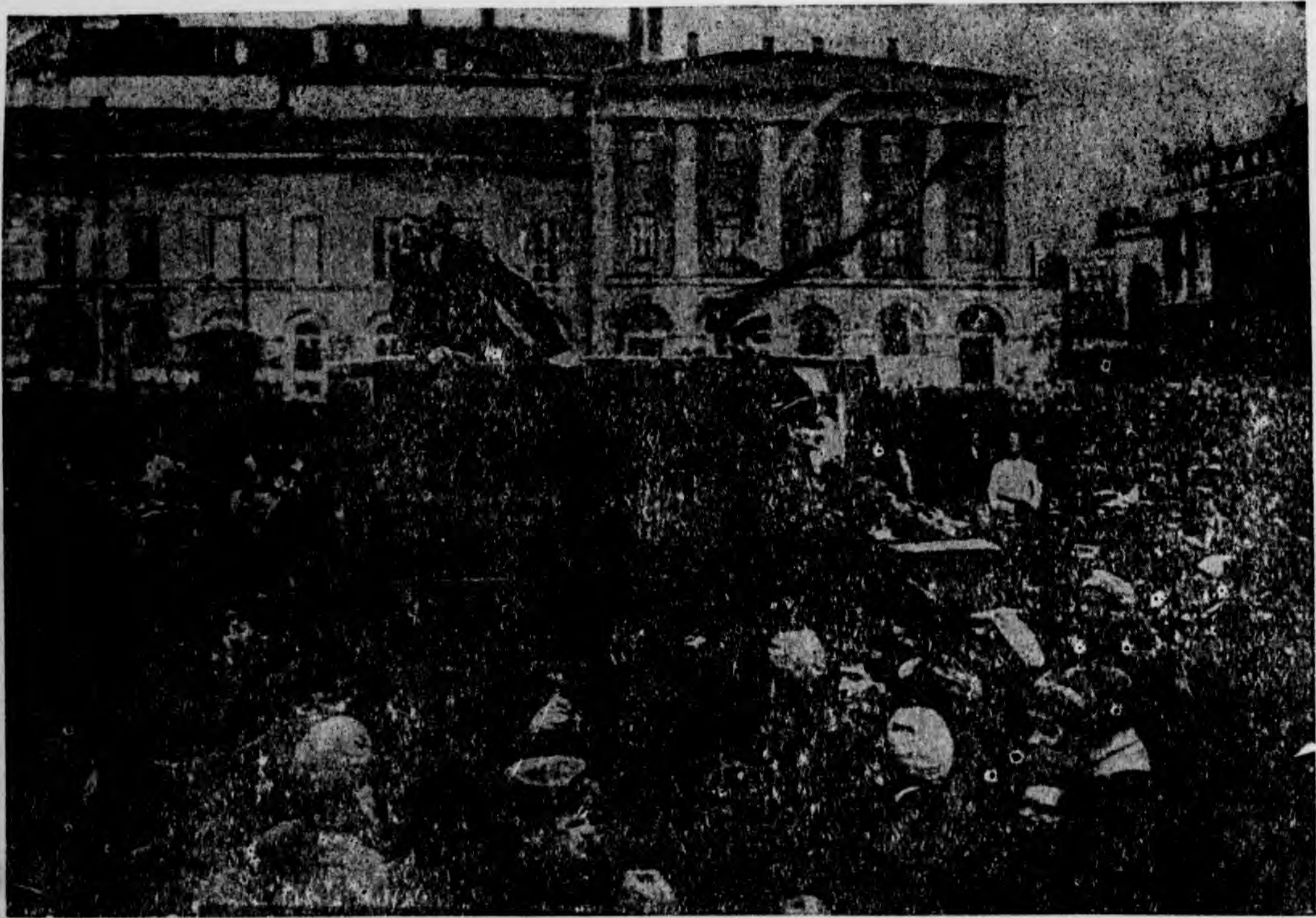
【註一】 不幸得很，我不能夠記得代表團是爲了什麼任務來見列寧的。

【註二】 齊采林 (G. Tschichil)，俄人，爲著名學者，乃貴族出身，現任蘇維埃聯盟外交人民委員，爲人精力極爲格勤奉公，每日午前十時在部雖以紛雜事務，必親自處理，日僅午睡二三小時，常至六七時不出辦公室，至二三時者亦有之。

【註三】 "Miltelid" (哀忱) 和 "Boield" (吊唁) 二字原皆德語。

【註四】 瑪克辛姆·高爾基 M. Kim (orky)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於下諾甫哥羅，父親是軍人的兒子，祖父是尼卡拉亞一世的軍官，母親是城市的紳女，初期是人道主義者，他的文學享全世界的盛名（介紹到中國來的

已不少了) 和下層階級的生活既接近與列寧等共產黨友善一生過着艱苦成混者水手文學家革命同情者的生活最近已被選爲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一九三一年回國才正式加入共黨最近在國內從事在黨的指導之下的文化工作。



列甯在莫斯科戲場講演
在臺邊坐者：托羅茨基與卜米利也夫



在書齋中的列寧

在演說臺上的列寧

十月革命以後，攝影師和活動電影機師不止一次地爲列寧拍照。他的聲音已然留在留聲機的唱片上面了。他的言論已然被記錄和印刷出來了。因此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一切的元素都已經存在的了。但也只是元素而已。而這種活潑的人格卻包括在它們的不可模倣的乃至於不變的力學的關係裏面。

正如我在第一次所感到的一樣，我心理的地試想以新鮮的眼睛和新鮮的耳朵去看和聽在講演臺上的列寧的時候，我就看見一個強壯而溫柔的中等高的身裁，而且聽見一種流利的，敏捷的，一貫的，或者不如說是驚人的聲音，幾乎是沒有間斷的，而在開頭也沒有

加重語勢的聲音。

開頭講幾句通常都是很普通的，是一種試看的口吻，整個的身段並沒有找到它的平衡，姿勢也不怎樣完全。注意力是向着裏面的；臉上是陰沉，甚至於有點兒苦悶。他的心是在追尋着到聽衆去的一條路線。這種導言式的時期之長久或短促的持續，是要按照聽衆題目，乃於演說者底心情以爲定的。可是他呢總是突然地到達事情底中心點，而講題成爲特別的清楚。這個演說者將他的身體底上部略略彎曲，並以他的中指插入他的背心的口袋裏面。而這兩種動作，其結果他的頭和手必會伸出來無疑。在他瘦小而強壯的身體上的頭部就頭本身看來是不覺得怎樣大的，並且頭部簡直可以說是組織得很調而且律動的。可是他的眉毛乃至於那個顯露縐紋的前額卻表現得非常強有力的神氣。他的兩臂是並沒有誇張的，乃至於神經質的，而只是非常的活動着。手是粗大的，手指卻很短的，表現「平民」的一種矯健。就整個的身裁看來，全部都保有同樣的自恃底特點，乃至於男性的優美的氣質。最妙的是當你看見一個演說者是被對方的敵人底戰略激動了他的感情，或是對於他已然成功了放下圈套的計策的時候，於是列寧底兩眼從它們的深凹進去的眼

匪裏向前面瞧着，這光景是在一九一九年攝的一張最精緻的照片上非常有意義的。再現着。當他保有這種臉相乃至於好像等待什麼就要爆發的事情之時候，即使任誰一個聽衆也會嚇倒的。他的兩邊的顴骨發紅而使減輕在當時的緊張的精神集中的狀態，並且你可以發覺在後面必然隱藏着對人民底尖銳的知識，關係乃至於地位的觀察。長着紅灰色的鬚子的臉的下部幾乎可以說是一種薄暗的顏色，而聲音也失去了它的堅硬，成爲馴良乃至於溫柔的了，而且有些時候簡直是聰明地暗示着呢。

可是現在，這個演說者常從敵人底論文中引出幾句惡意的引號中的話，或是介紹敵人底反批評。在他沒有敘說此種敵對的意見以前，他很清楚的說明那種非議是沒有根據的，淺薄的或是錯誤的。他從他的背心上，的小口袋裏抽出他的手指，很適度地把身子朝後，而且好像清楚的讓出一點地位預備作戰似的，向後退了幾步，一半諷刺地，一半顯着絕望的神情，聳着他的堅實的肩膀，而且五指很寬地撤開把手伸出去，非難，嘲笑，乃至於他的敵人底狼狽，依次地送到反對者和論辯上面來，——常常是在他沒有反駁以前，聽衆老早就知道，那已然所期望證明的是什麼事情，和他的精神上的狀態將決定採取什麼口吻。於是

他開始了他的邏輯的攻擊。左手或者是重新插到他的背心上的小口袋裏，或甚至於常常插入他的西裝褲袋裏面；而右手則陪伴着他的邏輯的思想，並給思想以手的節奏。那裏要是必要用得着幫忙的話，左手又動起來了。演說者向聽衆方面傾斜着，幾乎是走到講臺的邊上，並向前彎着身體，而以一种矯健的姿勢費勁地吐着他自己所製造的句子。那意思就是說，他已然到達了中心的思想了，已然到達了全篇講演底頂點了。

如果在聽衆中間有了許多敵人的話，那麼時時刻刻便有一種吹毛求疵的乃至於敵意的呼聲響着。十次有九次，他們是置若罔聞的。講演人覺得什麼是必要的，他便說什麼，他是爲對那些覺得有必要聽的人而說的，正如他覺得有必要一樣，便說出那必要。他不樂意於被偶然的非議而妨礙他的講演的進行。巧妙的準備好了的攻擊，並不會分散他的注意力。在敵意的非難以後，他的聲音成爲更強硬的了，他的講詞更結實更動人，他一串的思想更爲尖利，他的姿勢更爲逼人。他僅僅是注意一種敵意的呼喊，竊恐這種反應對於他的思想底一般的進程有所影響，而且幫助着他比較快地來下必要的結論。可是他的許多回答是十分偶然地適合於他們非常蠢笨的腦筋的。他冷酷地正確地顯示這種形勢，就是在這

種形勢上他們曾經希望他去蒙蔽的。在革命底初期中，當對於德謨克拉西之摧殘很興盛的時候，門雪維克是不止一次地有着這種經驗的。

「我們的新聞紙被查禁了。」

「那何消說！引爲遺憾的是還沒有把一切查禁吧了。可是不久以後，終歸於要完全地查禁的。」（暴風雨似的鼓掌）「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制，對於資產階級的鴉片底可恥的販賣，將給與澈底的查禁。」（猛烈的喝采）

演說者把他自己畫下來，兩隻手都插在他的口袋裏。這裏不是一種姿態底描繪，這種聲音並沒有證明一種修辭學的變調，這整個的身裁，兩唇貼印着在一起，顴骨，乃至於他的微弱的粗嘎聲音，即他的頭部底地位是表現他在公正和忠實裏的堅定的自信。「如果你願意去攻擊的話，好的，那麼我們將對這件事好好地留心就得了。」

當演說者攻擊他自己同志們中底某一個人，而在他的舉動和口吻兩方面都察覺出他不是攻擊一個敵人的，就大體而言，甚至於可以說是這種非常劇烈的攻擊僅僅使一個人「得到理性」而已。時常，演說者底聲音在一個高的譜子上分裂了；在他的熱心上說，這

種場合是發生在他說服他自己的同志們中底一個並使他狼狽甚至於證明這種問題底反對者只是給問題以無謂的解答，何況他的反駁的立場又是那樣不重要的。當實行這些抗辯的時候，他的聲音不時地成爲做作的，乃至於嘎裂的了。而且這種非常憤慨的長篇激烈演說是帶有一種美好的氣質底色彩。

演說者把思想底整個的一串思索到了盡頭，到了那最後的實際的結果上，可是只有這一串思想是在這非常的幾個特殊地簡潔的適合的，有力的表現點以外，再沒有再現和形式了，而且運用一些成爲黨國底政治的生活底『任意變更』的習語。這種文體一般地說來是不變的，一句習語擺在別句上面，或是和別句聯合互相倒置的。如此一種結構，對於速記者們，乃至於以後的編輯者們都是一種沉重的痛苦。可是通過這些不溫柔的句語，一種強烈的權力的思想正在開自己的路。

可是這個演說者真正地是一個受過無崖際的訓練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行動底理論家，乃至於是一個受過教養的偉人麼？至少是在某一些時日中，即使是被命名爲自我的狄克推多者，而畢竟用他的思想達到一切的成果的，在他的腦筋中第一次已然創造了

一切的他，走着他自己的路，沒有科學的武器，沒有科學的術語而祇是把科學的武器乃至於科學的術語表現在他自己的路上的他，你不覺得有這樣一個他嗎？這是爲着什麼原因呢？那是因爲這個演說者所考慮過的他的思想並不是爲他自己一個而考慮的，而也是爲了羣衆的原故，曾經濾清他的一串思想到他們的經驗中去，並按次從他第一次拿起問題時自己所用的一切理論的工具中去解放他的見解。

時常，不獨此也，演說者升高他的思想底階段簡直就太快了，乃至於同時越過兩三步的事都有之的；這樣的場合是因爲，如果這個結論對他覺得非常清楚乃至於實際的地和手邊接近的話，那麼他就要盡可能地快的使他的聽衆走入這個結論去了。可是他同時發覺聽衆是不贊成他的，換言之卽和他的聽衆底聯絡已然中斷了。於是他同時約束他自己，向下一跳又重新開始以一種平靜的乃至於比較緩慢的步伐走上來，即使他的聲音有異，但因用了一種說服底強迫的力量原故，反而從一切的過剩的努力中解脫了。不待說，他的講詞底結構從這種最後的一跳確受了傷害了。可是，講詞難道是爲結構而做成的嗎？在一篇被割去行動的講演裏面難道就沒有任何其他的邏輯上的價值了嗎？

而且當演說者已然到達了他的第二次之結論的時候，而且沒有例外的把他的聽衆和他同在，那麼你就可以發現在會場裏面，從集團思想底滿足的努力中，來了一種感激的愉快之情。現在，那只要兩三次地釘牢這個結論，使之易於把握些，並給它以一個單簡的清晰的，乃至於一個如畫的表現，因之可以使它較易於深印在記憶裏，於是你能够給你自己乃至於別人的一個呼吸的空間，能够取樂和玩笑，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時期，集團的思想就能够較易於專門地注入於它的新的獲得物中去了。

如果你能够在此處懂得他的一切的技巧的話，那麼可以說列寧底雄辯家的幽默是一如他的其他的技巧一樣的簡單了。在列寧底講演詞裏，是沒有引入覺到自我滿足的趣味那樣的東西，即使是連雙關語也沒有的。而有的，是強有力的有趣的，對羣衆易於理解的，在字的真實的意義裏的通俗的東西。如果政治底的形勢並不怎樣太嚴重，如果聽衆底多數都是「他自己」的，那麼演說者就不會在先就講一個笑話的。聽衆感激地承受這種聰明的，渾厚的，機智的批評，一種善良的，也可以說是一種殘酷的特性，因為那好像在這裏不僅僅是一個漂亮的字眼底問題，而是影在漂亮字眼的後面有着那樣的東西，就是說大家

全是爲一個而且是同樣的目標而服務的。

當演說者做了一個笑容的時候，他的臉底下部比較強有力地突出，特別地是那能渲染笑聲的口。他的前額乃至於頭部底條紋微縐，而兩眼也不再光輝了，只是悅意地發光，他底勇敢底心情是被歡樂與友情所安慰了。

正如在他的整個的工作裏一樣，在列寧演詞中之主要的特色，便是他的目的底顯明。他不曾建立他的講詞，而只是引領它到一種一定的，本質的結論上去。他使他的聽衆前走着各種不同的路：他解答，說服，獨斷，笑謔，再說服，乃至於再解答。凡此把他的講詞統一起來的意思，並不是一種老早預定的計劃，只是爲今日而形成的一種顯明的目的，那就如一根紅線似的穿入他的聽衆底意識裏。他的幽默，也是附屬於那樣的東西裏面。他的嘲笑是功利主義的，一種烈性的把握住的習語是有它的實際的意義的，有些句子是刺激的，而其他一部份又很逼人的。因此產生了幾打以上的如飛的句子，凡這些將永遠成爲國家底共有的財產。無論如何，在演說者運用如此一種把握了的習語以前，他總要描寫一些迂迴曲折的線索，然後才漸次恰好找到那個正確的觀點。當他已然找到那正確的觀點的時候，

他就用他的釘子用他的眼睛比好用他的鎚子在釘頭上死命地一擊，一次兩次十次，直至於把釘子釘穩了，因此它將很難於拔出來了，如果不再須要把它拔出來的話，於是列寧重行用一種很機智的批評鎚着那顆釘子，從左到右地鎚來鎚去而使釘子在牆裏鬆動起來，一直等到他已然把釘子拔出來了，而且已然投之於安放舊鐵釘之類的東西的盤子裏面——到那一切已然成爲習慣於這顆釘子的人底沉重悲哀中去。

而現在這篇演詞進行到它的盡頭了，個別的諸要點已然建立起來了，各種結論也穩定地作下來了，演說者的容顏好像一個精疲力竭的已然完成了他的工作的工人一樣，時常，他用他的手輪流攔在他的冒出許多汗珠的光頭上去，他的聲音就像一個營幕的野火漸漸消失似地低沈下去了，大概他是要結束這次講演了，可是一個人好像要來一個慷慨激昂的結束去完成這篇講演才對似的，而且表面上的這種形式要沒有就像難於下講臺似的，因然任誰都不能不拘泥於這形式，而列寧却能夠，這裏沒有修辭學上的約束可以支配他的，他祇要完成了這工作乃至於得了一個要點就成，『如果我們理解這個，如果我們如此行動那麼我們將真正地征服了，』這是一句並不通常的結語的句子，或是：『你必須

爲那個而奮鬥，而且不是空談的，是要見諸實行的呀。」也許時常更簡單的說：「那便是我要對你說的一切。」沒有更多的話了。而且這種對於列寧底口才和列寧自己底性情之完全地一致的結論，斷不會冷淡他的聽衆的呢。恰恰相反的是在如此一種結論以後，即弄了一些「沒有結果了」喏，「暗淡了」喏的字眼以後，於是聽衆重行把握住那好像是帶着意識底一種單純的光輝的，爲列寧在他的演詞上所給與他們的一切，那麼這樣一來，你就只看見聽衆突然爆發的，暴風雨似的，感激的，熱烈的鼓掌了。

可是列寧卻老早收拾好了他的稿紙，而且很快地離開演說臺以避免那無可避免的糾纏。他的頭埋在他的兩肩中間，他的頰下垂，他的兩眼爲雙眉深鎖，他的八字鬚在上唇煩惱的憤慨地繃得直豎起來。然而那怒吼似的手掌聲卻高漲起來，而且一波未平這波又起的山呼……「萬歲……列寧……導師……伊里基……」於是在電燈光的照耀中，終於這位蓋世無雙的領袖站出來了，被四方八面的無數的熱烈的歡呼聲包围着。而且當那已然好像暴風雨到達它的頂點的時候，同時一齊地，像在暴風雨裏一條尖銳的胡哨似的從混亂喧嘩乃至於鼓掌聲中通過，一種年青的呼聲拉緊着而且熱叫着：「伊里基萬歲」而

且從這種休戚與共的愛心與熱情底最深的戰慄的深淵中響着普遍的叫喊，提出主要的口號『列寧萬歲！』

【註二】 托羅茨基在此處引了好多列寧底鑄造的字，那是很難翻譯的，譬如：“P. r. dyolka”一字在呼吸的中的意思上是指簽布列斯特和約時而說的；“Snytychka”一字是國家和省份聯絡的意涵；“Komsolvahtvo”一字是自私的共產主義者底自負的意思等等。

俗物與革命黨

在許多獻給列寧的書中有一本，我拿起來一看，原來是在「克林里底幻想者」這樣題名之下的英國作家韋爾士的大作。並且有一篇編輯者言是如此解釋的：「即使如此的進步的人物中有如韋爾士者，都不曾懂得正在俄國進行中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呢。」一個人不免會這樣想，將韋爾士底論文收成一個集子來獻給革命底導師，總不無理由吧。可是嚴格地批評起來又是沒有價值的；就我個人而言，至少是已經不無興趣地拜讀過韋爾士底幾頁書，好像這書底來路是很顯然的，就是說凡此所寫下來的東西只是證明作者是十分的不無知而已。

在韋爾士來到了莫斯科考察的時候，我好像在我的眼前覺着生動似的，那是在一九二〇—二一年的饑餓與寒冷的冬天。在這艱難的氛圍氣中已然有着一種被春天帶來的不安祥的前兆。饑餓的莫斯科是在深的積雪的葬埋中。我們的政策是在一種尖銳化的轉變之前夜。我非常清楚地記得的是，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從他和韋爾士談話後歸來時的印象。

「他該是怎樣的一個資產階級呀！他簡直是一個俗物。」他重覆着說，而且把兩手攔到桌子上，笑了笑又嘆嘆氣，那是當他因為別人而感覺着內心的一種恥辱時的特有的表情。

「Ah！一個俗不可耐的傢伙呀，」他重新開始談話了。我們的談話是在政治部部務會議未開以前舉行的，而且只主要地局限於對韋爾士作一種重覆的簡短的個性描寫。可是那已經就十分的够了。我承認我曾經讀過韋爾士的著作一點點，至於他本人我卻根本沒會過。可是那班旅行到這裏來的爲他自己而來參觀共產主義者的試驗情形的英國圖書室裏的社會主義者，費邊派懷着幻想和烏托邦的世界的漂亮文學家——我是能足夠

的清楚把他們入畫的，而且列寧底驚嘆符號，特別是他的口吻，可以供給我畫的不足。

用了某一些曖昧的方法混進列寧底書籍裏面的韋爾士底大作，不僅僅是，因之而起列寧底驚叫來，而且也是已然充滿了一種生動的意義的。因為，如果在韋爾士的大作中描寫列寧是很難的話，那麼正如他所擅長的一樣，韋爾士他自己倒是常常被寫在他的書裏面的。

讓我們開始把韋爾士介紹他自己訴苦的原因說說吧；恰好他是這樣想，他覺得因要做列寧訪問記而跑了這樣遠的路，而訪問的結果反而只是非常地「激怒」於他（指韋爾士）列寧曾經送過韋爾士嗎？他曾經把自己網起來去接待他嗎？列寧難道有最充分的時間來應酬他嗎？恰恰相反地，在那些艱難的時日中即使他的每一刹那的時候都是被忙碌佔據着的；老實說，騰出點把鐘的時間來應酬韋爾士，對於列寧都覺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即使是一個外國人對於這件事的理解必然地沒有困難的話，可是整個糟糕的是韋爾士，以一個有教養的外國人而且——爲了所有他的「社會」主義的原故——有着一種帝國主義者底典型底保守的英國人的世系，特別是因他負有頒佈大榮譽給這個野蠻的國度及

它的領袖的任務底訪問反而使他整個地疑難住了。韋爾士底著作都是如此澈頭澈尾的喚起這種不公正的自我滿足之感來。

如我們所想像得到的，作爲一種英雄事業似的開始列寧底個性描寫。想想吧，列寧「斷不會是一個文人」喏。誰敢決定這個問題呢，如果你不是一個專門職業的文人如韋爾士的話？在莫斯科出現的，有他的（列寧底）簽名的短而又粗枝大葉的小冊子，充滿了關於西歐工人們底心理學底錯誤的思想……對於列寧底心裏之實際的性格給以簡略的表現。」不待說，這個高貴的紳士是不知道列寧已然寫過一大批而且是關於基本的土地公有的問題，關於經濟學的理論，社會學，乃至於哲學底著作的。韋爾士僅僅知道「短而又粗枝大葉的小冊子」而且即使在這小冊子裏面，他說「這些小冊子只是簽了列寧的名字而已。」意思就是說，他能暗示着你其實是別人寫的。這種實際的「列寧底精神底人格」是如此顯示它的本身，並不是因爲他曾寫了幾十卷書呀，而是因爲和大不列顛俯允的非常開明的訪客作了一小時談話的原故呢。

從韋爾士那里，你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對於列寧底表面的印象底有趣的描寫，而且正

因還有一點單純的觀察得頗妙的特點，即使全部上他有費邊派的荒謬的舉動，我們都預備去原諒他的。可是在全文中，即使連這點都沒有的，「列寧有着一副悅人的黑色的容貌，而且他的表情常常地改變，有着一種活潑的笑……列寧本人却並不怎樣像他在照片上的樣子。」「當我們會談的時候，他擺了點架子。」在這種類乎平凡的行徑中，韋爾士並不比資本家底新聞報底助理訪員要不同一些。尤有甚於此者，他發現列寧底前額使他想起作家巴華爾底長的毋寧說是不相稱的頭來，而且在全身看來，列寧只是一個「小人」而已；「當他坐在椅子的邊緣上面的時候，他的兩腳很少見能踏到地下的。」

直到與作家巴華爾底頭有關的事實找到之前，關於這個可寶貴的對象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而且我們是很樂於相信他的頭部是長的。可是在僅有的二點上說來，那是如何使人覺着不確切啊！列寧是略帶淡紅的黃髮碧眼白膚之人；可是任誰場合也不能描寫得是一個有褐色皮膚和黑色的頭髮，眼睛的人。他有着中等高的身裁，也許略略矮得一點；可是他硬要給列寧以「小人」的稱呼，而且近乎作弄似的說他的兩腳踏不到地下，那恐怕只是韋爾士一個人的意見吧，因為韋爾士先生是充滿了平民的加厘佛底意識來到北部

的共產主義者的利卜提安國士的

加之，韋爾士還批評了，說列寧在談話中止的時候有着一種拿手擦眼睛的習慣。『也許那是因爲視線有點兒毛病吧。』這位天才的文學家說。我們是知道這些姿勢的。這些姿勢特別在下述的情形顯明，就是當列寧和一個不熟識的新朋友在一塊的時候；就愛用他的手像一個盾牌似的擺在他的前額，而且他很快地通過他的手指縫去打聽着這位來客。列寧底視線底『缺點』是這樣的，因爲他要用那樣的姿勢去仔細的看他的訪客，無非是想看看他的誇張的自我滿足，他的小氣，他的文明化的傲慢，乃至於他的文明的無知，而且當他已然看透了這種臉相的時候，就會長期間的搖着他的頭而且說：『這是一個如何俗的傢伙呀！這是如何一個醜惡的小資產階級呀！』

同志羅志斯坦因在這次會議席上也出席的，而且韋爾士經過這次發現，說他的出席是『俄國現在國家底任務底特色。』擔任人民委員會底外交委員的羅志斯坦因，由於他的非常的坦白，乃至於他的奇異的鹵莽而控制了列寧。對於這種無價值的觀察，一個人還能說什麼呢？當韋爾士到克林里來，他是帶着國際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底整個的胡塗的意

識來的，而且用他的尖利的眼四處打聽着——自然那是沒有「缺點」的喏——看能否在列寧底房裏，撈到先期的「泰晤士」報的消息，或是從一些其他的貴重的貯藏室乃至於做作出來的閑談裏得到些什麼。

可是這種談話真正地包括了些什麼內容呢？關於這，從韋爾士十足無望的老生常談裏，我們讀到的只是證明那是如何可憐地與不幸地，列寧底思想被別一種精神反映着，而這種精神我們沒有別的理由去疑慮它會和別的關係相勾結的呢。

韋爾士已然來了這樣一個信仰，就是「他要和一個篤信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學理對駁，可是實際這類人是沒有的。」這樣的話並不能使我們嚇倒。我們已然知道，列寧底精神底「認識」是並不曾在三十餘年之政治的與文學的活動裏面顯示它的本來面目的，反而是顯現在和英國的俗物的談話裏面。

「我曾說過，」韋爾士往下說，「列寧是頗樂意去忠告人的，可是對於我，他却並不會這樣做。」實在的，誰敢去忠告一個被如此的自我意識所支持的紳士呢？說到列寧愛忠告人家這句話，在另一面，是不真實的，而真實的是列寧理解，如何非常增益智慧的地去忠

告人們。可是他僅僅是當他以爲他的朋輩好談話的一類人預備去習學一些什麼的時候，才肯這樣做。在如此一種情形之下，他是既省時間，又能避去許多麻煩的。可是當這位高尚的加厘佛·喬光臨到『小人』的辦公室的時候，列寧必然地有着一種堅定的自信到來。在兩三分鐘以後，像那個什麼橫在但丁底地獄門口的墓碑似的，『捨去一切的希望你們進來的人呵！』

談話已然達到關於大城市問題。韋爾士已經決定第一次他在俄國的時候——如他所揚言的——一個城池底表面是被商業底店舖和市場所決定的。他和他的從屬的閉談者分析這種發現。列寧『加上』一句，就是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城市將會重要。『生長在較小的範圍內；韋爾士則對列寧』指出，『城市的革新將成爲一種巨大的事業，而且那許多的數不清的彼得堡底建築物，保留着它們的僅有的意義，只是如歷史底的紀念碑之保存的一樣而已。列寧也同意於韋爾士底這種不可比擬的陳腐之言。『我有這樣的印象』後者這樣加一句，『卽和一個理解集團主義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可以避免許多他的年青的人底理解力的人談話，對於他是非常贊成的。』這是爲韋爾士底（Wells）的最好

的測量尺。他考慮這種發現，即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這種偉大的密集的都市將會消滅，而且許多現在的資本主義的建築的怪物只是如歷史的紀念碑一樣的保留他們的意義。它們只是留剩一種廢渣底榮譽而止。這便是他的非常精明底考察底結果。怎麼這班共產黨（階級鬥爭底麻痺的狂熱者，韋爾士是這樣形容他們的）能夠造成如此一種局面呢？像這樣的話，不必說，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舊政策中已然作過一般的解釋之描寫了，不必記述，這班古典派的烏托邦主義者們也會知道的呀。

我希望，現在，大家都會明白，爲什麼韋爾士「不曾特殊地注意」在他的談話的進程中，他已經聽過列寧許多的笑聲了。列寧不會是用同樣的姿態笑的。我甚至害怕的是，他的牙床響的聲音表現和笑是十分不同的東西呢。可是他的馴良而智慧的手做了他所必需的任務，他的手常常懂得去適應，並從他的訪問者面前藏匿起來，以便突然使他自已從事一種不禮貌的打呵欠底手勢，以刺激這位訪問者。正如我們已經聽見過的，列寧是不會忠告過韋爾士而這一切的原由我們是完全地了然。因此韋爾士更猛烈地忠告列寧。他貢獻他以十分新鮮的思想，即爲了社會主義集底勝利的原故，「不僅僅是有必要去認識生活

底物質的一面，而且對於整個人民底心理學的認識，也是十分必要的。」他對列寧指出，「俄羅斯人都是天然的個人主義者及企業家。」他對他宣言共產主義是行動得「太快了。」而且在共產主義還不能建立之前有就倒場的危險等等；他總是以同樣的意識講着這一些鬼話。

「那便把我們帶到中心的思想上來了，」韋爾士說，「我們觀點的分歧處就是一個是進化的集團主義，而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在進化的集團主義之下，我們有自由主義底費邊派的設計，慈善社會的法律，乃至於關於一個更好的將來的禮拜日講座。韋爾士，他自己把他的進化集團主義底性質公式化成如下的話：「我深信，用着一種爲全社會利益的一定的教育制度，那麼既成的資本主義制度就能夠文明化，而且可以改革成爲一個集團的社會。」韋爾士，無論如何是不解釋的；他實際地拿出「一定的教育制度」來，而且還得拿出這樣的理論：統治階級是把高的前額讓英國的無產階級站在上面，或是用其他的方法把英國的無產階級圍在統治階級底頭上呢？呵呵，不對的，這樣的事情萬萬做不得的呢。這班開明的費邊派在這里說的是爲什麼目的呢？這班知識份子，這班不自私自利的人，

紳士們和太太們，韋爾士先生和雪甜太太，如果他們不用一種藏在自己腦袋裏的正當的和緩慢的方法去改良這資本主義的社會，反而用一種如此合理和歡快的步驟，而且即使大不列顛底王朝無論如何都不會注意的步驟去變革這社會，又怎麼辦呢？

這一切，韋爾士都提出了，而列寧也聽進去了。「對於我，」韋爾士很誠懇地批評，「那真正地是一個消遣，和這樣一個不通常的小人談話。」

而對於列寧呢？——呵，伊里基真是活受罪！他也許從他的心裏面逼着擠出幾個富於表現力的俄國字眼來說吧。他不會把這些字眼大聲地譯成英文，那顯然地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英文字彙不會造詣深遠，也是因為客氣的原由所致。伊里基是很客氣的。可是最後，他不再能限制他自己到這種客氣的沉默狀態了。「他是被逼迫得，」韋爾士報告着說，「來答覆我，而且宣言今日的資本主義是不可救藥地貪婪，且必歸於崩潰，那簡直不能談呢。」列寧在其新著摩那斯（Morais）一書裏面涉及許多事實：資本主義曾經破壞了國家的泊船所，曾經阻礙了一種煤礦底適當的利益，等等。伊里基是懂得事實及數字底術語的。

「我承認，」韋爾士突然地下了這樣的結論，「和他對辯，對於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那是什麼意思呢！這難道是進化的集團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底邏輯投降的開始嗎？不是的，「捨去一切的希望，你們進來的人呵！」這樣的話，起初看來是很突然的，其實斷不至於偶然的，而只是遵循着一種系統，因此證明費邊派的進化的教育學的性質而已。這都是英國的資本家，銀行家，統治階級，乃至於他們的執政者底鬼計。韋爾士對他們說：看呀，你們的管理是如此的糟，如此的破敗與自私，因之，和克林里底空想者辯論的時候，去辯護我的進化集團主義底原則，對我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重想過一遍，還是完成每天的費邊派的清潔運動吧，這樣就能够文明了，而且可以走向進步之路。因此韋爾士底惶惑的承認，並不是自我批判的開始。而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底教育工作底持續，凡此雖由帝國主義戰產生的，而實還是凡爾賽和約完成的，道德化了的，費邊派化了的。

帶有一種自卑的同情心，韋爾士這樣批評，「列寧底信仰，在他的動機上說來，可以說是無限的。」這是沒有什麼能反對得了這一點的。在動機上缺乏了信心這話，是不能在列寧底身上找到的。什麼是對的，必須依然是對的。這種信心給了他，在其他的一切事情上，在那些閉塞的亡命的時日中，他都能和每一個外國人談話的這種忍耐的精神，即使這班外

國人只能間接地和俄國及西方聯絡的話。這便是列寧和韋爾士的談話。在另一方面說他和來看他的英國工人們談話，却十分、十分的不同。和他們，他有着一種活潑的關係。在這里，他談話也聽話。至於韋爾士來訪問，則恰恰相反，是帶了一種半拘束的和外交的性質。『我們的會談不快地結束，』這位文學家說。用別的話說：關於進化的集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把戲，那時好像演劇似的結束的。韋爾士回到大不列顛去了，而列寧却依然留在克林里。韋爾士爲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寫了一些傻頭傻腦的論文，而列寧，則大搖其頭，重覆着說，『那簡直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唉，那是一個如何俗不可耐的東西呀！』

你也許會問，在幾乎是四年之後的現在，我爲什麼還要寫一篇關於韋爾士的無意義的論文呢。以好意獻給列寧底死的一本書，在這一意義上，是不能充分做到的。在蘇幹這地方，我的病剛剛復元的時候，我寫了的這幾頁文章，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是不能充分來整理解。不，我還有更多的重要的理由。在現在的關頭，韋爾士底黨在頭上帶着進化集團主義底開明的代表的帽子，在英國掌握着實際的政權。而且我找到——我相信不是完全地沒有

理由的——韋爾士獻給列寧底幾頁文章將顯示給我們，也許較之其他許多混蛋要好些吧。特別是較之於英國勞動黨底上層領導份子底精神要好些；整個的看來，韋爾士在他們中間還不能算壞的。多麼可怕呀，這些人已然超越了在資產階級壓迫之下的重負的痛苦了呢！他們的傲慢，這英國資產階級底偉大的歷史底的任務底最近的反映，不會准許他們把他們自己安放到其他的人民的生活中去——即在新的思想在走在他們前頭的歷史的發展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正如狹窄的習慣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的公開的意見平行一樣，這些紳士們擴張他們自己乃至於他們的壓迫遍於全世界，其結果一切都無恙，只是把他們自己送入墳墓而已。

列寧曾在歐洲各國生活過，他熟練於各國的語言，他學習過，研究過，而且深深走入這些語言中；他還要比較而且綜合它們，即使當他站在大革命的國度的領袖地位的時候，他都不放過機會去謹慎地和嚴肅地接受忠告，去搜集知識與經驗。他永遠不疲倦去追求全世界底生活，他非常流利地講着和讀着德文、法文，乃至於英文，而且也讀過意大利文。在他的生活底最後幾年間，為工作所綑縛住了，即使如此，在政治部若干次議席上，他仍靜心地

研究捷克文法以期得到在捷克斯拉伐克國的工人運動底直接的認識；關於這事，我們常常『捉弄』他。他笑起來有點兒狼狽，也有點兒歉然似的，將他作為一種比較，韋爾士於是具體的說明表面『過教養的狹隘的資產階級底民族，他們雖是觀察可是一點也看不見，而且居然相信他們沒有更多的事情可學了，因為他們好像是頗滿足於他們的剝削的承繼權似的。而麥克唐納爾先生，是同樣的典型中屬於更妥協更矇矓的清教徒的一類，他是如此平靜資產階級的公開意見的：我們已經和莫斯科交戰過，而且也征服了莫斯科呀。

征服了莫斯科麼？是的，在認識上說，他們都是一班可憐的『小人們』，雖然他們現在是長大了，他們不知道現在，自然關於他們自己將來的一切，畢竟是過去了。自由黨和保守黨底領袖們使『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的學究們當權於一時；他們和他們妥協起來，而且意識地使他們趕快墮落，他們的墮落不僅僅是內閣的倒臺，而是他們的政治底的墮落呢。而在同時，他們準備使——雖然那究是一件缺乏常識的事——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掌握着政權。是的，實在的，這班馬克思主義者們，『這班階級鬥爭底麻痺的狂亂者們』也是爲了英國社會革命的緣故，他們都是遵循着馬克思所定的法則呀。

以韋爾士特有的聰明——笨得好像一條香腸似地——勢必他要拿出一把剪刀來，以之修剪馬克思底「教義」的鬚鬢，成爲英國化的，漂亮化的，乃至於成爲費邊派化的馬克思了。可是這種企圖是不能成什麼功的，將來也不會成什麼功的。馬克思將依然是馬克思，正如列寧已經是列寧一樣，在韋爾士用着一把鈍刀辛辛苦苦地把馬克思削改了一個鐘頭以後，而且我們有勇氣去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在倫敦，譬如說就在查法格廣場吧，兩個銅像將會並排地矗立着：卡爾·馬克思和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列寧。英國的無產階級將會對他們的孩子們說：「那是够多麼好看的銅像呀，『勞動黨』底小人們並沒有把這兩個偉人的頭髮和鬚子剃掉呢。」

在今日的希望中，我努力活着而且看着，我閉着我的眼睛一會兒就清晰地看見列寧坐在同張椅子上時的面影，就是當韋爾士已經會過他而且聽了他談話那天之後——也許就是當天吧——他從他的心之深處吐出一聲嘆息，叫出這句話來：「他簡直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呀！他簡直是一個俗不可耐的傢伙呀！」

【註一】韋爾士(H. G. Wells 一八六八——)出身於資產階級，他對於謀生和求教育，都用了很大的奮鬥。他曾在有名的生物學者赫胥黎教室裏聽講，得益不少。他初從事於新聞事業，且寫於些生物學書。在一八九五年，他獲第一次刊行他的傳奇，立刻得了成功。在「時間車」(The Time Machine, 一八九五)到「當睡者醒來時」(When Sleeper Wakes 一八九九)之間，他曾把他的想像的範圍從三千萬年減縮到一個世紀前的事；在一八九六年之早，他即已開始他的視線從遠處的將來回到現在了。機會之輪(The Wheel of Chance, 寫的是現代的生活)「愛情與李委山先生」(Love and Mr. Lervisham)也是走着同一的方向。中間刊了兩部傳奇：「在月球上的第一次人類」(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及「諸神之食物」(The Food of the Gods)之後，韋爾士又寫了他的敘述現代生活的社會學小說的「積皮」(Kipps, 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在彗星的時代」(In the Days of the Comet)又有一部分回到他的老式樣，然其主要點却是社會學的。它把作者當時心胸所有之問題都現出用傳奇式樣來表白社會問題，當然是不很適宜的。他的小說「結婚」講的是兩性問題；熱情的朋友們也是這樣。在歐洲大戰的時候，韋爾士出了一冊「白里特林君看得透」(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是寫大戰前後英國資產階級的社會的知識的狀況最好的一部小說。他的敘寫非常忠懇動人。這部書，遂得了更大的流行。在一九二二年，韋爾士曾在某大學對學生說，他很想不再寫小說了。「不滅之火」與「心之深處」實未能滿人。好幾年來，真可以說是沒有寫了一部。他的「世界史綱」無疑的是一部傑作，雖然在意識上說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日人羽倫五郎作有「世界史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一文，即「兵著之批判」(中譯曾載萌芽月刊第四期)。然材料之佈置敘述

之能力，足以使它爲讀者所深喜。他的最近之小說是「如神之人」(Man like Gods)。如果社會學的小說是新世
紀英國特殊的文學產品，那麼，韋爾士便是一個代表作家了。

列寧底民族主義

列寧底國際主義是不須要作任何的介紹了。它的卓越的要點便是，從世界大戰底第一天起，和第二國際盛行的冒牌的國際主義不可調和的決裂。「社會主義」底政客們，從議會的講壇上，以一種老四海爲家者底精神的抽象的理論，發揚祖國底利益和人類底利益調和的學說。如我們所知道的，這種指導理論的練習之要點，就是要通過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幫助貪婪成性的祖國。

列寧底國際主義決不是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調和的空想，而是國際革命行動的實際。所謂文明人在地球上領有的世界只不過是被看作，各個國民與階級相互之間爲反抗

其他階級的壓迫而從事偉大的鬥爭的合理的戰場而已，沒有再比重要的問題易於形成一種民族組織的問題的。在世界一切的盡頭，顯明的與不顯明的線頭帶有幾打以上的現象和這種問題聯結。在列寧對於國際的原動力與威權上的了解，他是比之於任何人都能獨立於民族的利害觀點之外去看的。

馬克思曾經有過這樣的話，以為哲學家們已然揚言世界是充實的，並相信世界將成為他要去改造的事業。可是他，這位偉大的預言者，却沒有在活着的時候看見這句話的應驗。舊世界的變革現在是在整個的動盪中，而列寧就是它的第一個力行者，他底國際主義是對整個的歷史事實的一種實際的理解，而且是在國際的比例尺上，爲了國際的前途，對於整個的歷史事實的路的實際的設施。俄羅斯乃至於她的命運，是在決定人類存亡命運的偉大的歷史底的鬥爭中之唯一的要素。

列寧底國際主義毋須再介紹了。同樣列寧他自己也是到了很高的民族程度。他是深深地植根在新俄的歷史裏面，使歷史成爲他自己的，並給歷史以最意味深長的表现，以至於達到國際行動與國際影響底最高峯。

初初看起來，說列寧底特性是『民族的』也許會覺得驚奇吧，可是根本地思索一下，的確是事實底表現呢。能夠領導一個在歷史上空前的，現在在俄國逐漸完竣的革命，和團體生活底主要的力量作一種不可分解的有機的聯繫，即從最深的基礎中所發生的聯繫，那顯然地是必要了。

列寧自己具體說明俄國的無產階級，一個年青的階級，政治的地說來祇不過比列寧稍老一點而已，至於一個悠久的民族的階級，因為俄國整個的過去發展都被它束縛住了，所以在民族的階級裏面安放了俄羅斯底整個的將來，它可以操俄國的民族生死權。習慣與實例底缺乏，虛偽與因襲底缺乏，不獨此也，思想底堅定和行動底勇敢，一種從不需要了解之勇敢精神，是俄國無產階級也是列寧的特色。

在世界革命中實際地造成了最重要的權能的俄國普羅列塔利亞之特質，是老早就在俄國民族史底進程中，在最高壓的國家底野蠻的殘暴之下，在卑鄙的特權階級的剝削之下，在瑣碎交易的資本主義的熱病發展中，在俄國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底沒落中，在他們的政治底腐敗中，培養成功了。我們的『第三階級』是既不知道改良，也不知道大革命。

命，而且也不能知道。所以普羅列塔利亞底革命的諸問題是帶有一種較廣博的性質。我們的過去的歷史是，既不知道有一個路德，也不知道有一個湯麥士·門查爾，既不知道有一個米拉保或一個丹東，也不知道有一個羅伯士比爾。爲了這非常的理由，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就有了它的列寧。在傳說中缺少的東西，而革命的能力却戰勝了。

列寧本身便是俄國工人階級的反映，並不僅僅是反映工人階級的政治的現在，也是反映最近的樸素的過去。無疑地是無產階級的導師的這位人物，不僅僅是外觀地像一個農民，且也是有着一個農民所強烈地表示的東西。面着司莫尼院，另一個全世界無產階級底英雄底石像矗立着。馬克思穿着一身黑色大禮服站在臺上。當然，這是開玩笑的談話，因爲列寧要穿一身黑色大禮服，那是十分不能去想像的。有幾張畫裏面，馬克思是穿着一件寬襯衫，襟胸上則懸了一個單眼鏡，這樣被描畫着。

只要對於馬克思的精神有一個概念的，任何一個人都會明白，無論如何馬克思是不會傾向賣弄風情的樣子。可是馬克思是在另一種民族文化中生長的，在另一種氛圍氣中活着的，也是作爲德國工人階級底領袖人格，帶着這種人格的基礎，不是向後到達農村中。

去；而是到達手工業行會乃至於中世紀底繁榮的都市文化中去。把力量，和溫柔，憤怒和諷刺，嚴肅和優美聯繫在一塊的豐富和美麗的馬克思底風格，是閃現在所有過去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底文學，自宗教改革以後乃至於以前底文學的和倫理學的基礎上面。而列寧底文學的和演說家的風格，正如他的整個的天性一樣，是非常地簡單的，苦行的。可是這種強有力的苦行主義是沒有一種道德底蔭影前行的。這不是一種沒有思想系統，且也一定不是假胃的原則，而簡簡單單地是為行動而集中內心的力量之外部的表現。在一種非常大的比例看來，那簡直是一種節儉的農民風的真實。

整個的馬克思就包括在「共產黨宣言」和他的「資本論」的序文中。即使他不曾變作第一國際底創立者，他仍然照常在中間存在的。可是列寧呢，在另一方面可以說，是整個地表現在革命的行動上面。他的理論的工作僅僅是為行動的一種準備。如果他從來不會在過去出版一本書的話，他依然是生活在歷史裏面的，因為他已經走入歷史中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底領袖，作為第三國際底創立者而出現。

一種清晰的博學的方法——唯物辯證法——是必要的，它能夠去否認這種由列

專負責底事，實但是這種方法雖是必要却是不大充分這裏需要的是神秘的創造的力量，就是我們叫着直覺那樣的東西，要有同時正確地把握着現象的能力，從非本質中乃至於無意識中，清出本質與要素來，要想像一種圖畫中不足的部份，要適當的衡量其他的人的思想，特別是敵人的，以這一切安放在一個整個的個體中，安放在立刻反映到他心裏的「公式」中，去設法應戰，這便是由直覺到行動。在另一面，這種直覺使是和我們叫着智慧那樣的東西交通的。當列寧，他的左眼閉着，用無線電耳音機（Radio）聽着帝國主義史底一個主領人底國會講演，或是所期待的外交通譯，一篇蠻性的遺留底談話乃至於政治的口頭禪的時候，他便變成一個不會做假的，可惡的驕傲的農民（M. G. K.）了。這是最高權力的農民的幾乎和偉大相等的機智，這種機智是被一種博學的精神底最後的勝利裝飾着。

年青的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是能够完成只有他才能完成的，把農民底泥濘的荒地開墾到它的深處的工作，我們整個的民族底過去已然爲了這事實準備了，可是正因爲無產階級通過一切事實底路線獲得了政權，我們的革命就能够去最後地和激烈地克服民族

底狹隘性乃至於地方底落後性，蘇維埃俄羅斯不僅是成爲共產主義國際底逃亡藪，而且也是共產主義國際底綱領與政策底活潑的具體化的表現。

這種人格要求它的表現的未知的路徑，還不是被科學所探尋出來，而是列寧從他所需要的一切的民族主義中，爲了在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的原故，才取出來的。正因爲長久地有了它的國際的理論底表現的社會革命的原故，第一次便在列寧所認識的民族底具體表現中找到，名符其實地說，就是列寧因此已然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了。

【註一】此章曾載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真理報第八十六期上面。

列寧遇刺

同志們，在如兄弟樣的這次祝賀會上，我是用事實來諦聽來解釋的，在這些艱難的時日中，我們完全如兄弟一樣的，感覺到每個人相互間乃至於我們的蘇維埃組織間堅固的團結之必要，而且更有站在共產主義底旗幟之下團結的必要。在這些不安的時日中，當我們的優秀的騎夫，簡直完全不錯地可以說是無產階級底國際的優秀的騎夫，躺在他的病床上和恐怖的死底幽靈而戰的時候，我們是應該比勝利底時期更要相互團結得鞏固些……

列寧被刺底消息不但是我得到，就是在施維耶斯克的卡賞前線上的其他許多同志

們也得到了。災難已然是很快地降臨了。從右邊，從左邊，從頭上都會飛下災難。可是這種災難是從後面埋伏的襲擊。現在與人意相反地又展開了一種新的災難在我們的面前，此刻的關頭要算最不幸的了，對於我們最覺得恐怖的是：呈現在前面的是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生命與死神底鬥爭，在這個或那個前面我們可以期待任何種的失敗——我是很歡喜你堅決地深信我們的危急的勝利的——並非這種一部分的失敗才能如此棘手，如此悲劇的，因為我們的領袖底胸前要被子彈穿通了，那麼呈現在我們前面的是全俄乃至全世界底工人階級將受一種致命打擊的結局。

你只要想想就能够理解這集團的仇恨的，這位人物是從工人階級底一切敵人中，已然叫出奮鬥殺賊呀，而且直到永遠。當宇宙創造了一個革命的理想底具體化的簡單的人物，而且創造了工人階級底不屈不撓的精神的時候，宇宙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傑作。這個人物便是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列寧。工人們底導師底紀念室——包括了一切的革命鬥士——是貯藏得非常豐富而且各有各的不同，像許多其他的同志們竟有致力於革命工作凡三十年之久的，我曾在各國遇見了各式各樣的工人階級底領袖，工人階級底革

命的代表們。可是人本位看來，我們的列寧同志却是我們的新時代的血和鐵中所創造出來的一位人物。

在我們後面矗立着資產階級社會底所謂和平發展底新時代，在那裏矛盾繼續不斷地增加，在那裏歐洲是通過所謂武裝和平的時期而苟延着，而且幾乎是在各殖民地血流遍野，在那裏貪婪成性的資本瓜分作去修補那班更落後的民衆。歐洲是享着所謂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底和平的福。在這新時代裏面，歐洲工人運動底最著名的領袖們是已經形成的了，在他們之間，我們看見奧古斯特·倍倍爾這位光輝的人物，而現在這位偉人死了。他是工人階級底緩慢發展底時代的反映，和勇敢與鐵樣的精力平行，在一切的運動中的這種最極端的謹慎態度，一種實際的地下賞試，這種等待與準備的戰略，都是他的特長。他反映了工人階級底權力底成分之逐漸的增加——他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前推動，正如德國工人階級當國際反動的時期中慢慢從下升起，而且從黑暗與壓迫之下得着解放一樣。他的精神上的肖像已經生長了，發展了，而且成爲更堅強，更偉大，凡此一切都是在等待與準備底基礎上的。因此奧古斯特·倍倍爾，在他的思想上方法上都是一個已然屬於

過去的最好的早期的時代典型人物。

我們的時代是另一種資料所組織成的。在這個時代裏舊的日漸增加的矛盾以一種可怕的裂痕爆發出來了。在那裏資產階級社會底假面具揭開了。在那裏整個的國際資本主義底基礎被民衆底恐怖的暗殺在地上粉碎了。這時代顯示了各階級底對立，而且以剝脫，利息利潤底名義之下，在民衆的面前，安放幾百萬破產底可怕的實際。而且因爲這個時代，西歐底歷史已經忘記了，忽略了，或者可以說是缺乏了創造領袖的能力——那並不是偶然的。因爲在大戰底前夜的一切的領袖雖在昨日享受歐州工人們底信任，可是今天却不然了……

當新時代展開的時候，這恐怖的暴動和流血的戰爭底時代，它是超過早期領袖們底駕馭能力之上的。那使歷史很高興——那決不是僥倖的——去創造一個在俄國特有的人物，一個反映我們整個的恐怖與偉大的時代的人物。我不厭煩地再說一遍：這種人物決不是偶然產生的。一八四七年，在德國的背景下產生了馬克思這樣的人物，這在思想底王國中一切戰士裏的最偉大的一個，這位最偉大的人物並指示去向那新的歷史之路。自然

德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可是歷史却決定德國底知識階級必須通過革命底發展而前進，而且他們的最重要的指揮他們的整個思想底代表必然會和資產階級社會破裂，使他自己決然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底一邊，而且作出工人運動底綱領以備工人階級底發展底理論之不足。

馬克思在他的那時代預言的是我們的時代應該是實際的時代因此這時代所需要的新的領導者，必須是我們的時代底偉大精神之擔負者，在這時代中，工人階級已然提高自身到歷史事業之最高峯去，而且清晰地看見那必須經過的人類生存而不像臭肉樣的墮落在歷史底寬廣的大道底邊界。因此在這個時代中，俄國的歷史便創造了一個新的領袖。一切都較之老革命的知識階級爲妙，我們的克己的精神，勇敢的精神乃至於仇恨壓迫的精神，這一切的精神都被這位人物集中了，無論如何，在這位人物年青的時候，就已然和知識階級世界難於調和地分裂，因爲這班知識階級已經和資產階級勾結了，而且這位人物已然具體地表現工人階級底發展底理想與實際了。這位人物倚賴着俄國底年青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幫助，使能運用工人國際運動底豐富的經驗，並變革了俄國無產階級

應意識形態齊着行動的水平線，於是以它的整個的偉大升進到政治的範圍中去。這位人物就是列寧，我們革命的時代底最偉大的人物。

同志們，我知道，而你也知道，工人們底命運並不倚賴着單一的人格；可是這話並不是意味着人格在我們的運動底歷史中乃至於工人階級底發展中是不甚重要的呀。一個人當然不能夠重新以自己的樣本和想像來創造工人階級，而且意識地指出無產階級這條或那條發展的路徑來，可是他能夠幫助工人們底事業底實踐，而且領導他們更快地達到他們的目標。這班批評家們已然證明，卡爾·馬克思預言革命將較之於實際的情形更來得直接些。這句話，這句話完全正確地答覆了這班批評家們，因為馬克思是站在高山上，因之望着前面的距離就會得短些。

許多人也是不止一次地批評過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了——而且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為他不曾注意許多較少顯著性的主張及意外的事變。我必須說要是在一個尋常的「緩慢的發展底時期中的政治的領袖果如此，那的確是一個缺點，可是做了新時代底領袖的列寧同志，這些所謂缺點，却反而是最大的功績。這一切意外的表面的第二

義的要點都被刪掉了，而只有各階級間底基本的、不相容的衝突仍然留在資產階級底戰爭底可怕的組織中。去以他的革命的眼光投射到將來，去把握這本質，這基礎，這要素——這便是在最高的限度中，列寧所特有獻給我們的禮物。正如在這時期中對於我也是一樣，任何人都應該承認，要以精密的探求精神來觀察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工作，是不能不拋棄一切的表面的，無關緊要的，膚淺的眼光，而要以熱誠——我再重複「熱誠」這個字——來撫視這個尖銳的，智慧的精神底禮物，以致於才能理解這主要的路線及行動底方法。工人們學習去寶貴那班指出進展底路線的領袖們，而且沒有猶豫地遵循着路線前進，即使無產階級本身底成見暫時地妨礙了他們。除了一種權力的精神底禮物以外，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還被他們送了一副不屈不撓的意志。這些特點底綜合便產生了這位真實的革命的領袖，這位領袖創造了勇敢，無憐憫的心，和堅強的意志。那是多麼幸福呀，我們所說的，所聽見的，所讀到的一切關於列寧的分析都沒有用一種計聞的形式呢。可是我們仍然離着他不要呀……我們深信在很近的前面，在克林里宮中，生命將得着勝利，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將很快地回到我們的戰線上來。同志們，當我曾經說過，他的勇敢的精神和他

的革命的意志都是工人階級的具體表現，你或許會說那是一種內心的象徵吧，幾乎是一種歷史意識的目的吧，我們的領袖在這些沉重的時日中，是正值俄國工人階級以所有它的力量在邊境前線上作戰，以反抗捷克斯拉伐克軍，白軍，英國和法國底傭兵——而我們的領袖却正和被這些可惡的白軍，捷克斯拉伐克軍，英國和法國底傭兵底代理人所加之於他的創傷作戰呢。這裏安放下一種內心的聯繫和一個深刻的歷史底象徵了。而特別是正如我們大家深信的，在我們和捷克斯拉伐克，恩格羅·法蘭西乃至於白軍作戰的前線，我們是每天和每點鐘地堅強起來的——我敢以一個剛從戰區歸來的親眼見證人的資格這樣說——是的，我們每地在強盛起來我們較之於今日，明天又要強盛起來了，我們比之於明天，後天又要強盛起來了；對於我是無疑地相信，我敢對你們說，卡賞，新伯斯克，沙麻那，烏發，乃至於其他的暫時被敵人佔據的城市都交還給我們的蘇維埃祖國的日子，是為期不遠了——和這一樣，我們也希望列寧同志的病狀將以敏捷的速度一天天地進展，以抵於復元。

可是即使現在他的面影，這位受傷的，已然離開我們一些時的導師底光輝的面影，却

是依然清晰地浮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知道他從沒有一刻離開我們的隊伍的。即使他被反革命的槍彈射倒了的時候，他都要喚起我們，鼓舞我們，而且督促我們前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同志，也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忠實的工人，在反革命的挑撥離間之下會讓他的手去打倒列寧的，反而我倒是看見幾打捏緊他們的拳頭的人，他們的手正在找他的槍；我也會看見幾百條和幾千條舌頭，殘酷地仇恨地詛咒無產階級底敵人。我毋須細數，這班在前線上的階級意識顯明的戰士是如何地憤慨地表示。當他們聽到了列寧的身體上中了兩槍躺在那里的消息的時候，沒有一個對列寧敢說，他的性情中缺少金屬品了；而只有現在，在他的精神裏面不再有金屬品了，可是又在他的肉體中了。因此他才可算是對於俄國工人階級最親愛的了。

我不知道我們的話和心之節奏能傳到列寧底病床之側去不，可是我是無疑地相信他已然完全感覺到了。我也無疑地相信，他即使在熱度很高的時候都明白，在兩三重的節奏中，我們的心是如何的顫動。現在，我們完全比之於平常更清楚地認識，我們都是在唯一的而且是同樣的共產主義蘇維埃家庭裏面的黨員。當我們的時代中最偉大的人物是在

病危的時候，在這緊急的關頭中，我們每個人底生命永遠不會站在第二條或第三條線上了。任何一個傻瓜都能把列寧底頭打成粉碎的，可是要重新創造這個頭，對於宇宙她自己，却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了。

不會的，他將立刻會起來的，而且和我們在一塊來討論，來工作，來鬥爭的。最後，我們希望我們愛戴的領袖長遠地把精神的權力留在我們中間，我們的心熱烈地顫動，我們將對於共產主義者底革命底旗幟，保持永遠的忠實。我們將和工人階級底敵人決一死戰，直到最後的一滴血灑盡，直到最後的呼吸窒息。



病中的列寧



列寧夫人



加里寧



卡米利也夫



得米彦伯得里
(Deni作)



拉迭克
(Deni作)

列寧病了

同志們，這個年頭兒已然使我們的黨舉行某一種關於思想底清晰和意志底堅定的試驗了。這種試驗是困難的，因為它必須被鄭重地衡量所有黨員底意識及工人人口底最寬廣的範圍所決定的——更正確的說，必須衡量我們的國家底整個的工人人口而且衡量整個的世界到一個巨大的限度。現在我要說到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病狀了。在三月初頭，當他的病勢轉於惡劣的狀態的時候，中央執行委員底政治部應當考慮，關於列寧同志底康健的變化我們要怎樣報告到黨和國家去的問題。我相信你們完全能够想像得到的，同志們，這次部務會議是以什麼心情舉行的，當我們已然給了黨和國家以這第一

次嚴重的和驚詫的公告的時候，也是因爲一件事底進行，在這時期中我們仍然留在政治部。因爲這個原故，沒有一個人會責備我們的。我們不僅僅是懷念着列寧同志底康健——不必說，我們都是在懸念着他的脈搏，他的心情乃至於他的體溫——而且我們也在考慮他的心跳將會給工人們和黨底政治的脈搏以多少下的數目的結果。在黨底力量上面帶着不安，而也帶着深的虔誠，這是我們敢必的，因此我們也必須把病狀一有危險的變化情形隨時隨刻報告到黨和國家。我們的敵人會鼓動他們自己來利用這個消息以煽惑人民，特別是農民，來開始散布可怕的謠言，等等的事，是沒有人會懷疑的吧，第二我們必須立刻地報告黨怎樣對付這一切的事，爲了我們已然增加每個黨員底責任的原故，這點也是沒有人會懷疑的吧。我們偉大的擁抱了五十萬黨員的黨是一個握有豐富經驗的集團，而在這五十萬人中間，列寧佔有了一席無匹的地位。過去的歷史證明沒有一個人物能努力獲得如此大的影響的，這種影響不僅是由於他自己的國家底命運，也是由於人類底命運獲得的；歷史簡直就沒有用以測量列寧底歷史底意識的標準。而現在因了他已然長久地離開了工作的原故，於是他的病狀的惡劣，將引起政治的前途的深的苦悶。

自然囉！自然囉！我們絕對地知道工人階級將會勝利的。我們唱着「皇帝不能救我們」——而且「大臣也不能救我們」這樣的歌句，那當然是對的，可是祇有在這最後的意義上說，自然是以工人們得着最後的勝利以爲限，但沒有馬克思，沒有烏里雅諾夫……

• 列寧也是不行的。工人們，將會自己完成他們所需要的理論與方法，可是沒有他倆，也許完成得要較遲點呢。像馬克思和列寧兩個人物一樣，工人階級已然創造了他們的兩條河岸，這種環境是爲革命謀了最大的利益。馬克思是定律底原則的預言者，而列寧則是嘗試底最大的實行家，他不僅僅是如馬克思一樣的訓練無產階級底理想政治，而且在定律之實行中，在這非常困難的形勢中，教養階級與人民，而且他能行動，調遣，征服一切。這一年中，有一個時期，在實際工作中缺了列寧，使我們硬幹下去了。在意識形態的根據上，最近，我們已然從他那里接到暗示和指教了——關於可以支持幾年的農民問題，行政機關的，乃至於國權的問題……

而現在，我們必須負責報告他的健康惡劣地變化的經過，我們應以正當的切望態度問我們自己，因爲農民相信列寧是在我們的政府機關中站在最前線的原故，那麼這班中

立的羣衆，這班農民乃至於這班紅軍將會作什麼結論來呢。丟開其他一切不談，伊里基確是在工人們與農民們相互關係間底一個政府機關中底偉大的道德的支柱。這班農民難道不會想到——我們之間許多人都問過這個問題——在列寧長期間離開工作中，他的政策不會經過一個變更再前進麼？而黨，工人羣衆，乃至於整個的國家又怎樣反應呢？……當第一次令人吃驚的報告出現的時候，黨是如一個整個團體似的團結，成長，而且達到一種更高的道德上的程度。同志們，不待說，黨是包含了許多活潑的幹員；而且這班人也自然是會有許多錯誤和缺點的，甚至於在共產黨員中間，有許多都是誠如德國人所說那是『人類的，太人類的一切』了，而且這兒常常易於發生團體與個人底衝突，嚴肅的與垢和的衝突，凡此缺點沒有一個健全的黨不會發生的。可是這種道德上的力量，一個黨底政治的特殊的重量，是當遭遇如此悲劇的情形發揮到頂點的時候，便會起解釋的作用；換言之，那時，統一的意志，紀律，或是俯從的和個人的，人類的，太人類的一切都會出來了。而且在這裡，同志們，我相信，我們能以絕對的忠實來下我們的結論：當黨看清楚列寧底領導工作要停頓一個較長的時間的時候，黨必會團結得更鞏固一些，而且也足以危害本黨思想

底清晰，黨底意志底一致，乃至於黨底作戰的能力的一切，清除出去。

當我沒有搭火車出發到卡爾考府去以前，我和我們的莫斯科衛戍司令，尼古拉·伊凡洛維支·牟那諾夫談話，不用介紹你們就已然知道他是一個黨內老同志了，我問他紅軍對於現在的情勢和列寧底病中間的關係，是抱怎樣的觀感。牟那諾夫說：『第一次接到列寧被刺的消息真是好像霹靂一聲似的震動；於是他們沉到過去的回憶裏面了，而且他們更深深地想到列寧。』是的，同志們，現在成爲時代中堅的紅軍，已然走在他們自己的路上了，他們深深地考慮到歷史中人格所演的任務，他們不曾想到，正如小學校的孩子們，學生們，或是年青的工人們讀書一樣，我們這舊時代的人們在牢裏，在獄中，在流放中，一句話，常常比較和辯論主觀的原因與客觀的環境，及從『英雄』到『羣衆』的關係，等等的問題了。而現在，在一九二三年，我們的領有十萬頭顱的年青的紅軍，已然會具體地想到這些問題了，而且和他們一樣，全俄羅斯的，全烏克蘭的，乃至於其他各處的領有一千萬頭顱的農民，也已然會想過列寧底人格在歷史中所演的任務了。

至於我們的政治機關報，我們的執行委員，和團體書記又如何答覆這個問題呢？他們

的答覆是：列寧是一個偉人，這世紀產生出來的唯一的偉人，而且整個的世界史祇知道作爲工人階級底領袖的兩個偉人：馬克思和列寧。即使是用最強制的命令和最紀律的黨的力量，偉人還是不能被創造出來的，可是黨可以盡可能地嘗試；因爲已是缺少一位偉人的原故，加倍用黨底集體底努力去創造一位偉人的。這便是人格和階級底理論，這理論爲我們的政治的機關報以通俗的文體散發給成爲中堅勢力的紅軍，而且這種理論是對的；列寧暫時是不能工作，因此我們必須如手足似的加倍工作，加倍地小心看守着危機，加倍地出死力從危機中救出革命，加倍地堅持更遠的發展底可能性，而且從中央執行委員會底委員到鐵的紅軍，我們必須全體總動員出發工作。

同志們，即使我們的工作是大規模計劃的，做起來却是非常麻煩，非常瑣碎的；我們的工作底方法是『平凡的』：簿記，統計，生產稅，米穀出口，我們辦起這一切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可是這樣，難道沒有使黨墮落到瑣碎中去的危險麼？而且即使這是一種他們一致行動底無足輕重的衰頹的話，我們更不能較之我們能承認的來承認這是一種落後的現象；因爲假使目前的時期要延長得較久的話，可是總不能說這時期要永遠延長。

下去呀。其實也許不會更遷延下去吧。在一個大的限度上說，一個革命的爆發，就譬如說是本來的歐洲革命底開始吧，也許較之我們所想像的要發生得早些。如果從列寧底無數的戰術的教訓中回溯一下，我們希望大家以特別的清晰的眼光記着，爲他命名爲「大變動中底政策」今日的處境是在反動中，而明天却又在第三次國會底地位上了；今日是歡勝了世界革命的呼聲，發動了震動世界的十月革命，而明天却和庫門、和傑林、磋商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底喪權辱國的和約。這種形勢變動了，或者可以說是，我們相信變動了，看吧，跟着「到凡爾賽去！」的呼聲中的向西方去的進軍。這種形勢強迫我們去改變我們的手段，如你們所全知道的，我們又得去簽一個喪權辱國的里加條約……於是又得要幾塊磚疊起來似的，重新經營堅定的工作，經營經濟，節制用人了。要用五個或是三個電話生呢？如果三個儘夠了的話，就不用五個了，因爲這樣農民必須拿出幾蒲特米來。只是瑣碎地工作着每天的糧食，看吧，在魯爾革命底組織居然展開了！現在，我們果真是落後的嗎？

同志們，不是的！不是的！我們並沒有落後呀。我們只是改變了我們的手段，工作的方法而已——可是黨底自我保護底革命底本能是我們最高的原則，我們學習簿記，而在同時，

我們備有一種尖銳的目光，注意着並不能使我們吃驚的東方和西方的情報，祇要我們本身力量健全和無產階級基礎之擴大，我們的力量自然是會生長起來的……我們可以和農民及小資產階級暫時妥協，我們也可以對 ^三 商人表示讓步，但是我們可不准許 ^四 商人和小資產階級入黨。唉，不是，我們是要用硫磺和紅鐵把他們燒得從黨裏滾出去。而且在第十二次大會上，這次會是自十月革命以來的第一次沒有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參加的會，而且除開在我們黨底歷史中某一次他缺席不計外，我們必須彼此互相說到的。是我們必須用一隻尖利的鉛筆寫或是刻這主要的命令在我們的意識裏面：不要把組織發展得太快了，——要把意外的變動運用自如，不要被裂我們預定的戰線，要使一時的和永久的同路人妥協，可不要讓他們入黨。記得，你們仍然是在冒險地保護着世界革命呀！而且當雷聲從西方響到這裡的時候，而且再響着，那麼即使燒掉我們的簿記、統計和新經濟政策，我們都要沒有猶豫地，沒有遲延地答覆：我們從頭到腳都是革命黨員，我們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更是這樣，以至於永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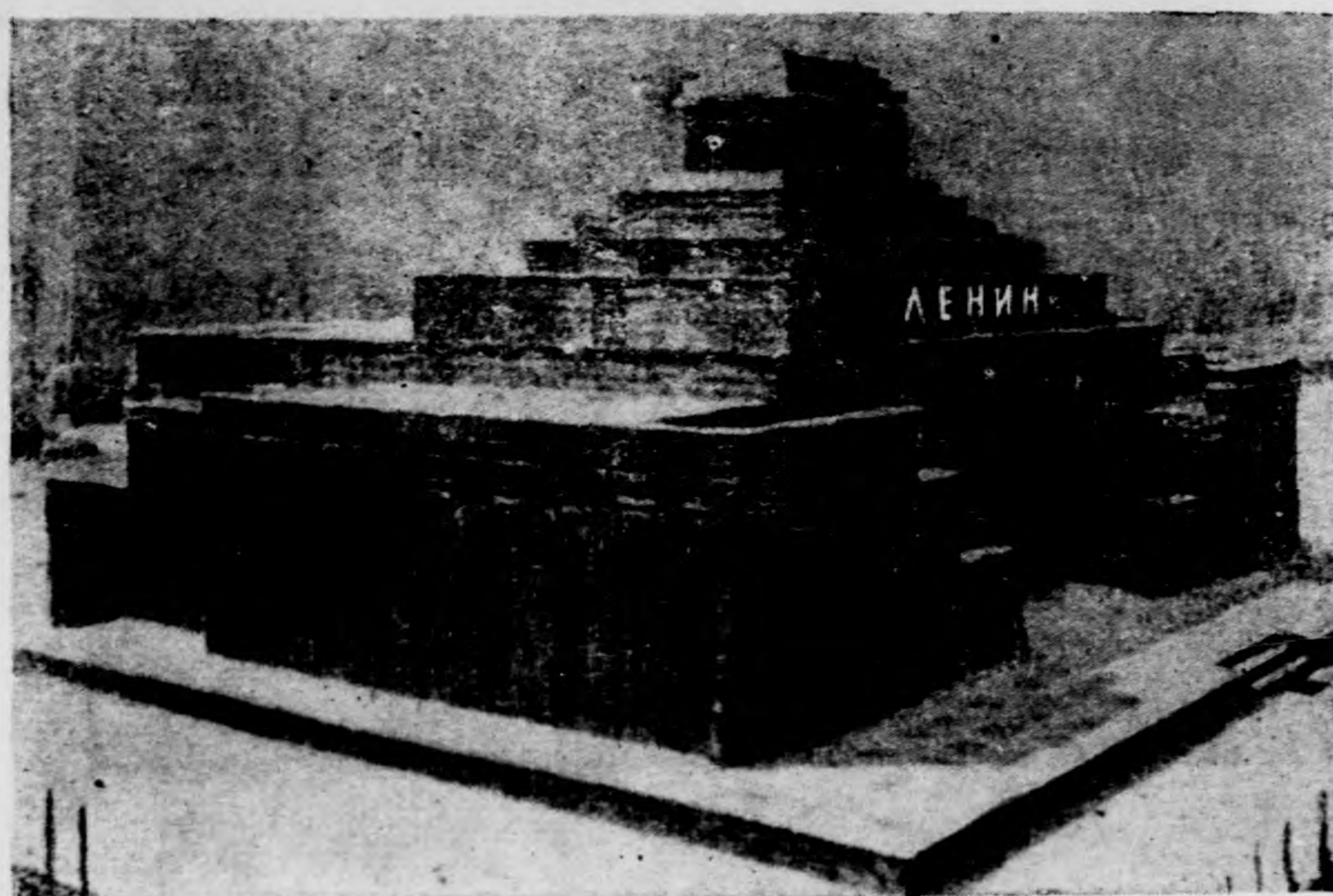
【註一】 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出席第七次全俄黨員的會議席上的報告。

【註二】 一講稿 (Text) 約合十六個基羅格爾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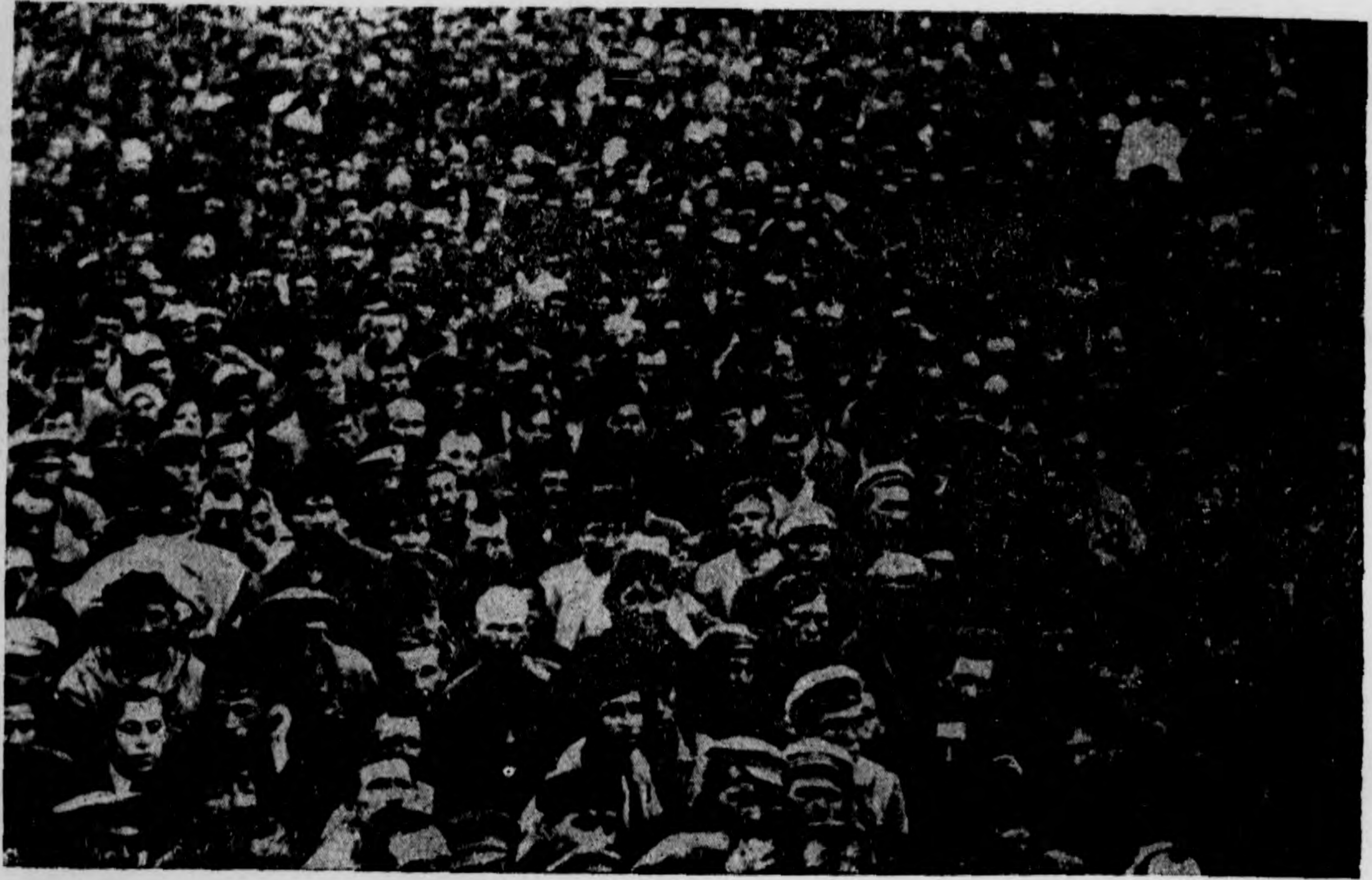
【註三】 即蘇維埃政權下經濟發展 (The Initiatives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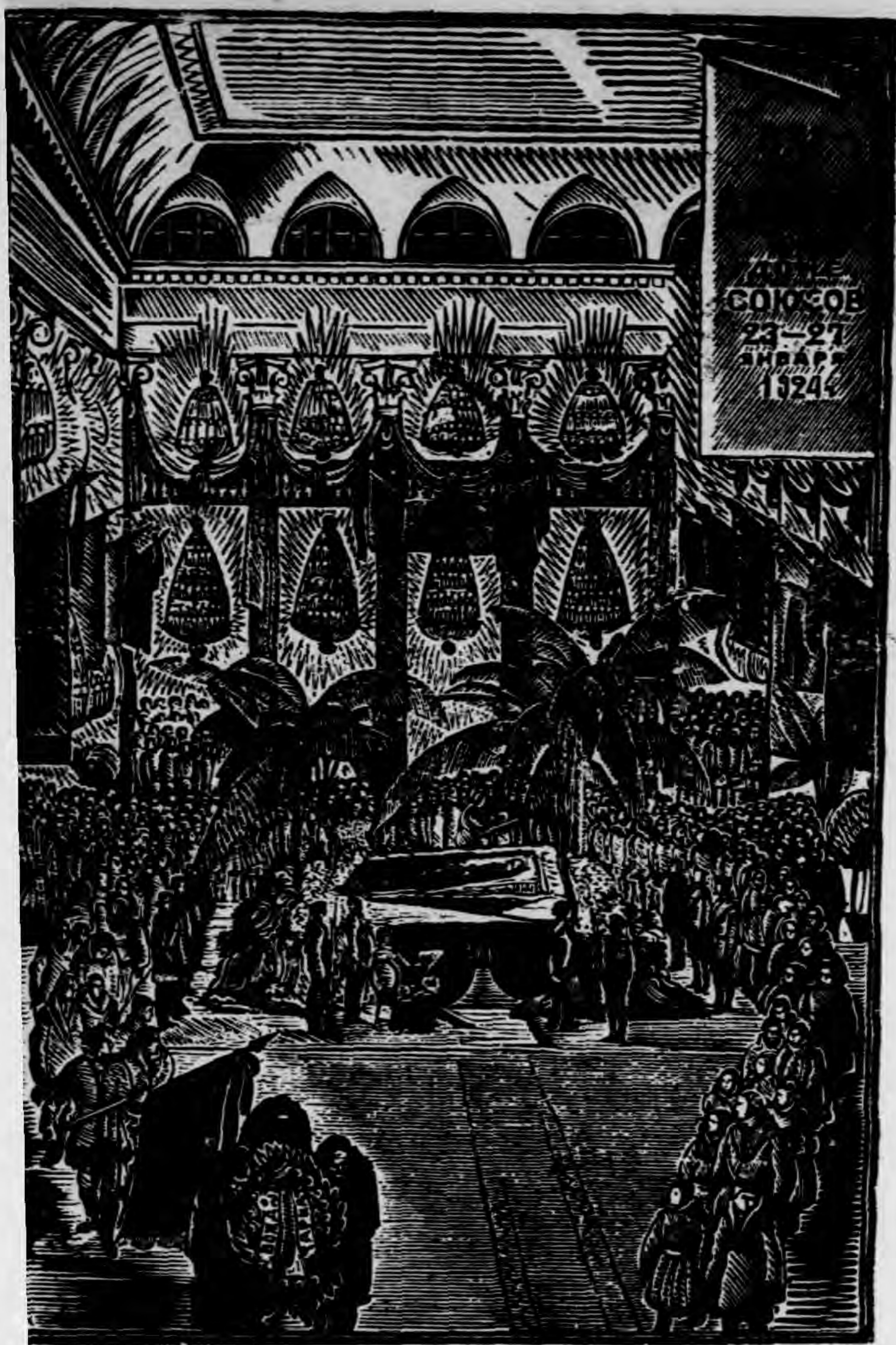
列寧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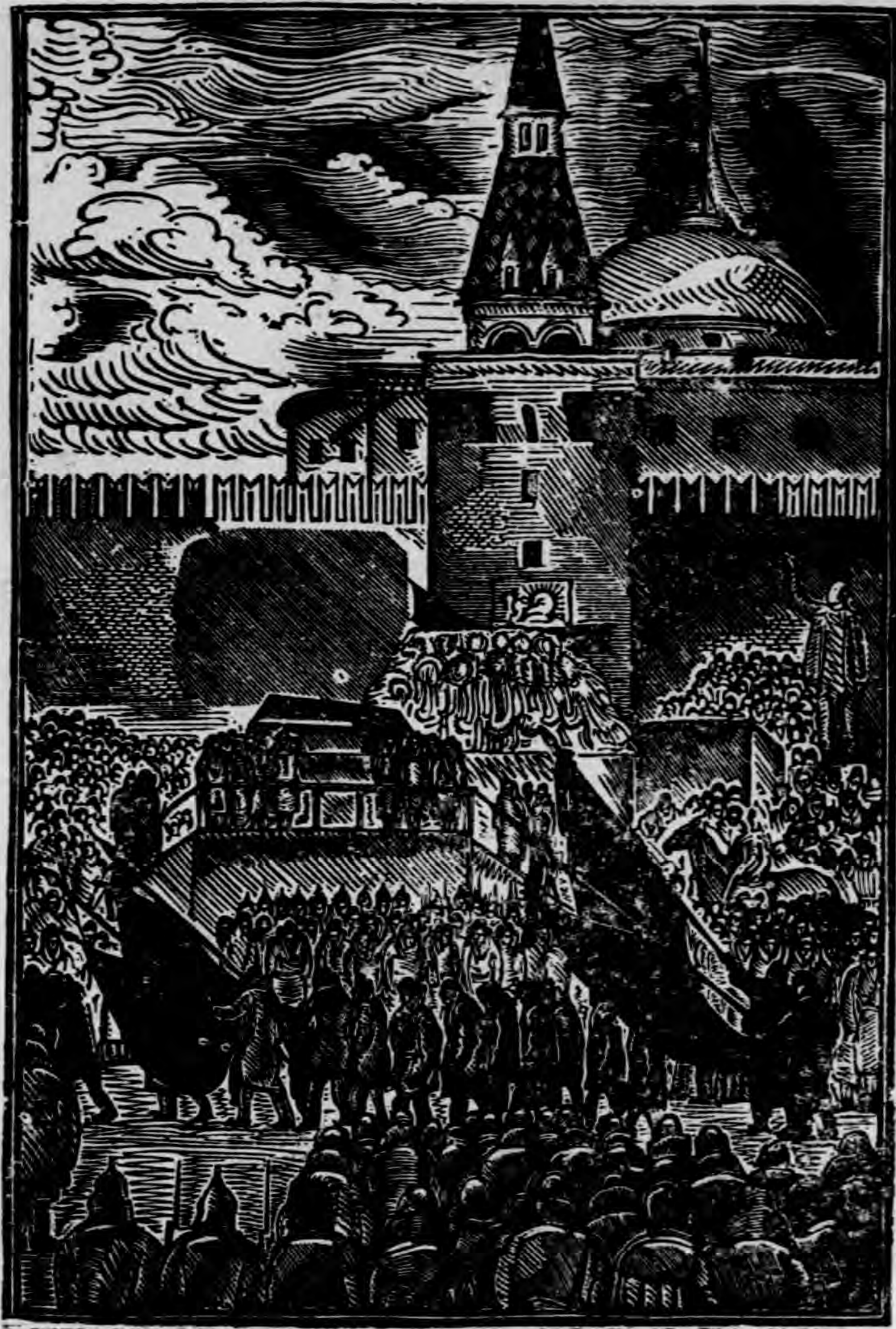
紅場



軍 衆



列 寧 葬 儀
(木 刻)



列 甯 出 殯
(木 刻)

列寧死了

列寧沒有了。我們失去了列寧。統治動脈管工作的黑暗的天意已然把他的生命毀壞了。藥石已然證明它的本身無能去完成熱中地希望着的，被幾百萬人類底心所要求着的。

多少人，沒有猶豫地，已然犧牲了他們自己的最後的一滴血來恢復，來復活這偉大的，蓋世無雙的領袖，列寧——伊里基底動脈底血液循環。而終於列寧是不能生還了。可是科學終於無能而奇蹟也不能出現。而現在，列寧是沒有了。這句話就像巨大的岩石之沉落於海底樣的打擊着我們底意識。這是可信的。藥耗麼？這藥耗是能設想得到的麼？

整個世界底工人們底意識決不能理解這個事實；因為敵人依然是嚴陣以待，革命的前途是遙遠的，而整個的工作，及偉大的歷史，仍未完成；因為全世界工人階級之需要列寧，也許是在世界史中沒有一個人有如列寧需要得緊的。

較之於第一次，尤為兇險的第二次病魔底襲擊，幾乎是延長了有十月之久。按照醫生底苦痛的表情看來，動脈只是微弱地緩慢地『跳動』而已。這是一種與乎列寧底生命悠關的可怕的跳動。原來病狀有進展之好傾向的，幾乎有完全痊愈之可能的，而不幸之結局終於降臨了。我們大家全希望他復元的時候，而悲慘的結局終於發生了。腦部中心呼吸拒絕動作了，而這位巨人底精神呼吸也窒息了。

而現在，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終於死了。黨是成爲孤兒了。工人階級也成爲孤兒了。這種真實的感情被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導師底死之噩耗喚醒了。

我們將怎樣前進了呢？我們會找到路麼？我們走去不會迷路了麼？同志們，列寧不再和我們同在了！

列寧雖然沒有了。可是列寧主義永存。列寧不朽的是，他的主義，他的工作，他的方法，他

的模範，這一切都活在我們中間，都活在他手創的黨裏面，都活在他曾作爲領袖指導過的
第一個工人底祖國裏面。

現在，我們心中全爲悲哀的情緒所充滿了，謝謝歷史偉大的贈與吧，因爲我們大家，全是生長在和列寧同一的時代，和他一塊工作，而且受過他的教益。我們的黨所信仰的，實際是列寧主義。我們的黨是工人們底集團底領袖。在我們中的每一個都和列寧生活過一小部分，而這一小部分的生活便是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底最好的生活。

我們將怎樣繼續前進呢？——在我們的手中拿着列寧主義底燈前進吧。我們如何找着前路呢？——用集團底精神，用黨底集團底意志，那麼我們就會找着路了！

而且明天，後天，一個星期以後，一個月以後，我們將要問，列寧真地死了麼？因爲他的死，對於我們好像更多地覺得這是一種不足信的，一種不可能的，一種天意之可怕的獨斷。常常我們想到列寧死了，而我們的心悸動的時候，也許這種痛苦對於我們中的每一個，都是一種忠告，一種覺悟，一種哀訴：你的責任加重了。應當尊重曾經教過你的領袖呀！

在不幸，悲哀，痛苦中，我們要使隊伍和精神團結一致；我們要更緊密的團結一致來準

儻新的鬥爭。同志們，同胞們，列寧是不再和我們同在了。永別了，伊里基！永別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於梯夫利驛站。

下

篇

列寧

I.

寧 列

雖然建設無名英雄的極樂世界的王國的理想已然固定在幾百萬農奴底靈魂中間，固定在幾世紀來所嚮往的遠景中間，但是爲了這理想的實現，一個偉大的個人的行動也是必要的。那是真的在布爾雪維克當權以前就展開了的偉大的歷史過程，而且簡直可以說在列寧降臨之前，就在羣衆中強有力地醞釀着，這種過程只要用文字與事功就可以活生生的認識出來，而且這是從列寧底事實與理想中表現出來的一種常常像神秘的東西，一種非常的個人的文章與事業，一種偉大的人格之秘密。

也許在歷史上並無其他的前例能夠如此令人驚訝地證實人格偉大之處是必不可

少的，而且是獨一無雙的，有如創造無名羣衆的王國的列寧之巨大的歷史事業所證明因爲從來沒有這話與說這話的人，這教義與說教的先生，事業與人，乃至於羣衆，動及其模範的領袖之間的相互關係，那樣相聯而不能分開。沒有一件事是能從人格分開的，一切真的深藏在人格內，正如藏在一個很有力量的宇宙之內一樣。布爾雪維克主義整個地是列寧底事業，只有從他那裏才能理解，而且也只有由他，才變作可能。正如愷撒史或是拿破崙史之不能從他們的人格分開一樣，布爾雪維克主義如無列寧是不能想像的，何況此種事業是個人的偉人的事業，而且此種事業是不能够和人分開的。

托羅茨基曾把馬克思與列寧作一比較，這種批評是很有意義的：『整個的馬克思是在「共產黨宣言中」和他的「資本論」的批評的序言中，』托羅茨基說：『如果他不曾變作第一國際的手創者，他依然永遠站在我們前面的。在另一方面來看列寧却不然，他是整個地表現在革命的行動裏面，他的理論底工作僅僅是爲行動的準備，即使他不曾出過一本書，他還是生活在歷史上的，因爲他已然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第三國際的創造者，走入歷史中去了。』（見列寧傳）

工作者與工作的這樣相合而不能相離的關係，我們不獨可以正確地見之於列寧底思想與行動中，而且也可以見之於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全景中。

當列寧說話的時候，聽衆所聽見的無非都是從前的人所說過的話至少也是前人所想過的。他所用的辭句整個是陳腐的，若不是他用這些辭句也許會變作毫無意義，變作很平淺的。但是一出自他這樣難解的人格，一切立刻變成有意義的了；他的每句話都有着一種看不見的權力；他的每種姿勢頗能適合一種重大的歷史事變且使聽衆永遠深刻地保有這種印象。

即使是在列寧底的著作中也會得到這種魔力的。如果我們讀他的著作而不想及他的人格，那麼我們就要說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平凡的，特別是不合乎邏輯的，而且有時是偏而乏味的。可是在字裏行間所現出的作者的面影，却吸得讀者被束縛住了，使讀者拋棄謹慎的批判，要讀者注意。『爲著作中的話是一個偉大人物說的，所以我們可以相信得過。有許多句子的本身，本來並沒有奇特深奧的思想，却發生有力而能深入於人心的效果，我們就更深信比之其他一切，惟有人格中的神祕的力量最大了。』

一個列寧最大的敵人，俄國社會主義者蘭道·阿拉丹諾夫(M. A. Landau-Alinov)說，有一次列寧正在辦理最要緊的國事的時候，怎樣接見一個來報告無關緊要消息的無名的工人。「我看見」阿拉丹諾夫這樣寫着，「這個工人見了列寧之後走出來，這個人已經受了很有力量的感動，儼然伴若兩人了。這個人向來是很沉靜很理性的人，這時候他說話忽然變作受了迷的人，他說了又說地重覆着：「這纔算是個人，我替這個人犧牲也是值得的呢……看了他，我的新生活開始了……呀，如果我們有一個像他那樣的沙皇够多麼好呀！」然則他和你說了些什麼話呢？」待這個工人變作更平靜的時候，我就問他，但我只得到一句空泛的答覆。「一切都歸你所有。」列寧曾經說過，「無論什麼東西，一切拿去得了。世界是為無產階級所有，切不可相信別人，要相信自己。工人們沒有其他的朋友。我們才是工人們唯一的朋友。」這個工人聽見過這樣無理的激動羣衆的政客們的話，何止數百次，答應他們以一個地下的天堂，而廢除長受困苦的生活。之所以如此激動這個工人的，是不是由於深的信仰渲染呢？還是一種顯著的人格迷人的影響所致？

有無數的人仇恨着列寧，而視之為基督之敵。有無數的人崇拜列寧，而視之為俄國的

解放者但是無論仇恨他的也好崇拜他的也好却沒有不同樣覺得他是一個偉大的本質的現象，幾世紀唯一出現的大人物，他的面影，在俄國的農民之愛與恨中，立刻現出一種神秘的偉大；俄國女詩人賽甫林娜（Solzhenitsyn）說得好：「甚至於列寧在世的時候，在俄國極邊地方的農民們的窄小的茅舍裏，已然造出了他的神話說他是來自一個較高的超人世界。」在賽甫林娜描寫中，列寧迷着俄國農民的力量，是說得很生動的。她說：「我常常聽見舊教徒們和異教徒們，以一種如瘋狂如狂的神情讀着整頁的聖經；他們以野獸的名稱和基督之敵的名稱歸之於伊里基·列寧身上……可是異教徒中有一個做馬鞍的生意的，擺出一個偉大的姿勢，而且也引着聖經，在鄉下的小鎮裏說着幫列寧辯護的話。當列寧把富人們的財富充公的時候，列寧以為這是按着聖經做的。」人們蓋了一所房子，又蓋了一所房子，有了一塊田地，又加上一塊田地，好像世界只是他們的，不留餘地給別人是會有禍的。」（引聖經的話）因為在這一位特殊的異教徒看來，列寧就是替上帝行道的人，就是履行以賽亞預言的人。在一個奉正教的村子裏，有一個瘦小紅髮的人，如瘋狂一樣的相信聖經的話，崇拜列寧。他入了黨，背了一根槍，每逢開會就拿槍嚇人，引出聖經的話，來證明列寧

底政治行動是公正的……那時候流行的關於伊里基·列寧底許多故事，證明有許多人頌揚他的，仇恨他的，厭惡他的；可是都是一樣熱烈的。這點大家並無不同：有土地慾的僑民，勞動者，全體窮苦的人民，關於列寧底面影，造了許多神話。」

列寧之整個的成功，他只有幾十萬附和他的同志，就能够控制一萬五千萬人的理由，那完全是因爲他的人格之潛力，凡是同他接觸過的人，都得着這種潛力，因此就深入極遠的農村的農民們的茅舍裏去了。誠然，布爾雪維克政府的鞏固，是要武力來維持的，是要用秘密警察所發生的恐怖，是要用壓迫的力量；但是使這部整個政權底機器不停地轉動，是從列寧底大名所發生的力量中，他底權威底潛力中，所致。

因此拿手創者底名字命名他所創造的主義，是從來沒有比這次的情形更來得適當而完全的。「列寧主義」一字，一般地是指俄國今日的布爾雪維克主義，以領袖的名字稱這整個的運動，那麼新政治底整個的精華是完全地表現出來了。因爲布爾雪維克主義就內容與學理而言都是，列寧底功業，換言之，布爾雪維克主義即列寧所運用的神秘的堅強的人格潛力，後來形成一種歷史底勢力，形成一種威權的大翻騰。

行一週而使能在片刻之間得親視死者底面影，列寧死後不久，克林里宮前，「紅場」上的陵墓，他的屍身底最後的休息地，就變作遠近都來瞻拜的聖地，崇拜有如一位宗教教祖底遺骸。成羣的人川流不息地在玻璃柩前走過，而死者便穿上了軍服，胸前掛了「紅旗勳章」，右手堅持着拳頭。

正如昔日之聖賢一死，就把他的心裝在金寶盒裏，作為有奇效的遺骸保存着一樣，俄國人所保存的不是列寧底心，而是列寧底腦。保存在盒子裏面，作為聖神的遺骸。

但是這一切的舉動，若缺乏一個偉大人物的格底剛強的腕力，無論什麼觀念，無論什麼運動，只是靠自身是不是能有效的？即以布爾雪維克革命而論，這是「通過非個人的未來的世界」所發生的，很需要偉大的人物的制裁的事功，也需要一個人的名字來命名這種體制，正如必要神聖的遺骸和一篇神話來成立共產黨底世界教堂一樣。但是布爾雪維克主義好像比之於任何其他的主義，更實際的需要一個人物，需要列寧，因為這個主義不能和他分開，這不是列的，只不過是一個有權威的個人底力量之歷史的效果，這個大人物想走入羣衆的腦中，而且和羣衆的腦筋適應。

不待說，我們討論到列寧，是當他一個歷史上完全新的典型的大人物，而且要理解他在歷史上的重要，那麼我們關於真正的名人的完全的舊見解，非要從根本上變改不可。因是，他所創造的布爾雪維克世界是並無前例的，正如任何人若要理解這事體必須全數拋棄他的成見一樣，所以要對列寧底意義作任何的理解，也必須完全改變關於歷史的偉大底整個流行的見解不可。

即使就這位近代英雄的外貌來論，在列寧底整個的姿態中，所習見於偉大人物底姿態是缺少的。他的外觀完全習見於日常生活的人，而且和想像中的一位英雄的全景相衝突。在幾千蘇維埃的旗幟上，宣傳影片上，徽章上，現在是把列寧畫作一個演說家，站在地球上，或站在旭日東升的光影裏；其實，他本人和他的幾千百萬同胞們，沒有什麼分別，豈不和他頭上戴的是一頂平常的遮陽帽，他的右手插在褲袋裏，我們無論怎樣搜，也搜不出什麼

可以表示他的偉大之處的痕跡。列寧有的是一個平常俄國人的臉，而所有他的朋友他的同志，曾經有在他左右觀察他的機會的，所有畫像家和雕刻家，曾預備測他的像的，都衆口一辭的說他的臉整個地缺少任何一種奇特之點；只有他的淺黑的兩眼使人得着某種印象。一個生人看見他，可以動這個生人，令他說有特色的地方，也不過列寧頭部高，多少帶點圓錐式，亞細亞式的顴骨，蒙古式的雙眉，這都是常在俄國習見的；列寧的相貌是我們莫斯科所常見的，你可以看見許多來自極東幾省的俄國人中間有這樣熟悉的臉。盧那卡爾斯基是列寧的朋友，同志，爲他作傳的人，他自己承認這位迭克推多的像貌，就說是從伊阿洛斯拉夫地方來的農民羣裏的一個商人的平常臉貌吧。

不僅僅是在列寧底面貌中沒有什麼動人之處，甚至於見他第一次所發生的印象，也沒有什麼奇特可言。不過他却是一個能動衆的演說家，他能令聽衆去做歷史上最暴烈的暴動那事，雖然他所說的話，整個的缺少熱烈的衝動，這是要激動羣衆，使他們隨着你的意志走去的原則中所必要的。他的聲音幾乎常被喧聲所掩蔽，一般地聽來是很無味的，而且他所用的句語全缺少激動，又全無演說家的丰度。這會把整個大陸震動的人的著作和演

說的風格，整個地是沒有意義的。俄國第二位大領袖托羅茨基，是最能動人的實際的演說家，他的演說是有節奏的，有着戲劇式的力量，有着藝術家的結構；列寧的演說，對於上述的諸點却一樣也沒有。

當托羅茨基拿列寧比馬克思的時候，他不能不說他的領袖的演說的諸多缺點：「馬克思底文章是豐富和輝煌的」他這樣寫着，「善於混合剛柔，憤怒和譏刺，嚴肅與秀雅。馬克思在他的文章裏聯繫整個的政治論文底文學的和美術的好處；列寧底文章和演說的風格，在另一面說來，却是單簡的，功利的，幾乎是枯澀無味的。」有其他一篇很有趣味的分析列寧的特有的平淡的風格，見於左黨的「烈夫」報中；這篇論說是探討這樣的演說雖然沒有什麼大意味，却為什麼會在人類歷史上形成一個最重要的大翻騰的結果呢。這篇文章會指出列寧底風格正確地包括在革命的術語之避免中，全在乎由日常生活中，取得許多簡單的習語，以代傳統的大話。

「對於列寧，他的職務或說是他的事業，並不是思想，而是正確的行動；大部分的演講和論文都是以煽動為主旨的。因此，一方面他常常有着反對者或是敵人，而另一方面，他常

常有着接受他的影響而且深信他的羣衆。」

雖然列寧自己很看輕論文和演說的形式，對於其他的人底術語和形式底潔癖却是強烈地反感着的。在他看來，黨派不僅僅是某種生活底哲學底象徵，而且也是演說的表現底特色的系統。他熱烈地反對着一切的「美麗辭藻」而且視之為智識貧乏和道德空虛的象徵。為反濫用革命的術語而戰的精神在他的所有的演說和著作中分明表現着；他拋棄一切缺乏意義的辭藻和修飾，他的同志們一用飄飄然高飛的句子，就要遭他忿怒的刪改，一種故作的偉大的姿勢，便要喚起他的尖銳的批評和惡毒的蔑視，「詩意的」或是「高超的」任何一切的字眼，都可惹起他爆發激烈的嘲笑。

只有從簡單的談話所淘洗出來的語言，對於他才覺得有價值，他自己常引用易懂的字眼與術語在他的固有的形式中，這些字眼甚至於遠沾染有點通俗語言粗鄙之感。可是他也愛拉丁的格言，他悅愛這種格言的既簡單而扼要的力量。除他有時漫遊到教養的世界底語言底態度中以外，無論如何，他總是盡可能地說着簡單的話，而且嘗試盡可能地得

到安說談話的調子。

他用通信的體裁給辦理共產黨報的人以一張關於特殊的商業主義的訓令，這訓令很有列寧對於這题目的見解底特到之處：『爲什麼你們不把二三百行的東西刪成十多二十行呢——而且把這些寫得盡可能地清楚，簡單，易懂——譬如門雪維克底卑鄙的反動，這資產階級底走狗們，英日進一步恢復資本底喪失權底企圖，美國財閥們切齒反對着德皇，乃至於其他同樣的許多事變，已經深入羣衆的血和肉裏的，爲什麼不照這樣辦呢。你們必須讀懂這些事情；你們必須記住，在這種世界裏的每一件事，不要重三倒四的，用長的論文和『討論』體寫出來，只要用『打電報的形式』幾行寫完就得了！如已知道的和正確理解的，按照這種方法，句子必須用新的式樣來通過政治學的範圍。要少用過於精密的政治的術語呀！少寫點有知識性的論文呀！要和實生活接近些！』列寧常常試想以新鮮的內容給話語，更從腐詞濫調的說話和字句中，解除平常的和呆板的技藝，只是常常特別着重連續詞和狀詞。他是寫文章要開端鋪張的一切的敵人，而他幾乎是常常單刀直破他的题目的中心的。

如「烈夫」報(Лев)所說的，在列寧的論爭中，他主要的是借重語勢的方法制勝。而當他攻擊他的敵人們的時候，他把激怒的諷刺的感嘆符號堆成一個整個的系統，使他的敵人被安放在受一般的譏刺的地位，而把整個的論爭變成一種挖苦的話。

在列寧底寫作的形式中，他的許多論文中都喜歡用引號(即「」)，這很他的一種特色。他老愛引用他的敵人的話反攻敵人，使敵人的話被安置在一個可鄙的光影中，正如把皮都剝去一樣，剝削了敵人說話的力量。他喜歡屢次用唯一而且同樣的公式，這種辦法好像適於引領羣衆集中注意於一個要點上去。他演說時絕不激動人家的感情和想像，而常常激動人家的意志和堅決；他的句語是和聽的人鬥爭的，強使聽的人決斷，使他無言地服從。

他的想像和比較整個地都是常常的清醒的，簡單的；整個地說，他所用的想像和比較只是使之具體化和顯明化，甚至於更清楚一些；他喜歡用格言和淺近的想像，特別是歡喜引用四福音和克里羅夫(Крылов)的寓言；可是他從不引用今日的作家的話。

不僅僅是列寧底簡潔而家常的語言中全然地缺少感動情緒的話，而且他的著作也

是從拘謹的術語中得着解放；甚至於他所說的話的內容全然地常常是趨向於實用的和必要的。在二十年前就已預言着布爾雪維克主義底勝利的他，永遠沒有得着大多數人的承認。他的朋友們能够指出現在，即使在關於無階級分別的未來的社會情狀的他的著作中，雖然這種題目要求，而且必須被熱烈的讚揚所擺脫，可是「如火如荼」的痕跡却是不能在其中尋到的。在整個的列寧底語言中，只清醒的，明白地感到克服一種實際的考慮；他的全部著作都是枯燥地討論着關於實際的政治或是功利主義的教訓的問題。

其結果，爲未來的烏托邦底王國而戰的列寧，勢必非把烏托邦專門地安排不可，藉以合乎羣衆底最近的暫時的利益；雖然他已然展開最激烈的爲顛覆整個的世界準備的綱領，乃至於所有這世界的幾世紀的舊環境顛覆的綱領，但在實行上呢，他自己却祇關心到覺得對於他是必要的去達到他的目的的第二個步驟了。

在列寧的心目中，每一種學說或理論，設使這個學說或理論是擁抱人類一切的思想的，那麼就常常要取得一種直接地，必要的，實際的要求底形式了。因此，甚至於在他作爲一個煽動家演說的時候，乃至於他的宣傳家的著作裏，他常常只是討論目前所必要實行的

各種事業

「列寧」有一次托羅茨基這樣寫着，「常常唱着同樣的調子，這調子就是說，有根本地改造人們之間的社會不平等的關係之必要，而尤要者，是要有達到這種目的一切的最好的方法。」布爾雪維克黨的批評家，伏洛夫斯基（Vorovski）也說列寧所常常說及的祇是唯一而同樣的題目：「他從最不同的乃至於絕對意想不到的觀點，討論同樣的題目，往往討論到十次之多。他很像只常有一個觀念的人似的談話，這却是多數觀念之觀念，其他一切的思想都向着這個主腦觀念旋繞，正如行星之繞太陽一樣。這最深處的核心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也永遠不會為其他的思想所佔據。這樣生活着，到頭來必然是覺得煩厭的。」

因此列寧底整個的目的，是盡可能地表現他的理論底科學的內容，這樣一來，甚至於能使沒有受過教育的，不習慣於政治生活的俄國農民們明白，喚醒他們起來行動。他的每句話都是是針對着它的目的，針對着直接的行動，而且因了這種理由，就被求權的意志所重負着。這種求權的意志就立刻把它本身的力量譯成行動。高爾基說列寧底邏輯一如板斧似的鋒利。他的話不僅僅是到戰場去的呼聲，而也在同時，是為指揮戰鬥的實際的訓令。

他的格言是：革命的事業必須不再停留在紙上了；必須走入行動中去。他常常宣言，即使是一件最不重要的方法底正當的實行，比之於一切的理論爲了蘇俄底存在的原故却是更重要的，比之於十條蘇維埃的議決案更爲重要。

3.

這

種沒有裝飾的素樸，這種農民的唯理主義，常常直接走向實際（這是顯現於列寧底

政治的行動中的）的精神，是深深地植根於他的整個的性情裏面，列寧之爲人是很簡單的，正如他做政治家一樣簡單，一樣的追求實際的目的。在他的個人生活上，他的舉動和行爲也是沒有什麼卓越之處，他的生活是簡單的，沒有什麼排場，拒絕一切的浮華，他的生活的整個模型是毫無虛偽的，甚至於是枯澀的。

可是這種苦行主義，曾在身後給他以享盛名，而且這種苦行主義並不是矯柔造作的，它也不是一種道德底原理底結果，倒不如說是天性使然，是物質慾望的需要很少的表現。表現他止是一個簡單而有決斷的人，他的整個的精神與意志都傾向於實際，而且要人們

承認原則底實行即權力的實行。和他的目的不直接發生關係的其他一切，他就絲毫不感到興趣。高爾基對於列寧曾說過這樣的話：『那是很難於描寫他的爲人的，他爲人和說話一切都是同樣率直和簡單的。他的英雄主義幾乎是缺少一切的表面的光輝。他的英雄主義是俄國所不常見的，謙遜的，枯槁的一個革命黨底熱心，他公開地相信世界上有正義底可能性。這個人的英雄主義實在乎捨棄世界上的歡樂，而投身於他的重大的事業中。』

因爲他是一個思想底正確的狂熱崇拜者，他便不爲任何疑難所擾，不受絕望或精神上的衝突所打擊；他專門地犧牲一切以求他的計劃的實現。因此，即使是受着超人的勞苦，無數的難事，這都是他所願作以實行和準備他的思想，而使他的思想譯成實際在他身上，都不是過量的勞苦，並不能扭轉，乃至於改變他的性情，倒不如說是這位不可比擬的蓋世無雙的人物，領有自然的展開的廣大的權力。

列寧底整個的行動有着和諧的新穎及雍容的可愛之處。盧那卡爾斯基說列寧決不是一個耐勞工作的朋友，而且很少見他拿着一本書，或是伏在書桌上。他寫大作的時候是寫得非常之快的，字也寫得大，毫不費力的把論文放在紙上，只要有一點閒空他就利用這

閒空的機會來寫東西。他讀書是枝枝節節讀的，而且對一本書永遠不久讀的。可是他的尖銳的眼光善於尋找書上的要義，而特別是看得準那幾段他可以用於鬥爭的演說中。使他發火的不是與他相同的思想，而是與他反對的思想，因為他常常是一個活潑的戰士，而他的心靈主要地為批評所煽動。不僅僅是列寧寫偶然要寫的著作，都是寫得很靜很迅速，而且很客觀的，就是他寫許多令半個大陸嘩然的命令亦復如此。因為他以迭克推多的資格而施行的一切方法，不過是他所認為對的自然的表現，而因了這種原故，他便決定要實行了。與他一生有關的許多暴烈和可怕的衝突，可決不能擾亂他的平靜，或能須臾間破壞他內心的均衡的。

他的朋友們告訴我們說他在「呼吸的空間」中懂得完全的休息底秘訣（很少人知他那樣懂得深透的）能夠為他自己取得幾點鐘底澈底的安閒和娛樂，即使是在最能擾亂的事變中，乃至於在最辛苦的工作中，他也能做到的。這就可以懂得他做了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後，正如他的家庭和朋友們所描寫的，為什麼要去和孩子們和許多小貓玩好幾點鐘的原由了。

從全數他的朋友們的衆口一辭的描寫中，我們看出列寧並不是憂鬱寡言的人。加之，我們常常聽見他的孩子似的高興、無慮、快樂的大笑，這好像就是他的固有的特色似的。『列寧真正是全身充滿了生命力，幾乎從頭到腳都是的。伏洛夫斯基這樣寫了來：『他節制他的大笑，已然證明無效，他把他的手遮住他的嘴，而笑聲還是會從嘴邊擠出來的。』

盧那卡爾斯基證明列寧底個人生活也是非常有趣味的：『在他的境遇陷於不快的狀態中，他反而是安閒的，且常常易於愉快的大笑；雖然他的發怒，可以使人得着可怕的感覺，但却又使人覺着非常可愛的，幾乎是一種快樂的感情。』

這種近乎和平的脾氣，就可能的使列寧在政治的鬥爭底最艱難的和最易發生禍疾的時日中，保持他的鎮靜與審慎的眼光。他永遠不會神經過敏，不會着急，不會搖動，而只常常是一樣地注意、關切、和客觀。士兵們、工人們的瑣碎的報告，或農人們從遠方來對他獻訴的，他無有不留心聽的。這樣，便只要從這班人底簡單的報告裏，他便能够理解羣衆底真誠的呼聲，並懂得他們的需要，而想出新法子來幫助他們。克拉拉·司特金 (Klara Zetkin) 說列寧是整個地混在他的黨徒的羣衆中間，他和他們打成一片，而永遠不會用姿勢和動

作來眩耀他自己怎樣了不得，克拉拉·司特金又說到列寧和少年人相交的同志的態度，他懂得和更年青的黨員們交際，應當怎樣唱父執的腔調。

4.

俄國的羣衆之所以服從列寧，誠然大部分是由於他的性格的簡單；凡是來見他的人都曾受了他的符咒之迷。他們之服從他就如服從一個可信托而有經驗的顧問一樣。他之所以與他的左右不同者，無非是較之他們，他要聰明些罷了。即使是頭腦簡單的農民面着列寧，都有他在同等地地位會一個朋友的感覺。

列寧本身帶有許多農民性，他的簡單而可靠的性格，他的爲實際利益的深慮的眼光，都是俄國農民的特色的面目。『這一位確然無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領袖，』托羅茨基有一次這樣寫着，『不僅僅是有着一個農民的面影，而且有着農民的粗野的態度。當他閉着左眼辨認一張無線電報或是一紙重要公文的時候，他就成爲一個非常機警的，不爲空言所愚弄的農民的影子了。他的機警，正確地是一種農民式的機警，可是升高到最高的能

力上，便具備了思想底最尖銳的科學方法了。」

列寧和農民們相同，不僅僅是由於機警這一點，而且激烈的傾勢這一點，亦復相同：他
很有一切民衆的粗野的力量，他之所以能夠掀動巨大的波浪者，亦由於這種力量所致。他
底人格底這種基本的特性，也能解釋他的政治上的成功的原因，因為他正確地看清楚，在
政治領域中，他的性格證明是最適於深入這種行動的領域中去的。

一切他的行動，講演，著作常常呼吸着一種爲實用的簡單的感情，而且呼吸着這種不
能屈折的毅力，這便是他的如此優越的特性。

伏洛夫斯基說：「我們試看列寧在四處散發的小條在這些小條子上面我們所找到
的只是一些簡單的訓令，譬如說，對英國應該取什麼態度，或是應該給德國工人以何種忠
告。同時却發命令准許某一個農婦，領四蒲特糧食，從這一站到那一站的通知，因爲這個農
婦得養活三個孩子呢。」

可是在這樣小的日常生活的事情上面，像如此一種實際的行動上面，却正是列寧底
真實的精神所在。當列寧死了之後，正如一切的偉人死後的舉動一樣，他的同志們便把他

們的領種底偉大底證據搜集起來，而思有以得着一些可紀念的字句，可是什麼也找不着，所找着的只不過一些乾燥無味的命令，一些簡短的訓令，或是一些調停的公文。

其中有一個字條，是被列寧主義者作『名垂不朽』的，是在一九二一年列寧所發出的一條命令，就是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生死關頭發出了一條命令，莫斯科的四郊正被敵人所威嚇，而且一般地都相信蘇維埃的統治權只剩了不多的時日了。在這種最危急的時期中，列寧覺得，把電燈在農村中接火，足夠地是一件最重要的事，而且頒發一條命令：『住在高爾基和斯安諾瓦（Nizhny Novgorod）地方的農民們，必須立刻供給電燈！』

那個時期又有其他的一條關於無線電話改良的命令，而這位偉大的革命者底其餘的談話同樣有着一種腔調：『從速質問中央石腦油新迭加底委員會，爲什麼只給每個工人十俄碼，而不給三十的理由。』『透澈的研究勞動者底科學的組織是必要的。』『小心地把交付行政會議底議案底文獻寫得比較清楚，比較明白，是必要的。』『研究風輪電機，怎樣才能應用電燈給農村接火。』這便是列寧底偉大的說話的外觀了，在這些句子中間就安放了神秘之路的秘密，在這裡就能夠用純粹地，實用的事務，來創造烏托邦的理想。

最近在莫斯科的列寧研究院設立了一個專門研究會，研究列寧底個人與實際的方法，怎樣在時光的推移中就會發生世界寥廓的重要的變化的結果。

他的朋友們和親近的工作同志們底一切的描寫，重三倒四的爲我們揭露他是整個的注意於日常事務底過於精細的實行的一個人。甚至於在俄國今日已然開始編排關於列寧的面影的神話，以慶祝這位「功利主義底過於精細的英雄。」他們描寫這位俄國底權威的統治者，描寫他雖在處理國際政治底最困難的事件當中，他還要關心在某某工廠或其他工廠的女工們，曾否實際地收到派給她們的新帷裙沒有。神話還頌揚列寧是一個廣大的帝國底統治者。他在他的威權之下發了一封信以後，自己便立刻打電話去問該局所，是否收到他的文件。

同時他有能力可以考慮到一切的事，他只要一件事一開頭，他就永遠不再會讓任何行動的過程越出於視野之外，他是一面把世界毀掉了，而在同時，還能關心於女工們底極其瑣碎的要求，正因爲有這種能力，列寧才贏得許多同志們。也正因爲如此，在他死後，一切他的顯然無味的實用的訓令，都被布爾雪維克黨人看作神聖的字句，當作紀念的字句。因

此列寧關於用風輪電機使農村電氣化底訓條，俄國人就引來，正如從福音書的原文引來一樣。凡遇大慶祝，大家都紀念這句話，而且從這個訓條裏面，他們就吸受力量，以準備新的鬥爭。

最後，列寧所給與羣衆底影響也可以用事實來解答的，你只要想到以一個專門演說家，特別是一個愛用聲韻悠揚的語句的演說家克倫斯基，居然被列寧打倒了的一件事，就可了然。當俄國倦於飄飄然高飛的字眼，而渴望簡單枯燥，渴想行動與實行的關頭，列寧恰好就在這其間出現。當俄國人心被裹於最嚴重的危機之中的時候，於是列寧便應運而起了，他立刻宣佈實行和實際的行動，而以自己作爲模範。如果列寧在一個西歐的國度裏出現呢，他的實用的原理乃至於文明的計劃也許只會引起一小部分人的注意吧；可是在俄羅斯，以近代文明立論簡直地可以說是落後的，這種功利主義底福音，必然在實際上成爲一個新的宗教。

如 果我們想到在一九一七年他底同黨底組織仍然是如何勢單力孤，那麼就可以了然於列寧底手段，乃至於他的最後的成功底無匹的天性了。甚至於當列寧已經是俄國底絕對的專制者的時候，而協約國依然是把他看作一個『匪徒』一個『德國偵探』。那是並不要等到他已然失去了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康健，而且已然由公共生活中離開，像一個活屍似的躺在清靜的高爾基療養院的時候。歐洲人才緩慢開始認識這位非常的偉人底重要性的。今日，即使是他底主義之反對者，也會首肯列寧在歷史上的最堅強和最非常的人格。可是若要真實地理解列寧底整個的政治工作的偉大，我們必須當這種工作是一種歷史過程中的持續和頂點。因為列寧，雖然挖過沙皇政治的墳墓，他却實在可以配稱為彼得大帝留給俄國底政治的實驗之真實的執行者。他自己是十分地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常常叫彼得沙皇做政治的祖先。和這相關的，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得說一說，就是他在實際地反對彼得堡城名底任何修改，他說，彼得大帝是第一個登王位的大革命家，因此我們布爾雪維克革命者們也要崇拜他，紀念他。

的確，彼得大帝是首先嘗試在俄國與西歐之間的海上架橋的人，而使他的帝國變成

一個近代文明的國，自此以後，俄國整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發展已漸傾向於「西歐化」的趨勢了。雖然初時只局限於宮庭的一部分，後來畢竟擴大到最寬廣的範圍了。彼得大帝曾一次地面着俄國的當前的問題：俄國還是去向歐洲文明之路呢？或是完全地保留東方的民族性呢？這個問題幾乎支配了整個的十八、十九兩世紀。

雖然彼得沙皇理解所謂歐化，只是西方權力來源的輸入，可是大多數的人們，後來却見到歐化是解放社會和從亞州專制的束縛中擺脫的唯一路徑。恰好當赫爾慘（Alexander Herzen）首先把這若干希望很清楚地化成公式的時候，反對的觀點也開始佔領地盤。且最初有克利福斯基（Kireevski）兄弟響應。在六十年代，俄國人已然公開地分為敵對的兩個陣營，一方面是「歐化派」，而一方面是「斯拉夫派」。無論如何，「歐化派」底努力並不會達到一個決定的行程，直等到俄國社會民主黨採用他們的見解的時候，並宣言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俄國才有歐化而且和西方文化發展吻合的可能。這種思想初次出現的意義，就是意味着俄帝國底歐化是活動者的歷史底使命這話而說的。

反對派——保存斯拉夫國粹派，——最初有「雅各賓」黨（Narodniks）做代表，這

是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及後就有社會革命黨代表即使雅各賓黨承認有改革社會之必要可是他們主張改革而不主張借助於歐洲，全然地主張只要俄國農民潛伏的力量來幫助就成。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俄國農民協會實在包含有最純粹的，社會主義底雛形；因此，斯拉夫派底希望，整個地寄托在農民階級底亞州化的俄國元素裏面。

六十年代底開始，社會主義者和雅各賓黨之間的意見愈久愈深，後來竟深到沒有合作的可能；費了許多事，關於兩黨合作的一切的試驗，都已然證明無效。

列寧却把這件偉大的工作完成了，使東西兩方思想的趨勢調和，調和農村和都市底衝突。在這意味上，列寧個人所最努力的『工農共和國』是超乎『唯一的政治』意義之上的，因為這種工作並不是別的，而是一百年來的舊問題之第一次的解決。

即使列寧派和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是在一九〇三年完成的也是因為關於這問題各持己見所致。門雪維克（社會民主黨）代表一種見解，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極其發展的產業組織的國家裏面，才有可能；在文化落後而是半封建式的俄國中，第一必須以資產階級代替貴族底統治權，於是在無產階級沒有首先完成它的歷史底任務之前，必須

高度地發展資產階級。在門雪維克以爲，社會主義者底任務，必須首先幫助資產階級打倒貴族，這樣才能完成自由的革命；這便是完成社會主義本身底最後的勝利之先決條件。可是這種處理問題的結果，門雪維克不得不自動地和資產階級攻守同盟了，這個階級，是向着西方的實際上未始不與社會主義思想表同情。

列寧用盡精力來和門雪維克思想作戰；他以爲社會主義必須緊接着封建地主制度的推翻而起，至於和資產階級作任何合作的勾當都是有害的，討厭的。他深信馬克思主義者底希望立刻可以見諸實行，而他則專心地運用他的精力，把這些理論滴合到俄國的國情，他勇敢地犧牲他的整個的世界理想，而適應當時的政治形勢，而且因此，甚至拋棄謹嚴的馬克思主義者底信條底神聖性亦在所不惜；而使這種修改後的信條，確切地適用於目前的政治形勢之需要。這位『實行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決定如此，才是唯物史觀的精華，在他看來，這種『辯證法』的原則，直接地指示當時勢所必然的要採用理論到政治的實行中去。

列寧努力尋求時級鬥爭底最好的形式以適合俄國國情，不依賴於西方社會民主黨

的見解，這黨的見解是以爲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當權的時代，是無產階級最後奪得政權的主要的初步的條件之一。這種概念也許可以適合西歐，在列寧以爲，却不可行於俄國，因爲沒有充分發達的產業存在，所以在俄國不能經過資本集中和中產階級組織，用進化的發展的方法，以去向社會主義之路。列寧深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唯一而可能的路是，用激烈的暴動和革命的方法；因爲西歐的產業已經發展到極高的程度，俄國是太過落後，除革命一法之外別無他途。

因此，列寧底真實的工作，就在乎「修正」馬克思主義，在他以爲，修正馬克思主義以適合俄國國情是必要的，又在平建設一種新的革命綱領。這種綱領，根本地不復和西歐社會主義相同。不待說，這種「列寧主義」要求助於和西歐社會主義不同的力量中，因爲這種主義，不允許把擺脫封建地主政治的重大工作，移交給資產階級，因爲與其讓尚未成熟的資產階級動手，不如拒絕它的幫助，自己動手還來得了當些。和門雪維克相反，列寧除求助於歐化的知識階級之外，結果當然還得求助於亞州的農民。自古以來農民佔俄國的人口底絕大多數，因此比之於寥寥可數的無聊的資產階級，列寧得着無數的堅強的後備軍。

和被奴役的農民聯合，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一方面鏟除封建勢力，一方面打倒資產階級，所以最後把這兩個敵人打倒之後，工農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可以成立了。

因此，列寧之主要的努力，便是農民和工人的合作，他以為工農聯合，是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的最好的保護。這還可以解說列寧專政的時候，為什麼常是很小心很和平的待遇農民，為什麼他強要贊助農業區域，求他們幫助，雖然他因此而得到黨內的同志們的尖刻的批評。

冷靜地專用暴烈手段的創始者和宣佈者的列寧，常常對於農民底要求和抗議，表示最友善的態度。『列寧常常堅持一種見解，』伏洛夫斯基說，『他說我們絕不應妨礙農民的經濟或是農業區域的自治行政；我們應用友誼的態度，而且做個好榜樣來訓練農民，因為我們就許多方面說來，還是農民的學生，不是農民的先生呢。』而且，因為他正嘗試着使農民和工人們做旅途的伴侶，列寧希望創造一種聯盟，這種聯盟底基礎要較之任何其他組織都還來得鞏固些。他以為，俄國的無產階級並不是大都市的固有的表現，與西歐不同，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原是從農民出身的，從前的農民仍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工人和

農民之間的如兄如弟的聯合，只應以一種政治的意義，來解釋俄國本來就存在的工廠與農村的關係。

可是這種城市無產階級與鄉村的農民的聯合，列寧實際地已然完成「歐化派」與「斯拉夫派」之間的一種和解，而給無產階級運動，以一種強烈的農民性的色彩。從此以後，共產黨底學說不再專門地與城市無產階級有關了，而且簡直和全體民衆有關了。

在較早時期，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歐化之嘗試，和歐化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努力，目的僅僅在乎一個極小的部分底人口而已；在今日布爾雪維黨統治之下，他們能够擴大到農民羣衆中去，乃至於因此而擴大到全國。農民既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漩渦中，農民本身便必得要無產階級化了，而因此，同時又必得要受「歐化」了；列寧希望用這個方法，能夠完成自彼得大帝開始的歷史底行程。無論如何，布爾雪維克革命的爆發力，不應只是把俄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打成一片，而且還得把俄國與歐洲打成一片，於是把這個老大的莫斯科（Муромъ）帝國，捲入其他的世界的文化領域中去。

這個非常的人物所作的新奇事業很多，他以枯燥的客觀眼光，立刻就把他的理想施

諸實行，要實行的證明，是與唯物史觀的理論符合的。」布爾雪維克黨的歷史家蒲克魯夫斯基 (Polkovnik) 無誤地指出列寧的只考慮實行的審慎態度，他之所以根本上和過去一切不同的革命家不同者，也正在此：一切其他的革命者愛用「字眼」動人，列寧却不然，惟有他是不能包括在說「大話」的人裏面的，他只是一個「行動」的人。

蒲克魯夫斯基簡直的是帶着宗教的狂熱態度，實證地恭維列寧這種「實行」的意義：「尤要者，列寧有非常的本領，看一件事是連根都看出來，這種本領最後使我發生一種迷信的感情，關於實行的諸問題，我常常和他的意見不投，但是我每次反對都遭失敗，當這種經驗已然反覆着不下七次之多的時候，我就不和他爭論，即使邏輯告訴我應該如此辦的，我也只好讓他。從此以後，我深信他比我懂得更深刻，而且是權力的主人，他有看到入地十尺的本事，我却沒有。」因此，蒲克魯夫斯基說，在近代史中，只有兩個人物，能夠和列寧比的，一個是克倫威爾，一個是羅伯斯比爾，可是羅伯斯比爾終於只爲個人的動機所潛移，介紹崇拜一位較高等的主義，列寧却不然，他除非爲着純粹地客觀的理由，永遠不會玩手段的。至於說到克倫威爾只不過是一個可憐而又輕弱的人，他被發狂的思想統治着他的行

動，而假說是上帝命令他做的。這位英國的改革家底完全不革命的精神的組織，只是從這一個思想出來的。

蒲克魯夫斯基達到一條結論，說在人類政治史中，列寧是唯一的進步的代表，而他嘗試以無數的證據，來證實他這句話。這一切的例子，似乎令人深信，列寧受着僅有的理論的影響是如何地少，他是如何地謹嚴的設計，以圖達到唯一的實際的目的。

不待說，既然常常特別注重於實行的意義，這是在俄國勞動者和許多合理方法介紹中所有的，而也是在唯物主義的和集團主義的文化中有的，這種文化，已然是布爾雪維克所努力以求貫徹的目的。

無論如何，列寧底朋友們和門徒們，不僅在他注意於電氣化、電力風輪、電力犁鋤上面，唯一的證明他對實際問題底非常理解力，他們倒是在他的整個的綱領中，窺見傳統的歐化底，當時有唯一實際意義的，俄國政策的有系統的連繫。甚至於列寧以為，社會的社會主義組織底將來，不應該使之形成一種進化的時間太久的過程，而應該用革命的大擺動強迫以適合於特殊的俄國國情。自列寧底門徒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實際政治」(Идеально-
129

6.

當我們讀到關於受列寧影響的如此許多讚美的描寫，仍然繼續地在今日的俄國增進，我們就應想到，必然會發生一個天堂底將來之破曉的問題，這並不是烏托邦的夢想，而是實際的和可以實現的黃金時代底降臨，有如一切的救世主派的改革家所力求的。

也許在人類歷史中，永遠沒有自由的玩弄烏托邦的欺人，惑人，誤人的藝術底，其實就在列寧的工作中，烏托邦曾超自身，因為這樣的工作，易於使輕信的人們，相信風輪，發電機，和自動機這一方面去了。誠然，生產底科學的組織和人的勞動力農村電氣化，能力底系統組織化，都是唯理主義底最高的表現，唯物主義生活哲學底基礎；誠然，這一切機械自動機，發電廠，都是唯理主義在其實行的發現中所用的工具。

但是這一切的東西，這一切的風輪，發電機，和一種唯理主義的產業組織聯合起來；勞動者心理的技術的組織，一旦和今日的典型的俄國接觸起來，立刻變成空幻的烏托邦的

夢，化為狂妄的浮泛的形式象徵。在歐洲，這一切的事物都是出乎自然的，而且是經濟生活底日常現象，因為這一切僅僅是一種基於文化的普遍技術發展的適度表現，是西歐底特有的工具。可是若把這些特殊的西歐的進化時期的產品，移到如俄國那樣的世界裏，那里的世界完全與西歐不同，那麼這些工具本來是極其唯物的，極其合理的，可是一轉到夢想家的手中，便成為無意識的，無用的東西了。

俄國布爾雪維克主義底羅曼的空想的氣質，是顯示與西歐社會主義歧途的讚揚的路線中，西歐社會主義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在文化成熟中的自然進化過程中的最後結果。列寧勇敢的試想跳過幾世紀的發展，而且爲了「實際的」原故，要直接地從封建地主制度，走到無產階級專政，初看起來也許很起勁吧，經一度周詳的考慮以後，就實際的證明，列寧不過是一個離開現實的一位空想者，至於西歐社會主義，雖然不放棄它的唯心派的目的，却常常代表着趨於一定目的的實際的綱領。

我們必須承認，列寧底烏托邦是要實現「唯理主義」，「實際」和「產業組織系統化」籌劃得很巧妙的理想，所以一眼看來，是不容易找出它的根本大錯來。列寧堅持實用

的具體化，因而馬克思主義者底學說的證明，實際地在於引用辯證法的學說到實際的情形中去；特別是以適合俄國的情形中去。由此他就推論到，爲使俄國實現熱望着的「無產階級專政底機器世界」起見，毋須模倣西方所走的進化路線，而必須向自己的特殊的路上去。現在很顯明地看見深藏於「邏輯根據中」的謬誤，和這種暴露所引到的與列寧所希望恰相反對的結果。因爲一個尖銳目光的觀察者，立刻就看清楚馬克思主義所說，只有理論引用到事實的證明，然後才能成其爲理論，可是這次引到恰好和布爾雪維克黨相反的結果上去；他們應該考慮到這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歷史證明只有西歐國情才需要機器化，技術化，在俄國却不需要。因爲俄國已經落後幾世紀，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真諦首先經過產業和資本發展的過程，才能最後地走過資本集中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路線，而走入無產階級專政的世界。修改一切，使適合實際情形，因此而得一種認識：經濟生活首先在某種組織底雛形中證明，然後才能談到一種顯明的合理的產業系統；農業亦復如此，只能在一個長期間發展的過程中，慢慢從最簡單的工作方法，過渡到較高的形式，以致於最後達到由人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完全是勞動機器化的目的。

這種「革命的突變」這種越過幾世紀的「飛躍」就流露出布爾雪維克主義底羅曼的烏托邦的精神使西方文明底有機的生產，如此細膩地適合於他們的目的，在依然是中世紀的世界裏，變成狂妄的，無意識的，異邦人了。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用激烈的手段實行接樹辦法，就發生，整個地特殊的，非常的，新的現象，就是「羅曼的唯理主義」的世界，「機器化的烏托邦」這種內部底矛盾，形成了一切布爾雪維克主義表象底最不調和的特徵。

布黨愈注重「唯理主義」和「實際政治」則愈清晰地顯露整個的浪漫幻影底中心。偉大的烏托邦者列寧，誠然會清楚地看到必要點，可是他缺乏觀照當時實際情形所再現的社會層的能力。他的浪漫主義，就在乎對當時實際情形完全不解的原故；我們必須在這里，尋求布爾雪維克主義謎一般的解答，以解釋，他們嘗試用純粹地實際的方法，來改造世界，使適合於他們意中的目的，怎樣能夠引到定然空想的，完全與常識相反的，異常神秘的結果上去。

即

使列寧底讚美者和同志們，是除了對他的事業以外，幾乎是不批評他的，也不能對於這位改革家之性格的大缺點，完全否認的。托羅茨基在他作的列寧傳裏面，關於這點的敘述，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托羅茨基說：一九一八年的開始列寧寫過幾篇論文，不止幾次說到：『還得要幾個月，』社會主義才能在俄國收到實效。『這些話，』托羅茨基這樣寫着，『至今似乎都不能十分理解的。難道是筆誤麼？他不是意味着幾年或幾十年的意思麼？不，這並不是筆誤呀；同樣的結論可以在列寧其他的論文裡找到的。我十分清楚地記得，在最早的時候，常常對人民委員會反覆着說，我們必須在六個月中建設社會主義，而且在世界上成爲最強的國家。左派社會革命黨乃至於其他的人，以着一種驚奇的態度抬起他們的頭，而且疑惑似的默默相對無言。這是一種提議底系統：列寧教我們，從此以後判斷每一件事件，不要從最後的目標底觀點下手，而是要從今日和明日底遠景中攝取。在這里，他又是用着他所特有的尖銳的對照方法：昨天我們還是談到社會主義底最終的目的，今天我們

必須思考、談論，而且行動，以爲社會主義必能在幾月之中實現。那麼，這僅僅是教育學的戰術麼？不是的。比這還要進一步的，在教育學底固執外，必須還得加上一樣東西，列寧底強烈的理想主義，他的緊縮的意志，他的這種精神能够縮短行程，節省時間，在尖銳化的轉變中，從一個時代跳到那一個時代。他相信他所說的。這六個月的妄想的縮短的行程中，他相信，他能使社會主義實現，這便是列寧精神底特色。正如他對日常瑣碎生活時所用的實際方法一樣。這種深刻的，不能動搖的信仰着人類發展底權力的可能性，犧牲任何代價亦在乎不惜遭受任何痛苦亦在所不懼，這便是列寧底思想底主要所在。」

這種激烈的浪漫主義，這種不可思議的勇敢嘗試，一拳就把他的祖國之悠長的夢境轉入現實，就把列寧造成俄國底領袖；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底真正的秘密。他也是夢想者中的一個，截至這時止，只有他才是人類中偉大的拓荒者。無論新福音可以如何嚴肅地傳道功利主義，乾淨的帷裙，水力或氣力的發電機，靡托風輪，但仍然是一種福音，是一種偉大的民族渴望進行的指針。

英國技術的烏托邦底創造者韋爾士，叫列寧爲「電氣化的夢想者」，而因此把指甲

藏在頭髮裏面了（意譯：針見血的話）他的夢想，就是列寧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可是這個夢却是技術學的夢。

當列寧第一次宣佈他的講座的時候，沙皇的威權似乎泯然不能動搖的。於是社會主義僅僅在辯論會和讀書會中存在，而且既沒有一個真正的俄國普羅階級，也沒有普羅的敵人，也沒有高度發達的產業，也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資本主義。列寧所屬的社會主義者左翼，只有幾個人，他們一部分人的政治活動局限於流放地，國外，或是西伯利亞監牢裏面。列寧個人的生活流徙於西伯利亞與瑞士之間，而他却在俄國宣言社會革命底勝利，而且以一種不可動搖的堅定的夢想者的態度，預言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於是他擔任的一切，直到他的死都是被這種夢境的確實所動的，預料最近共產黨無產階級將會得着統治的勝利。

近代社會主義底學說，都是主要地基礎於卡爾·馬克思底理論上的，基礎於這位深奧的德國學者底思想上的，如果要理解這種思想，深刻地研究一般的科學和經濟學的問題，是必要的。可是俄國人列寧，開始去證明這種社會的和哲學的學說底正確性，又是在俄

國這地方，這地方有可驚的大多數的人民是既不能讀書又不能寫字的大多數的人依然是在經過最初步的迷信的文化過程。祇有一個空想家才肯嘗試使這班祇相信鬼怪妖魔的奇力的羣衆，明白一種科學的理論。可是要理解這種理論，多方面的技術知識，和受謹嚴教養的精神是必要的。列寧因為要按次建立主要的初步條件，以灌輸馬克思主義理論於整個羣衆中去，他一當了狄克推多，首先關心的就是要俄國人個個都識字。可是在這里，他是並不理解辦這事需時若干：他要在幾星期內，設立一個權威的組織，以研究近代教育學方法論並建立許多教育機關，首先定課程表，還要預備宣傳列車和學校教科書，發動了這許多狂熱的準備之後，而且這種準備從此打下了歐化俄國的基礎，不久，列寧帶着『千里眼的深信』宣佈着，以一九二七年，蘇維埃共和國十周年紀念日止，要把『文盲全數掃除』，而且在俄國全境，決不再有一個人不能讀書或者寫字的。

甚至於當革命最早的時日中，在夢想家列寧的面前，就浮着一個夢境，他所夢見的不僅是到達西歐文化，文明水平的俄國，而且是右過無不及的俄國。當內戰仍然長的時候，當布爾雪維克的勢力仍局限於莫斯科一隅的時候，在列寧的眼前，浮着全國電氣化，甚至

於窮鄉僻壤都電氣化的全景。他曾聽見德國、法國、北美農業電氣化得着非常的结果；此外，他又看清楚在何文化發展上農村電氣化爲主要條件之一。因此，列寧認爲電氣化爲蘇俄最重要事務之一；當內戰紛紜的時候，也正是革命最擾亂的時候，列寧就擬就了一個電氣化委員會草案，自此以後，蘇維埃大會底議事日程上，總列着這個議案。

在這個浪費時間、精神麻木的人民的國度裏，龔察洛夫作的『亞浦洛摩夫』(Orlova)小說裏會把這些人描寫得很生動的，列寧借助於東方懶惰性的一種聯省政治的力量，決定創造一個超美國制的勞動組織，在這種組織裏面，是不准浪費絲毫精力的。在俄國，在俄國人民中間，列寧想照着最新的科學方法來組織人類的勞動力；他建設一個機關，專從事於人類勞動能力底心理技術的研究；他又組織一個『聯盟會』，專利用時間，以免一點點的浪費；他的每種思想，每個他的嘗試，都是一個烏托邦，一個夢想。

列寧未及看到他的希望，他的目的實現，就死了，而且遺下一個紛亂異常的國家，不久不單是歐洲，而且亞洲，農民和電犁『亞浦洛摩夫』與『時間聯盟』將會雙雙地找到了。難道偉大的夢想底繼承者常常完成他的夢想，使之現實，使烏托邦變成現實麼？

——譯自李純普·密勒：『蘇俄面面觀』(Ferne Fur-pmiller: "Gesicht des Bolschewismus")

【註一】瓦拉夫·瓦拉伏維支·伏洛夫斯基，生於一八七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日內瓦經濟會議上被一個法西斯蒂所殺死的那個人。將黨的組織者，蘇維埃外交官，馬克斯主義者批評家這三者結合為一身的那個伏洛夫斯基所走的路，是和一切革命主義者所走的一樣，壓迫，流放，投獄，流刑與亡命的艱難極頂底，荊棘的路。自一八九年在莫斯科工業學校的學生時代加入波蘭革命團體，出發到革命家生活的時候起，至做有為的外交官而在法西斯主義的槍彈之下死了為止的二十餘年間，伏洛夫斯基都是專為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過來的，當作一個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者，當作一個純粹的布爾雪維克。

這其間，當作一個做文章的人的伏洛夫斯基，是担任『前進』和『普羅到塔利亞』的編輯，盧那卡爾斯基，波格達諾夫一起，寫了很多馬克斯主義的時事論文及文藝批評論文。

大十月革命以後，他主要的活動是做外交官，出赴瑞士，瑞典各處。還有在出版事務最困難的時候，他作為獨立出版所的幹部，善於了困難的局面。這也是應該特筆寫下的事實。譯成中文的著作僅『社會的作家論』一種。(光華版，畫室譯)

【註二】『亞海洛摩夫』(Oblinov) 是俄國觀察家(Гончаров, 一八一二—一八九一) 作的一部

小說書中的主人公也就叫這個名字。一八五八年出版，哄動一時。迄今仍為俄羅斯名著之一。中譯本有張叔惠的預告，商務版。

列寧之爲人

烏拉奇米爾·列寧死了。

就是從敵人的陣營裏，也有人給他以正當的評價了。由列寧之死，世界失了『現代之最偉大的人物之中的，最活潑的天才的化身的』人。德國的資產階級新聞紙布拉蓋爾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列寧的論說。那是全部地充滿了對於這位巨大的人物的敬虔的驚異。它是這樣地總結了的：

『就是在死了之後，列寧都是偉大地使人覺着難於接近而且可畏。』

一看這篇論文的調子，便可以明白，它既不是被如下之警句——『敵人的死屍總是

發着良好的香味』的這種表現，諷諭地顯示着的那生理的快感所刺激了的東西，也不是以那種當使人不安的大人物去世時所感到的歡悅的情感而寫了的東西——不在這篇論文裏，是明顯地高鳴着人類的誇耀的感情。

俄羅斯的移民者新聞，在對於俄羅斯人的意志與生活，以及其不屈之理性的最優秀的代表者之一的列寧的判斷上，就連以資產階級的新聞紙所顯示着的尊敬而說列寧之死的力與才智都沒有的。

若使我說來，列寧不單祇是對向着在他以前什麼人都不敢面向着的目的的，可驚的，使意志緊張的完全的化身，而同時他也便是所謂正義的人們中的一個，是具有可怕的意思與天才的一個，可以稱爲那些人們的，是彼得一世，米希葛爾·羅莫諾索夫，萊夫·託爾斯泰以及其他與這些人們相似的人們，在俄羅斯歷史上突然地現了出來，正如傳說中的人物似的人們的，這些人們，我想，它的歷史與風俗，在我的魂上，祇在喚起索得姆與郭莫爾的俄羅斯才開始存在着的。

由我看來，列寧是傳說的英雄。對於許多人們，他是爲從現代的愚劣的混沌與窒息似的頹廢了的『××主義』的腐敗了的血腥的泥沼中顯示出脫逃的出路的，以燃燒起的火焰充滿胸中的人。

畫他的肖像是困難的。列寧，在表面上，如魚之被包於鱗裏一般地，是被包於言語之中。他如他所說過的一切言語一般地，是單純而且直爽的。

他的英雄主義，雖然完全缺少外面的光輝，而是俄羅斯知識階級——認真地相信在地上能有正義的革命家——之中時常有的那種謙讓的禁慾的自己犧牲。那是爲苦鬥於人類之幸福的，而投棄了地上的一切快樂的人們的英雄主義。

• 有一天傍晚，在莫斯科的E. P. 佩傑珂格的家裏，列寧聽了伊撒·多布羅瓦揚彈過悲多汶的短曲之後，說道：——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是比『阿巴希奧哪塔』(A. P. P. M. i. o. t. a. t. e) 曲更美麗的。就是每一天我都肯聽它吧。可驚嘆的超人類的音樂。我總是以率直的孩子似的誇耀說的，『看哪，人類是能作出怎樣燦爛的東西的呀。』

於是，半閉着眼，現出憂鬱的微笑，他又說道：

——然而我是不能常常聽音樂的。音樂使我熱中。我對於在深深的地獄中生活着的，而且能創造許多美麗的東西的人們，總想要說着無聊的笑話而撫摩他們的頭的。但是現今什麼人我都不能愛撫了。因爲人就連手都會吃去的。因爲沒有敲頭，那就應該無慈悲地敲的。當然即使在心裏，我們反對着一切的暴力。……哼，哼，這是多麼可怕的困難的職業呀！

· 人民的忠實的首領這一種職業，是非常困難的職業。作爲指導者的這種人，若沒有幾分暴君的樣子，是行不通的。實際上，在列寧的治下，是比在瓦德·泰拉·安瑪斯·敏霍爾，加里波地的治下，除去了更多的人們的。其實，倘若指導者是列寧，則反××的鬥爭怕要更強大地組織起來了的。並且，隨着『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命的價值是低下了的。這種事，是不能不理解的。這種事，連疑都無可疑的，在現代歐羅巴的破壞人類的技術，與對於這種職業的趣味的進步，是雄辯地證明着了的。

涉 啊啊，實際上，人是憐憫人的，但不是對於一切。並且，確實是，就連那毫無同情的餘地的，例如政治的海賊，就連那應當隔離於狂人病院的人，人們都是嫌於殺害的。

然而實情是，那議論關於俄羅斯革命的殘忍的××的那道德家的偽善，在歐洲可恥

的戰爭的四年間，他們豈止是對於那被××了的數千萬的人們沒有給與任何的同情麼？以所有的方法，『到最後勝利地』鼓舞那可恥的戰爭的時候，不是曾以多麼可厭的方法來極度地使它正當化麼？現今，文明的國民，解體了，完全絕跡了。他們復歸於野蠻了。那是在戰爭上勝利了的世界的××，它的堅固的結扣繼續着××人們的事。

可怕的強固的意志所有者列寧，在其他一切的點上，是俄羅斯的知識階級的模型。他是達於最高的程度地，具有其本質的性質，——到禁慾那般地，到傷害了自己地，到拉克梅托夫之釘地，到藝術之否定地，到安特列夫的主人公之『人們都過着貧苦的生活，所以我也非過着貧苦的生活不可』的這種原理地，限制着自己。

在一九一九年的怕人的飢饉之間，從地方的同志，兵士，與農民們送來的食物，列寧是恥於喫用的。他在不安適的住處，一有東西送來使紅着面孔，困惑着，急忙為那因為缺少食物而病衰了的同志，分配麥粉，白糖與牛油等。

有一次招待我午餐的時候，他說道：

——請你喫一些魚乾，那是從阿斯托拉汗送來的。

於是擦着蘇格拉底似的前額，使那看見全體的眼斜視着，又附加上說道：

——人們對於我，好像對於貴族那樣地，送給我禮物，爲什麼他們不能停止那樣的習慣呢？若拒絕了，必要使他們怒惱的吧。而在我的周圍無數的人們那般饑餓着，真是有些愚蠢的……

連葡萄酒與煙都不用地，而從早到晚埋頭於困難而複雜的公事，這縱算是非常困難的事，而他對於自己的事情絕對地不能使用着自己的心，祇不斷地以注意的眼看守着同志們的生活。

他對於同志們的崗到，達於祇是婦人才能作到的那般的愛撫了。並且他一點也不思索自己的休息的事，而以閑空的時間全部地獻給旁人了。

他坐在屋中的桌前，迅速地寫着信，於是不擡筆地，向我說道：

——今天怎樣啊？立刻就要寫完了，無聊着的同志，一個人住在鄉間，當然他是疲倦了，不能不寫信安慰他的，因爲心情這種東西並不是小事情呢。

在桌子上有一部「戰爭與和平」

——是的，是託爾斯泰。我忍不住地要再讀那狩獵一場，可是又想起了非給同志寫信不可了。我是一點也沒有讀書的時間的人。你關於託爾斯泰的那本小書，今晚好不容易才能讀完的……

半閉着眼，微笑着，心情快活似地，在長椅子上展開身體，沉下了聲音，急速地繼續着。

——多麼大的產量呵！多麼偉大的人哪！朋友，他是藝術家呀。你知道在他裏面而直到現在仍然使我吃驚的東西麼？他的聲音是俄羅斯農民的聲音，他的思想是俄羅斯農民的。思想實在地，在他裏面是有俄羅斯的農民的。在這位伯爵（指託爾斯泰——譯者）以前，在文學之中，存在着真實的俄羅斯農民的事，是未曾有過的。的確是未曾存在過的。

於是，以亞細亞式的眼凝視着我，質問道：

——在歐洲有可以與他並列的人麼？

他自己回答道：

——一個也沒有。

他擦着手，向日的貓似地眯着眼，滿足地笑了。

在他裏面，我屢屢覺到那俄羅斯的，俄羅斯人的，俄羅斯藝術的榮耀。時常，這種態度在列寧身上是奇異地不適當。甚至於想爲是傻氣，但立刻在那裏，我可以發現出來，他對於國家深深隱藏着的，愉快的愛情的正確的反响。在喀布利，他看見那熱心地解着那於鮫魚所亂的網的漁夫，說道：

——在我們的現今，是要更快地工作的喇。

於是，關於他的話當我顯示出疑惑似的時候，他並無不快地答道：

——哼，你因爲在這樣的地方過於住久了，不是把俄羅斯忘了麼？

有一天V. I. 斯托羅諾夫·戴斯尼基與列寧從瑞典回來，說了以下這樣的事。他們在客車裏，讀了關於調壘爾的德文傳記。旁邊的德國人問那是什麼書。於是列寧知道了他們關於那偉大的藝術家一次也未會聽見過的。列寧幾乎像忘我似地，自負地對戴斯尼基說了有兩回。

——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然而，我們是知道他們的。

居於和他同時代的人們之上，有那麼高，而抵抗着野心的誘惑，對於「單純的事」總是抱着強烈的興味的，我們想不出第二個。

在他之中，有引勞動者的心與同情的一種磁氣似的東西，他是不能說意大利語的，然而加布利的漁夫——他們從前是見過沙略賓與很多的著名的俄羅斯人的——由於不可思議的嗅覺，立刻把列寧放在特殊的地位上了。

他是具有魅惑人似的純厚的笑，那是能捉住人們的無智的弱點與狡猾的偽計，而又能樂於「心之單純」的這種兒童似的率直的人的笑。

年老的漁夫樵瓦尼·巴達羅關於他曾這樣說過：

「那樣笑法的正直的人，另外沒有過。」

在澄空似的青而透明的波上，在船裏搖着身子，列寧不用釣竿地，以手指捏着釣絲，學習釣魚的方法。漁夫解說道，手指一感到釣絲的顫動，魚就已經上鉤了，因為釣絲是「賓賓」地動了起來的。

倏立刻釣上了一尾魚，繹曳着釣絲，以兒童似的大快與賭博者似的熱心叫道：

——呵，呵，賓賓！

漁夫們發出了震聾耳朵似的愉快的哄笑。他們也似兒童般地，於是給他起了一個

『賓賓大人』的譯名。

他出發之後，他們總是問我道：

——賓賓大人怎麼樣了呵？不會是沙皇把他捉去了的吧？

一九〇七年在倫敦，初次看見列寧的幾個勞動者曾說過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會議上的他的態度。他們中的一人，曾如下地，表現了列寧的特徵。

——歐羅巴的勞動者，具有像他那樣理解力的人，此外怕也還有的。——例如倍倍爾及其他的人們，可是像他那樣地，祇是一見面就使人喜愛的人，怕是再也沒有了。

於是另一個勞動者又笑着說道：

——他是我們的人。他是果斷的人。

又一個人答道：

——布力汗諾夫也是我們的人。

立刻我便聽見了這樣的回答。

——布力汗諾夫是我們的先生，我們的貴族，列寧是我們的友伴。

一九一八年秋，我曾向着索爾莫夫的一個勞動者得密特利·巴烏羅夫，質問列寧的最顯著的特徵是什麼。

——單純！他是真理一般地單純。

這種回答，巴烏羅夫像從很早以經便斷定了的，熟思了的話語似地說着。

據說人們從他的僕人是比從任何人都能得到更正確的判斷的。老練的列寧汽車運轉手基爾曾經說過：

——列寧是例外的。那樣的人，再沒有第二個了。有一天，我替他開着車跑在米阿斯尼凱亞街上，那里是陷於非常的混亂的狀態中了。我幾乎不能前進了。我只怕車要傷了人。

我不斷地响着喇叭，焦躁起來了。列寧開了車扉，冒着幾乎要倒的危險，沿着昇降臺到我這邊來，說道：「基爾，不要着急呀。同着大家一樣地向前走吧。」我雖是年老的運轉手，但

像那樣的行動，我想是誰也作不出來的。

我的一個舊自己，索爾莫夫的一個勞動者——他也是具有一個優秀靈魂的人——抱怨着在傑卡做事的辛苦。我向他說道：

——由我看來，那種工作對於你好像不適當似的，那好像是不合於你的性質。他悲哀似地點着頭：

——是的，完全是的。

但是他思索了一會之後，又附加說道：

——但是我想，就連伊里基非用翼子來縛自己的靈魂不可的事，一定也常有的吧，所以，我羞慚我自己的懦弱。

我看見過那些只好咬緊牙關，『由翼子來制約他們的靈魂』而且現就非做不可的很多的勞動者，並且現今也還知道的。——那是爲了他們所獻身的事業的勝利，而××了根本上的社會的理想。

列寧會達到過『由翼子來制約他的靈魂』麼？

他在同着旁人說私人的事情的時候，幾乎對於自己的事是不注意的。比誰都更好地，他能默默於那吹着自己的靈魂的秘密的暴風雨，然而有一次他愛撫着孩子們，曾同我說過這樣的話：

——兒童們的生活比我們的生活，要更好起來吧，我們經驗過來的許多的事情，他們大約可以不必再經驗了。從他們的生活，那種殘酷更要漸漸減少了吧。

遠遠地望着橫過村落的小山的那方，他像作夢似地附加說道：

——可是，我並不羨慕他們。我們的時代，在它的歷史的重要性上，成就了可驚的工作，由四圍的情勢所課給我們的殘酷，是會被理解，而且被容許的吧。一切都能被理解的吧，一切。

他注意深刻地愛撫着孩子們，用了歡快的心情的姿態。

人生是以非常地惡魔的巧妙所組織成了的東西，假若一個人是不能懂的，那麼他也不能從心裏發愛。只有向着這生活，那從根本上改變人類那樣的魂之兩分的必要，才有由

憎惡而硬強生命破壞的愛的法則，

在俄羅斯，在作爲救助靈魂的一般的法則，而說着苦痛之必要的國裏，像列寧那樣深刻地力強地，對於不幸與悲哀與人類的苦悶感到憎惡與不快與輕蔑的人，我尙未曾遇見過，並且也沒有聽見過，再有那樣的人。

在我的眼裏，對於人生的悲劇的這種感情，這種憎惡，像是使俄羅斯的鐵人列寧特別地被放於高的位置似的。在這個國度裏，人們學會了記載那對於苦痛的光榮與神聖的最美的福音書，青年們被教給了，在根本上是描寫着滿是非常單調的，愚劣的每日的悲劇的書籍中過活。

俄羅斯的文學，是歐羅巴中之最悲觀的文學。在我們的國裏，所有的書籍是以唯一同樣的主題所寫的，就是，青年期與壯年期之間，是理性的缺乏；××之軛；女人對於隣人的愛；世界的惡組織；而在老年期，則是因爲對於我們的生活的過失的感情；牙齒的缺乏；消化的不良；非死不可的事，是怎樣地苦惱。

俄羅斯人——對於他，政治有使他過一個月的監禁或過一年的流刑的價值的人

——的全部，作爲俄羅斯給與的神聖的義務，各自有關於他們的苦痛的紀念的書。

直到今天，無論何人，是未曾有想要寫作關於生之喜悅的書的，並且，在除去藉着書便不能生活的這個國裏，這樣的事業，不只是輝煌的成功，一定還要產出無數的模倣者。因爲俄羅斯人都思索着一種生活而一到實行起來的時候，便不能成功，所以那關於幸福的生活的事務，是教人以發見這樣的生活的吧。

恐怕列寧是以幾分輕率的方法理解了人生的悲劇，以爲把它除去是很簡單的。像除去俄羅斯人的生活的一切污穢而所有的表面的無秩序的事一般容易地。

然而那是什麼呢！由我看來，在他之中成爲非尋常地偉大的，確實是對於人類苦痛的不加寬容的難於和解的敵意，與不幸對於人生並不是不可缺的東西，人們早應該將它從它們那里掃蕩，而也是能掃蕩開的怠惰心的這種如火的確信。

他的特徵的這種根本的特質，我將給它加以戰鬥的樂天主義的名稱。然而這種性質，一點都沒有俄羅斯人底之處對於這人，所特別吸引我的，實在就是這——用大號字寫了約這人！

一九〇七年，在倫敦，他向我說了如下的值得記憶的話。

——我們布爾雪維克，恐怕大衆連理解都不理解的吧，並且恐怕是，在我們的工作的開始，是要××人們的吧，然而那不是問題，資本家社會已經到達於××的發酵狀態了，那將是要××了一切的人們的，這是問題。

數年後，在巴黎，在巴爾幹戰爭的初期，他說了的（我想確實是這樣）下面的話語，我記起來了。

——看哪，我是說對啦！解體已經開始了，被死屍之毒所中毒了的威脅，現今一定要顯明地，在當面能看見事件的所有的人們之前，顯現出來。

以特徵的姿勢，他把手放在腋下的背心的袖孔上了，於是在散亂的屋裏慢慢地走着，繼續地說道：

——那只是破滅的開。我們還要看見歐洲戰爭的吧，那時是要行起野蠻的××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事，無產階級呢？我想無產階級在自己之中尚尋找不出能够避免掉這種

血腥的戰爭的必要的努力，當然，他們是比什麼人都要爲這所苦的。在現今，那是他們的命運。

但是×人們就在他們所擴張了的×之中，將受苦楚淹沒的吧，敵人是勢力要軟弱的，那也是不可避免的。

露着牙齒，他從窗際眺望着遠方。

——請好好地想一想，是以什麼目的，飽食的人們要送飢餓着的人們互相殘殺去呢？這樣的事，是可以寬恕的麼？還有像這樣可惡的愚蠢的戰爭的麼？那是要求勞動者付與可怕的代價的。但是在結局，那有所得的，是他們勞動者，這是歷史的意志。

他屢屢地關於歷史說話，但是在他的話語之中，那種對於歷史的意志與偉力的拜物教的嘆賞，我未曾發見過。

自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間，我與列寧的關係，是比我所希望的，隔遠得多了，然而那是別無他法的事。

他是政治的人，他可以稱爲「完全」那般正確的眼，那是作爲俄羅斯農民似的鉛塊似的，大而沈重的船的舵手，所必不可缺的東西。

我對於政治抱有生理的厭惡，並且我又是一個非常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爲我絲毫都不相信大衆的理性，特別是農民大衆的理性。

一九一七年列寧到了俄羅斯，發表了他的「綱領」的時候，我想，他是爲俄羅斯的農民犧牲着——縱使在數目上是微乎其微的。——英雄底的一切的軍隊，政治底地訓練了的勞動者，與真地×××的一切的知識階級。

在俄羅斯這種特異的有能的力量，如一握鹽一般地，投入於鄉間的無聊的池沼之中，什麼形跡都沒有地，對於俄羅斯國民的精神，風俗與歷史不給與任何變化地，要被溶解，被吸收了。

科學的技術的知識階級，並且一般地專門的×××知識階級，由我的意見來說，是根本地的×××，同着有知識的社會主義的勞動者，是形成着俄羅斯所積蓄了的最貴重的力量。與在今日同樣地，就是在一九一七年，也沒有×××了×××，並且能够組織鄉村的其他

方法。然而在數目上是少許而且因為意見的齟齬而被分散着的這種力若不互相強固地密結地被結合起來，遂行它的職務的事，怕是不能夠的了。對於那些力，是被課給了偉大的工作的，也便是征服着鄉村的無政府狀態，訓練着俄羅斯農民的意志，教給他們巧妙地勞動，改良着它的方法，使國家這般迅速地前進着。所有的這些，只是當着鄉村的本能服從着都市組織的理性的時候，才是可能的。

我會想，革命的第一個目的，應該是創設條件，使國中的教育力的增加，成為容易而可能。我在加布利主張勞動者學校的開設，也便是因為這種原因。並且以我之能力所能及的一切的手段，想法要提高勞動者的精神。在與這同樣的目的之下，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之後，「實驗科學的發達與為宣傳的自由協會」被創設了。這是作為那種目的，想着向勞動者階級的科學的與技術的知識之大大的，常時的通俗化，這個學會的首領，是任了那有權威的學者也。更是，斯推克羅夫，米加謫夫，伐斯曼，珂斯柴夫，彼得羅夫斯基，及其他俄羅斯科學院的會員，活潑地集得資金了。珂斯羅夫已經作為動物學與植物學的研究會，開始尋求場所了。

這種計劃由於十月革命與協會的集金之沒收，而被中止了。

爲使更加明瞭，我下面那樣說吧。俄羅斯在向着它的西歐化與教化的路上所遭遇了根本的障害，可以在那較都會爲無智的鄉村之壓倒的卓越性，農民之動物的個人主義，以及在農民間的社會的感情缺如的這種事實中發見的。有政治的訓練的，特別密結地與知識階級結合的勞動者××的，由我的見解看來，是這種困難的，特別由戰爭所複雜化了的，並且現今仍然堅強着鄉村的無政府的狀態的，唯一的可能的出路。我確實是，對於那由他們知識階級所準備了的俄羅斯革命的知識階級的任務的評價上，是與共產主義者不一致的。——所謂這種知識階級，那教給許多勞動者以社會的英雄主義的精神與高尚的知識的一切的布爾雪維克，也是屬於其中的。俄羅斯的科學的以及勞動的知識階級，大約在長久的期間，還要被駕上俄羅斯的沈重的歷史的馬車，而作爲特異的馬，而遺留下去吧。

那雖然蒙了一切的壓力和刺激，而一般大眾的理性，却至今仍然作爲有從外部被指導的必要的一種方而存留……

我知道，革命的政治家們，是不止一度地，嘲笑着這種見解的，但雖是這樣，我仍知道，他

們中的最有理解的正直的人們，是從心裏不在嘲笑的。

在一九一八年的，對於他所行的卑劣的暗殺未遂之事件以前，在俄羅斯我沒有和列寧相遇。我只是遠遠地瞥見他。他痛苦地用腕動着那受傷的頸的時候，我去會晤他了。在我的憤慨之前，他厭厭地，恰如談着無聊的問題似的，這樣地說了。

——那是鬥爭呵。這之際，應該做什麼呢？除了各自來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以外，沒有別法了。

我們的會面，是非常親密的，但當然是，那親切的伊里基的銳利的小眼，是以明顯的憐憫認我爲「迷路着的人」了。我對於那種眼色，非常害怕。他那樣地認定我以來，已經有三十年了。並且，我想，這同樣的眼色，就連到墳墓中，都要隨着我來的吧。不可在這種確信之中，來求怎樣的替越。我並不想由此來暗示，說發見了新道路與亞美利加者乃是這「迷路的人」。然而由我看來，從對於他們的尊敬與禮儀，來理解人們，在他們是明白的。而在我也比起用不分明的必然性來，更爲容易。

更在數分鐘之後，列寧充滿着情熱地說了。

「——不是我們的同伴的人們，便是我們的敵人在歷史上獨立的人，不過是空想的東西，縱使容許那樣的人曾經存在的事，是可能的，而在現在，那樣的人是不存在了，並且那存在的事也是不可能了。無論什麼都用不着這樣的人，我們是全部地，一個不餘留地的，被投入於比先前更混亂的現實的漩渦中了。你以為我過於將人生單純化着了麼？這種單純化，是可以想為破壞教養的恐懼的麼？不是？」

他說了那嘲弄而獨特的一哼，「他的銳利的眼睛更加銳利，於是把聲音放低了些，列寧繼續地說道：

「——數千萬的農民，手裏拿x的農民，若由你的見解看來，不是對於教養的威脅麼？以為議會能克服他們的無政府狀態？關於鄉村的無政府狀態，也最正當地，這樣地作為問題着的你，非要比誰都更能理解我們的工作不可的。在俄羅斯的大眾裏，非常簡單的，對於他們立刻便能理解的那樣東西，非要顯示出來不可的蘇維埃與共產主義，這是極簡單的事情。」

——勞動者與知識階級的結合，那確實不是瑣事情。請對知識階級的人們說，向我們這面來，你說他們正義真是有用的麼？如果那樣，有什麼阻止着他們呢？請到我們這面來，使人民精力旺盛的，向世界的人們說，地上的一切真理的，擔當着大事業的人們，乃是我們呀。我們是給人民們指示出向人類生活的正道，與從奴隸、不幸、恥辱中解放出來的道路的。

他笑着，並不怨恨地又繼續着說道：

——那已經是值得知識階級的偉大的行爲的事了。

於是，當會話的熱度近於平熱的時候，他以憂鬱與悲哀說了。

——我們對於知識階級是在所必要的事，我是持有異議的麼？然而用你自己的眼，你沒有看見他們對於我們是怎樣地懷着敵意，他們是怎樣地誤解着現代的要着麼？他們並未理解，他們沒有我們，自己是無力的，是不能達於大衆的。倘有損害，那正應當歸罪於他們的。

我們每次相會，幾乎必定要互相談論這同一的問題。當然在話語上，他對於知識階級的態度，是疑惑深刻地懷着敵意的。然而實際上，他總是認識那在正當的評價上，在革命的

進展上的知識階級的力的重要，並且在他的心底裏，好像是正在認識着革命是在窘束無聊的狀態之下保着調和，而未能發見那發展的可能性的這精力的爆發。

我回憶起我伴着科學院的三個會員一同到他的家裏去的事了。人們交談着再組織起一個彼得堡的科學研究所的必要，送出了學者們之後，列寧滿足地說道：

——那是懂得的，那些人們是聰明人在他們，一切的事情是簡單的，明白地確定了的，立刻便可以知道，這些人們很明白他們所希欲的事情，與他們共同做事，真是快樂的事。我特別愛的是……

他說出俄羅斯科學者最重要的一個名字，於是第二天他在電話裏同我說道：

——請你問一問他們肯不肯與我們在一起工作呢。

這樣當然……容受了這種提議的時候，列寧從心中滿足地，嬉戲地擦着手。

——這樣做來，一個又一個地，將俄羅斯與歐洲的所有的阿爾齊梅兌斯（Archimedes

287—2, B. O. 古希臘之數學家——譯者）都拉到我們這方面來，那麼世界，無論它願不願怕總要翻一個轉面了。

在共產黨的第八次大會上，布哈林與其他的宣言一同說過這樣的話。

在國民這一個名目之下，人們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一同聽受，但是在可輕蔑的資產階級，認識他自己所處理的權利的事，是和什麼也不一致的。

——對不起，列寧回答道。那和存在着的東西是一致的，你喚起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差別的方法，但是還有，那將成爲怎樣的事是不可不看的。

其次，引了德國的例，以示這種差別是如何遲緩。如何困難。在說了「共產主義由於×力是不能建設的」事之後，他表白出在軍隊，工業協同事業等之上是如何地依着知識階級的職務。——我從「伊茲維斯查」報上所載的大會的記錄書裏，記下他的話語來。

「現在的大會，不能不以完全的明顯把這個問題解決。我們只在使資產階級科學與技術的手段能使接近於大眾的時候，才開始能够建設共產主義。爲了此，對於資產階級就不可不建立它自身的組織，而得到一切專門家的協力。沒有資產階級專門家，則使生產力復興的事，是不可能的。應該以同志，勞動者委員，共產主義者把他們環繞起來，將他們放在不能逃走的那種狀態上。然而，對於他們，應該給以比他們與資本家協力的時候，更能做更

好的工作的可能性，因為被資產階級所育成的這個階級，是未必勞動的，用鞭子來拘束社會的範疇的這種事，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專門家，是慣為文化的發達而勞動的了。他們是使文化在資產階級制度的範圍內發展的。這就是說，使資產階級由壯大的物質的企業而富裕，對於無產階級，却祇能給與他們的工作的最少的一部份。然而雖是這樣，他們是使文化進了一步的——那是他們的職業。假若他們能够明白，勞動者階級不單祇是承認文化，還要將文化導入於大眾之中，加以助力的時候，他們對於我們的態度是會改變的吧。這樣的時候，他們精神的地既可有了用處，而且政治的地也不祇是從資產階級隔遠了。應該將他們加入於我們的組織中，並且爲了達到這結果，在萬一的場合，不能有付與犧牲的覺悟。我們對於專門家是不能用政策的無聊的偏理論的。

「我們對於他們，應該保證其力之所及的最上的生活條件。這大約是最巧妙的政策了。好，昨天，我們說出了承認小資產階級黨的事，今天，我們縱使拒絕一切的門雪維克與社會民主主義，然而那却橫互着這躊躇，有一條堅固的線，要「撲滅反革命，使用資產階級的知識的機關」。

要講作爲政治家的列寧，在我不適當的，對於我，近而親切的是作爲人的列寧。

在他的身中所現的光輝的生活的意志，與對於人生的怠惰者的強烈的憎惡，是使我驚嘆的，我讚美那在他所行的一切的事裏所浸透着的他的情熱。我被他那種在事業上的超人的才能所驚倒了。

情熱是他的天性的財產之一。然而那不是賭博者的貪慾的情熱。那種情熱，在列寧，是顯示出一種異例的魂的勇敢的。這魂祇有那在自己的天性上抱了確固的信念的人，自己覺得深深地，完全地，與一切的人們相結合，真懂得在這混沌的世界上他所應做的任務——混沌之敵的任務——的人，這才能夠發見。

他以同樣的情熱，下將棋，看『衣裳的歷史』，與同志作數小時的議論，釣魚，在給正午的太陽曬熱了的加布利的石子路上走來走去，由於愛，略繪了金雀枝的黃金色的花來給漁夫的骯髒的孩子們。一到了夜間，聽着關於俄羅斯及其農民的說話，他羨慕似地嘆息起來。

——說起我來，我是不很知道俄羅斯的新伯斯克，卡慘，彼得堡，追放，並且，祇是這些。

他愛喜劇的故事，在那時他震着全身歡笑，實際上，在充溢了歡笑的時候，就像要流出淚的樣子，在他那種獨特的簡單的「哼，哼」這種感嘆詞之中，他是持有無限的音色的——
從嘲笑到冷諷，到思慮周到的疑惑，並且往往在這種「哼，哼」裏面，高鳴着優越的幽默。這幽默，是接近那真知道人生的魔性的愚劣，非常銳利的人物去的唯一的東西。

背脊成着圓形，胖胖的，以蘇格拉底似的頭蓋骨，與像狡猾的人們所有的那樣的細眼，他時時作出奇妙的許多喜劇的姿勢——頭仰向後方，靠在肩上，手指藏在腋下的背心的袖孔裏，在這樣的姿勢裏，實是可驚地滑稽而有愛嬌的，那是像誇勝的雄鷄似的樣子，在一瞬間，他的樣子全都是以喜悅發着光輝，這個被詛咒的世界的偉大的赤子，是爲實現愛與美的事業，不能不獻身於爭鬥與憎惡的光輝的人。

巧妙而輕捷的他的動作，雖然稀有而是強有力的姿勢，完全與他的稀少而富有思想的話語調和着，並且，在他的蒙古人種的面孔中，輝耀着逐開人生的虛偽與惡的，不知道疲勞的獵師的銳眼，那是閃瞬着，半合着，冷刺地微笑着，由怒惱而散着火花，這種眼的光輝，給了他的話語，以更高的熱與可怕的明確時時，他的魂的難制的精力從他的眼裏，像火花似

地飛了出來，由於那種精力，一切都被浸透，他的話語，使人想是在空中散着火花似的，他的話語，總是給人以不能否定的真理一般的印象。並且屢屢地，這種真理，對於我即使好像是難於容受，然而它的強力，我却不能說是感不到的。

看列寧在高爾基公園在散步的事，是令人覺着奇妙而不可思議的。他坐在長桌的一端，笑着，燦閃着指導者的注意深刻的，巧妙地，老練地，指導着同志的論爭，或是站在演講壇上，頭靠向後方，向着靜等着的羣衆，在渴於真理的人們的眼裏，祇能以爲那是說着明確的清晰的言語的一個人物的風貌。而在我，却總是常常想起金屬片的冷冷的光輝，從這些言語，以可驚的率直，生出真理之藝術的地整頓了的映像來。

人們關於列寧的冷酷，已經說過許多，也記載過的，當然，就連防禦那對於虛偽與誹謗的機智都缺少的事，我是不能容許的。我知道，在政治上，虛偽與誹謗是正當的方法，對於敵人的鬥爭的曰常的手段。

這世界上的大人物中，不起那用泥擲人的慾望的，怕就連一個也沒有吧，所有的人們

全知道那樣的事的。並且，所有的人們，不祇是要把那些凌駕他們的人們拉下到自己的標準來，且更要有要把他們踐踏入粘粘的有毒的泥裏面去的傾向。他們在製造了這種泥之後，給它加上一個『日日的生活』的題目。

我懷着不快，想起了下面的事實。一九一九年，在彼得堡，召集了『貧農』的會議。數千萬的農民從北俄羅斯的地方聚集了來，其中的數百人停宿在皇宮中。後來發見到，他們不祇是把皇宮的浴室全部弄髒，而且把許多塞徹爾，薩尼蘇尼亞，東洋製的貴重花瓶，用作×瓶，弄污穢了。

他們並非有了必要，不得不那樣做了。因為×殿的洗面所是整齊地保全着，而通水是好好的。不，這種野蠻的行爲是破壞美麗的東西，輕蔑美麗的東西的慾望的表現。兩次的革命與戰爭之間，不止數百回地，我觀察了使美破壞，解體，污損，含着這種不知分別的怨恨的傾向。不要以爲我將那『貧農』的這種行爲，特別張大者，乃是我的關於農民的懷疑主義。不——這種要損害美的不健康的慾望，我知道，就連在知識階級的某一羣集裏，也影響着了。例如移民者的一羣，他們公然地想，因為他們已經不在俄羅斯存在，所以在那裏，什

麼美麗的東西都不存在。想毀損具有例外的美的物體的這種殘忍的慾望，是與那無論怎樣總想毀損與俗人不同的人物的那卑劣的慾望，其根源是在於一個的一切的異常的東西是妨害人們如意地生活的。人們所切望的——假使尚有什麼慾望的話——不是他們的社會的習慣的根本的改革，而單是於其上的它們的擴張。多數人們的本質的叫喊與呼喚，是說：『不要妨害我們如我們直到如今的生活呀。』

烏拉奇米爾·列寧是與他以前的任何人們都不相同的而是妨害人們再返復他們的習慣的生活的人。

他所抱的愛與憎惡，到底是那一種多呢？我不知道。他所惹起的憎惡，是可憎地擴張着的那青蒼的黑瘦的斑點，到處閃着新鮮的光耀。與此相反，對於列寧的愛，在許多的人們，我恐怕，只是那種對於施行奇蹟的人的疲勞而絕望了的人們的曖昧的信仰，待望着奇蹟，並且在有些人是由於獲利之念，在另一些人是由惘惘然的愚劣因而發生了苦痛，爲在這樣的苦惱着的生命的肉體之中，轉化那力量起見，是毫無所爲的愛吧了。

我曾經屢次同列寧談過關於革命與戰爭及其殘忍性的事。

——你說應怎麼着呢？他喫驚的樣子，焦躁似的反問了。在這樣的混亂之中，人們能夠成爲人道的麼？在那裏能夠發見那容得心之良善與寬大的餘地呢？歐洲包圍着我們，剝奪着我們所豫期的西歐無產階級的救援，從各方面，反革命以暴威在侵襲着我們。然而我們呢？我們是連鬥爭與反抗的義務與權利都沒有的麼？不，請原諒我們，我們並不是馱子。我們是知道我們所希欲的事，並且知道我們以外的什麼人也不能做的事的。假若我是照着反對者的所說而被降服了，我還能在這裏這樣地做麼？你所豫想的事還能成就麼？

——在戰場上的時候，你倒底伏着怎樣的算法，能分清必要的彈丸的數目與過多的彈丸的數目呢？

有一天，在熱烈的議論之後，他這樣問。

對於這種簡單的質問，我除出默然之外，是別無可答的。我想，另外也沒回答的法子。我曾以一切的質問，不斷地煩惱了他。於是我感到，我的爲了有些人們而做的插嘴，在列寧之中，是惹起了對於我的一種憐憫的情感，也幾乎可說是輕蔑的感情的。他問我道：

——你不覺得，你是被無聊的事，愚劣的事所弄昏着麼？
可是我說，我自己是信爲必要的，他的那種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的焦躁的斜視，並未使我失望。他悲傷地搖着頭說道：『你是在勞動者的同志們的眼前，自己弄出危險來。』

然而我仍然下面似的告訴他。『同志與勞動者，幾乎總是將自己放在用了非常的輕率與「單純」以處理貴重的人類的自由的生命的，焦躁的過於昂奮的狀態上。並且，由我看來，那不但是用了無益的，有時且是愚蠢的殘酷，將革命這種正當而且困難的事業弄得危險，實在也將在這種事業上很重要的許多力，不幸的疏隔了。』

哼！哼！當我說着關於那背叛勞動者的利益的許多知識階級的時候，列寧疑惑地唸着。他說道：這「雖只是我們之間的話語，他們幾乎總是因爲卑怯與狼狽的恐怖心，並且因爲他們怕看到他們直到如今所最愛了過來的理論在實行上的被損壞，所以背叛了的。那並不能使我們恐怖。在我們，理論或假設，並不是神聖的東西，那些只不過是工作的手段罷了。」

雖然這樣我不記得伊里基對於我的質問，曾有一次拒絕過回答，即使那些質問並未得到滿足，那也不是他的過失。那恐怕是在於那可詛咒的「機關的不完全」。俄羅斯國家的沉重的機關總是富於那種不完全的。況且，加以也有對於救助別人的命運，救助他們的生命的事，懷着惡的意志的人，復讎與惡意，那也往往由於怠惰而起的。分明地，也存在着那病態地渴望他人痛苦的心理的病人的小人。

列寧的救助他所看作敵對的人們的懇切，我實在往往爲之驚異，並且，他不但是懇切而已，連對於他們的未來也都用着心機。在這裡，作爲一例，有一個將要死去的化學者的將軍。

——聽了我的話之後，列寧哼哼地說了。依你說來，他的兒子們從戰場上逃脫，藏在他的實驗室裏的事，他是未曾知道的麼？那簡直像小說一樣。x……應該將這來檢查的，他對於發見真理，有着可驚的嗅覺。

數日之後，他在彼得格勒給我這里打電話了。

——我們給你的將軍自由吧。我想，他怕已經釋放了。他想要作什麼呢？

——乳一樣的東西！

——呵，是的，是乳劑吧，當然，那種準備也是需要的，他所必要的東西，請你講給我。

於是，爲隱藏那救助了一個人的正當的喜悅起見，他就用冷嘲將它遮蔽了。

數日後，他又向我問道：

——將軍呢？

他又一回，對我說了特別重要的質問——你是做那些人們的保證的吧，然而應該使他們什麼事都不至於發生，把他們放在那里好呢？使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才合適呢？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兩天之後，他更在幾乎不相識的人們的面前，以憂慮的樣子問了。

——對於四人的保證已經作好了麼？辦法？哼，所謂那種方法是不得已的。

救助這些人們的事，結局還是不行，他們立刻××就了，他們的暴行，在列寧的心中惹起了狂暴的怒惱的發作，我是知道的。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堡的飯館裏，人們看見來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婦人，以認真的語調預定食物。

——我是×女M……給我一塊飼我的狗的骨頭，

她說再不能忍耐這以上的恥辱的飢餓了，她下了投身於涅巴河裏的決心。可是她的四隻狗嗅出了它們的女主人的計劃，追在她的身後，因為她們的吠聲與感動，阻住了她的自殺。

我把這樣的事對列寧說了，他斜睨着從下到上，凝視了我，眯着眼，終於閉上了它，向我說了，詛咒似地。

——好吧，縱算那不過是一個發見，也不是壞發見，××的小把戲。

他沉默着站起身來，並且動着桌上的紙片，沈思似地對我說。

——是的，那些人們是經驗過來了，歷史是殘酷的母親，無論什麼東西，在她的復讐的事業上，都妨害它不得，那些人們在受苦痛，是不消說得的，當然，有理解的人們都知道，他們連根拔起要從新再站在新的土地上，是不可能的。

——他們雖是移殖到西歐去了，那怕是不能使他們滿足的吧，因為他們怕不能慣於那黑的風土的你怎樣想？

——我也這樣想的。

——但是，他們將向我們這裏來呢？還是再將他們自己用作障礙物呢？你看是那一面呢？

我又問他，他真是爲那些人們惋惜呢，還不過是一個印象而已呢？

——爲那些有教養的人們，我是覺着惋惜的。我們是雖有才能，然而有着怠惰的精神的國民。俄羅斯的知識階級，幾乎總是一個整個的猶太人，或者在它的血管裏，是有猶太的血液的。

於是，回憶起那些克服了他們的階級的心理與「布爾雪維克」共同工作的同志們來，他溫和地，以非常的愛情，說了關於他們的事。

已經生病，而非常地覺着疲勞的他，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寫給我信：

「我把你的信轉給卡米利也夫了。我因爲非常疲勞，什麼事也絕對地不能做。並且你，

我是痛苦的麼？我也是並且又是怎樣程度地——又是，請看X……吧，他是顯着怎樣的臉色呀？在那里是沒有什麼可做的，我們若要得到勝利，苦痛是最好的事呵。

個人的地，從他聽見後悔的話的事，我只有過一次。

——馬爾托夫不與我們在一起，是可惜的，是非常可惜的事，他是怎樣優秀的同志，怎樣誠實的人物呵！

我雖然不知道，但記得讀着這位馬爾托夫所說的如下的話的時候，他是怎樣歡快地而且長久地笑了呵，『在俄羅斯，共產主義者，只有兩個人，列寧與柯崙泰，』於是在笑了之後，他嘆息着又說道：

——唉，這是怎樣有理解的人哪！

他在他的房屋的門口，送出一個經濟學者的同志之後，他對我說的話，是以真實的尊敬與驚異說出來的。

你在先就知道他的麼？他是可以做得歐洲任何國家的大臣那樣的人物。

於是，擦着手，笑着，又說道：

——在有才能的人們這點上，歐州是比我國更爲的貧窮的。

有一天，我對他提議到砲兵工廠去。是要看那爲矯正飛行機射擊起見，舊砲手的布爾雪維克所發明了的機械去的。『我就是去，也不是什麼都不明白麼？』他反對了。

然而他終於是去了。在陰氣的屋子裏，在放着機械的桌子的周圍有六位將軍，全是半白頭髮的，鬚鬚散亂的，具有威嚴的老人。在他們之間，列寧的謙遜的平民的風彩，看去好像全被壓倒。發明者講了機械的構造的說明，列寧聽了一次後，說着承諾似的『哼，哼，』向發明者以提出政治上的質問一般的自在，開始發問了。

——那麼，怎樣地能夠獲得同時定了照準的機械的二重作用呢？自動的地，使砲架的位置與機械的指點相結合起來，是做不到的麼？

他質問了關於運轉砲車的角度的大小與其他之點。將軍等與發明者極力給以說明。第二天那位發明者向我說道：

——我雖然通知了將軍們，說你將和一個同志一起來，但那人是誰，我却沒有說。他

們沒有覺到那是伊里基。當然，誰預告也沒有，護衛也沒有地，伊里基突然會來，他們是也想不到的。他們會問過我哩。那是一個技術家呢，還是一個教授呢？是列寧麼？他們全都驚訝了。『什麼？那兒的事，到底他是從那里學了我們的技術的呀，他簡直作了完全專門家似的。』
『實問哩，真是想不到的。』

他們仍然似乎不相信會經受了列寧自身的訪問。

說起列寧來，則從砲兵工廠回來後，笑着，非常活潑地，談了發明家的事。

——要鑑定一個人，是會有怎樣的錯誤的啊。我會以為那些正直的老同志們，是沒有除下勳章這一類的人們。然而，怎樣呵！他們確實是出色的人，而且是青年！並且將軍們，當我疑惑那機械的實際的價值的時候，現出怒惱來了，我是故意那樣做了的。我是想要知道關於這種巧妙的佈置的他們的正確的思想。

他哄笑着，問了。

——你說P……還有另外的發明麼？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使他分心到別的事情去，是不行的。喲，喲，我們若能獲得理想的勞動條件的一切的技術呵！在二十年後，俄羅斯怕要

成爲世界的前衛了。

其實，我時常聽見他讚賞同志。

並且他——這雖然是從別人聽來的話——個人的地，就連承認那些與他不能擁有共感的人們的能力的事，他也都能夠的。

他那對於他們之中的一個所給與的甜蜜的評價，我聽得詫異了。我告訴他，像這樣的評價，在許多人恐怕是出於意料之外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的人們關於他和我的關係說了許多錯誤的話，並且特別是關於我和托羅茨基。

他敲着桌子，強烈地說了。

——在一年間，幾乎組織了模範的軍隊，又能得到軍事專門家的尊敬的那樣的人，現在請你再指出一個來。我們是有這人的。我們是一切都有的。並且我們也將能夠做出奇蹟來。

在大體上他是愛人類的。他以節制來愛他們。他的愛是橫斷了嫌惡的雲而遠遠凝視

着前方的。

從趾尖直到頭頂都是俄羅斯人的他，是具有華西理·調義斯基的氣節。初代俄羅斯教祭司阿哈庫謨的如鐵的意志，以及一個革命家所必不可缺少的彼得一世的單刀直入的性質的，在長久之間，他住在俄羅斯之外，他是從遠方注意深刻地觀察了那見得道染得格外鮮活的他的國度的一個俄羅斯人，他是正確地知道自己的實力的，雖然微微而未表現，因為那個國度的非常可厭的歷史而尚未很被喚醒，然而對於俄羅斯的外見的生活的裏面，深深地金星一般閃耀着的特異的能力，是自覺了。

烏拉奇米爾·列寧覺醒了俄羅斯的眼，在現在，她——俄羅斯——已經停止睡眠了吧。

他以那一流地愛了婢女，——俄羅斯的勞動者人們若覺察到他的論說西歐無產階級，而卡爾·考茨基在其關於俄羅斯勞動者的宣傳冊中寫得很明瞭的那性質，爲他所沒有的時候，大約便能夠更其理解那一點了。

世界的偉大的，真的人，烏拉奇米爾·列寧死了，這死，確實悲痛地打擊了能知道他的

人們的心——確實是悲痛地。

然而，死的黑影將更明白地，在世界的眼睛之前，張揚了他的價值——勞動者這世界的國民的首領的價值。

縱令他所使人懷抱着的憎惡之雲，堆積在他的名字周圍的虛偽與誹謗之雲，現在仍然濃厚，但那幾乎不成爲問題了。在狂暴的世界窒息似的黑暗之上，由列寧高高地舉起來的火炬，能使它消滅者，不是暴力。

並且，我們直到現在，未曾有過可以值得永遠的紀念，和這樣的人相匹配的人。烏拉奇米爾·列寧死了。然而他的理性與意志的繼承者却活着。

總之，勝利是輝煌於人類所創造的善與正義——沒有它人類便不能存在的——之上的。

——Gorky: "Vladimir Lenin" in the Russian Sovremennik, Vol. I, I. No. 1. 待銜譯





列 甯 之 家 庭



列甯和同志們談話

列寧底一生

1.

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列寧以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於伏爾加河畔的新伯斯克。他是貴族底兒子，他的父親曾任國務會議和國立學校管理員。當他還在高級中學，年僅十七的時候，初期便受了他的哥哥亞力山大的影響，年青的烏拉奇米爾便投入了革命的漩渦，而且熟讀了許多激烈的書。甚至於在那樣的年紀，他就伴着他的長兄，每晚研究政治的著作。一吃完早飯，他就帶了許多書，報紙，參攷書，躲在那裏，開始讀起來。他的姊妹告訴我們，這年青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熱心和堅決的精神，給她以一個深刻的印象。所以她的哥哥偶然稱讚她，對於她簡直覺得最難之至。

「盡天地」地寫着，「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抱着書本子，祇有散步、談話，或和小組織裏面的同志們辯論的時候，才捨得放和他一樣。這幾個同志也沾染了革命的思想。這種工作底堅韌的能力，在他全生活中間，永遠沒有喪失過。以後，即使在西伯利亞流放中，在僑居國外的時期中，他利用每片刻的餘暇，每小時的餘暇，到圖書館裡讀書。我們到現在都還保存到了許多報紙和文件，凡此皆能證明在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的生活過程中，他研究過關於各種知識的無數的著作。」

在這一切的研究中，他的哥哥亞力山大是他唯一的先生。亞力山大已然熟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而且介紹給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去讀；兩弟兄爲這本書常常討論了好幾個鐘頭。可是作爲恐怖主義者的革命思想底擁護者，亞力山大·伊里基，却永遠沒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底同志。

一八八七年，列寧的哥哥所屬的革命黨，決計暗殺沙皇亞力山大第三。計劃是在彼得堡，涅伏斯奇地帶，用炸彈暗殺。三月一日，即暗殺亞力山大第二成功的周年紀念日，他們決定在這天動手。這班年青的革命黨人，已然決定把炸彈藏在厚書堆裏，預備帝車一走過，便

好容易把這計劃定好，而這班革命黨就因破獲而全體被捕。以後才曉得原來有一個密探混進組織裏面，他向當局告密而使這羣青年悉數被捕。列寧的哥哥（亞力山大·烏里雅諾夫）和四個同志，立即絞決。

當時伊里基還在高級中學，他哥哥的死給與他一個最深的印象。「一八八七年的春天」他的妹妹寫道：「我們得到我們的大哥遇害的消息，我永遠不會忘記烏拉奇米爾·伊里基說着：『不對，我們用這種法子是不能成功的，這不是正當的方法。』這句話時的面部的表情，從那時起，他開始準備自以為是的，使俄羅斯脫離沙皇統治的唯一的『方法』。」

多年之後，列寧告訴他的夫人，自從亞力山大·烏里雅諾夫被囚之後，他家的朋友們是如何逃避他們，竟連一位常常晚上跑來下棋的教書老先生，嚇得也不敢來了。列寧的母親從新伯斯克到彼得堡牢裏去看她的兒子都是非常困難的；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想找一個人陪伴他的母親去，可是找人終於是白費，因為沒有一個人要和囚犯的母親做伴的。這種普遍的畏怯，給列寧以一個深刻的印象，而激起他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仇恨。

「列寧常常對我談及，他最親熱地愛着的哥哥。」克盧斯巴亞這樣寫着，「關於許多問題，這兩個年青人都具有同樣的見解，對於每個問題都能領悟，而且懂得把其他的關係分開以便專門討論。亞力山大·烏里雅諾夫底命運對列寧可說是有了一個很大的影響，而且在他成爲沙皇政治底最很毒的敵人這一點上，也有很大的幫助。」

在高級中學畢業之後，便入卡慘大學攻法律。這其間，他已成爲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加入卡慘大學的革命的學生會。因了這原由，他便立刻被學校開除，而且被驅逐到沙麻那省的庫庫奇諾（Kushino）地方去。

就從那時期起，他便開始露頭角。在一八八九年，沙麻那省災情慘重，而且知識份子成立了一個賑務委員會。這會初次開會的時候，列寧出席過的，聽了議論紛紜的演說好一陣以後，於是他站了起來，簡單地發表他自己的見解。他以爲一切的賑災辦法都是愚蠢的，有害的，因爲人民的痛苦，全然地由於政治制度不良所致。我們可以想像這種見解將惹起許多人的反感，因此列寧便立刻脫離了賑務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就轉到彼得堡，在那裏經過了國家法律試驗。

他已然短期間的實習了律師業之後，的確最多不過幾天，他就決定將來，將學生的精力，從事革命的鼓動，他成爲一個以革命爲職業的革命黨了，正如在他之前和以後的爭自由的俄國戰士們一樣。『一個律師的職業，』齊諾維埃夫在『列寧底回憶』一文這樣說，『不能夠誘惑他。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常常告訴我，以他當了幾天律師的滑稽的故事。』

從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三年，他到俄羅斯各地旅行，常找尋站在馬克斯主義立點上，而從事於革命的鬥爭目的的同志，大多數的革命者都拒絕這種思想，而視之爲愚蠢的夢想，列寧重二倒地受着各方面的非難，他們反對他，以爲在俄羅斯還沒有工人階級，更無所謂有階級意識的普羅列塔利亞，因爲農民佔人口底壓倒的絕大多數；因此，馬克思學說不能適用於俄羅斯，列寧對這些非難置之不理，只是堅持他所信的，而且不斷地工作，使工人們在一種階級意識底組織裏面團結起來。

我們知道他的真正的政治的行動，便是在這幾年間開始，而且這種特色，已然在日後的列寧底偉大中，在他的非常的成就中，在實際的意義中，在政治的和經濟的事項中，在他不羈的精力和最瑣碎的環境都能顧慮周到的能力中，證明他的夫人，N. K. 克盧斯巴亞，以

爲列寧並不是作爲一個理論家或是一個書蟲而接近卡爾·馬克思的，而是作爲一個爲問題所疑難，所逼迫以求解答的人而接近馬克思的。『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在九十年代，那時他還不能夠在國立憲法會議發言，列寧到彼得堡到工人中去，而在他們全體當中，把研究馬克思的心得和盤托出，可是他不僅僅是說而已，他還能小心地聽着工人們所對他說的一切，於是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從此認識，工人階級必須是在整個的被壓迫的民衆中的前衛而它的歷史的任務便是從奴役的束縛中把整個的民衆解放出來，這種觀念煇煌着他未來的一切行動而使他堅實的拿穩脚步。』

列寧能夠用他自己的方法，深入產業組織和工廠中去；他訪問工人們，和他們談話，訓練他們，而也使自己受他們訓練。列寧善於運用工人們關於他們的管理員，工資，罰金，所訴的苦，編成很巧妙的宣傳材料，而且用這種方法，激起俄羅斯工人的騷動是很成功的，而且使他們火上加油。

列寧底第一本著作也是論到無產階級生活底簡單的日常的問題，『這位大革命家』齊諾維埃夫說，『是深研整個的新時代的人，是以討論極平常的事爲題，來開始他的文字』

事業的。他同巴布士金(Babushkin)沙爾杜諾夫(Sheldunov)合作。還有其他的工作同志，在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團結，他開始擬寫違法的傳單用複寫機印刷多份，都是談到工人階級生活底經濟的問題。當時列寧所草的傳單，已然談到無產階級底地位，工程師之待遇工人——特別是女工——的情形，如工廠中的食水，如工作時間過長，如罰款一句話，這都是在經過二十年之後，對於我們不復覺得很重要的，顯然的事了。」

列寧居然在彼得堡成功了一個真實的勞動者組織，稱爲「工人階級解放社」。他的傳單引起彼得堡幾處「暴動」——這是當時稱呼罷工的名詞——的發生。「這兒，」齊諾維埃夫說，「在這些經濟的日常生活底瑣碎的事件中我們必須看清大戰的開始，這種大戰發生於以後的幾十年間，引起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

克盧斯巴亞，關於在彼得堡初期時代，寫了一段很生動的回憶錄：

「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列寧是在一八九三年的秋天到彼得堡的；到以後，我纔認識他的。我從一些同志們那裏才曉得，一個馬克思的門徒從伏爾加區到了。再過些時，有人給我一本小冊子『市場論』。此書發表兩種見解，一個是我們的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的

領袖克拉森，(Hermann Krause) 一個便是來自伏爾加區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我想和這位異鄉人深的熟識，聽聽他的見解。

「是在狂歡節，我第一次看見了烏拉奇米爾·列寧，因為這種聚合，公然地帶有慶祝的性質，按照俄國的習俗，「牛油禮拜」是一定要分發薄餅(Blinn)的這次集會上，除列寧和克拉森外，彼得·史特盧維及其他同志亦在座，當慶祝的時候，列寧說話不多，他瞧着客人們，他的尖利的兩眼，使在座的人感受一種壓迫。

「一八九四年的秋天，烏拉奇米爾·列寧讀他的『人民之友』給我們一團人聽，這本書很能把握住我們，因為它如日光之清晰一樣，昭示我們必須為人民奮鬥，用複寫機印刷的這本小冊子，匿名地分發給大家，因此列寧的名字便很通俗了。

「一八九四—九五年的冬天，我對烏拉奇米爾·伊里基了解得更深些，那時他已在彼得堡工人部作宣傳的工作，而我也在那里當星期學校的教員，所以我有一種清楚地正確的關於工人生活的知識，這個團體領有許多工人，列寧便在這裡擔任宣傳工作，士摩林伽雅學校一總有六百學生，工人們對我們這班女教員，有着盲目的深信，因為幾乎在每一

年級裏，都有一個暗探，我們便不敢說「罷工」這個危險的名詞了。那時，我正住在土他洛涅伏斯奇雅的郊外，住在一間有雨道的屋子裏。烏拉奇米爾·列寧，在每禮拜天秘密工作完畢之後他就來看我，我們之間便開始了無窮的談話。當時，我是熱愛着我的學校，當談及學校和學生的時候，簡直忘記吃飯都可以。烏拉奇米爾·列寧對於工人生活中的最小的事情很發生興趣；他試想借助於細小事情以了解無產階級底精神，以便在企業的無產階級中間，找出較易於革命宣傳的路子。當時，大多數的俄國知識階級，非常陌生於工人們的生活，他們把工人當其他的人們看待，而且對他們講學理的術語；烏拉奇米爾·列寧却是第一個在宣傳中，企圖把理論和實際聯合的人。他先讀幾段馬克思的資本論給工人們聽，然後解釋本書的內容，而且問他的聽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並啟示個人生活與社會結構的關係，而和他們分析現存的秩序如何才能變革。這種鼓動使工人們得着一個很大的印象；一直等到較後的時期，當我在法國的逃亡中，經過巴黎郵務大罷工以後，我才完全承認他的方法是很對的。

「無論如何，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從來不會忘記別種鼓動的方法的。一八九五年，他

的著作『罰款論』出版，此書，他證明工人參加社會運動的可能性，我們屢次探望工人階級團體的結果引起警察的注意，於是我們開始被監視了，在我們這一團裏面，烏拉奇米爾·列寧最熟練於陰謀家的技術，他知道一切屋子裏的秘道，他非常長於引密探入歧路，並教我們用化學墨水寫信的方法，把點子寫在字母下面，他也爲我們每一個人起一個秘密的名字，偵探們開始更嚴密地監視我們，列寧說他們必須指定一個繼任者，把所得的消息都報告這人，因爲政治的地面言，我算是最可靠的人，所以我便被派爲列寧底代表。

「復活節前的一個禮拜六，我們一總五六個人到沙士古·塞羅，和我們團體裏的一份子，叫作西勒文的，過復活節，我們在火車上的時候，我們彼此好像都不聞問，裝作彼此很陌生的樣子，在這次出發，烏拉奇米爾·列寧對我們解說，如何用暗號寫信，如何與羣衆發生關係，他很熟悉於從羣衆中挑選出最適於做革命工作的人，有一次，他組織一個星期學校女教員討論會，後來，她們幾乎完全變成很好的社會民主黨，其中有一個叫做涅波薇琪（Lydia Knipovich）的，她一見列寧，便斷定他是一個大革命家，她擔任一個秘密印刷所的交通關係，把印刷品藏在她的朋友那里，而且在工人中間，做散發宣傳品的工作，後來她

因為排字工人的告發被捕；同時十二箱違禁書籍，在她的朋友的住宅中，搜出當白軍佔領克里米亞城時，涅波薇琪亦同時遇難。她臨死的時候她瘋狂似地談着共產主義底將來，嘴裏還吟着列寧的名字。

「一八九五年的夏天，烏拉奇米爾·列寧出國，幾乎花費他所有的時間，在柏林參加勞動者會議；隨後他又到瑞士，在那里，他曾見布力汗諾夫、亞格斯爾洛特、維娜·莎素里琪。他回來時，心裏充滿了新的印象，而且帶了一個假底箱子，下面藏着許多違禁書籍。」

「同時偵探開始監視列寧。他和他的箱子被緊隨着。我有一位表妹，那時在註冊處工作，她告訴我，當她上夜班的時候，一個偵探到辦公室來，問列寧的住址。偵探對她說：『我們已由事實證明，烏拉奇米爾·列寧是一個危險革命份子；他的哥哥已經被絞死了；現在他正從國外回來；我們不再會使他漏網了。』」

「我的表妹曉得我認識列寧，求我去報告他有危險，我立刻遵命做了。我們決定小心地工作，把工作分配各人，按區分配。現在，我們被決定分發第一批宣傳品；列寧所寫的第一張傳單，是用印版字寫的，這是由展米里珂夫斯基工廠的工人分發的；後來，也把傳單分發

到別的工廠去，這些傳單在工人中間引起很大的反應，因為我們可以處置一個印刷機，我們便決定出版一種秘密的報紙，每張報底每行言論都出自列寧的手筆。

「我們已經決定十二月八日在我的屋子裏覆校已經印好的紙，我們和列寧議定，我必須將疑難諸點，告訴他的一位朋友，一個鐵路管理員叫做察布特列夫的，列寧便是在他家吃中飯的會議時列寧並未出席，我就去會察布特列夫，他說列寧那天并沒來，我們知道他一定被捕了！當天晚上，我們又打聽到，我們團體底許多其他的會員也遭遇這同一的命運。我把這張秘密勞動者新聞底版交給我的另一位朋友——以後她嫁給了彼得·史特盧維——保存，因為我們要避免別人被捕，決計不再印行了。列寧在彼得堡工作的時代，是很重要的，因為從這時期才和工人階級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才和羣衆接近才得了指導他們的效果。就是在這幾年當中，列寧才漸漸地發展成爲一個無產階級底領袖。

「烏拉奇米爾·列寧入獄之後，我們團體和他的關係，很快地重行建立起來。當時還准許你隨便帶什麼書給等待初審的犯人讀，這些書只是隨便地受檢查，並沒有人注意到字母底下的點子，也沒留心好多頁用牛奶寫了字。列寧對於被捕同志的關切，是他的非常

特點：他從獄裏偷送出來的信，每封都勸我們不要探望某人，免得害他，不然就是叫我們告訴犯人在監獄圖書室的某本書中去看一封信，再不然他就求我們，爲別一個同志找一雙暖鞋。

「列寧的信扎流露他自己的深信，凡是接讀他的信的人，幾乎忘記列寧是在獄中而且開始工作，好像列寧正在督促着他們似的。一八九六年八月，我被捕之後，我至今還記得，這封信所給我的印象，在准送書給犯人看的日期，我們所收到的信都是用牛奶寫的。你只要看見書中夾帶某種符號，一見就知道裏面以秘藏一信無疑。我們是在六點鐘進茶，以後犯人便得進教堂禮拜。去禮拜之前，我們用信撕成長條，燒茶待女，女子離開獄中時，我們把字條往熱水中一浸，立刻字跡成爲顯明的了。在獄中，用火烘出字母來是不可能的，所以列寧就想出在熱水裏浸出字跡的方法。

「不管列寧在牢裏也好，自由了也好，他總是我們運動的中心人物，加之他正在爲他的「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很艱難的搜集材料。當他用牛奶寫秘密的信時，爲的是避免意外，他用麵包製成「墨水瓶」模樣，灌上牛奶，禁子一開門進來，便立刻把墨水瓶塞進嘴

裏。「今天我吞了六個墨水瓶，」有一次，用附錄的形式，在一本書裏面，這樣寫着。

「列寧覺得受拘束是難受的，又不樂意被困在一隅，更不喜歡受鐵窗風味；因他不習慣於孤獨的生活，他要見見朋友的面。他有一封信，提議到某一點鐘，要我和一個朋友站在街邊某地方，如若犯人要被帶在走廊上散步的時候，他就可以看見我們。我的朋友不能來，我也要過了幾天才能來；我在指定的地點默了幾分鐘，可老沒見列寧出來。

「當列寧在獄中的整個時期中，勞働運動強烈地發展；直到馬爾托夫被捕之後，微弱衰微的時代才慢慢到來。

「列寧釋放的時候，我還在監裏，一直等到女政治犯維托羅華在獄中活活燒死我才出獄的。我十分知道，偵探每步都在追蹤着我。

「一八九七—九八年的冬天，我常常替列寧探望彼得·史特盧維以後，列寧逃到西伯利亞的明留斯克省，謝賢斯克村，而我也在烏發省充軍三年。當我宣佈我是列寧的未婚妻，情願追隨他，同赴謝賢斯克時，官員們允許我的請求，於是我又和列寧同居了。」

從

京盧斯巴亞的記述，列寧在西伯利亞幾年的流放生活表現得非常生動。

「我的母親伴我到明留斯克，在這里寫了我的旅行記，是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在克刺斯諾雅斯克，我們會面的原想從這里坐船到恩利賽的，但是這時不復有船行駛了，在克刺斯諾雅斯克，我熟識了我的親戚杜哲夫和他的夫人，他們都是世故的人，能使我在克刺斯諾雅斯克會見在流放中的一羣社會主義者；西勒文就是這班革命黨中的一個，兵士們拉着囚犯照相，隨後他們走開；於是他們便把我們給他們的香腸吃將起來，因此我們便能夠和這班政治犯很安靜的談話。

「入夜，我們到了謝賢斯克村，列寧便住在這里，這時列寧出去打獵去了，我們從雪車下來，同時就到他的住宅去，西伯利亞的明留斯克區的農民們都是非常乾淨的，地上鋪了他們自織的光鮮的地毯，牆上粉得雪白。

「列寧的房子並不大，可是却很乾淨，他住在一邊，其他的一邊便是預備給媽媽和我

的房東和鄰居同時來看我們，對我們很好，問了許多問題，最後列寧獵罷歸來看見他房裏有燈光，很詫異，房東和他開玩笑，說有一個流放者，是一個彼得堡的工人，吃醉了，闖進他的屋子裏來，且把他的書房中的書亂丟。等到列寧跑到房裏一看，看見我在這裏，使他更莫名其妙了。於是以後，我們談了一個整晚。

「列寧已經大大地復元了，臉色很好看，在謝賢斯克，他只和兩個流放者爲友，一個是從羅茨來的一個波蘭社會民主黨，叫做普羅明什基，其一是彼得堡工人，芬蘭人，恩寄伯，便是他的名字，兩人都是好同志。普羅明什基是沉靜而很努力的人，他很歡喜重回波蘭去，可是不能如願。於是他只得在這鄰近住了下來，做鐵路工人以過活；後來他變成一個共產黨。當恩寄伯一九二三年患傷寒而死之日，即普羅明什基沙場戰死之時，列寧還探訪過一個叫做叔拉維勒夫的，他很喜歡這人。叔拉維勒夫得了癆病，他已經三十歲了，當過書記，照他自己見解說來，他應該是一個煽動家，又是一個革命者。他以學生的精力和富人的不正義而戰，不久終於死於癆病。

「列寧之另一友人，叫做蘇西巴狄治的，是一個很可憐的農民，得力於他的幫助，列寧

才懂得西伯利亞農村的情況；他的方法却是很特別的，每個禮拜天，他就擔任一種法律顧問，他以律師的資格贏得住民的歡心，特別是因為他幫助了一個工人，這工人因被斥退而失業，但列寧却替他討得賠償。

「這場官司勝利的消息，很快地傳揚在農民中間，他們走來向列寧訴苦的日見其多，他留神地對他們聽着，並給他們設法。有一次，一個來自二十里之遙的農民走來請教列寧，說他的岳父沒有請他吃喜酒，應該如何是好；不久之後，他的岳父也跑得來了，於是列寧幾乎花費一個鐘頭，來調停這兩個農民間底衝突。

「他變得很熟悉於西伯利亞農村的情形了，正如他清楚地理解伏爾加農村的情形一樣，很快地就理解西伯利亞的農村了。他常常這樣說：「我的母親看見我務農爲業，一定是很快活的，我曾學農學過若干時期，可是當我認識我們和農民的關係，是根本的地錯誤，我就不務農了。」

「原來列寧流放的時候，的確沒有執行律師業的權利的，可是在明留斯克的當局，是頗開明的，不會妨礙到當地犯人的行爲。這里的市長是一個富農，他最高興的是賣牛肉給

政治犯呢，不大在意於他們逃走的企圖。

「謝賢斯克村的生活程度很低，列寧所得自政府的津貼，是每月八盧布，這幾個錢是足夠租得一棟乾淨的屋子，喫，喝，洗衣服的用費了；換言之，他花費得很濶綽呢。早晚兩頓飯，是很簡單的；每星期，還爲他殺一頭羊，於是他天天吃羊肉了。羊肉吃完了以後，接着又爲他準備豬肉一禮拜，排骨也是夠八天吃的。有充足的牛奶爲列寧及其狗，吃得有益的。」

「因爲農民們常常在列寧的房東家裏喝醉了酒，各方面說來，這種家庭生活該是不適宜的，不久我們便搬到另外的住宅，租錢是四盧布，房子佔半邊，有花園，有院子，這里，我們成了一個正式的家庭了。在夏天，一般地說，總是很難僱僕人的，所以媽媽和我只好強勉弄爐竈了；開始做的時候我往往把湯鍋打翻，可是不久以後，我就很習慣於烹飪了。」

「當時，我得意的傑作是菜園，在那里，我種了黃瓜，西瓜，蘿蔔，及其他菜蔬。現在，一個共產黨的『小組』成立在這些屋子裏了；田園荒蕪，籬笆倒塌，而這屋子也很快就要崩壞了。」

「十月間，我們請了一個女用人，一個不滿十三歲的女孩子，不久，她就管理全家事務，我教她讀書識字，不久她在牆上貼了許多條子，如『不許撥茶』之類的字。後來，她頗進步，

她能够保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了。這時候，我們還和一個小孩子做朋友，一個年僅六歲，有着蒼白發光的臉的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個醉泥鳅。是從勒托尼亞流放到此。我的母親很愛這孩子，列寧也喜歡和他談天。以後，當我們離開明留斯克，這孩子怪捨不得我們的，他病得很利害。我們後來，在我們的家庭範圍中，添了一隻貓。

「早晨，我常和列寧一塊兒工作：我們翻譯衛布（Webb）的著作，此書是史特盧維送給我們的。午飯以後，我們譯「資本主義底發展」，如果我們沒有別的工作可做的話有一次，我們得了一本考茨基的著作，是專反對伯因斯坦的；我們立刻停止我們的經常工作，十四天之內，就把此書譯成俄文。

「列寧已作完他的工作，他就去散步或是打獵。他最歡喜打獵。他爲自己做了一條皮褲，所以他就不怕陷在深溝中了。春天一到，普羅明什基掛了一張笑臉到我們這里來，而且告訴我們一羣野鴨過境；於是我們談了好幾個鐘頭，談他在何處，在何時，看見一個野鴨。冬天的冰一化之後，樹林和溼地的生活到了，在那里有着許多火雞和野熊呢。到這時候，列寧愛到森林中去，可是他卻把獵狗走在他後面，以免嚇跑了野獸。

「列寧也花了好多時間打兔子，在秋天，即使遇見了兔子，他大概也不願打的，可是很快就把那好主意忘了，一見兔子向他走來，他就要把槍從肩上卸下來打的。在晚收成的時候，恩利賽開始有冰滑下來的時候，河中心的小島滿有着許多野兔，因為不能夠找着回大陸的路，無助地亂跑着，我們的獵者，打了好幾袋兔子，用船把打死的兔子裝回來。」

「有時，列寧往往讚美以後住在莫斯科時，打獵的樂趣，可是對於西伯利亞時候，却没有讚美之情。有一次，我們和一部分人打狐狸，這却使列寧覺得非常高興。一條狐狸跑在他面前，列寧預備瞄準開槍，那條狐狸站住了一會兒，而且望着他，一轉身，便向森林中逃竄了。『你幹嗎不開槍呢？』他的同伴問。『這條狐長得太美了。』是他的回答。」

「深秋，初雪之前，我們往往在為冰所遮蓋的河畔散步，看魚，在水晶似的透明的冰層下面，能夠看得十分清楚。在冬天，我們溜冰玩。列寧很喜歡這樣的娛樂。當冬天夜長的時日，他或讀黑格爾和康德的哲學著作，或讀法蘭西唯物派的著作，當他倦於讀書的時候，他便讀讀尼格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詩歌，復甦他自己。」

「當列寧第一次來彼得堡時，他的朋友告訴我，他從沒有讀過一部小說，這使我聽了

很詭異。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我發現這話是不正確的：他不僅僅讀過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奢尼捨夫斯基的作品，而且懂得，熱中於一切的俄國的文學名著。在他的照片本子上，除流放的同志的照片外，還能夠找到愛米爾·左拉、黑爾慘、奢尼捨夫斯基的像片；其中有一張奢尼捨夫斯基的像片，有列寧親筆寫的「死於一八八九年」幾個字。

「郵差一星期來兩次。我們的信件是很頻繁的；我們從俄國收到許多書籍和信件。不僅僅是列寧的母親從彼得堡經常地寫信來，史特盧維的母親也時常來信報告她兒子的近況。有時，從其他的流放者也有信來。馬爾托夫從圖魯克罕斯克寫信來，但是我們往往接到的多是住在鄰村的同志們的消息。我們通信討論一切種類的問題，俄國的近況，我們將來的計劃，新書乃至於哲學的問題。有些時，列寧很歡喜下棋，往往和同志通信作這種遊戲。當時，他全副精神都用在下棋的問題裏，他常常在夢中叫了起來：如果你動「騎士，我就要將軍了！」

「列寧的父親也很會下棋。列寧自己曾告訴我，和他哥哥合攏來下他父親，也常被父親打敗的他的哥哥亞力山力·烏里雅諾夫買了一本棋譜之後，他們的力量就很快爲之

「變。」一天晚上。」照列寧說來，「我們看見我們的父親手裏拿着一本棋譜從我們房子走出來，他跑回自己的書房，讀棋譜，於是不久又打敗我們了。」

列寧從西伯利亞回來之後，不下棋了。他說：「我必須停止下棋；下棋需要我許多思想，而且妨礙我工作的注意。」

「從青年時代起，只要開始足以妨害他工作的行為就不來，這幾乎就是他的習慣。」當我還在學校的時候，他告訴我，「我熱衷地喜歡滑雪，可是一把我玩倦了，使我非睡不可，那麼我覺得非捨棄滑雪而保持工作的興趣不可。」他對於拉丁文的研究的態度，也是一樣；要是研究拉丁文太費力氣，而妨礙正經功課時，也只好疏遠下來。

列寧之學拉丁文，為的是哲學羅馬演說家的講詞的結構；他日，我往往覺得，列寧的講演，有時很和羅馬派相似。

「雖然他很活潑地和流放的同志們通信，他却很少找他們。我只記得他看過古那托夫斯基一次，這是一個很有趣味，受過很好的教養的同志；他還旅行到泰斯一次；這次旅行的歷史背景很特別，一天，在那地方的同志們，寫信告訴我們，說督察員不很滿意於他們，且

禁止他們出境可是泰斯這地方却有一座富有地一學與味的山，最好列寧請得一張護照，以便研究這座山。

「這條妙計成功了，我們被准許入泰斯境，在那里，我們有一個探訪流放的同志的機會。新年，我們到了庫雷斯克，有幾個流放的社會主義者就在那里。這次，我們與他們之間發生了意見的衝突。這班社會民主黨揚言對我們沒有誠信，而且不把我們當作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看待。因此，列寧就提議分開。這提議果然辦到了，自此後，兩黨各自努力，兩不相犯。」

「這其間，從俄國來的消息越來越少。由彼得堡同志們出版列寧的著作之企圖終不能實現；最後證明用通俗的小冊子來發表我們的思想亦復不可能，而且屢次被捕，也給我們工作一大打擊。就在這時候，列寧發展他組織的計劃。這計劃的具體表現便是「火花」報的刊行；他決定辦報，在國外印刷，秘密在俄國發行。」

「他睡得少而又少，日夜思索着他的計劃，顯然地他瘦了許多。他和我長期間的討論，和馬爾托夫通信，並籌劃和馬爾托夫與波策索夫，同赴國外一行。他流放期結束得愈近，他愈變為神經質的了，於是他更堅強地走入行動的政治工作中去。」

「突然，我們的房子被檢查，他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找着給列寧的掛號信的收條，於是這班憲兵乘機搜檢，他們找到的信，可是信的內容證明是十分無害的，正如在彼得堡所做的，一樣在西伯利亞也是把合法的信和違法的信分開放的。凡關於革命運動的信件，都放在櫥櫃的低層，列寧搬椅子給每個憲兵坐，他們開始搜查上幾層的書籍。一無所獲，只有一些統計材料，不久，他們就疲倦了，聽了我說下層全是教育書籍，他們就中止檢查。雖然這次檢查經過，並沒有什麼壞結果，可是情形却很危險，因為那是很容易使當局延長我們的流放期限，如果找出了違禁的著作的話。」

「一九〇〇年二月，我們在西伯利亞的期限滿了，我們回到歐羅巴的俄國。我們的女僕芭莎，在兩年中間已經長成一個美麗的女郎了，我們分手的時候，她哭得很傷心，而我們的小朋友，那六歲大的孩子，拿我們的畫片，鉛筆，紙，做紀念品，我們的房東太太，鄰居，絡繹不絕地來我們說再會，甚至於列寧的狗，疑似地蹶着我們。」

「我們到馬留斯克去。士他可夫，奧勒格·西勒文都在那裏等着我們同行，所有的流放的同志們都在那裏集合，向我們揮手告別，那時候的空氣同向來流放者之回俄一樣，每

人談着他的計劃，問着列寧的見解，而且提議將來工作和通信。我們大家都想到俄國，說着一些瑣碎的事情。最後，我們披上我們的皮衣，走上征途。

「我們日夜坐着雪車，沿着恩利賽走三百俄里。列寧用皮衣，把我的母親和我裹得緊緊的，每次停車，必很細心地察看我們凍壞了沒有。他却沒穿皮衣，而且告訴我們，他很暖和。他只是把兩手放在袖籠裏，他的思想已經到了俄國，在那裏，一件重大的工作在等着他。」

「在烏發，我們被朋友們熱烈地歡迎。列寧在此盤桓了數日；於是托我們的同志招呼母親和我，他自己便到彼得堡去了。在烏發，他探望了一家書店，和一個夥計談話，此人聲音之微弱，是向來未有過的，這是我不能忘記的一個印象。」

「現在，他的實際工作正開始着，而我也十分知道，他是不願意默在烏發，而願意住在彼得堡附近。他住在比斯可府，他的朋友們在那裏住着，並開始構通組織底線頭，他企圖把國外辦的報，和祖國的俄文報聯絡攏來。」

「列寧在比斯可府的時候，已經建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未來的組織，「克盧斯比亞」往下說，「我默在烏發，譯書，教書，好好的過着日子。當時，在烏發的社會民主黨，分裂成兩

個壁壘，比之於那一派，我倒同情於更重要的一派；這派黨員凡十二人，被伊亞古托夫領導。他常來看我，借書我看，談論馬克思，他告訴我，他不怕充軍，因為什麼地方都奈何他不得。伊亞古托夫是一位輝煌的革命者，他最恨的是漂亮的談話。一九〇五年他被舉為烏發共黨的總統，反動派得了勝利之後，他被絞決。當他被吊在絞人架的時候，在烏發監牢的所有囚犯熱烈地响着革命的歌聲，立誓要為他復仇。

「當我為在烏發的時候，我和工人們非常接近，並盡我的能力政治的地去喚醒他們。當時，我和一個銅匠做朋友，他是一個神經衰弱的人，他介紹我走入烏發的工人生活中去。以後，他變成社會革命黨了，死於瘋人院。」

「有一個犯癆病釘書人克利洛夫，常來看我，他的專門技能就是製造秘密分區的書本。他告訴我許多關於排字工人的生活。後來我們就將這報告應用於列寧所辦的「火花」報。當時，烏發是由西伯利亞赦回的流放者的中心；回來的人幾乎總要在此歇些時日。當時，我們辦成和馬爾托夫通信的聯絡，他正住在頗爾他瓦，供給我許多革命的書籍。」

在一九〇〇年的開始，於是列寧回到歐羅巴的俄國，重作宣傳的旅行，四方囑集和他

一樣的爲革命工作的人；一九〇一年，他和馬爾托夫和波策索夫，創立「火花」報（Искра）這報，在俄國的革命運動中演着一個很重要的任務。這報的題名，是採自當狄克白起事時，普希金的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列寧在「火花」報，竭力堅持根本推翻的激烈的觀點，並擁護「以革命爲職業」的組織之必要。他的立場就是爲自由而戰，並不需要業餘的革命家，而要的是職業的、技術的革命家。

3.

列寧不久就覺得他自己非離開俄國不可；一九〇二年，他在巴黎「社會科學院」講演，很詳細的對聽衆解釋，如果政權在他的手中，他就能夠開發俄國的財富。甚至於在當時，他便着重有和沙皇貴族無情地算帳之必要了，有和地主資本家算帳之必要了，且必須用恐怖主義以達到目的。當他默在巴黎的時候，他和他的妻非常窮困的遇着一種近乎苦行的生活。

一九〇三年，他參加「社會民主勞動黨」的第二次大會。這次大會中，黨分裂成爲兩

派其一是布爾雪維克，即多數派，其一是門雪維克，即少數派。這裏，列寧底強硬的特色，已然是愈發顯著。因爲一點十分不重要的事，他可以無情地和他的許多最好的朋友決裂。此後，和一切的妥協份子作戰，是列寧底革命行動的一種堅定的特點。凡是馬克思主義底機會主義解釋者修正派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都要無情地迫害。他又企圖證明，使每個敵人都了然而他的理論絕對地會引起反動。此次，列寧贏得不可思議的驕傲的名稱，爲目的一味橫行的名稱，甚至於說他太沒有知識。

有一次，列寧自己把同志們對他不滿的批評，蒐集攆來。他說他被人家叫做「專制」，把持，形式主義者，中央主義者，偏見，執拗，狹窄，多疑，不漂亮。」托羅茨基後來是他最親近的同志，那次也不能不攻擊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大會上，此君以他所有的固有的精力和材幹，做黨的一部分的破壞者……同志列寧心中考察黨底同志關係，他就推得惟有他自己才是一個有鐵腕的人的結論……同志列寧把模範的委員會，一變而爲有全權的改良工人生活的委員會，以便他取得羅伯斯比爾的廉潔的地位……」

列寧對托羅茨基的答覆並不忽略：在公衆的講演裏，在出版的著作中，乃至於在他給

高爾基的私人的信件中他對他的老朋友表示厭惡，叫他做一個空虛的擺姿勢的人；甚至於遲至一九一八年，他還以筆名寫了一篇挖苦的、惡意的論文『革命術語的文化』專為托羅茨基而發。

他做了布爾雪維克領袖之後，幾年間，他很熱烈的宣傳他的思想。一九〇五年三月，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在倫敦舉行，赴會的只有列寧的黨徒。在這次大會席上，他講演時，很激烈的攻擊『議會政策底幻影』，擁護革命的工農專政的思想。

過去，關於列寧第一次僑居國外的材料，很少可用的；一直等到最近，蘭占達·克盧斯巴亞作的『列寧回想錄』出現之後，關於列寧發展的重要時期的詳情，才了然。

我在下面，從克盧斯巴亞的『列寧回想錄』中，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五年間的列寧生活引了幾段，所徵引的紀錄，從前都沒有發表過。

『列寧恰巧沒有出國之前，他幾乎又將二次入獄。他從比斯珂府到彼得堡，他在那裏會着馬爾托夫；他被巡捕發覺而被捕，在他的背心裏，找着兩千盧布和用暗墨水寫的許多革命文件。幸運的是，列寧平常的墨水在紙上寫假的事體，所以憲警永遠沒想到更仔細的

檢奪這些東西，也沒有用火燒紙，所以不能證實他的非法，拘留十日之後，即遭釋放。於是，他到烏發，對我說再會。

『大概一禮拜以後，他離開俄羅斯，他經常地寫信給我，書裏面都載有秘密交通的消息。從他的來信裏面才知道，辦報並不是如他所想像的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和布力汗諾夫磋商，尤為困難。

『列寧從外國來的信，大概是短扎，並流露一種不滿足的神情。封封信幾乎常常都是這樣結末：當我再見到你時，我將告訴你一切。』有一個時期，我簡直沒收着信，而且不耐地等着我的流放期的結束。

『最後我又自由了，於是我和媽媽到莫斯科，列寧的母親家裏去。我非常愛她，因為她溫柔而慈愛。以後，當我們住在國外的時候，她總不單寫信給列寧，常常老是寫給我們兩個人。列寧很孝順他的母親，他常常說，他母親有一種鐵的意志，不然的話，他的哥哥亞力山大·烏里雅諾夫的慘死，他的母親難於能夠活在世上的。列寧一定受了他母親的能力的遺傳，而且使他得着靈敏的感覺，使他能够理解每個人很透澈。

「一八八七年，他還在逃亡的時候，有一天他讀到莫斯科報載瑪利亞·烏里雅諾華的死耗；他的臉立刻死一般的蒼白，於是對他的同伴說：『我纔曉得我的母親死了！』可是不久之後，他才曉得是另外一個馬利亞·烏里雅諾華死了。」

「列寧的母親所過的，是一種非常不愉快的生活。她的大兒子是絞死了，一個女兒死了，其餘她的兒子幾乎全在牢裏。當列寧在一八九五年病了的時候，她立刻趕來，調養他，慈愛地看護着他。當他被捕的時候，他立刻跑去，在看守所待了好幾個鐘頭而且偷帶違法信件給他的兒子。」

「我從西伯利亞回來，到了莫斯科之後，我先把我的母親送回彼得堡。隨後就到外國先到布拉格，我相信，列寧是在摩特拉給克的化名之下，住在那里。我老早打過電報給他，可是到車站，並無人來接。我有點不放心，僱了一部馬車，把箱子放在車上，我就去找摩特拉給克，他住在工人寄宿舍的一角。我走上四層樓，於是敲門，門開了，一個捷國的白髮婦人站在我的面前。」

「摩特拉給克麼？」我難爲情的問。

「不是的，他是我的丈夫。」

「摩拉特給克太太看着我，於是叫了起來。」

「呀，你一定是住在摹尼克的立特梅爾先生的太太，他寄來的書，我都轉寄爲發，你收了。」

「於是我和摩特拉給克先生玩了一整天，我告訴他關於俄國的運動，而他也把奧國的運動告訴我！他的太太把她做的針線給我看，並請我吃饅頭。」

「我到了摹尼克，到時我還穿着皮衣，而這裏的太太已經穿單衣了。我把皮箱丟在火車站，去找立特梅爾，他的房子是一家牌酒店。我到櫃檯上去，那裏有個胖子站着，我猶疑地問有無立特梅爾其人。我本能地又發覺，我又找錯了地名了。這人回答：「立特梅爾麼？就是鄙人！」」

「我茫然地回答：「不是的，他是我的丈夫呀！我們莫名其妙地默望着，後來立特梅爾太太出來了，叫道：「也許她就是從西伯利亞來的梅爾太太，請你跟我來！」」

「她領我走過一個院子，到了一間房，打開門，桌子後面坐着列寧。在我興奮狀態中，我

忘了謝謝主婦便叫道：「你這壞蛋！你爲什麼不寫信告訴我，找你的地方？」

「你說什麼話？沒有寫信麼？我一天要到火車站接你三次，你是從那里來的呀？」

「後來才知道，幫列寧轉信的人並沒有給我轉，因此我連沒得着消息。我在摹尼克會見列寧，完全是湊巧；這其間，他也許馬上就要動身到倫敦。」

「和馬托爾夫、波策索夫一樣，列寧決定用假名字住在摹尼克，他們不願使人懷疑到摹尼克來做工作，並以爲在假名之下，和俄國同志通信要容易些。所以，在梅爾的化名下，列寧和立特梅爾先生同住，梅爾是啤酒店的老板，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忠實同志。」

「列寧住在陳設簡單的亭子間裏，過着一種獨身的生活。他常和一個德國太太吃中飯，她大概給他粥及同類的東西吃。他早晚自己煮茶，他老是只把茶和麵包當晚餐。」

「他臉上很難看，很愁悶，因爲他的事情進得較之他所希望的更慢。當時，除列寧之外，馬爾托夫、波策索夫和維娜·莎素里琪也都住在摹尼克。布力汗諾夫和亞格斯爾洛特堅持報紙必須在瑞士出版，並歸他們指揮。他們對於列寧的思想看作無甚特別價值，而且不能遠視「火花」在將來的組織中，演着很重大的作用。列寧繼續固守他的立場，以爲報紙

必須離開僑民中心地另覓他處出版，因為只有這種辦法，才能保持和俄國的永久關係。我們雖是逃亡在外，可是較之於祖國的同志們，我們還更熟悉俄國的情形，並能在國外，為在沙皇治下的勞働運動努力工作。

「列寧從一個保加利亞人那里，買了一張護照，把我的名字加上，當作我是他的太太，稱為馬利莎，於是在工人階級底家裏租了一間房子，我担任「火花」報編輯部書記職務。」

「我做了一大堆工作，從俄國來的信都要送到德國各縣市地名；於是德國同志們又送整批信件到日曼博士，再轉交給我。我們和俄國並沒定期的運輸聯繫，因此只好用假底箱子裝報，因着旅客的方便，送過邊境。過界之後，把箱子分配到指定的地點，我們的同志們便取出內裏的報紙，分發在各種組織中間。我們也和巴黎、柏林、瑞士和比國通消息，他們告訴我們，有什麼便人，可以運送禁書籍入俄。」

「在俄國，我們的最得力的助手是彼得堡工人巴布士金，一個列寧的朋友，他巡行俄國各地產業都市，給我們以經常的報告，並一般地保持着與同志們的關係。從俄國來的許多革命黨，都來摹尼克找我們，其中有一個叫做諾斯珂夫的，是北部組合的代表；彼得·史

特盧維也來訪過我們。

「在列寧與史特盧維之間已然發生嚴重的意見：那時候，史特盧維已經脫離了社會民主黨，與自由黨爲伍了。兩人間激烈的爭論以後，最終，列寧拒絕與史特盧維有什麼往來。我把他們兩人弄到和臉是很困難的，也幾乎是演劇似的。列寧叫史特盧維做叛徒，來取笑他，其結果，史特盧維永遠拋棄了我們。他的太太，是我的同學，在她未走之前，給我一封信，並送我一包糖。」

「我們到了摹尼克之後，我們和一個德國工人家同居，要供給六口之家的丈夫，帶他一家人住在廚房和小房子裏；可是什麼都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孩子們也教養得很好，穿得很乾淨。我決定自己做飯，要把飯菜弄好，才放在大廚房裏烹飪。這其間，列寧著題名爲「什麼是要做的」的一本書。」

「當他正在寫的時候，他先要坐在書桌旁邊，想一會；於是他重新站起來，來回的，自言自語的走着。最後，他轉到桌邊，坐下，把自言自語的寫下來。」

「在我們散步的時候，列寧常常用一種低微的聲音，對我解釋他的著作計劃；這種習

慣慢慢地對他成爲一種必要在他沒有寫下之前我們幾乎討論過所有他的論文，辜尼克的郊外風景是極美的，我們走着，找人跡稀少的地方，列寧就在這種地方，對我發揮他的思想，大概是一月以後，在捨華賓的公寓，我們租了幾間房子，我們買了幾件舊傢具，費了十二馬克，如此，我們開始了一種新生活。

「在立刻吃過中飯之後，約末一點鐘的光景，馬爾托夫準到我們家裏來，從此就開始所謂編輯部務會議。這時，馬爾托夫便滔滔不絕地談話，他常是從這一問題跳到那一問題，他什麼消息都曉得，也很認識人。

「馬爾托夫是一位典型的記者，列寧常常這樣說，「他立刻能把握着一切，可是他只是太輕地把握。」馬爾托夫對於「火花」的幫助是絕對必要的，因爲他擔任了工作之主要部分

「列寧爲每天六小時的討論所疲倦，因之很難寫東西，有一次他立刻請我去見馬爾托夫，請他不要再來了，列寧願望在將來，我必須獲得和馬爾托夫的聯絡，把所發生的事都告訴他，並担任把稿子送到「火花」起初，這種新的制度好像還辦得通，可是不久就明白，

馬爾托夫沒有討論是不能生活的；他又來過好幾次，又重新開始他的滔滔不絕的談鋒。以後，當丹帶他的太太和孩子到慕尼黑的時候，馬爾托夫就和他消磨日子。

「在十月，我們到沮立克和那里的一種革命組織聯合，可是我們不會圓滿的得到一致。我們默在沮立克的時候，可以說是最快樂了；我們大家都住在同一個旅館，幾乎是朝夕相聚，我記得有一次在咖啡座裏，我們和布力汗諾夫的一番談話，靠近咖啡座有一間大廳，在那里，有武裝的工人在用盾牌對打。布力汗諾夫微笑着說：「有一天，我們也許會像這樣打起來的。」可是當我們走向回家的路上，他就很嚴重地把這話修正：「不，不，決不會鬧到武裝戰鬥的地步的。」

「當我們重回慕尼黑，列寧又坐在椅子上，完成他的著作，「什麼是要做的？」當時，「火花」已經第一次發生意見上的嚴重的爭執了；布力汗諾夫不肯採用列寧所草的綱領，因此引起誤會。亞格斯爾洛特藉口頭痛，逃避着，不預聞討論。這其間，我們又知道，「火花」不能再在慕尼黑印刷了，因為印刷所的老板拒絕做這冒險的事。因此，我們迫得只有搬走之一法了。布力汗諾夫和亞格斯爾洛特，提議遷往瑞士，而其餘的人都願意繼續在倫敦工作。

「後來我們想到慕尼克時代是在我們國外生活中最光明的時代以後的逃亡年月，中是蒙受着更大的困難了。當我們默在慕尼克的時候，並沒有發生嚴重的意見，因為當時我們爲同一的信念所激勵，就是創辦一個全俄報紙，並創造一種新的革命組織。這種同心一致的熱情，在那些時日中，使我們發生一種愉快的狂歡狀態。」

「我們在慕尼克，簡直就很少真正地觀察過公衆生活；我們只參加幾次勞動者會議，覺得很無興味。在慕尼克，我們也曾參加過爲統治階級所允許的第一個五一節的慶祝會，警察命令不準在城內舉行集會，所以有許多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到郊外某地點，在旅館裏面玩了一天，喝了許多啤酒。這次五一節的慶祝會實在不會發生一種示威運動的。」

「我們過的生活是很寂寞的，即使和德國同志們也不往來。有時，我們看見巴爾華士，他和他的家眷住在捨華賓，離我們不遠，有一次羅莎·盧森堡訪過他，就在這次，她會見了列寧。」

「現在我們向倫敦出發，路過列日，列日已陷於一種騷動狀態。幾天之前，兵士曾向罷工工人開槍，在無產階級地帶，普通的騷動和憤慨非常顯明；我們參觀了「人民住宅」，覺

得聚在那里的羣衆如遇必要時是能被有殺頭和下獄的危險從列日動身我們往倫敦。

「我們到英國的首都那天有濃霧，可是列寧臉上很有精神，他很注意地看着這座寶本主義底要塞，他忘記了那天和布力汗諾及其他同志在編輯會議席上的爭論。

「我們碰見亞力藉埃夫在車站上接我們，他是住在倫敦的一個同志，他是在倫敦的我們的嚮導，因為當時，很顯然，我們在倫敦完全是陌生的，因為我們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曾把一本厚書從英文譯成俄文，便以為英語操得很純熟了，可是一到倫敦，我們才發現沒有一個人懂得我們所說的英國話，我們往往陷於不方便的情形中，這樣使列寧非盡可能地把英文學成不可，爲了這原由，我們盡可能的參加許多會議，並常到亥特公園去，在那里可以常聽到演說，不久以後，列寧找到兩個要學俄文的英國人，這兩個入教列寧讀英文，以作交換條件。

「這其間列寧很貪婪地考查倫敦那是真的他並未到過不列顛博物院因爲他所喜歡看的，只有在巴黎的革命博物院一個，因爲要研究倫敦，他所以要坐在街車頂上看遍全城，並常常和我步行，經過工人階級區，在蒼白着臉的孩子們所遊戲的腓吞子裏廂走過。

「列寧常常要到工人住宅等地去看，因為這他很喜歡參觀公共閱書室，在倫敦這樣的閱書室有很多。從那時起，列寧就打算了這種計劃，日後也就實現的，在布爾雪維克革命之後，介紹相類的閱書室於俄國。」

「他又常常訪問公共的食堂與教會，在英國，禮拜之後，照例是要在教堂裏舉行討論的，工人們也參加；列寧常在報紙上留心這類教堂集會的通告，這類參加的機會，他是很少放過的。有一次，我們又去到社會民主黨的教堂，一個工人在那裏讀着聖經，並把猶太人從埃及出亡這事，解作工人從資本主義統治逃到社會主義統治的象徵。」

「我們又訪問過七姊妹教堂，這是社會民主黨青年工人常常集會的地方，一個少年在那裏講演自治的社會主義，並揚言，他從十二歲起，便為社會主義的思想而奮鬥。」

「正如我們的習慣一樣，我們常常到倫敦郊外去。特別是，我們常到蓮花山去，因為車錢很便宜，只要六便士呢。卡爾·馬克思所葬的墳園離此很近，每次遠足到這附近的地方，列寧總要常常憑弔這位社會主義底大使徒的墳墓，並在那里費若干時候作深刻的反省。」

「因為我的母親立刻要來和我們同住，我們便決定租兩間房子，自己開伙。英國飯不

合我們的口味，此外一點又太貴。在倫敦，外國人是不需要護照的，所以列寧就取名為尼希特。我們的房東太太以為我們是德國人，不久，馬爾托夫和維娜·莎素里琪也到了，住得離我們很近。當列寧費了好幾個整天在不列顛博物院讀書室做功夫的時候，我得着馬爾托夫的幫助擔任交通工作；至於我們和布力汗諾夫的論戰，暫時也就通融過去了。

「不久的以後，列寧去布勒塔尼一月，他的母親便住在那里，列寧之行，也是因為他要看海之故。他對於海有着一種非常的愛情，並能守着波濤嬉戲有若干鐘頭；海聲撫慰着他的心。在他回倫敦之後，他會見了許多擁護他的人，於是便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不久的以後，布力汗諾夫也來到倫敦，包曼、克洛治曼、布柳門淮特也跟着到了，這三人都是我們運動中的同志，剛從基也府監獄裏逃出來。」

「九月初，托羅茨基也在倫敦出現，他是從沙麻那逃來的，可是因為布力汗諾夫對他沒有深信，托羅茨基又立刻走了。當樂意於愛護托羅茨基的列寧，送了托羅茨基的一篇論文給布力汗諾夫看，他看了就答道：「我不喜歡你的新朋友的筆調。」列寧便駁他：也許你不懂得他的風格，可是每個人都能活着而學習的，而且我想，這個人對於我們的運動能有

很大的用處。」

「一九〇三年三月，列寧提議，托羅茨基必須加入「火花」編輯部，可是這種計劃因遭布力汗諾夫的反對而失敗了。於是托羅茨基到巴黎去，他在那里出席各種學生會議很成功。」

「我們的黨現在決計離開倫敦，遷往瑞士了；對於這種計劃，列寧是唯一的反對者，但終於是多數通過了。這些複雜的意見，很使他惶惑，因而得着神經衰弱病；當時，我們沒有足夠的錢請醫生，尤其是因為英國的醫生診金很費，爲了這原故，工作同志是很少人請醫生的；他們只好相信自己，用各種的家庭方藥。」

「一九〇三年四月，我們離開倫敦，到日內瓦去。在這種行程中，列寧發燒，熱度很高，他一到之後，立刻便躺在床上。他病了有兩星期，只才是漸漸恢復工作。」

「我們在日內瓦的工人階級寄宿舍，租了一所小房子；我們整個房子一總有一間石頭地的廚房，三間小房；我們用書箱做傢具，廚房當客廳。這裏常有一大堆客人。」

「我們曾決定召集一次代表大會，幾乎每天都有新到的人。我們很細密地和代表們

討論我們的綱領，聽他們的報告。馬爾托夫接連在我們的寓所滔滔不絕地和訪客們談話，不久，托羅茨基到了，和布力汗諾夫擁護着列寧的觀點；托羅茨基和布力汗諾夫之間的討論，大都是在蘭脫咖啡店舉行。俄國工人們常常宣佈他們贊成托羅茨基的見解，這使布力汗諾夫很發怒。

「在「火花」編輯部務會議上的諸多討論，變化得很利害，所處的地位絕對地使人不能容忍。最後，形成一種公開的分裂，布力汗諾夫，亞格斯爾洛特，莎素里琪在一邊，而列寧，馬爾托夫，波策索夫又在另一邊。工作是愈變愈難，但是我們仍保持一種願望，在不魯塞預備大會時，能夠趨於一致。當時，盧那卡爾斯基也到了日內瓦，參加編輯部。他被證明為一個模範的演說家，列寧對他表示很大的好感。每晚，這兩個人老和幾個具有同樣信念的同志們，坐在蘭脫咖啡店裏，一面喝啤酒，一面討論俄國國事，及他們自己的計劃。」

「一九〇五年，俄國出版家第一次和我們接近，說他們預備在俄國，翻印前此查禁的著作。十月初，我們有提議到芬蘭去的計劃，但是後來的事情使列寧直奔俄羅斯，而我仍默在日內瓦數星期料理一切的事情。」

因爲日俄戰爭的失敗，年底便爆發了第一次的革命。雖然列寧已經流亡國外，他却設法回國。起初，他在莫斯科煽動，擁護彼得堡的暴動，可是不久，黨底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停止他的活動，因爲他是一個違法的逃回的流放者，要被察覺，很容易受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彼得堡蘇維埃開會時，躲在走廊裏，只出席過一兩次。

據他的朋友底記載，列寧當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暴動，是一件最大的歷史的重要事實看。當巷戰依然在進行的時候，他搜集報告，詢問參加作戰的人們非常詳細，並試用這種方法，來構一幅當日情形的真實圖畫。即使在暴動失敗之後，他還是堅持這種見解。即此種革命，俄國工人們第一次抵抗沙皇軍隊作戰的革命，是有着最重大的歷史意義的；這種失敗，較之於任何許多勝利，都更有價值。

革命的失敗，就引到政府解散布爾雪維黨。可是這個黨，仍繼續秘密行動。一九〇六年，列寧幾乎被捕，後來，終於逃往芬蘭。當他躲在那里的時候，他藏身的小地方，可以說是俄國

革命的大本營，一到禮拜六和禮拜天，無數的工人來訪他，請教他；當局已然察覺此種情形，可是還不敢採取任何嚴格的手段對付列寧，因為這正是俄國國會（Duma）召集之後。

當時，列寧網羅所有非常的革命同志於其左右，立地攻擊門雪維克黨人，這班人已經脫離了革命戰線，只是試想使他們自己相信為法律所允許的行動。布爾雪維克帶有必須忍耐着，等待着的思想，可是當時必要很鎮靜地從事革命的鼓動，所以便決定創辦一種無產階級的勞動新聞。在國外出版，而秘密地偷運到俄國邊境。列寧被委任擔任這種工作，於是在一九一〇年他就首途沮立克，隨後赴日內瓦。

一九〇八年，關於波格達諾夫的「經驗批判論」的理論的哲學的論戰發生，列寧往倫敦研究哲學，隨後遷往巴黎，一九〇九年在巴黎舉行布爾雪維克大會。

自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二年，列寧為他的哲學的與政治的思想，而作理論與實踐的宣傳。

列寧與小說家瑪克辛·高爾基之間的有趣的通信，便屬於這個逃亡的時期，列寧的性格之主要的特色也許較之於任何其他信件顯示得更為清楚些，他的不屈不撓的勇

氣他對於最後勝利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他對於持異議的人們通融底厭惡，都顯示在這些通信裏。在這些個年頭，俄國的政治的地位，是很使人灰心與失望的，在這種反動的壓迫之下，革命的運動顯示日見消沉的象徵。可是，列寧給高爾基的信，流露着一種不能動搖的深信和一種很有把握的深信，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工人階級總有一天會勝利的。

「在列寧給高爾基的信中，」卡米利也夫說，「讀者不會找着熱情的言語，一歷史人物」的高超的風格；信裏的話都是簡單的，自然的，常常是好笑的，却又是可以實行的，從頭到尾沒有一句不是明顯的，簡直像是一氣呵成的，當你瀏覽這些信件的時候，你一定能夠明白地覺得這種工作是如何的重大，在這些信札中，反映着的精神的力量是如何的有氣魄。列寧之爲人與他的使命是合而爲一的，生理的地，他是不能把他的主觀的立場從革命的運動分開；在他人格與革命是連結着的，形成一個不能分離的整個。不論是在什麼地方，或是什麼時間，都能夠窺見於列寧個人的利益與革命的路線中的歷史過程底利益之間有最小的空隙。這就使列寧底信件變作供給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純正的文獻，由鬥爭成長的。

可是當他和高爾基的友情因此而濃厚的時候，他從前的許多同志却越來越和他遠離了，因此有一張巴黎小報，嘲笑說，有人如能在列寧、齊諾維埃夫和卡米利也夫三人之外，舉出第四個布爾雪維克的名字，我們和他平分江山。因為他和高爾基與其說是政治的關係，不說是個人的關係；高爾基始終不是一個照字面直解的布爾雪維克黨。（按高爾基於一九〇〇年秋正式入黨——譯者）

一九一二年列寧往加里西亞，並在克拉科建立一種為俄羅斯的布爾雪維主義的中央辦公處。俄國布爾雪維主義底重要領袖，常常到此訪他，以便接受他的訓令。他在加利西亞的比尼·丹納住的時候，為世界大戰所驚動。每天，他時常騎自行車到普魯寧的郵局，有幾個同志坐在那兒，他就和他們討論當日一切發生的事情，暇時，下棋消遣。

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列寧為奧大利警察報告，以俄國奸細的罪名，被捕。他每天，騎自行車，沿鐵道而行，有時常在那兒讀報，這樣就令人疑心，他在偵探路線，不然就是圖炸路軌的。列寧的朋友們得着他的被捕消息，很為驚慌，並用盡精力，以免使他解交奧國軍事當局。他們很懂得，當時的軍事法庭底裁判是很草率的，他們的判決執行也是很快的。如此說來，

他們的領袖可不是也要遭受如此非常危險麼。他們拍電到維也納的維克多·阿德勒，把情形報告他，並求他立刻設法釋放列寧。

維克多·阿德勒立刻去見當時的奧國首相，史徒嘉伯爵，對他解釋，列寧的被捕，必然不可避免地引起俄國工人對奧國的仇恨，同時，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害於這個激烈的革命黨，必有利於奧國。這些說辭畢竟說動了史徒嘉伯爵，去令立即釋放列寧。這段插話就算如此結束了。無論如何列寧此後，覺得在奧國很不安，於是便決定遷往瑞士；通過奧國當局有許多困難之後，列寧終於在一九一四年底，完成遷往瑞士的計劃。

以後，他僑居於沮立克，同夫人住在一個工人家裏的一間小房子裏。在這所有的漂泊生活中，克盧斯巴亞是他的最忠實的伴侶。她同時是他的夫人，又是他的秘書，更是最忠實的戰鬥的同志。『這個女人，』克拉拉·司特金說，『帶着她的絕對地清教徒的簡單，她的頭髮很平地挽在後面，梳成一個很單簡的結，她穿的是很便宜的平常衣裳，就是一個俄國工人的夫人的影子。』而即使當她的丈夫在克林里宮大權在握，作爲一個全能的狄克推多的時候，而她却在服飾上，乃至於生活態度上，都沒有什麼改變，並避免足以像擺官

架子的一切加之，她分担列寧的工作以外，她並使她本人注意於民族教育與訓練的改進，她在這兩種領域裏，都會做過極有價值的工作。

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間，列寧都是在瑞士生活，他參加若干次的社會主義者的會議，這些會都是在中立國（瑞士）開的。他特別是在金滿瓦特和開安特爾兩次會議露頭角，他提議用怠工和武裝反叛來終止歐戰，有人污蔑列寧，說他是一個要出賣俄羅斯的國賊，於是就有許多人攻擊他，懷疑他，可是他一點不為所動，他始終堅持他的見解，他說如果沙皇統治在世界大戰中，遭受一種軍事上的失敗，反而有利於俄國無產階級，因為失敗的結果，將會召來社會革命的爆發。

5.

被

列寧所預言的俄國革命，實現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人民否認朝廷的難堪的奢侈，海陸軍譁變，幾天之後，沙皇退位，宣布民主共和，列寧想盡可能的趕快歸國，可是這却證明很為難，因為協約國拒絕給他護照，他却想出方法，弄了一張假冒的瑞典護照，而且預備和

幾個朋友，假道瑞典，回俄。突然，有一個同志表示異議，說這幾個假冒的瑞典人中，沒有一個能操瑞典語的。列寧真有一會兒想到在路上裝聾作啞，可是因為這種計劃太危險，只得立即打消。

往後，坐悶車經過「德國」的有名的旅行實現了。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卡爾·李卜克來西，擔任和當局辦必要的交涉，而且列寧假道德國回俄，終於照准。這次假道，後來就有人造謠，說列寧是德政府派來的好細，可是列寧爲自己辯白是很正確的，假道德國是爲布爾雪維克所決定，是純粹站在利用的立場上的。

當經過德國和芬蘭的時候，列寧無時不怕到了彼得堡之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會逮捕他。誰知他一到彼得堡，就發現一大羣工人在火車站熱烈的歡迎，因此他覺得很詫異。雖是如此，他過了許久才不懷疑，因爲他向來對於公衆的歡迎不承認有什麼價值的。當他默在彼得堡的初期，他幾乎每天常常這樣說：「他們雖不會今天把我們關起來，可是明天會關我們的。」

列寧到了的當天晚上，當還在車站的時候，他舉行他第一次的革命講演，要求無產階

級專政。在他走過彼得堡街上的時候，迭次站在武裝車頂上，探海燈燭照着，對包圍他的羣衆講演。

四月七日，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他的布爾雪維克的綱領。他要求否認土地兼併，政權移交給無產階級與農民，用狄克推多制代替民主制，取消警察、軍隊和官僚政治。他提出土地國有，取消銀行，由國家管理產業，分配食物的口號。

初夏，資產階級的首相克倫斯基，在西歐列強的壓迫之下，決定在加里西亞重新作戰；這個戰略的舉動失敗了，其結果，招致軍事上的慘敗，而失敗的結果，很嚴重地喪失新政府的威信，反而鞏固布爾雪維克的地位。七月三日，在克浪斯泰爆發兵士的反叛，可是這時候，政府還能鎮壓這種叛變。克倫斯基已經發出拘票逮捕列寧，齊諾維埃夫、托羅茨基、卡米利也夫、盧那卡爾斯基及其他布爾雪維黨人。

因此，免遭克倫斯基逮捕之故，列寧與齊諾維埃夫只得趕快的躲藏起來；他們決定借助於一位同志，躲在彼得堡鄰近的一個村子，住在茅草堆裏。這兩位革命者，有一個時期，在那裏還過着農業工人的生活，甚至於割過草，推草歸家。有一次，齊諾維埃夫當他出去打獵

的時候幾乎被人察覺一個林場管理員很疑心他沒收他的槍並考問他是什麼人因為政府已經懸賞二十萬盧布緝拿齊諾維埃夫和列寧這情形是非常危險的。可是收藏他們兩人的同志干涉這事，並對林場管理員宣佈齊諾維埃夫是一個芬蘭人。是連俄文的一個字母都不識得。林場管理員聽了，不再盤問，這場風波就此了結。

當天氣變作輕寒，列寧與齊諾維埃夫決定到芬蘭去，在那里，他們的運動較少束縛。他們弄到了兩張假護照，冒充攝斯托勒茨克鄰近的兵工廠的工人；他們剃了頭，刮了鬍子，戴了假髮。隨後，有一個同志為他們照了相，把相片貼在假護照上，如此，他們完成了越境過芬蘭的計劃。

當列寧躲在芬蘭的時候，他躲藏了一些時，在伊凡諾夫的化名之下，躲在赫新爾爾地方的警長家里，這人是頗表同情於布爾雪維克。列寧以為這是最好的方法，躲在這里可以避免克倫斯基政府的追尋。即使在這躲藏地，他仍然熱心地工作。他每天都得着俄國報紙，他得着一個鐵路管理員的幫助，可以秘密通信。

警長每天到火車站去，把所有從彼得堡到的報紙都買了來。列寧讀了它們，就寫許多

文章直到夜深，而在早晨，他往往把一篇論文寫好，送到彼得堡去。住在赫新福爾的布雪維黨人只有幾個知道列寧住在這市鎮上，其中之一便是司米加。司米加常常去看列寧，並對他作軍隊和工人階級底情狀的報告。

可是因爲在俄國的事情已然走到突變的時候，列寧便不再默在赫新福爾，而搬到維博格，離俄國很近的一個地方。爲了這目的，警長便爲他預備一個假護照，假頭髮，等物。他們找着一個戲院裏的理髮師，經過長久磋商之後，答應次日送灰白色假髮來。換了一套衣服，戴上假髮，畫好眉毛，列寧這樣打扮好了，就到了維博格，不久他從此過赴彼得堡。

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寧終於回到彼得堡。十月二十四日，革命第二次爆發，布爾雪維克佔領了電報局，和尼瓦河上的幾座橋。次日一早，俄曆十月二十五日，即西曆十一月七日，中央郵政局和國家銀行落在革命軍手中。政府軍成羣的倒戈，中午，首相克倫斯基出走，臨時政府瓦解的消息，已經四處得到。列寧公開的站在羣衆面前，召集蘇維埃會議，並作了一次慶賀他們的勝利的講演。

有一個親眼看見的人，會描寫列寧在彼得堡第一次公開演講所給與聽衆的印象。一

個短小精悍的人走到演說臺上來。當暴風雨似的拍掌聲震動了全場，他用兩手梳理他的頭髮，好像還是戴着最近使他逃走回國的假髮似的。當歡聲沉下去的時候，列寧開始用一種清晰的聲音講演，有時說得慢一點。在他開始講演的時候，他把兩手插在口袋裏，可是他突然拿出他的右手，開始用右手做出有力的姿勢，來着重他的說話的意義。過了一會兒，左手也便伸出來了，而現在，他用兩手說明他的滔滔不絕的思想了。當他的講演到了頂點的一刹那，他使整個的身段拉向後面，兩手插在他的背心裏，而且開始很激烈的動着他的身子。

當天晚上，臨時政府的最後的根據地，也是爲效忠政府所死守的冬宮，被革命軍攻破。如今，列寧是俄國的主人翁了。翌日，列寧被舉爲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布爾雪維克取得至高無上的政權之後，列寧立刻和克浪斯泰炮台，打電話。這會速記下來的會話，成爲革命時期的一種最有意味的文獻。在列寧的秘書已經接好了克浪斯泰炮台的電線之後，就有一個自稱是一個社會革命黨員的人接電話。

「列寧用革命政府的名義，希望和你談話。」秘書說。

「好的，他要和我們說什麼呢？」

這時，把耳機接過來。

「你有權用海陸軍區委員會的名義，和我們磋商麼？」他問。

「當然可以。」是從克浪斯泰來的回答。

「你能够有力量，立刻派一大部分地雷隊和戰艦到彼得格勒來麼？」

「我去請波羅的海艦隊總司令來接電話。」

「我們需要，」列寧解釋道，「許多刺刀，越多越好，可是只要心與靈魂都歸附我們的

兵士，你能够指派多少呀？」

「五千，我們立刻能夠派軍隊到彼得堡來。」

「有了最迅速的運輸，你能够担保軍隊幾時可到呢？」

「最多二十四小時。」是回答。

「你有必需的食物和軍械麼？」

「是的，我們有足够的糧食，這里有三百五十六架機關槍，還有幾隊過山砲，我們都能

交給你調用。」

列寧表示很高興：「那麼，我就用共和政府的名義請你，立刻調軍隊來。你該知道，新政府已經成立了。克浪斯泰蘇維埃接到這個消息，怎麼樣呢？」

「狂熱的歡迎。」

「那麼，」列寧命令了，「請你調動部隊，立刻整裝出發。」

這次非常的電話筒中的談話最後一句就是說，立刻照辦。翌日，克浪斯泰的軍隊照着原定的計劃到彼得堡，從此以後，成爲列寧底新政府的最忠實可靠的幫手。

托羅茨基關於勝利之後，列寧在彼得堡時期底行爲，給以很有趣的記載：「從臨時政府已經瓦解的那時起，列寧不論對於「新政府」的大事或小事，都一概服役。我們仍然沒有機器和各省的聯絡是很缺乏的，各（公司銀行）的職員正在罷工，威爾遜已經把和莫斯科聯絡的電話線割斷了；我們既無金錢又無一支正式的軍隊。列寧用政府的名義，發出指令，法令，乃至於許多的命令來絕對地把握住一切。不用說，他比從迷信的固執到一種形式的誓言的任何一個都要活動得更遠些。他曾經太明白地認識，我們的權力是置放在被

羣，乘彼彼得格勒等地方建築起來的新的聯邦共和國的機關上面的。可是要從支離破碎的政府的各機關的上面，和從下面的生產工作做一種聯絡的事功，形式的力量這句話是必要的政府，這個名詞，時至今日是一個僅有的概念，可是到明天或是日後，將成爲一個有權力的字，而且，其結果，必須工作得今日成爲權力。這種形式主義，在訓練我們自己的同志這點上，也是必要的。通過暴風雨的變動，通過革命的臨時編成的最早普羅列塔利亞的軍隊，漸漸地是延長一個政府的機能之線索了。

「在司莫尼院的列寧底辦公室和我底，是在屋子裏的後面對過。這條與其說是聯絡我們的，不如說是隔絕我們的走廊，是過長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開玩笑地說，非得弄一輛自行車來往才好。我們是用電話來往的，而水兵們大概是從列寧那里帶着許多重要的通告跑來。在許多長紙條上總有兩三句意味深長的句子，每一句正確地組織起來，而最重要的句子則不止兩三次的標點，並且在最後的一個問題也是直接地對着要點的。一天總有若干次，真像一個蜂房似的，我打這條無窮盡的走廊經過，到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房裏去。」

當德國開始進攻的時候，新政府機器的弱點很清楚地暴露出來。「昨天我們還很鞏固的在馬鞍上，而今日呢，我們僅僅是很快地把握住了鬚毛。可是那也是一個教訓。而此種教訓不能因為我們有可咒詛的結果而失敗。如果我們不願被奴役的話，我們必須做的是建立秩序，而且真實地去攻擊！那將是一種非常好的教訓，如果……如果僅僅是德國人，和白黨勾結的話，要傾覆我們是不會成功的。」

托羅茨基的報告，表示在那個時期，要是列寧死了，必招致很大的危險。「你怎樣想呢？」有一次，列寧突然問托羅茨基說「如果白軍把你和我殺了的話，布哈林和斯瓦爾德羅夫能合作辦事麼？」

「你說什麼呀？也許他們不會暗殺我們的。」托羅茨基滑稽地答。

「上帝知道！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暗殺我們？」列寧說着，一笑。

這其間，在德國軍事壓迫之下，已經開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托羅茨基是俄國代表團的領袖。他拒絕中央權力的橫蠻的和議條件，於是德軍宣佈停戰告終，繼續前進。這當兒，列寧反對一切的屬員和朋友，決定接受德軍條件，承認「以任何代價求和。」

使從德國的刺刀之下，救出革命。

6.

不久之後，列寧把政府由彼得堡遷往莫斯科。在沒有達到他的目的之前，當時也會發生過激烈的不同的意見。他的朋友們反對，彼得堡是革命的發祥地，而司莫尼院又是蘇維埃政權的象徵，拋棄這兩地，豈不是投降一樣。當列寧聽見這話以後，就忘其所以，很憤怒的說：「你們能以傷感的愚養態度來蒙蔽革命底命運問題嗎？如果德政府只來一個單簡的圍城，把彼得堡爲其已有，更把我們一網打盡的話，那麼革命是完了。在另一方面呢，如果政府已然遷到莫斯科去了的話，那麼彼得堡底陷落，僅僅是一個嚴重的局部的打擊而已。你不去觀察和理解這事，那麼怎麼會是可能的呢？況且，如果我們在現在的情形之下仍默在彼得堡的話，那麼我們必然增加它的軍事的危險，而且在同時更會促起德政府去佔領彼得堡的野心。相反地，如果政府是在莫斯科的話，那麼去佔領彼得堡的嘗試必是無比地減少了。去佔領一個鐵籠的革命的城池，而這種佔領是並不能決定革命與平底命運的

「說那會有多大的益處呢？說司莫尼院是有着某種象徵的意義，這是多麼一種無聊的話呵！司莫尼院僅僅是因為司莫尼院有着我們在裏面呀。以此，那麼我們在克林里宮，一切它們的象徵意義都會搬到克林里宮來的呀。」

最後，列寧與其說是通過他的見解，毋寧說是強逼他們承認他的見解，終於遷都到莫斯科克林里宮了。列寧及其妻、妹，搬到院裏的從前爲上訴院的小房間裏去。他在那里，一天工作從十六個鐘頭到十八個鐘頭的公。

一個列寧黨中的朋友，G. 索爾林，把那個時期，在克林里宮中的這位狄克推多的工作的方法，給以活潑的描寫：「列寧坐在辦公室裏面，閉着眼睛，試想來問一百零一個同志們，關於羣衆間的感情的事。他問的方法是如此的，就是要被問的人不知道他的用意安在。只有這種方法，才能得到客觀的報告，而不是太帶漂亮色彩的報告。」

「於是他把這些問話的結果，和幾千個報告中所得來的結論兩相比較；於是他把這兩件東西加起來，用議案的某種計劃，來乘兩件相加所得的總數，以便減掉十二條他自己和別人的錯誤，以作重行考察整個事體，至第十次爲止。最後，關於馬鈴薯將來的收成如何，

問過人民糧食委員會之後，他就宣判：

「他們似乎全是對的，可時他們既然全對，那麼不論所費的是什麼代價，都要把事情正確地進行，監督這事的進行，是必要的，並須最小心地監督着它。」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社會革命黨員柔拉·卡弗蘭，她嘗試刺死列寧。幾天來，列寧躺在生與死的中間，幸而他痊愈得很快，不久又能處理國家大事。這是很要緊的，因為當時蘇俄的政治的地位，顯然每况愈下了。全國幾乎在兵戈擾亂中，反革命軍隊也已形成。先要頑強的苦戰，依次把反動勢力一一肅清，然後布爾雪維克的政權才能在俄國鞏固地建立起來。這其間，經濟狀況已然變得困難了，甚至於發生危險。為列強所封鎖，加之農民們拒絕完糧，致使糧食缺乏，饑餓與貧窮，蔓延於整個蘇維埃國境內。特別是在實業中心內。

在這個當兒，列寧大膽地提起他的最勇敢的脚步，由力行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一變而為「新經濟政策」，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事。純然拋棄軍事共產主義的政策，使蘇維埃政權轉危為安，這真是大政治家的決斷。雖然，列寧這種突然的轉變，曾引起幾乎是所有他的徒黨中間的激烈的反對，而且在那些時日中，許多布爾雪維克黨的知名的領袖，認為

列寧這樣「轉變面目」，多少是出賣了共產主義底至高無上的原則。

這種的反對，並不使列寧猶疑，更不因此而不實行他的新的計劃。重新承認私有財產，准許外人投資，提倡貿易，穩定金融，好像過了一晚似的，他把蘇維埃國家底經濟組織，乃至於整個的社會制度轉變過來。

幾個月間，冷靜的街道成爲有新生命的了，停歇的店鋪又開張了，市上出現食物了，整個停頓好幾年的對歐美的商業經濟，又復活了。列寧心裏有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以這爲過渡，而走向共產主義之路；自從他採用「新經濟政策」以來，俄國的經濟生活更密切地傾向於資本主義國家所力行的方法，但走向共產主義的希望却很安慰着他。

突然以資本主義制度來代替現存的共產主義的商業和實業的組織，這種勇敢的決斷的確是列寧適應環境的能力之最卓越的模範，即使在他的徒黨的心目中疑他不忠實於黨，他仍是毫無所動，勇往直前的。正如在同樣的情形似地，他毫不猶豫地立刻認錯，他也毫不猶豫地用一個全然不同的方法，來代替一個被證明本身錯誤的方法。

通邊列寧整個的生活，是他勇於孤獨的精神，如果他和最好的朋友的意見不合，立即拉倒。烏拉奇米爾·伊里基底特色是，「蒲克魯夫斯基說，『他從不猶疑的負起他所踏着各步的責任，如果不僅僅是他自己和他的黨的命運，也是全國的命運依賴這一步，他還是負起這責任的。在一個小團體裏當着首領幾乎他一切的運動都是他自己發起的，因為當時只有很少的人有勇氣和他同路。最顯明的是，當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年他擔任武裝暴動宣傳的事，那時候，此君穿着破衣服，到處走，對政權獨攬的沙皇無情地宣戰。我還記得，資產階級的教授們，對於他的激動，所取的態度，他們說到『同志』二字，沒有不恥笑的，好像『同志』二字是『傻瓜』的意思。」

「可是列寧既不怕人恥笑，也不使自己逃避壓倒的偉大的事業。更不怕激動流血的結果。當第一次試驗失敗後，他絕不灰心。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時日中，有許多人揚言，現在列寧只有一條路：自殺。可是他絕不會做這種意志薄弱的事。最近曾提倡武裝暴動的此君，

突然，勸他的徒黨，小心用功地研究，帝國議會開會的速寫記錄，如此一來，不僅是資產階級的恥笑，他竟連他本黨的同志們，也恥笑他。其結果，當時沒有一個人不把列寧當作一個無力的懦夫。

『但是，以後的事實的證明，參加國會活動，是推行革命的宣傳的妙法。列寧正確地看見，國會中的社會黨的地位，是工人階級的說話機關，而且認識，在現在的環境之下，沒有這種工具便什麼也不能做。可是要承認他這種議會主義是需要非常的政治的勇氣，較之宣傳武裝暴動的確需要更大的勇氣。』

列寧永遠不怕孤立。『也許，我就要孤獨了。』有一次他在瑞士說，『可是我永遠不能把意見改變，我永遠不能放棄我的主張，要照正軌而行。』

齊諾維埃夫說，有一次，布力汗諾夫和年青的社會民主黨開玩笑，齊諾維埃夫便是其中的一個。布力汗諾夫笑他們崇拜列寧。『你們還是跟他跑，可是他的手段，幾月之後，他只能嚇嚇果樹園中的和尚吧了。列寧是毀了；他一同我們有經驗的人分開，他的時代便算完了。』當這班年青人告訴列寧時，列寧一笑說：『沒有到秋天，我們是不能數小雞的數目的。』

我們將來奮鬥，看工人是站在那一邊吧！」

革命不久之後，因為列寧要解散憲法會議，而他便和許多同志激烈的衝突，四方八面都充滿反對的聲音，列寧滿不在乎，他一定要把代表們送回家去，新選舉延期，這次，被大會多數通過立即解散，可是他依然搖頭，而且大聲說，他們為這次錯誤花代價太多了。

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訂立的時候，列寧又反對他本黨所有的朋友，他清楚地認識，不能繼續戰爭，堅持承認德國的哀的美敦書，那時，他的左右激烈地反對他，而且宣言，不能對德國投降。

拉狄克的意見，以為列寧的偉大之處，在乎逐日有十分新的決斷，無論任何公式，只要證明是一件障礙，便立刻拋棄不用。有一次，有一個人試想請斷於一句社會黨的訓條，以反對列寧的提案，列寧氣得叫了起來：「你比母鷄還壞些，一隻母鷄沒有勇氣在粉筆線上走過，可是它至少能夠自己說出道理，說這條粉筆線是其餘的圖謀的，可是你自己却畫了自己的圈子，而你現在為這條粉筆線所眩惑，看不見實際了！」

因要證明列寧見事的清楚，他的同志們便引他和波格達諾夫辯論哲學的話，蒲克魯

夫斯基說：「當時，我們握手，並宣言，正因列寧在國外無事可做，才能使他熱心地致力於這類瑣碎的問題，那是在一個緊急的關頭，革命開始低落，正在討論一種從根本變革的過去的戰略。列寧不努力注意於這些問題，反而埋頭於圖書館，整天坐在那里，最後完成了一本哲學的著作。（即『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譯者）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因為這本似乎不關重要的理論著作，却成爲布爾雪維主義底哲學的基礎。」

8.

列寧特殊地還有其他一種性格之特點，大有貢獻於他的最後的成功。那就是對於工作同志無產階級與農民的一種深刻的同情心。這種特點全然是實行的。列寧的最親近的工作同志們，都異口同聲的證明，他能將工人們最瑣碎的困難，當作是自己的，當即研究這些困難，想最好的方法使之解除。布哈林說，好像列寧有特別的第六個官能似的，使他「聽見在地下的草生長，使他聽見工人們心裏的思想。」他耐煩地，很細心地聽着一個農民，或是一個士兵，或是一個工人的話聲，和一個老婦人的偶然的談話，較之幾百篇官樣文

章，所得的農民們的感情，還要清楚些。他對人說話有一種特別的天才，能使人們把他們的一切最細微的疑慮、需要和願望，坦白地、爽直地告訴他。他並不是作爲一國的傲慢的元首，來接見工人和農民的，只是作爲一個照字面直解的「同志」，作爲一個誠懇的朋友，而接見的。他所說所作的一切，都是爲羣衆的，並計及給與羣衆的效果。他嘗試以他所要說的話，能夠在最閉塞的鄉村都能被懂得。他對於俄國各界人民的幸福與痛苦之精神上的關切，是爲以前的執政者所從來沒有注意到的。這就能使列寧與羣衆親近，而且在整個人民中間，贏得無限的愛戴。

個人的地，列寧對於任何一種奢侈生活，是抱着一種反感的。他要把他的生活方法，盡可能地無異於無產階級的生活。在一九一九年的怕人的飢饉之間，人民從各地送給他的食物，他感到一種惶惑，因爲他覺得，較之於其他的同志，他並沒喫得更多的權利。他把所收來的食物，一概分給疾病與饑餓的無產階級。有一次招待高爾基吃中飯的時候，他說道：「請你吃中飯，有人從阿斯脫拉罕送我一條煙魚。」於是皺着眉頭，把高爾基拉開，使他的眼睛斜視着，說：「人們對於我，好像對於貴族那樣地，送給我禮物。如果我不收，我就侮辱了

送禮的人。當在我的周圍無數的人們那般饑餓着，我覺得承受禮物，是一件不愉快的事。」

他最愛和工人、農民們談話，並以這樣的談話來試驗他的方法有無成效。他引他們的話，要找出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在另一方面，在他的一切方法中，他却考慮他的新的決定所及於這班頭腦簡單的人民的効果。「當列寧要解決一個重大的問題的時候，」拉狄克說，「他並不會想到抽象的歷史的範疇，也不顧慮地租或剩餘價值，也不想對絕對主義或自由主義。他所想到的是活的人，從第威爾來的農民西多，從貝提諾府工場來的工人，或是街上的巡警，試想像某問題的解決，有什麼效果及於農民西多或是工人奧盧夫。」

在所搜集的列寧所寫的公文中，有短信一束，每封信裏有一條命令，是給以一定的方便。有一條命令是必須供給某工人的食物，又一條是列寧為一個工人要新衣服，或為別個工人要房屋，或是為第三個工人要醫藥費。每一條命令，都附加了「事由」，說明所以要批准的正確與詳細的理由。

所有給列寧的信件，自己都要過目的，特別注意於從農民來的信。「那都是真正關於人類的文獻。」當他收到一個農民給他的信時，常常這樣反覆着說，「無論什麼官樣報告，

能投這許多光影於這情形之上。」他常常瑣碎的詢問寫信給他的人他是否貧農或富農。問他對於一般的事情取什麼態度，特別對於布爾雪維主義取什麼態度。人民糧食委員賴珂夫，曾說當糧食缺乏的時候，列寧如何常常把頭腦極其簡單的農民請來，同他們密談許久，以便得到當時情形的真相和改良的可能辦法。

列寧和人民直接接近，使自己降低，合乎他們的水平，的這種能力，不獨是在俄國如此；有一次，列寧到加布利探望高爾基，在這裏，常常和漁夫講一大堆話，他却連意大利話一句也不懂。漁夫非常歡喜他，因為他們在他的大笑裏發現一種同情心。年老的漁夫關於列寧這樣說：「只有一個最真實的人，才能够這樣大笑。」當列寧回俄去了，漁夫常常問高爾基：「賓賓大人怎樣了呵？不會是沙皇把他捉去了的吧？」

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認識列寧的英國工人們，說無論那個社會主義者的領袖有如列寧那樣感動他們，當他們問他們對於布力汗諾夫的見解怎樣，內中有一個工人說道：「布力汗諾夫是我們的先生，他是一個紳士，而列寧却真是我們的同志！」

無疑地，列寧有的是組織的天才。他這樣非常的幹才，最清楚地顯現於他設法爲自己

創造助手，吸引整個政治工作人員，行政家，士兵，乃至於外交家，他教給他們以治國的科學。他從無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中，挑選一千人左右，他們完全無治國的能力，而他却把整個的行政都交給他們的手中。在這種關係上，他還很聰明地設法招致政治上的反對者，替他服役，祇要各有專長，他都起用。他委了許多毫無知識的人當軍長，把軍令交給他們，而且帶他們到前方，肅清反革命的軍隊。他指令新聞記者做外交官，派他們出席外交會議，又派許多農民和工人，組織極繁複的財政和行政的事務。

而他的奇法居然成功了。臨時找來的總司令，居然打勝仗，新外交家和歐洲列強立有利的條約，在新政治下的內政，比之在沙皇制下的內政，至少自主氣多。列寧顯然也懂得「選賢與能」並能訓練他們。

9.

如此，列寧完全用新人，創造了新的國家。因為蘇維埃共和國實際地是一個整個地原始的政治的創造，在世界史上，並無任何前身或先例的。一九〇五年經過幾天的革命時

日中，在彼得堡召集工人會議的一事，就足夠啟發列寧得到一種完全地新的政治的形式，的概念，給他以一種蘇維埃共和國的思想。所有其他的革命者，曾努力於議會制之形式的追求。惟有列寧一個人，決定取消議會政策，也拒絕用民主制，而用委員制作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想到這種事實，就是他能把理想實現，在幾年間，幾乎是幾月間，能以委員制組織一個領有一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樁奇特的，近乎不可思議的組織底大業。

列寧的身體之不能和卸在他肩上的巨大的工作的担負，永遠地保持一定的速度，是不足驚異的。在他生理上受着苦痛的時候，還勉強使自己做了幾個月的工作，最後，他不能不休息，不親臨國政，由克林里宮遷往高爾基療養院。最後，他得了右邊中風的病，死在那裏。照列寧的夫人蘭占達·克盧斯巴亞的記載，列寧的病起於一九二一年的年底：「列寧開始得重病的確實的日期，是難於斷定的，因為他的病很慢地發，只是逐漸地傷害他的強健的身體。他對於自己的病，很少關心的。」

「一九二一年三月，經醫生檢驗之後，還說他的病快要復元。當時，不論是他的神經系

統，或是心臟，都是良好的。因為他繼續地鬧頭痛，又覺得非常疲倦，就被大家勸他，必須告假幾個月，到高爾基休養。不久之後，在五月初頭，發現腦部有着一種初期的有機的病態現象。他中過一次風，其結果，身體很弱，不能講話，右腳不能動。這樣的病狀三月始退。

「後來，又患同樣的病，在五六七三個月中，週期性地發過，每次延長到一點半，至兩點鐘之久。在小心調養之下，無論如何在夏天，列寧的病狀頗有進步，到了十月，他還能和過去一樣工作，不過稍微差點吧了。在十一月，他舉行三次政治大演講，可是一到十二月，舊病復發，最後，在十二月十六日，右手右腳都不能動。從此後，他老守着病床。

「一九二三年，在正二月間，列寧的病，一忽兒好些，一忽兒又壞些。二月，他還能口授政治論文，可是在三月九日，右邊全身都不能動了，幾乎不能說話。

「五月中旬，因為天氣好，列寧便被送往高爾基，他就在那裏死的。起初，他的病狀又好了一點，可是自六月半以後，病更加重。當時，他特別還患着失眠症。

「從七月半起，病狀又很快地開始進步。每天，他坐椅子出去，精神很好，口味很好，又能睡。甚至於，他開始不要人扶，慢慢地走。八月初，能够設法使他說話，直到他死前都是如此。

「九月，列寧不要人扶，又能上樓，下樓了，在房裏散步，每天坐汽車到森林中遊玩，不能說話的病，更好些，他又重新開始參加公共生活。他每天看報，留意覺得有趣的論文，而且很快地能抓住一切，費了很大的力，他學着用左手寫字。

「冬日，初有太陽的時候，他常常坐雪車，到森林中去，而這行旅中，他覺得很高興，也覺得精神很好。聖誕節那天，他還裝飾了一株樹，請村裏的孩子們來玩；列寧參加聖誕節慶祝會的時候，精神特別的好，要孩子們盡量的快樂。

「我們全相信他的健康一定有進步，不過慢些，可是在短期復元之後，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晚上六點鐘中風復發，病勢沉重，昏過去將近一點鐘，其結果，幾乎完全失去知覺，筋肉不能伸縮，七點差十分，他的體溫已高至一〇八度，腦部中心呼吸麻痺，死了。」

Beard Fulop Miller

列寧給友人書

機密。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

給托羅茨基書

我敬愛的同志托羅茨基

我是渴望地請求你，在黨底會議上，担任對喬治安事件的解答。這件事，現在是在史大林和寄金斯基手中的檢查之下，的確，恰恰相反，我是不能相信他們的公正的。如果你同意担任這事件的解答，那麼，我就安心了。如果因為別的一些理由你不同意的話，那麼，就把所有的文件給回我。這樣，我便當作你對於這件事是不同意的表現。

致同志的最親愛的敬禮，

列寧

XX (按列寧給其妻)

我從前曾說過要使中央執行委員會鞏固起來，意思是要儘可能地採取一種處置以防止破裂，因為那魯斯加牙·米斯爾的白軍首領（我記得是歐登堡）是有見地的，他活動反對蘇俄的時候，第一就佇望我們黨發生一個破裂，其次，他希望那破裂由於我們黨中嚴重的衝突。

我們的黨憑倚於兩個階級，因此，不鞏固是意中事，在這兩階級中如果沒有一種融洽，黨的墮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事態中，想行任何處置，或泛泛地討論怎樣鞏固我們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無用的。在這種事態中，沒有十分有效的處置足以防止分裂。不過，我相信那該是在很遠的將來，那該是很無發生可能的事，就目下談起來。

我覺得，在最近的將來，鞏固乃是破裂的一個保障，在這兒，我想對於純屬個人性格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加以檢查。

從鞏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觀點上看，牠所以需要鞏固的基本原因，乃在於中央執行

委員會有史大林和托羅茨基這樣的委員。依我看，他們間的關係實造成了那種破裂的大部分危機；那種破裂是可以避免的，依我看，把中央委員的人數加到五十名或一百名，就足以增進避免破裂的力量。

史大林同志作了秘書長把大權攬集在他底手裏，但我可不敢說他是否常常知道怎樣審慎地行使那權力。另一方面，托羅茨基同志，從他對於交通設計人民委員會問題對中委會的抗爭看來，不僅使人知道他是個有特殊能力的人——確切，就個人說他，乃是現在中委會中，最能幹的人。——也使人知道他是自信太過，而他底秉性又太易於被事體的純屬政務方面所吸引。

現在中委會中這兩個最有能力的領袖底這兩種性格，怕很坦白無知地會引起一個破裂；如果我們黨不設法防止它，一個破裂會出人不自意地發生的。

我不願再多描摹中委會其他委員的個人性格。我只提醒你們，十月革命中齊諾維埃夫和加米利也夫的事件，當然，不是偶發的，但那正如托羅茨基從前的非布爾雪維克一樣，不應當利用來反對他們個人。

對於中委會年青點的委員們，我想對布哈林和別塔可夫（Bertoldo）說幾句話。依我看來，他們乃是最有能力的部隊（在最年青的當中）。關於他們，下述的話須要緊記在心裏：布哈林不僅是黨中最有價值的最大的理論家，並且可以認真地說是全黨的愛悅者；不過，他底理論觀點只可以萬分懷疑地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這人有點賣弄筆墨的書生氣。（他沒有學過辯證法，我覺得他也從沒有完全懂它。）

其次說到別塔可夫，——不用說，一個意志與能力都很使人讚佩的人，可是他有耽溺於行政事宜，以及是否可信賴還是嚴重政治問題的事件行政方面。

當然，我所指出的這兩點都是就現下而論，許有點怕他們兩個能幹忠實的工作者，此後找不到機會去補充學識，改正他們底畸形。

再者，史大林太粗魯，這缺點對於我們共產主義者雖是完全不要緊的，但在秘書辦公室中却有害了。所以，我提議於同志們想法把他從那個位置調開，指定一個只要在各點上都比史大林更優長的人——就是更有耐心，更忠實，更溫和和有禮對同志們更懇懇些，更不反覆無常些，等等。這事情或似乎是個無關緊要的細故，不過，從防止破裂的觀點上看，從我

前面所論的史大林與托羅茨基之間關係的觀點上看，我覺得却不是細故，或者是一個終於要引起一個重變的細故。

伊里基，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

x x:

我想，史大林辦事的躁急性和衝動性，在這里，演着一種致命的任務，而且他的仇人，反對他這種名目昭彰的「浮躁主義」這種仇恨，在政治上，能够一般地演着最壞的任務。我也怕寄金斯基……以真實的俄國人的氣質，來分別他自己。（那很明白，在國外生長的俄國人，常常用

真實的俄國人的氣質，來超越他們自己）……

好久以前，我寫過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認為，無論如何，一種國權問題底抽象的表現，是沒有用處的。必要的是，從被壓迫的民族主義中，分別壓迫的民族中的民族主義……

從壓迫階級產生的國際主義，或是所謂偉大的民族（雖然民族之大，原只是侵略所致）必

須在外觀上，不僅僅是包括一個形式的平等，而是需要一個足以毀滅壓迫階級的平等，因為，不平等，是確切地由實生活中創造出來的。任何人要不懂得這個，他就不能理解無產階級對於民族問題所取的態度；他根本不會停留在小資產階級觀點上面。因此，在任何場合，他都可以無意識地陷於資產階級的觀點中。

爲了真誠的偉大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的原故，我們應當政治的地負責約束史大林和寄金斯基。

列寧

【註】寄金斯基原係波蘭人。

給全體同志書

同志們：

我還沒有得到十八日，星期三的彼得堡的報紙。當我聽過播音機中的卡米利也夫底全篇講演，和齊諾維埃夫在無黨派的『金報』(Zolotai Zhizn)上的言論之後，我是不相信這些話的。可是要懷疑都是不可能的。在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早上，我被迫要利用這機會，把這封信要交給全體同志的手中，因為要在如此不可信任的一種破壞罷工的行動之前，仍然保持沉默簡直是一樁罪過。

這是更嚴重，更實際的問題，犯了破壞罷工行為的人的更顯著的問題，更危險的問題，你們必須更堅決地把破壞罷工者踢出去，因為罷工破壞者底過去任何的『工作』的原

故，可以波動我們，所以我們更不可饒赦他們。

只要想一想，大家都知道，九月間，黨底組織裏面已然討論過謀叛的事了。可是從沒有人願聽那個關心的人的信中或紙上的一句話的。現在，誠如你們所說，是在蘇維埃大會的前夜了，而居然有兩個知名的布爾雪維克黨員出來反對多數，並且十分顯然地，反對着中央執行委員會。這還不能照直說，因為暗示着說更是危險，而由此妨害革命的進展，恐怕更大了。

從加米利也夫與齊諾維埃夫兩人通告的原文看來，那很顯然，他們已經反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了，不然的話，他們的通告就無意義了，可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堅決的和他們爭吵是爲了什麼原故，這段，他們却沒寫。

爲什麼呢？

那當然很明白：因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並不會印出來呀。

在十月二十日的生死關頭的前夜，這兩位知名的布爾雪維克黨員，在「金報」上，大談其最重要的戰爭問題，而尤有甚於此者，還要談結果問題，以表示這報和資產階級一致

反對工人的黨——就是在這種報紙上面，他們攻擊黨中央底不能刊行的議決案。

這甚至於比較布力汗諾夫，在一九〇六—七年的無黨派的報紙罵本黨的時代，還要一千倍的侮辱些，一百萬倍的狠毒些。終於，所謂只是選舉的問題，而現在，是成爲奪取政權的反叛的問題了。

在中央採取一個決議案之後，而居然敢在羅志安珂與克倫斯基之前，提起如此一個問題，來反對這個沒有刊行的決議案——你能够想像還有比這個罷工破壞者，更不忠實，更古怪的麼？如果由於和那些老同志們有着一種過去親密的關係，而我就怕責罵他們，我想這該是對於我的一種侮辱。我筆直的說吧，我不再把他們兩人當同志看待了，而且，爲了要把他們兩人開除黨籍的原故，將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大會之前，用我的全力作戰。

一個工人的黨，它的生命是繼續不斷地，面對面地寄託在造反底問題上的，如果在中央議決案執行之後，即使沒有刊出，也不准無黨派的報紙任意攻擊的，因爲這會使我們的陣線搖動混亂的。

讓着諾維埃夫和加米利也夫兩位先生，用一批驚慌的人民，或是一批憲法會議底候

選人，創立他們自己的黨吧。工人們是不會參加這樣一個黨的，因為它的第一個口號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凡是開會時主戰底問題遭了否決的，都可以在沒有黨派的報紙上，從事對於沒有刑行的黨底決議案的攻擊。」

讓他們使自己建立像這樣的黨；我們的工人的布爾雪維克的黨，却單單打得贏它。

當一切的文件已經刊行出來的時候，齊諾維埃夫和卡米利也夫的破壞罷工的行動，將還要暴露得更清楚一些……

因為十月二十日快到了，如今，造反的問題又得重新提出來了，我不能必定我們的事業，被這班罷工破壞者，在無黨派的報紙上所發表的文章，毀壞的程度是如何的深呢？沒有問題地，對工作實際傷害的結果，一定是很大的。要克服這種傷害，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驅逐這班罷工破壞者，然後才能恢復布爾雪維克前衛的團結。「反對暴動」的弱點，這種由知識上所證明的弱點，要是我們能由知識的證明，一變而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證明，那就更明白了。他日，我會送一篇社論到「工人之路」上面發表，如果編輯覺得沒有公布的可能的話，那麼，無疑的，就請黨內的同志們把原稿傳觀得了。

你也許會說這種「知識上」的證明，本身便有兩種意見：第一，便是「等待着」憲法會議。也許，我們最好是等一會兒——這便是整個的證明。也許士兵們在忍耐中是帶着渴望，幻滅，疲倦的神情吧，也許羅志安珂採取對德國的進攻，只好退出彼得堡來吧。也許全體工廠會宣告停業吧——也許，我們最好還是等一會兒。

也許又也許——這便是整個力量的證明。

第二是一種消極主義的大聲疾呼。對於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一切都成爲順利。對於我們，一切都會棘手。對於資本家們，一切都是出其不意地預備得挺好。對於工人們，一切都是糟糕的。這班「消極主義」者們對於武力派的舉動，不惜大聲疾呼，而這班「積極主義」者們便都沉默着，那原由，是因爲沒有一個人願意，在羅志安珂和克倫斯基面前，告密的——沒有一個人會的，只有罷工破壞者們才會。

這是一個嚴重的時代，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個嚴重的變革。

這種同樣的問題一定是要解決了。工人們必須團結起來；農民們一定要騷動起來，在前線上的士兵們已經非常不能忍耐了，大家都要起來了。把陣線縮得更緊些，無產階級一

定會勝利的

五
列
賽

同志們：

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底幾個委員們，如卡米利也夫，齊諾維埃夫，羅金，賴珂夫，米留丁，及其他的一些人在昨天——十一月四日——從中央執行委員會退出了……在如我們這樣一個大的黨裏面，縱然我們的政治學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但是，本黨必然含着不甘於吃苦，對人民之敵不堅決應戰的個人主義的同志們是不可避免的。此刻，站在本黨面前的事變，的確是不能測量的，困難之點是如此其大，而過去領有很重大的位置的，本黨的幾個同志是在資產階級底進攻之下，畏怯了，幾乎要逃開我們。一切的資產階級及其走狗，都對我們幸災樂禍，大聲的叫我們要崩潰了，並預言布爾雪維克政府統治的命運。

同志們，切不要相信這些謠言，這些行動如逃兵的同志們，不僅是放棄黨國所委托他們的位置，而竟胆敢違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議決案，「他們至少必須展緩退出，至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黨底組織有所決定為止。」的議決案。我們一定要堅決地痛責這種「潛逃」的態度。我們確然地相信，隸屬於我們黨裏的一切有覺悟的工人、士兵、農民或是與本黨表同情的，必然會堅決地斥責這班「逃兵們」的行爲的……

同志們，不要忘記了兩個「逃兵」，卡米利也夫和齊諾維埃夫，在彼得堡暴動之前，他們便已然做了「逃兵」和「罷工破壞者」的行爲，因爲他們不僅僅是公然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的會上，投「反對暴動」的票，甚至於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決議的時候，他們還在黨的工人們面前，煽惑他們不要暴動。每個人都知道當時出版的報紙，都生怕和工人們站在一邊，倒是非常愛好和資產階級親近的，譬如「金報」就是一個例和整個的資產階級的報紙並排。大聲疾呼我們的黨快要「崩潰」了，暴動快要「失敗」了，等等。可是立刻實生活便來駁斥這些謠言和謊語來駁斥彷徨，踟躕，怯懦，之錯謬。他們試想由卡米利也夫和齊諾維埃夫的行動發難，而達到解散彼得堡暴動的目的，這種「波濤」充其量

只不過是「一杯水裏面的波濤」罷了。這種羣衆的巨大的暴動，這種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前線，在戰壕裏，在農村中的幾百萬的工人們，士兵們，農民們底權力的英雄主義，要來對付這些「逃兵們」，真是如火車之壓碎細石一樣的輕鬆。

一切沒有信念的人們，一切的動搖者，一切的懷疑者，乃至於一切讓資產階級來恐嚇他們的人，乃至於直接，或間接被資產階級的走狗底聲音所威脅的人們，是多麼可恥啊！在工人和士兵的羣衆中間，可以說連動搖的影子都沒有的呢……

與同志論組織問題書

××同志：

關於區分部，它的一個最主要的機能，是特殊地組織宣傳品的分配。作為一種規則，我想，區分部的工作，必須是委員會和工廠間的媒介人，甚至於可成爲一種轉運手。它的主要的義務，必須是從委員會把宣傳品收到，正確的平均分配。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義務，因爲，如果我們能够使一個特殊的區分部的分發員和在那區的所有的工廠，和在那區的多數的工人住宅之間的接觸安全，在示威運動的和武裝暴動兩種場面說來，都是很有價值的。如果爲迅速而正確的散發宣傳品，小冊子，宣言，等等，而訓練成功了一個補網的工作者的話，那簡直是把一種最後的示威運動，武裝暴動所準備的工作，完成了一大半。要是在動盪，

罷工、騷動的時候，才來開始做分配宣傳品的工作，那是太遲了；這必須是逐步完成的，每月至少做分發工作兩三次才行。如果沒有報紙的話，也一定要用小冊子做，可是，分發機則不管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許老僕放在一個地方。我們必須試使印刷機到一種完滿的境界，就是能使整個的工人階級全體能得到傳單，如此說來，我們便必須通宵工作才行。這並不是一種烏托邦的苛求，假若從緊密的中間，團體的中心，乃至於從中心到分散者中，有一種系統的小冊子底傳遞的話……

列寧，一九〇二年，九月。

「X X同志：

……現在談的是工廠組織問題。這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運動的主力是寄托在大工廠中的工人的組織上面。因為在大工廠（和作坊）裏面已經組織起來了，工人階級底黨不僅是優越於數量，而且還在影響上，發展上，乃至於戰鬥的能力上，更顯得優越。

每個「工廠」必須成爲我們的砲臺。那意思就是說每個工廠中的工人的組織，必須內外地團結一致，對外則須分工合作，而且這種組織中的間諜，必須如任何的革命組織一樣，使制裁到遠近皆知的地步。我在這裏重新使大家注意，這種中心，領袖，「監督」，必須由一羣工人出身的革命黨擔任之。我們必須和屬於「工廠」範圍內的，純粹的勞動者底傳統形式，或是純粹的傳統組織破裂。這種工廠的團體，或是工廠（作坊）委員會（委員會和其他的團體的分別，是因爲它必須領有大多數的人）必須領有非常少數的革命黨員，這班黨員能把他們的訓令，和他們的權力，直接地從委員會收來，以便在工廠中從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每個工廠委員會底委員，必須把他自己看作委員會的代理人，必須服從委員會的命令，並須嚴守他所參加「服務行動的軍隊」中的一切的「規則與習慣」，而且在作戰的時候，如果不得上級黨部的許可，是不能擅自離開的。因此，工廠委員會底成立，是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委員會底一件要當心的事，便是下級幹部必須特殊地組織成功。我想像以下的一些事情：委員會可以命令一部分會員（譬如我們說，某部分因爲其他一些原由不能參加委員會的工人們，便可以參加，因爲他們有經驗，世故，意識也正確，這就很有用了）。到各地去組織工廠的下級幹部，委員會必須

和區代表協商，開會，細心地考察擔任工廠下級幹部底聯絡的候補委員，幫助他們試驗及格，如果可能的話，主張他們嘗試，使他們自己努力於觀察，而且直接地試驗多數的候補委員，對工廠底下級幹部的意見，最後，把會員的一列名單呈請委員會的許可，或是動議，認為可令某一個工人有權辦理指派，或選舉一個完全的下級幹部事宜。委員會本身可以決定的那些代理人可以和它接觸，而且這種接觸是如何得到（按規矩是要經過區代表的，可是這種規則是可以用酌量補充，修改。）——在這些工廠下級幹部底最重要的觀點中，我們必須認清楚，每個下級幹部必須有一個通信處，庶幾，能夠對 C. O.（中央機關報「火花」的縮寫，原文為 Central Organ，下仿此——譯者）聯絡，並為使聯絡的安全，也可以有一個較好的藏身之處。（那處是說，一個工廠委員的改革，必須能使同志被捕的消息火速呈報黨中央，以保安全，而不會使俄國的憲兵破獲。）不消說，這是很明白的，通信底傳遞，是由委員會自己斟酌事實而定，却並不要按照非現存的「民主的」權利決定。最後，那也許不是過多來說的，這也許更方便些，如果一個工廠的下級幹部，領有了許多會員，而對於委員會的代表的命令表示信任，待工廠下級幹部組織成功，進一步要組織各種組織意義和方略不同的具有相異的機能各別的程度，工廠團體與小組，譬如

說，分發組，宣傳部，（這是最重要的機能之一種，這必須如我們自己底一種真正的郵政局樣的供給似的組織起來，不僅是在分發宣傳品的方法上，也是在傳遞的方法上，尋好在家庭能小心地學習，試驗才好，而且這利手法必須熟練。）違禁書籍偷讀會，監視奸細隊，經濟鬥爭團，煽動團，演講隊，等等。這班宣傳員應該懂得如何動手，在工業組合的運動中如何擔任特殊的領導工作，而且以一種「合法的態度」（談到機器，監督，等等）舉行較長的對話，使能在公共場所鎮靜地講演並能考察人民及其思想的立場。工廠下級幹部必須努力擁抱整個的工場，並在一切撒網工作中，擁抱可能的大多數的工人。下級幹部行動的能否成功，須視各種小組的工作進行以爲定，須視化裝演講能否和他們接觸以爲定，尤要者，須視分發宣傳品的正確的與經常的工作，消息和通信的收發的速率以爲定。

我的意思，一般的組織的形式該是如下：全城的運動和全城的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底指導者，爲委員會。委員會下，以支部附屬之，如第一，執行委員底撒網工作（盡可能的）必須抓住整個工人階級的羣衆，而且照區分部和工廠（作坊）下級幹部的形式，組織起來。在和平的時候，這種撒網工作要和分發宣傳品，小冊子，宣言，一般的交通工作相聯繫，在作戰的時

候，便要組織示威運動，及同樣的集團的行動。第二，要從委員會的範圍，各種團體，進一步，主持整個的運動（宣傳、運輸、共謀的機能等等）是必要的。每個團體小組，下級幹部等等，必須成爲委員會，或委員會底支部的基礎。這些團體可以表示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以下簡稱 R. S. D. L. P.——譯者）的

直接的願望，假使委員會要許可，便可參加（徵求委員會的同意）之後，便可擔任一定的機能，可以服從黨底機關報底一切的訓令，可以享受黨員底一份子的權利，立刻可以成爲委員會候補委員的一份子，等等。要是沒有和 R. S. D. L. P. 發生關係的其他團體，便只能看作爲黨員所組織的小組，或是和別的一些黨團聯絡的小組，等等了。

正如委員會的會員中間一律平等一樣，所有這些小組中的會員間的內部工作，一律平等待遇。只有和當地委員會接觸的個人的權利，僅屬於爲此種目的，被委員會指派的個人，這一點，才是唯一的例外。在其他各點上，這個人是和其他的人一律平等待遇，可是其餘的人也可以有對於所屬委員會對於 O. C.（中央執行委員，下做此——譯者）對於 V. O.（Central Organ，中央機關報，下仿此——譯者）都有請求的權利，只不能用個人的名義罷了。因此，這種流

外，指明不是一個侵權的平等，而只是對於共同的要求，一種絕對地本質的讓步。委員會底會員，對於委員會，對於C.O.，或對於C.O.，要是沒有傳遞他的團體中的報告，他便有了直接玩忽本黨的規則的錯誤。再者，各小組的組織的意義，及其相互關係，是憑倚在它們的機能性上面的。因此，這些組織各具有其獨特性（從「最嚴密」的堅固的組織的典型，到最「鬆懈的」最寬廣的公開而驕傲的典型）。譬如，分發團就要受最集體的軍事訓練，便是一個例。宣傳隊須要共同協謀，軍事訓練的程度便較少。工人團體之讀違禁書籍，或是爲了工業組合的需要與問題，共同討論的性質便較少點，等等，可以如此類推。分發團必須隸屬於R.S.D.I.P.之下，並必須和黨員及負責人的大部分認識，研究工業組合勞動的情形，及擬議工業組合的要求的一種團體，便毋須要隸屬於R.S.D.I.P.之下了。學生，職員或書記因着某種方便，和本黨一二同志聯合組成的一種團體，切不要誤把他們屬於本黨看待。可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在每個支部裏面，絕對地要求最高的正確性，就是說，在這些團體工作的每一個黨員，正式地要負責領導他們，而且要用各種各種方便，使每個團體的組織它的工作底整個機械作用，及其工作的特性，給C.O.和C.O.知道。這不僅是使整個的運動有一種全景的中

心是必要的，而且可以從人民最廣泛的外圍中，形成各個不同的黨的地位選擇，這種（通過居間的中心）的每個團體，可以為俄國具有類似性的一切的團體服務，並可在煽動的事變中，或是懷疑份子中，給以相當的警告——一句話，凡此從任何觀點上看來都是必要的。

這該怎樣做呢？用經常的報告到委員會，把這些報告的內容盡可能的傳遞到○○，並使○○的委員輪流傳觀，當地委員會必須考察這些小組最後和小組接近，而且每個小組的組員的人民和地名，並須呈送保存（最好是呈送到○○和○○的黨部去），只要經常地做好報告，呈報上去，那就可以說，一個黨員參加小組工作已經是盡了他的義務了；只要黨整個的在它的地位，從每個實際工作的小組中，接到報告，便可中止他們的恐怖；因為，如果和各個小組的關係已經接到，那對於○○底代表，立刻要找一個代替人，常常是很容易的，而且可以重新工作。那麼，一個委員的解職，並不能傷害全部的機器，只是把領袖換了，把已經老在那里等着的候補委員遞補得了。報告和聯絡的交通，在共謀的情形之下是不可能的，這話不能說，因為我們有了委員會，○○○○的原故，你只要找什麼東西，那麼下級黨部便可以源源供給（或傳遞）你的報告和聯絡了。

我們已經談到全黨組織和行動底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直等到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和運動底理性上與實踐上的領導問題，已經考慮過了，最大的分權制是必要的，直等到關於運動中的黨底中央（因此黨是整個的）已經形成，直等到黨底責任已經考慮過了，最大可能性的分權制是必要的。運動中的領導任務，必須委之於曾在學校經歷時有過此種訓練的一小部分的職業革命者底武裝團體。無產階級中具有最大能力的每個份子，每個團體（乃至於其他階級的份子）必須參加這種運動。這之前，黨中央不僅是應該常有各個團體關於行動底正確的報告，而且關於它的構成，也應該握有充分可能的事實，這種運動中底指導任務，必須集權化。我們也必須，（因為這種非常的理由，因為沒有報告，我們便不能分權化。）盡可能的，對於黨，使分配工作給每個份子，每個參加工作者，每個屬於黨底團體，每個與黨有聯絡的團體。這種分權化是革命集權化底一種本質的條件，而且對於它，是一種本質的正確。當集權化已然充分地實行以後，我們便有〇〇和〇〇，無論如何小，每個團體和它們的聯絡却成爲可能，——而且不但可以和它們聯絡，而且這種聯絡的經常性是積若干年的經驗而成的——而且這種由於一個當地委員會不幸的構成，而招致嚴重的結果的可能性，便可以

變換了。如今當我們嚴肅地努力於黨底真正團結的效果，而且來真正的創造一個領導底中心，我們必須特別地在心裏担受，以爲如果我們不在對中央的責任上，並保持它，形成有關於黨底機器內部的輪子和一切的輪子的話，中央便一定會無能爲力。這種分權制只是勞動分工的一個反面，因爲勞動分工一般地看來，是我們運動中一種最急迫的實際的重務。一種固定的組織，普通是看作領導的組織，只是設立一個正式的〇〇，是不夠使我們的運動成爲一個團結的運動，是不夠創造一個堅強的戰鬥的黨，因爲黨中央採用當地委員會底舊形式，而從直接的實際工作斬斷了，一方面因爲這種形式是大多數的人做成的，每一種形式帶來每種工作，因此不能每人去確定一定的機能，也沒有負某種特殊的任務的責任，也從不使一種熟思和準備好了的工作完成。在簡單的跑去跑來中，不知浪費了多少時光。——而在另一方面擁有學生和工人的小組底偉大羣衆，一半完全是不知道委員會的，而其他的一半都是極不專門的人並沒有獲得專門的經驗，更沒有運用他們的經驗，就如委員會本身一樣，關於普通的一切事情如選舉諾，起草章程，都要無窮盡的討論。按理，中央也許可以特殊地工作，所屬的委員會必須加以根本改良；使之，必須成爲專門化，「產

業化」的組織，使這種組織在某種其他的實際地位中，有能力真正的改善。按理，中央應該做比討論，證明，爭辯還要更重要的事，要像指揮音樂隊一樣的認真，一個指揮者必要知道，誰担任奏四絃琴，而且是在那一方奏；誰已經學習過，或正在學習演奏某一種樂器而且怎樣學，在那裏學都要明白，而且那一個把譜子奏錯了（那就是說，音樂一發生混亂便要辯明，）在那裏錯，為什麼錯，誰又必須調開，而且應該從那裏下手，矯正這種錯誤，等等。推開窗子說亮話吧，在此刻，關於某個委員會底內部實際工作，我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除非從它的宣言和一般的通信裏面，或是從朋友或私人的認識方面，才略知一二。這就是一個够好的，有領導俄國工人階級運動能力的。正準備給專制政治一個打擊的，偉大的黨呢，想來真是好笑。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必須撤換；必須以有正確而特殊而負責的能力的人繼任，只有這種人才能勝任，而且必須建立一個小的特殊的直接的中央，擔任組織工作的執行委員，必須發展到，能和每個大工廠中的委員會發生關係，經常的指揮散發宣傳品的工作並供給中央以一個正確的圖畫，分發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工作之整個的機械作用如何最後必須形成無數的團體與小組，使之具有各種不同的機能，或是把願意和社會民主黨合作的人們

團結起來，使之變為社會民主黨員，而本黨便可保持委員會和中央漸次的聯繫而形成小組的活動。在聖彼得堡，乃至於本黨所有的委員會，必須用此種方法改組；這也便是爲什麼規則的問題只是如此較少重要性的理由。

N. 列寧

給一個德國的同志

××同志：

在其產國際第三次大會所通過採行的戰術與組織問題的決議案，在我看，已經在運動中長足的進步了。過去的每種努力，必能使這兩種決議得到效果。這雖是很難，可是一定能做到，而且必須做到。

共產主義者已經第一次宣佈他們的原則給全世界了。第一次大會便已然做了，那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把共產國際組織的形式及其工作的條件，施行到國際間去——實際，這便是在勞働運動中間，從資產階級的直接或間接的代言人間，給與我們自己獨立的條件。這

是在第二次大會所得的效果。

在第三次大會，我們已然開始真正的工作，而且，從共產主義者在鬥爭中所獲得的實際經驗的見解，來具體地解釋，工作實行得如何正確，從戰術和組織的兩點看來，更是如此。第三步也已完成了。在世界各國，我們都有共產主義的軍隊了。當然，這還在初步的組織和訓練中，忽略了這種事實，或是怕承認這種事實，對於這種運動很是有害。我們必須以一種產業化的姿勢，來訓練這種軍隊，並按照必須的方法組織之。這之間，我們必須以最大的忍耐與小心來試探我們自己，而且從我們的運動中，學習經驗；我們要用各種軍事學來練軍，最好採用各種各樣的戰爭，以定攻守之方。沒有這種長期的，困苦的訓練勝利將是不可能的……

伊里基，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

給波策索夫

波策索夫：

我剛好接着你八月十一日的來信，一張書單，和社會立法和統計年報。知名的民族經濟家——顯然就是史特盧維——的論文，對於我覺得非常有趣，而且寫得很好。作者有很豐富的材料蓄積，供他處置。他似乎寫論文的本領，要比寫經濟學的本領更大些。這個雜誌，總算是最好的刊物，明年，我一定要訂一份。我很歡喜看一種英國的旬報，很歡喜你能指教我，因為我不大知道那種英國報紙有趣味……

握手，

你的，

我很快活的接着你三月二十四日的來信，你終於打破你的頑固的沉默了。在我心中，我有一大堆話要說，特別是因為，在這裡，沒有一個人能和我詳細討論寫作的問題……和我住得最近的，只有一個馬爾托夫。他對於一切，都是衷心地認真，可是即使同他，我也不能多談，因為在這裡，我們的距離，是太遠了。

此刻，我最想和你開始談的問題，是巴爾格珂夫的論文，和你對它的批評。你居然和我的原則暗合，我是非常高興的；顯然地，編輯部是和我們不一致，使你討厭的巴爾格珂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簡直憤慨。無論我讀這篇論文讀多少遍，我總不明白，巴爾格珂夫怎能寫出這樣荒謬絕倫的論文來。我更詫異的是，編輯部居然允許他激烈的攻擊考茨基，而只輕輕按一句：『我們和作者的見解並不同』。便想敷衍了事。和你一樣，我深信大家一定很詫異的，如果一位名人告訴大家，考茨基的見解完全錯誤的話，這篇文章完全是在污蔑考茨

基，一個有黨的政治經驗，對所有他的同志及他們的政策有責任觀念的人，絕不敢取這樣的立場和作者宣戰的。可是，巴爾格珂夫好像沒有感到什麼責任似的……

在巴爾格珂夫的論文未出現之前，我就讀過考茨基的著作，我要說，考茨基所說的話，正和巴爾格珂夫誣賴他所說的相反。兩星期前，我便把我的第一篇『農業底資本主義』論文發出了，現在，我正寫第二篇關於巴爾格珂夫的論文，可是，我怕史特盧維因為篇幅太長之故，拒絕登呢……告訴我你的意見，是不是你覺得巴爾格珂夫的論文可以毋須答覆。

史特盧維和巴爾格珂夫所表現的馬克思主義中的新的批判的趨勢，好像使大家很懷疑，因為這都不過是術語和教條底批判，並無一定的結果。我還寫了一篇，對史特盧維作的『市場論』的答辯。伊莉莎洛夫姊妹告訴我，這篇答覆在『科學評論』上發表，史特盧維也擬發表一篇答辯文章。

巴爾格珂夫反對救災理論，而絲毫不提及伯因斯坦，我覺得很奇怪。我已經定購了伯因斯坦的新著，不過我懷疑此書能否寄來。我只在『法蘭克』報和『金報』看過關於這問題的論文……最後我才知道誤會了伯因斯坦的論文。正如唯物史觀論的作者，在給考茨基

他——某公開的會所表現的一樣，伯因斯坦說謊太利害了，因此他一定要毀掉來的……
握手。如果你不太疎懶，常望有信來。除你之外，我還能從誰得到消息呢？
祝好，

你的，

烏拉奇米爾·列寧

給布力汗諾夫

我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我送你做旅費用的一百馬克，我很高興知道，你是否打算默在這里兩三個月，還是只在此停留一下。你來倫敦的時候，好幾個我們的同志，要從俄國來這里。

你給我最後的一封信是寄到法國，而我已經離開了。因此，我還沒有接着你的信。我熱烈地和你握手，希望不久再見着你。

你的，

烏拉奇米爾·列寧

我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昨天同志加拉斯諾克來訪我們，他是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社的會員，我們久已渴望見他了。他也知道那位交錢給你的老朋友。尤要者，請你告訴這位老朋友拉比奧斯基，快來倫敦，因為大家商量，我們急於要他來。我們的互助的朋友，只在這裡，担擱一兩星期……

我請你考慮其他一個要點。幾乎所有俄國勞動者的領袖都默在瑞士蒙特魯，帶了俄國朋友們的信來的我們的客人，也要到那里來。我想最好，他先和你認識，在他沒有和在蒙特魯的朋友們會晤之前，你先和他在日內瓦談談。

和老朋友商量這件事，並決定在那里會這位新朋友，好讓我很快地知道……你能確定你的住址是很穩當，我的信不會落在非本人收的手中嗎？

熱烈地握手，

你的，

烏拉奇米爾·列寧

給亞格爾斯爾特

我親愛的巴維·波里蘇維基，

我纔從電報中，得知你曾見過哥倫布一次。敬對我們的老朋友，致一千句歡迎辭！他一定要休息一些時，隨後才能和諾斯珂夫同來和我們會面。

布力汗諾夫來信說你必須赴慕尼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會。我十分贊成，我不相信別人會反對，雖然我還沒有對他們說。立刻寫信來告訴我，你不要不要旅費。我不知道我們到那里弄錢，因為我們在箱子裏只有一百盧布了，但是我們總弄得到幾個的。我會把布力汗諾夫的消息送給里昂·安基。你好嗎？夏天，你會長期休息過嗎？

念着，

你的，

烏拉奇米爾·列寧

438

給布力汗諾夫

我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我接着你的信，便趕快作覆。原來，你在寫一本著作麼？我聽了很歡喜。我們能够在『火花』發表幾篇論文，希望最好能在下星期出一期，因此我們能恰逢其時的，答覆社會革命黨的攻擊。

我不能決定，到不魯塞去，是否必要。現在，我們有錢，因為從美國已滙來了五千法郎，因此，如果是必要，我們能供給旅費。珂特索夫可以暫時代替你，永遠代替却不行，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規定決定的步驟。

在彼得堡，我們的工作人員，還有一些知識階級的代表，被捕。拉比奧斯基被禁在砲臺

內，怕要到西伯利亞去。我希望從組織部，立刻得着新的消息。

念着，

你的，

烏拉奇米爾·列寧

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請把附函轉交盧苞美·亞格斯爾洛特夫人。這是很緊急而且重要的，所以我求你讀過之後，立刻送給她，要是你不歡喜親自見她的話，如果從羅斯托府來了日內瓦的人請告訴他們趕快。『金報』怎樣了？……關於費用和印刷，我們必須曉得更詳細的情形。我很高興請你指教，在巴黎高等學校時我的演講，我已經被請在那里演說，可是同時被請的契爾諾夫、腓烈波夫、屠格羅夫，却不對我的勁。在另一方面，我們在巴黎的人寫信告訴我，我必須去講演，這是很重要的，你看怎樣？

我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我送你托羅茨基的一篇論文，和組織委員會的一個條議。閱後，請即寄回。組織委員會的條議必須視爲一種非常重要的文獻保存。我們必須決定托羅茨基的論文，因爲我們已經存有一大堆反對社會革命黨的論文；我們必須考慮此舉是否過火。不消說，我們要用托羅茨基的文章，因爲這篇短論對於一種胡塗的攻擊是一篇很合理的答覆。在另一方面，我想把波策索夫的論文擱在一邊不用，因爲這不是一篇答覆的文章，請你把這事考慮一下，好讓我知道你的決定。

熱烈地念着，

你的

烏拉奇米爾·列寧

你的

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你的文章和信，我都接到了。我還不能說，這篇文章放在那一期發表。你正在寫一篇關於所謂無產階級底朋友的論文，我聽了很高興。有人說不再能經過奧國傳送『火花』這種報告是不確實的。現在一切都順利地進行着，所寄的報有三條路可以偷過奧國……我們熱烈地握手。

你的，

列寧

我要求編輯部全體部員，允許托羅茨基加入編輯部，與其他部員享受平等權利。我以

爲這剛是多數是不夠的，必須全體一致，我們很需要第七個部員，不但爲了表決時的方便需要（六是一個雙數），爲了充實我們的力量也是需要。

托羅茨基過去幾個月中，幾乎每期『火花』都寫文章，加之，他是勇往直前地在爲『火花』工作着，他在各地演講也有很大的成功，對於時事等欄，他將來不但是於我們很有用的，而且是真正地少不了的。

托羅茨基真是一個誠懇，有毅力的才能出衆的人，他將來一定還會進步，作爲一個翻譯者和通俗作家，他還是有大的用處。我們必須對這班年青的工作者循循善誘，鼓勵他們，這樣便可以引起他們的熱心，你自己也明白，缺少這種人，我們會感到如何多的困難。僅記取，我們要找一位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有多麼困難，我們也缺少通俗文學，托羅茨基却很適宜於辦這件事。

不待說，要非難他也有許多理由，他年青，他也許不久就要回俄國，他的筆調，還保存着小品欄文體的痕跡，他的表現方法太不自然。

可是我並不要把托羅茨基放在一個獨立的地位，而只是像一個編輯部似的工作。這

樣，他便能獲得必要的經驗，和黨的本能無疑地，他具有黨員和煽動家的「嗅覺」，至於學識和經驗，這些是在生活中可獲得的東西。同樣無疑義地，他是在研究着，在工作着。爲了把他緊緊地聯繫於我們與鼓勵他，讓他加入編輯部是必要的。

如果我們承認他是一個享有充分權利的會員，他一定不會立刻離開巴黎；即使他走開，我們當他是一位組織委員，他和我們的關係，將並無所失，而且有所得。

托羅茨基的文體的弱點是不重要的；不久就會改變過來。現在，他平靜地接受他的文章的矯正，雖然並不怎樣樂意。因此，我提議編輯部的六位部員一致表決他加入編輯部。我以爲展緩取決是極端地不方便而笨拙的，因爲，在我，我是已然證明托羅茨基具有一種頗嚴重的不滿（自然他並不直接表示出來）；他常常把自己看做枝頭之鳥，他常常覺得人家是把他當作「年青人」看待。

如果我們不允許他加入編輯部，如果我們假定他一個月動身去了俄國，我確信是一定會把這，當做是一件無友誼的事。所以我們可以「放棄機會」；然而，這會是很壞的。

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們辦的『三月觀念』報，是很精采的，可是那篇論文至遲到三月二十五日才能到我手中。我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我正在寫着一本『給農民無產階級』小冊子，這是專為農民寫的。在此書中，我嘗試解釋農村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特質，並給農村住民中的四個階層具體地闡明。你看這種計劃怎樣？我在巴黎才深信，這樣一本小書可以多少驅除一點農民底猶疑性。

我熱烈地和你握手。

你的，

列寧

我病了好幾天，不能先覆你的信。那個生客已經去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處置此事。成

功你爲什麼不對於我這書寫點意見來請立刻把文章交來因爲快要出版了隨後我們就
能把初印文件交給對此事有興趣的人。

我溫暖地握着你的手。

列寧

親愛的波利斯·尼古拉維基

你對於我們辦事的人不滿，我也不滿。你說我們過於輕鬆地選擇辦事人。我自己不是不明白的，但是這是處於我們地位的不得已的苦衷。在這種地位上，我們不能克服在我們工作中的某種障礙……你自己試提適當的辦事人來看看！難道俄國有夠多的人，供我們的調動麼？可是我知道這樣的人硬存在的，而且這種數目正在增加着。可是進行既如此慢，而又有許多阻礙，真會使你頭痛。相信我，我假定我已經失去一切的信任了，我們進行的路，和我們的計劃，我恐怕終於一無成就。我們必須監視所有這些辦事人工作，接着，我們必須守視，是否我們的思想已經在俄國蔓延。在我們手中，只有幾個少數的有能力的組織

家這是十分不幸的事

正如在我們書中所寫的一樣：只有一羣人，而無人材。我們得趕快找一條出路，時機緊急了，我們的敵人正在增加着。

至於你要來倫敦，最好你先要到沮利克。什麼事使你覺得不舒服呢？如果你暫時離開工作，休息一下，豈不很好嗎？你看那位馬克思主義作家山寧，怎樣許多人對我說過他，可是對於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工作者；他太不守規則了！

我緊握着你的手。

你的，

烏拉奇米爾·列寧

給布力汗諾夫

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我好久沒有得到你的消息……我們必須再印行更勤的尖利攻擊，反對彼得堡委員會，莫斯科委員會，及許多其他的人們，和我們友好的委員會。應該擔任每月一次的關於當地運動的詳細報告。

上星期六，我們在此組織了一個很有成效的夜會，收入的確數現在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大約總數在三百五十到五百法郎左右。這是很成功的表現，因為社會黨和聯盟會制裁我們。從美國匯來的一千法郎，到了沒有至於侵吞公款，這是一件奇恥大辱捐款的人是在什麼地方捐的？他認得收他的錢的人嗎？

懷念，

你的，

列寧

—44—

我親愛的喬治·范倫鐵諾維基，

如果你決定到不魯塞參加大會，請你立刻寫信來，電匯款項。『火花』印刷部經理利文孫，拿辭職恐嚇我們，因為他和現在任指導員的利利安吵鬧。我寫了一封信請利利安處理這事，但也希望你幫助我和解利文孫，暗示利利安，要更小心地待利文孫。我正把考茨基第一部份的稿子給印刷局，還發出了一篇論士兵生活的稿子，轉運入俄國的事，辦得很棘手。這真是不幸。

熱烈地關懷着，

你的，

列寧

給瑪克辛·高爾基

親愛的A.M.

幾天前，我和妻到了這里，在路上，我們兩人都受了風寒，我們盡可能的在這里僑居，可是照現在看來，只能打住些時，因為住在這里不很舒適。你的信，使我很快樂，最好能到加布利去。我將來一定有閑空，那時就來看你，不幸現在却不能如願。我們到這里開會，計劃創辦報紙把『無產階級』報從芬蘭移到此地，不過還不能最後決定在日內瓦或是在別的城市辦。無論如何，速辦是必要的，因為這種新程序，可以解決許多的工作。我只想等到此事進行順利的時候，在春天，或夏天，就能來望你了。在加布利，什麼時候天氣最好呢？

你身體好嗎？你在心境怎樣呀？你在從容地工作麼？當我經過柏林的時候，某人告訴

我，你和盧那卡爾斯基遊歷過意大利，特別注意羅馬。你歡喜意大利麼？你看見許多俄國人麼？

我相信，最好，當你不忙於做緊要的工作的時候，我來看你，這樣，我們就能一同散步，談話。

你收到我的書麼，包括我十二年來的論文集的第一卷？我是從彼得堡寄給你的，熱衷地念着M. 菲陀羅華，暫別了。

你的，

M. 列寧

我的通信處是 M. VI. Ul'ianov, % Küpf. r. 17, Rue des Deux Ports, Geneva.

親愛的 A. M.,

我纔收到你的快信。如果我能到加布利看你，那夠多麼好呵。你所描寫的一切，是如此

光輝地上帝，我覺得我必須動身才好；我還想和我的夫人一齊同來呢。我還不能決定，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此刻，我必須使自己致力於「無產階級」報。打好了基礎之後，不惜犧牲一切，都要到你那里來。至少一兩月才能來，這是絕對地必要的。到了春天，我們就來望你，喝加布利的白酒，看那普勒斯和你談心。

今天，我有一大堆事。托瑞陀羅華：

1. 她絕對地必須訪問海員工會（一定有這樣一種會的）的秘書，向他打聽同俄國往來的船隻。

2. 她必須問他，輪船從那里開，開往何處及船行日期。那個人絕對地必須為我們找一隻每星期一次的貨船。大約要花多少錢呀？他必須把一個可靠的人（有可靠的意大利人嗎？）的姓名告訴我們。你要一個能交報紙的俄國住址（喂，奧得羅吧）麼？你能臨時把少數報紙存在奧得賽的意大利人那里麼？這事對我們非常重要。

如果M. 非陀羅華自己不能夠擔任這一切，不能探聽一切解釋，監視，覺得費力的話，那麼，她不如直接使我和這位秘書通信得了。隨後，我們就可以寫信問他。

整個的事情在緊急中。我們希望，在兩三個星期以內，能夠從這里寄出，立刻分發各地。現在，只好到加布利見了。A. M. 爲我們祝福吧！

你的，

V. 烏里雅諾夫

親愛的 A. M.

我真以爲，我們意見上的許多不同，不是別的，只是一種誤會。不消說，我從沒想到要『驅逐知識階級』如蠢笨的新迭加主義所做的一樣，或是在無產階級運動中，否認知識階級的重要性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之間的意見，沒有什麼不同呀。這是我堅決的所深信的。因爲現在我們既不能見面，我們必須立刻開始從事合作的工作。工作將使我們最容易而確切地，完全一致。

上次我就要答覆你關於托羅茨基的事，可是我給忘了。一起首，我們就決定請他合作『無產階級』報，並把這意思寫信告訴他；按照一種普通的契約法，我們用『無產階級報編輯部』的名義寫這信，因爲我們要給這整個的事情以一種公事的色彩。（我個人的地，會激

烈地攻擊過托羅茨基，當時他是一個門雪維克，我們（拔刀相見的）我不知道，托羅茨基是否不喜歡這種形式，以爲是開罪於他；姑無論是否，他却給我們以一封不是出自自己手筆的答覆，這封信是「代同志托羅茨基」報告編輯部，因爲他事忙，不能不拒絕合作。

我以爲，這是擺姿勢。在倫敦黨大會的時候，他也是這樣擺姿勢的。我是不能決定，他是
否願和布爾雪維克在一起努力。

握手，

列寧

親愛的 A. M.

夠多麼討厭呀，我竟不能來看你！我從不魯莽接到一封回信，從這里動身並沒有什麼阻礙，可是我既沒有錢，又沒有時間，而我又不能使報紙陷於困難中。

你既拿自己預備一隻山羊，從這事實來下結論，則你的精神是好的，你的心靈的組織

是完全的，你的生活是照常的，至於我們的事，却是走了調的，我很討厭 A. A. I. (即波格達諾夫——卡米利也夫註) 因為我熱衷於哲學，便忽略了報紙。今天，我正研究一位經驗批判論者，我像一個當兵的那樣破口大罵。明天，我將讀別位的著作，我將像一個船夫似的咒罵。而伊諾坑堤因為我疎忽了無產階級報罵我是對的，事情總不會一味正確的進行。

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時光的流駛，給你辦法！

如果你能為無產階級報寫東西，而不妨礙你的偉大的著作，那就好了。

和你握手，請代我致意 A. V. 盧那卡爾斯基和 M. 菲陀羅華。

列寧

親愛的 A. M.

我今天一接到你的信即覆。我來，不獨是無用，而且有害。凡目的在主張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宗教聯合的人們，我不能，也不願和他們打在一起。『著作』的時代是過去了。論爭是

無理的事，徒傷腦筋是無用的事。哲學和黨務必須分開。B. Z. 底決定，也要我們這樣做。

我已經把一篇對戰爭非常正式的宣言交給印刷所。外交政策不再在這裡相宜了。

！不消說，我所說的外交政策不是指壞的意義，而是指好的意義而言。

A. M. 親愛的（如果你不肯改信上帝的話）：在你的「一方面」，「善良」的外交政策必定保持我們的合作事業和哲學分開。

此刻再沒有比談哲學的問題，更會引到虛無不自然的境界了。可是如果這些其他的事情的確和哲學無關，如果現在無產階級報要徵求你的意見，那麼就可以來（我不知道到那裏能弄到一筆錢，此類真是困難得很）可是我要一再聲明，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我不願談宗教

或哲學。

只要我有餘暇，而我的工作也完成的時候，我就會無條件的來看你，藉此我們可以暢談一切。

我握着你的手，溫暖地，

你的，

問M. 菲陀羅華的好，她該不會擁護上帝吧？

L.

親愛的A. M.

我已接到你的來電，今天或明天早晨，我就可以回信。我再說一遍，無論如何，都不能把哲學的文字辯駁和黨務的進行混爲一談（所以也不許和黨內的派別混爲一談）我會把這個意見寫給安娜·華西維其，我再說一遍，爲全體同志的利益，爲避免一切的誤會，和錯誤的結論計，這是我拒絕看你的苦衷。如過去樣的爲本黨的進程而共同奮鬥，這是我們的義務，在革命的階段中，我們的政策，證明你我都是對的，因此，我們不能不保護黨底政策，實行這個政策。我們只有在無產階級報中乃至於其他黨的工作中，一致團結起來才幹得通。

如果A和B因爲哲學的見解不同，A要攻擊B，B要攻擊A，只能個別攻擊，就於黨無損。

我渴望地請求你和其他的同志，不要誤解我之不能來看你的苦衷。我請求你的饒恕，因為整。事業的地位，和編輯工作的情形，都不允許我走開。

我張開溫暖的兩手。

你的，

列寧

我們希望安娜·華西維其所允作的「羅馬罷工」論文從速寄來。我們希望一切作家幫助無產階級報。我們要對任何不滿意本報的俄國人，負完全責任。

A. A. ! 要盡力籌款才對俄國的同志鬧着沒錢用呢。

親愛的 A. M.,

我好久就想回你的信，因為這里不和（真是碰了幾萬個鬼）使我常常憤怒，故未果。

而我是這樣高興和你談話……談到托爾斯泰，偽君子們和光棍們將把他崇拜爲神，這點，我完全和你同意。布力汗諾夫也是很氣他們這樣虛僞的諂媚托爾斯泰。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他們動手就打學生，誠然是一件非常可惋惜的事，可是在托爾斯泰看來，是不論『無抵抗主義』也好，『安那其主義』也好，『那洛尼傑斯多佛』也好，宗教也好，都不許經過……德國有一種機會主義者的完美模範的定期刊物，叫作『社會黨月報』。在這報裏，如紳士施帕爾和伯因斯坦，關於革命的社會民主的國際政策，久已在那里吶喊並揚言，這種政策正是領導『同情的人民受困苦。』我的朋友，這是機會主義的流氓底一條詭計。如果你對於國際政治感着有趣，何不從那普勒斯定一份這種報，請人翻譯說給你聽。你在意大利一定看過這種機會主義者的——意大利所缺者唯馬克主義者而已，這是該國的不幸……

當讀到你最後的一句話：『我的兩手冷得發抖，』我很受感動。那些在加布利的單薄的房子呀！這真是可怕。當『你的手已經凍僵』的時候，我們居然有熱汽管煖着我們的屋子。怪好的，你不該忍受這樣的寒冷。

溫暖的握手。

你的

列寧

我接到一張去波倫亞參觀（二十個工人）的學校。我拒絕了，因為我不願和這些「進步黨」發生任何的關係。我們將把工人抓過我們這邊來。

親愛的 A. M.,

我接到你的信，還有西伯利亞的朋友的信。因為你從上面看來，就知道我已不在巴黎了。

我不大明白你要叫我退出那一個黨，不是社會革命黨吧？

不是的。不是和你鬧着玩的，你已經染了一種壞的習慣，一種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習慣。對着人好說：『你們全是好鬥的雄雞……』」

資產階級們，自由黨員們，社會革命黨員們，都是從不嚴重地談到「重大的問題」，而只是這一個尾隨那一個，立契約，折衷主義的循着舊軌而行，常常高叫着社會民主黨的內哄。這就是在他們的一切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確切的不同處。社會民主黨團體中個別之爭，都是從思想的深根中產生的，他們却不然，他們的意見紛歧，却在表面上敷一層油，裏面却是空虛，卑怯，淺薄。無論以何種代價，我都不願拿社會民主黨各派的鬥爭的精神，來換社會革命黨及其同志底空虛與貧困。

握手，

你的，

列寧

再者——同M. 菲陀羅華請安。

再者——俄國正盛行一種革命的空氣，簡直是澈底的革命空氣，因為我們辦真理報的計劃最後實現，一月的大會很有功，傻瓜們却高聲地吠着這次會議。

親愛的 A. M.

……波羅的海艦隊譁變！水兵委員會特派一個代表來巴黎見我（這是秘密的）沒有組織——這真夠使你痛哭！如果你和官場有什麼關係，你必須盡力完成一點什麼。水兵們的神氣想打，也許他們又將消滅……

你該知道我爲什麼仍默在奧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在此設立了一個辦公處（這秘密的）我們利於住在邊境的附近，離彼得堡不很遠，彼得堡報紙出版後三日，我們就可收到。從這裏寄文章給俄報發表也是很容易的，因此合作進行順利。在此爭論較少，這倒很好，可是沒有好的圖書室，這又是壞的地方，因爲沒有書，工作就感困難。

熱烈地握手。

你的，

列寧

念着 M. 非陀羅華

親愛的 A. M.

我今天接到「真理」報編輯的一封信，托我告訴你，他們能得到你的永久的合作很是喜歡。「我們願送高爾基每行二十五個戈比，可是我們怕他以為我們羞辱他。」

我以為他們這樣的聘請並無所謂侮辱，沒有人敢以為你的合作是受了金錢的影響。大家都知道「真理」報是一張勞動者報紙，向來是給兩個戈比一行的，或簡直就沒有稿費，因之，「真理」報紙無能力重酬稿費。

給無產階級的報紙寫文章，而受正式的稿費，即使並不豐富，也無傷大體。現在已經有兩萬到兩萬五千份的銷路，給文章以正式的稿費的時期到了。如果為勞動者報紙寫文章的所有的作者，逐漸地得了點稿費，這又能算什麼害處呢？有錢給稿費，又怎能算得罪作者呢？

我斷定，彼得堡編輯的恐怕，是毫無根據的，我深信，你能以同志之誼，接受這種提議。也

許，你將寫幾個字直接寄給編輯，要給我也行……

我們熱烈地握手，並祝你身體康健。並代向M. 菲陀羅華致意。

你的，

列寧

親愛的A. M.

說來，我好久沒接到你的消息了。你在幹什麼呢？你好嗎？

今天，我接到真理報第一百八十七期，和一九一三年的樣本。這報很難維持。夏天，銷路很壞，只是很慢地推銷，所以入不敷出。這之間，因為形勢非常嚴重，竟連兩位特約撰稿員的稿費，都要停止呢。

我們預備在工人中間實行擴大宣傳俾可增加報的銷路。我們要用這樣的法子籌錢，以改善報館的地位，使之建立起來。不然的話，國會一開始召集就沒有地位登論文了。

我希望你也參加宣傳工作，以便增加銷路，而使銷路推廣。可是怎樣辦呢？如果你有一篇神話，或故事，或其他適當的東西，廣告一下，就會收很好的宣傳效果。如果你沒有呢，請你至少寫信允許我最近的將來一九一三年，你一定寄些稿子來。最後，只要你寫一封短信給工人，指出實際幫忙（看報、宣傳、集會）的重要性，在勞働運動中會有一種最好的影響。

無論你如何決定，我請你直接寫信給真理報的編輯（安斯加雅街二號，聖彼得堡）寫給我也行（烏里雅諾夫，莫波明街四七號，克拉斯）。

也許大戰不至爆發。我們暫時默在這裏，利用波蘭人瘋狂似的仇恨沙皇政治……

我們奮鬥「在逆境裏」。如果你在羣衆中代表革命的鼓動，那麼你現在得爲反對一大批「自命的革命黨」而戰……在工人階級的羣衆中，無疑地有着「一種革命的空氣，可是新的民主的知識階級（勞動知識階級在內）具有革命的意識形態的，却只是緩慢地增加着，仍然落後的很，而且還不能參加我們的運動。

祝好！

請給我一個短信。

又——問候M，非現在我從沒有得過她的信。

你的，

列寧

親愛的A.M.

好友，你在幹什麼呢？你工作過度，過於辛苦，而患腦痛的病，不是太糟了嗎？你應該在加布利領有一種規律的生活，特別是在冬天，流水似的訪你的人一定會減少，讓你弄到這步田地，是不是因為沒有人照看你？實實在在地，這是非常錯誤。請你打起精神，遵守一種確切的規律——我真是這樣勸你！要在這些時日弄病了，是絕對不允許的。你開始做夜工麼？我在加布利為時候，他們往往說是我把不規則帶來的在我未來之前，你是按時睡覺的，你必須絕對地復元，開始一種謹嚴的生活。

物質及其構成的原理，我完全和你同意，我們必須就此題目寫點東西，這對於病態的

俄國靈魂所吸收的毒氣，主義和不可知主義，還來

因為馬赫派實際已子及類似的神秘，正在實的觀念主義的打扮。

至於別塔斯基，我是可饒赦的。社會主義者是全反對社會主義者陣營，奈何中都要幹。閑話少說，臉得了。只有偽善者因此使去，這是十分不可饒恕

哼，今天我談了許多

拜

親愛的 A. M.

我屢次想給你寫信，可是因為我的夫人因病開刀的原故，便一天天地遷延下來。前天最後開的刀，病人已經有顯著的進步了。這開刀的手術證明很困難，我們能夠找到高爾開刀，我是很高興。

現在談正事吧。你來信說到八月你要去柏林。八月那一天，還是月底，月初我們打算八月四日離此。我們有沮利克，摹尼克，和維也納的票，每站都要停些時。（也許醫生不許我們四日動身，樣我們只得延期。）

我們不能够在什麼地方相會嗎？伯力，沮利克，摹尼克，不都是你必經之路嗎？……
我很熱烈地握你的手。願你一切都好，特別是願你一路平安，立待回音。

你的，

通信處：Herrn Dianov, 4, Gesellschaftsstrasse, 4, (Svizzera) Bern.

親愛的 A. M.

……聽見你告訴我病了，使我很不安，既無醫藥，住在加布利，是不好的。德國有最好的療養院（譬如靠近瑞士的聖柏生就有），住在那里，各種肺病，都能完全治好。他們先把病人養胖，隨後規則地使他們習慣於寒冷，病就全好了。他們使病人強壯，痊好出院，就有工作的能力。可是你要在冬天從加布利到俄國呢。我很不放心，因為也許如此於你這健康有妨礙，且能使你的工作能力減少。意大利有好醫生麼？硬要請你來瑞士或德國。找一位第一流的醫生診治（我可以把人名地名開下），好好地治療。醫院住他兩個月。不能病呀，病能削弱你的工作能力，並能無用地浪費國家的財富……

寫信告訴我你的計劃，及你的近狀。我渴望你，請求你鄭重地診治。實實在在的，你要

恢復健康，是十分可能的事。忽略他自己的病，將是一種罪過。

你的，

列寧

親愛的亞勒西·瑪克辛瑪維基，

……你自己承受「一個布爾雪維克」用新法醫治的消息，即使此人不過是一個從前的布爾雪維克，我也覺得深深地不安。天保佑我們，使「同志」不要做醫生，特別是布爾雪維克的醫生！有一次一個良醫告訴我，一百個之中真有九十九個當醫生的同志們，是道地的「驢子」。不同你扯閒話，我真的勸你，我們應該常常請第一流的名醫瞧病，讓一個布爾雪維克的醫生來檢驗你，是夠落胆的。由那普勒斯地方的教授監視，才是唯一的辦法……如果這班教授真有能力的話……有一件事，我要煩你，如果你在冬天動身，那麼至少也應去瑞士和維也納的名醫處診察一次，忽略了不做是成爲不可饒恕的呢。你現在怎麼樣了

呀

你的

列寧

一四

親愛的 A. M.,

你¹真的在幹什麼呢！簡直是可怕呀！昨天我讀到在『力基』報你對於辱罵宋思退夫斯基的答覆，我開始高興。可是今天在『清算』報，我看你的論文中的一段爲力基報所刪去的。這段如下：

『必須暫緩（只是暫緩一時麼？）一時「找尋上帝」——這是一件無用的事。找尋不存在的東西，是無意識的事。不能收獲的人，亦即是沒有播種的人。你們並沒有上帝，你們還沒有（還沒有麼？）創造他。世界並沒有尋找上帝——只是創造了上帝；我們不想着生命之外，我們創造了生命。』

由此看來，你只是「一時」反對「找尋上帝」。你之所以只是反對找尋上帝，無非是
因為你目的是想用「創造上帝」替代她。

想到你這樣走下去，你將來該走到什麼地方去，不是很可怕的麼？

找尋上帝之和創造上帝，或製造上帝及其他類似的名詞的不同點，不正如黃色的魔鬼之和藍色的魔鬼的差別一樣麼。宣傳反對找尋上帝，並不是懲罰羣鬼與諸神（因為，無論如何純潔的，理想的，自動的崇拜上帝，必須看成一種意識形態的瘟疫的。）而只在乎人喜歡一個藍鬼有過於黃鬼而已——這是較之於一言不發，要壞過百倍的事。這可以如法應用於各色神等之中，對於最潔純的，最理想的上帝如此，對於「創造的」，「追求的」上帝亦復如此。

在最自由的國家裏面，想求助於「民主，人民，輿論和科學」是十分無用的事，在這樣的國度（美國，瑞士及其他）中，人民和工人們，已然為原始創造的一種純潔的精神的上帝，所麻醉了。正因為每種宗教思想，每種上帝的思想，加之，每種都和這樣的思想的調情，是一種不可言喻的卑劣，民主資產階級却很歡喜承受，甚至於經常歡迎，也僅僅是因為這是最危險的卑劣，最兇險的傳染病呀。無數的罪惡，淫行，暴戾，疾病，都是很易於被羣衆暴露的；只有

巧妙的精神化的上帝底觀念穿上好幾層意識形態的衣服，却不易爲羣衆所暴露，因此，也更危險。一個強姦少女的天主教的牧師（我最近在德文報紙上偶然看到這條新聞）危及德謨克拉西處，一個不穿牧師衣服的，不說幼稚的宗教話的，理想的和民主的，宣傳新上帝創造的牧師，危險性却大。因爲要暴露一個強姦少女的牧師的罪惡是很容易的，懲辦他，驅逐他，也是很容易的。可是那位創造新上帝的牧師，要對付他却不容易，較之前一位牧師，要驅逐他，有千倍的爲難，而且一個判斷力薄弱的小資產階級，是不敢輕易定他的罪呢。

而你，理解小資產階級靈魂的薄弱性和卑怯性的你，倒用一種毒藥領靈魂走入邪路，這種毒藥其甜如蜜，而被各種燦爛的珠串所裝飾。

這真是病態呵。

那種以『自罵代自我批判』的話，真夠受了。

而創造上帝，不是自責的最壞的形式麼？凡人以組織一個上帝爲業的，或只是贊同這事的，只是最壞的糟蹋自己而已，因爲他不使自己行動，只一味地自思自想，於是只想崇拜他的最賤的，最愚昧的，最奴性的，卑怯的靈魂而已。

從社會的而不從私人的觀點看來，創造上帝不是別的，只是愚蠢的小資產階級，軟弱的俗物，底溫柔的自省性，夢想的，自責的，懷疑的，疲倦的資產階級而已（因為你是如此仁愛的，十分公平地說靈魂——可是你應該不僅是說俄國人的靈魂，也應該說是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的靈魂，因為猶太人，意大利人，或英國人的靈魂，也不見得好——都是魔鬼，一樣的環境，可是這種民主的俗物主義，本身傾染有意識形態的毛病，更三倍的卑下。

我正重讀你的論文，竭力想理解你陷入錯誤的原因，可是我依然不懂。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是你的「懺悔」底殘餘，一種回音麼？也是你也不以為然的事呢？

為什麼不替讀者尖銳地分清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界限，反倒弄點德謨克拉西的神秘呢？這個微弱的，怯懦的，疲倦的，絕望的，自省的，幻想上帝的，創造上帝的，自責的，無力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堂皇的名詞，等等）——無產階級却不然，一身都是力的，充滿的，不僅是勇於言，還能够分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科學與公開性」的分別，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的分別。

爲什麼你硬要寫呢？

像這樣的事，會過度地傷人的呢。

你的，

V. 烏里雅諾夫

給司米加

親愛的同志司米加，

我利用這個機會和你長談。

1. 一般的政治的形勢，使我不安。布爾雪維克已經向政府宣戰，而政府已然系統化地準備好了應戰。這之際，我們做什麼呢？通過提案，開大會，這都是白費了我們的時間。布爾雪維克黨此時並不堅決的從事爲打倒克倫斯基的，軍事力量之準備。

最近的事實只能堅定我的思想，我們必須準備一個武裝暴動；政治的問題，現在已然成爲一個軍事的問題了。我很怕布爾雪維克忘記了這件事，而用波浪一來就可趕走克倫斯基的希望，來寬慰自己。這種希望可太天真爛漫了，因爲我們不能倚賴機會。我以爲，如果

無產階級，停止武裝暴動的準備，而把他們的希望寄托於天命的運氣上，將是一樁罪過。也許你能夠把這封信，用打字機打幾份，分發到在莫斯科與彼得堡的同志們。

2, 現在談到你的事。緊抓在我們手中的唯一的武力，只有芬蘭軍和波羅的海艦隊。你必須把次要的工作交給你的秘書處理，使能利用你的高的地位，不浪費時間的致全力於芬蘭軍和波羅的海艦隊的軍事準備。我們必須召集親信的士兵舉行一個秘密會議，和他們詳細討論一切，我們自己監督整個的運動，而且關於彼得堡的城廂內外的軍隊力量關於運芬蘭軍隊倒彼得堡的可能性的估計，乃至於海軍的調動，都要搜集正確的報告。

如果不顧我們一切的決議案，一切的蘇維埃，我們便沒有了武力，那麼我們的地位就不很好。去召集可靠而經驗豐富的士兵，去觀察芬蘭邊境的砲臺，去作一個戰略上的形勢的測量，這對於你是可能的。無論如何的情形，我們都不敢承受政府的願望，允許從芬蘭把革命的軍隊調來。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軍隊用作暴動之用，待我們奪取政權之後，就編成紅軍，這是更好的辦法。我看到報上的消息，實際上就曉得並無德軍攻芬蘭的危險，因為德軍決沒有足夠的煤，實行大的海軍動作，也不能調動運輸艦。

3. 芬蘭政府必須在駐紮於當地的哥薩克軍隊中間，發展系統的宣傳。克倫斯基有一部份哥薩克軍隊，駐在維博格和特里奧奇之間的地方，使他們離布爾雪維克而獨立。把駐在芬蘭的最好的水手和士兵，組織宣傳隊，送到哥薩克軍隊中去，這是非常緊要的。

4. 我們爲煽動的目的起見，必須利用退伍還鄉的水手和士兵們。他們應該在農村中，發展一種經常的系統的宣傳。你個人的處境此刻算是很方便。你們可以和左翼社會革命黨合作。這一羣可供給我們以俄國的勢力，而且在憲法會議中領有多數議席。立刻進行創造這一羣組織革命煽動的準備，成立煽動隊，每隊兩人；一個布爾雪維克和一個社會革命黨，並把他們遣送到農村中去。社會革命黨人在農村中很有勢力，因此，得着他們的幫助，你可以把農民革命化，這是非常幸運的事。

5. 我以爲，現在的作戰口號應該是：「政權立刻歸於彼得堡蘇維埃。」隨後彼得堡再把政權移交給一般的蘇維埃大會。爲什麼我們要放過三個星期，讓高尼沙夫和克倫斯基好充分作戰爭的準備呢？這個作戰口號一散佈，芬蘭才能收到實惠。

6. 你一旦領有了芬蘭的勢力，還得做另外重要的事。你必須從事由瑞典偷運宣傳品

的組織，否則，一切國際大會的話等於空談。最好在前線上成立士兵的組織，或是至少，也要使一個親信的人永久在那地方各區巡視，我自己就可擔任其餘的事……也許可以用錢來活動幾件事。無論如何，儘管怎樣，必須把事情辦妥。

7. 我想，我們必須立刻會一次，澈底地研究一切。你不要擔擱一天功夫，就可看見我。如果你能來的話，就叫羅馬維奧打電話問哈圖年（芬蘭代表），是否可會羅維奧夫人的妹妹。要沒有這種準備，你來的時候，我也許就走了，這是十分可能的。無論如何，給我回信說「來信收到了」，你可以找一個同志送給羅維奧，他就會告訴我的。無論如何，我一定獸在這里，一直等到郵政和轉運都組織好了。把信封托鐵路管理員交給維博格蘇維埃，你就算幫我們的忙了；我們給哈圖年的信，就用這種信封寄去。

8. 把當地委員會的紙，打出一篇簽字證據，說明主席保證這位同志，請一切蘇維埃給他以他們完全的信任，並盡可能的幫助他。這證據就可由原人帶回交我收可也。此證據註名右給康斯坦丁·彼得羅維基·伊凡諾夫。我可以之豫防不虞，因為恐怕會發生偶然的意外。

9, 也許你有「爲考察黨的政策的材料」莫斯科出版的吧？在赫辛格爾，把這書要大
到，由原人交來可也。

10, 注意：羅維奧是一個出色的人，可惜太懶。你必須常在背後，一天督促他兩次，否則他
便會一事無成。祝好！

你的，

瓦.伊凡諾夫（列寧的假名）

列寧研究書目

Adoratskii: Marksistskai dialektika V prosvet' dennakh Lenina. Pechat' i Revoliutsiia. No. 2.

1922.

亞圖拉斯基列寧著作中的馬克思辯證法著作與革命第二期一九二二年版。

Authors and Politicians on Lenin. 1924.

作家與政治家的列寧論一九二四年版。

Axelr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Russia. 1961.

亞格羅德洛格俄國社會革命運動發展一九一八一年版。

Bakunin: Dieu et l'Etat. 1892.

目書究研書列

- Bauer, O: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1920.
包爾塞維克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一九二〇年版
- Borch-Bruevich: Nekotoryia Svedaniia o inoshaskikh gotakh V. I. Lenina pro ofitsial'nykh Doklady N. m.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No. 2, 1921.)
勞克·布魯維奇在公布的文件中關於列寧少年時代的幾種新聞
- Bruckner, A: Peter der Grosse. 1879.
布魯克勞彼得大帝
- Bukharin, 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布哈林唯物史觀的理論
- Bukharin, N: The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s. 1919.
布哈林共產黨綱領 一九一九年版
- Bukharin, N: The Way to Socialism. 1923
布哈林社會主義之路 一九二三年版
- Bukharin, N: The Peasant Question. 1923.
布哈林農民問題 一九二三年版

- Bukharin, N.: From the Overthrow of Tsarism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Bour
布哈林從沙皇政權的崩潰到資產階級政權的崩潰 一九二三年版
- Bukharin, N.: and Preobrazhenski: A. B. C. of Communism. 1921.
布哈林與普列漢諾夫斯斯基共產主義ABC
- Cherevanin: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8.
齊切瓦林：無產階級與俄國革命 一九〇八年版
- Deborin, A.: Lenin in the Fighting Materialist. 1924.
德波林：戰鬥的唯物主義者列寧 一九二四年版
- Elizarova: Stranichkie Vospominanii. (Proletarskaja Revolutsiia No. 2(14), 1923.)
伊麗莎羅維奇：旅行中的回憶錄
- Drain, E.: Bibliography for the life of Lenin. 1925.
空漢：列寧生活研究書目 一九二五年版
- Emelianov: Tainstvennyi Shalash. 1922.
恩米利也諾夫：秘密室 一九二二年版
- Epshtein, I.: Lkacs' Lenin. (The World. 1924.)
額普斯地尼古拉：列寧

Pedorchenko, L.; *Ob D'janova k Leninu*. 1930.

弗拉基米爾·彼得羅維奇·佩多爾琴科著。關於德亞諾夫關於列寧。一九三〇年出版。

Fulop-Miller, R.: *Geist und Gesicht des Bolschewismus*. 1926.

富洛普·米勒著。蘇聯的靈魂與面貌。一九二六年出版。

Fulop-Miller, R.: *Lenin and Gandhi*. 1927.

富洛普·米勒著。列寧與甘地。一九二七年出版。

Gorev: *De Tomasa Mora do Lenira 'glava O Lenine*. 2 (Izd. Krasnaja Novi M. 1928.)

高列夫著。德·托馬斯·莫拉關於列寧「關於列寧的思想」(紅色的五月)

Gorev, B.: *Lenin V. spoknu Voroi emigratii*. (Katorga i ssylka. No. 8. 1924.)

高列夫著。列寧在流放中(流放與勞動)

Guilbeaux, H.: *Vladimir Ilitch Lenin*. 1913.

蓋比歐·貝克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John Rider: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約翰·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

Kaganovich, H.: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Russian Bolsh. Vils Party*. 1923

卡加諾維奇著。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結構

目書究研覽列

- Kamenov, L. B: Istorija Partii Kommunistov i V ri, Lenin. (Iz I. Vysle. M., 1916)
卡米利也夫共產黨史與列寧著
- Kamnev, L. B: Lenin's Literary Remains. 1926a
卡米利也夫列寧文集
- Kautsky, K: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考茨基著 蕭珊譯 蕭珊與朱維生譯
- Krautuji ad Bezpulov: Lenin. 1928.
克魯尼與伯諾巴羅夫列寧
- Kramer, K: The Russian Crisis. 1925
卡蘭那俄國的危機
- Krupskaja, N. K: Lenin and questions of National Education. 1924.
克魯斯巴亞列寧與民族教育問題
- Krupskaja, N. K: Lenin's Remains of Lenin
克魯斯巴亞列寧回憶錄
- Kun, Bela: The Proleganda of Leninism. 1924.
昆·貝拉著 汪德賢譯

Landsau-Aldanov, M. A: Lenin and Bolshevism. 1920
俄譯。國共共編。天列譯。或。非。世。動。譯。刊。錄。

Lenin, V: Will the Bolsheviks maintain the power?
俄譯。或。非。世。動。譯。刊。錄。

Lenin, V: On organization
俄譯。或。非。世。動。譯。刊。錄。

Lenin, V: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俄譯。或。非。世。動。譯。刊。錄。

Lenin, V: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俄譯。或。非。世。動。譯。刊。錄。

Lenin, V: The Caricature of Marxism and the Imperialist Machinery. (O Karičuraz Marxi
Izma i ob Imperiističeskom Ekonomizmu. Zvezda. No. 1, 1924.)

Lenin, V: On Climbing Higher Mountains.
俄譯。或。非。世。動。譯。刊。錄。

列寧爬高山論
Lenin, V: What Shall We Learn and How Shall We Learn It? (Čemu učitsja i kak učitsja)

Blat) 1923:

列寧什麼將是我們要學習的及我們怎樣學習

Lenin, V: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Romanticism, Simondi and our Simondists, 1923:
經濟浪漫主義與空想主義

Lenin, V. Collected Works:

列寧全集:

Vol. I: The First Steps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Movement (1904—1899)

第一卷: 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運動的初步

Vol. II Economic Studies and Articles (1897—1898)

第二卷: 經濟學研究論文

Vol. III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第三卷: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Vol. IV. The Spark. (1800—1903)

第四卷: 『火種』

Vol. V The fight for the Party. (1901—1904.)

第五卷: 『黨內鬥爭』

列寧全集

Vol. VI. The Year 1905.

第六卷 一九〇五年

Vol. VII. The Year 1906.

第七卷 一九〇六年

Vol. VIII The Year 1907.

第八卷 一九〇七年

Vol. IX. The Arabian Question. (1899—1919.)

第九卷 阿拉伯問題

Vol. X. Mahirism and Empire—Criticisms.

第十卷 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批評

Vol. XI. In the Years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1902—1911)

第十一卷 反革命之年

Vol. XII. New Uprising. (1912—1914)

第十二卷 新起義

Vol. XIII The World War. (1914—1918.)

第十三卷 世界大戰

Vol. xl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1917.)

第十四卷：資產階級的革命

Vols. xv-xviii. The Proletariat in Power. (1917-1921.)

第十五——十八卷：無產階級專政

Vol. xlx.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20-1921.)

第十九卷：民族問題

Lenin. A volume in memory of Lenin, containing Contributions from Bukharin, Chicherin

Iac-Slavskii, Kamenev, Karpinskii, Krushchovskii, Krupskaja, Larin, Lepashin

Kii, Lomov, Meitun, Podvoiskii, Prodnzhenskii, Rakak, Rotstein, Rykov, Rykunov,

Sorin, Shalin, Trotskii, Ulianova, Zinover, and Zoshovskii. 1924.

列寧簡短詩：紀念列寧文集一卷，內收布哈林、齊采林、曼羅斯拉夫斯基、卡米利也夫、卡漢斯基、卡希沙諾夫、斯克羅斯巴

亞、拉喬、李白新斯基、羅慶夫、米留丁、波多夫斯基、布羅拉金斯基、拉迭克、羅特斯坦、賴珂夫、賴斯九諾夫、索漢、史大林、托

羅夫基、烏利雅諾華、齊諾維埃夫和佐斯諾夫斯基的著作。一九二四年版。

Lenin as Seen by his Contemporaries. Views of Leading Personalities. 1924.

與列寧同時代的人的列寧觀：領導人物意見錄

Lenin as Told by his Contemporaries. Edited by L. Kamenev. 1924.

列寧著：卡米利也夫編，一九二四年版。

Lenin's Letters to Gorkii, 1908—1918.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 Kamenyev. 1924.

列寧致高爾基書（一九〇八—一九一三年）卡米利也夫編，一九二四年版。

Lepeshinskii. Na Povorote. (Zd. GITS, M. 1923.)

李日新斯基在轉彎的關頭

Luftacs, G: Lenin, 1924.

尼布拉：列寧傳

Lunacharskii, A: Revolutsionnyye Silyetii. 1923.

列寧手稿斯捷潘諾夫編

Martinov. From Menshevism to Communism. 1914.

馬爾騰諾夫：從門雪維克主義到共產主義

Mars, Karl: Capital. 1885.

馬克恩資本論

Mars, Kar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903.

馬克恩共產黨宣言

Mars, Eastman; Marx, 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

馬克思·恩思得門馬克思列寧革命論後

Max, Engelman: Since Lenin Died

馬克思·恩思得門列寧死後

Olminskii, Lenin. (V. zhnik Zhizni. No. 2, 1918.)

奧明斯基列寧

Osinbago, Raketa, Preobrazhenskago, Zemnashka, Mutskevicha, "Dvadtsat, Piat' R. K. P. in

Sbornik. Izd. Oktiabr' Tver' 1928; Stat, i o Lenine.

拉達克等：十世紀的俄羅斯共產黨

Pavlovich. Lenin Kal razrushitel' narodnich estva. (Pod Znamenem na kisma. Nr. 4—5 Za

1928 G.)

帕羅維奇列寧怎樣消滅民粹派

Pekhanov, G: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1908.

普力汗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

Popov, N., and Iakovlev, I: Zhizn' Lenina i Leninism. 1924.

波波夫與雅各武萊夫列寧的生活與列寧主義

Posolov, I: Ideas and Conditions in the Time of Peter the Great. 1878.

波索列夫彼得大帝時代之風氣與環境

Prochazhenskii, E.: *Morality and Class standards*. 1932.

布羅拉金斯著：道德與階級的標準

Present Day Russia, 1917—1922. (Official Publication.) 1923.

今日之俄國（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之報告）官家出版

Padak, Kari: *The Way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拉達克：俄國革命之路

Bykov and Troshin: *Trade and Industry in Soviet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1920.

羅羅夫與托羅英著：蘇俄與西歐之工業

Selulinsk, I.: *A peasant Legend of Lenin*. *Labour Literature*. March—April 1924.

塞甫林編：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一九二四年三月至四月於「勞動文學」連載）

Semashko, N.: *Ob izuchenii Lenina*

賽瑪斯柯論列寧學說

Shidlovska: *Lenin—Mitscheskoe Litso* (Proletarskaja Revolutsia. No. 8, 1921.)

雪得諾夫斯基列寧——神奇者

Bovremenniki: Russkii. No. 1. 1924.

萊勒門尼克被羅新

Stenn, I.: Lenin and Leninism 1924.

史大林列寧與列寧主義

Steklov, George: Mikhoje Bakunin, 1915.

史達克諾夫米哈•巴枯寧

Szerchkov, D.: In the Dawn of Revolution 192

史維爾柯夫革命晨曦

Trotsky, L.: My Life

托羅茨基我的生平

Trotsky, L.: Whither Russia?

托羅茨基俄國之前途

Trotsky, L.: Lenin

托羅茨基列寧

Trotsky, L.: Questions of Day Life 1928.

托羅茨基日常生活的問題

Trotsky, L.: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Speeches, orders, Appeals, and those belonging to

The year the Red Army was founded.

托羅茨基紅軍處誕生

Trotsky, L.: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托羅茨基蘇俄新經濟政策

Trotsky, L.: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Brest Treaty 1922.

托羅茨基從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條約

Universities and Labour Facilities of the U. S. S. R. (Vyshia Shkoly i rabochie fakultety)

1928.

蘇俄各大學與勞動教育會

Dilevskii, O. I. Lenin. (Katorga i ssylka, No. 2, 1924.)

維爾斯基列寧

Doronskii, A.: Lenin e chelovechestvo. 1928.

瓦浪斯基列寧與人類

miederfeld, K.: Lenin. und sein Werk. 1928.

維登費爾德列寧及其工作

White, A.: Reminiscences. 1928

蘇特回憶錄

Zelitskoi, Bobrovskaja: Zapiski iadovogo Podpol'shika: Chast' pervaja. (Glas. M. 9 2.)

蘇利茨生: 秘密中的蘇利茨生 (第一卷)

Zelkin, G: Memories of Lenin. Labour Literature. March—April 1924.

采特金: 列寧回憶錄

Zelkin, G: Lenin's Work. Labour Literature march—April 1924.

采特金: 列寧的工作

Zinov' iv, G: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3.

齊諾維也夫: 五年來共產黨國際

Zinov' iv, G: 'Lov. Lenin i natsional'nyi vopros. 1923.

齊諾維也夫: 列寧同志與民族問題

Zinov' iv, G: History of the KPR. (Bolshevik) 1923.

齊諾維也夫: 共產黨黨史

Zinov' iv, G: The War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ism. 1924.

齊諾維也夫: 大戰與社會主義危機

Zinov' iv, G: Lenin genii, uchitel', vohd i Ochev k. Zvezda. 1924.

齊諾維埃夫天才的列寧乃人類的明星和首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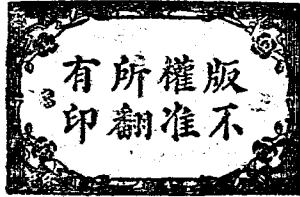
Zinov' IV, G. Lenin - V. I. Di Janov. Ochark Zibirnil' deistvo. v. t. (Izd. DRSIK a. M. 1919.)

齊諾維埃夫 V. I. 烏里雅諾夫生活的外形和內在

【註】凡有☉者皆已有中譯本

Biography Series
Lenin
 by Leon Trotsky
 Translated by Han Chi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Society, Nanking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再版



列 寧 傳

全一册 實價大洋二元

(外埠加郵費)

代 售 處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出 版 者	譯 者	著 者
上海光華書局 各埠各大書店	聯華印刷所 電話三二〇八七	上海上海關路南興坊	南京國府路二〇四號 國際譯報社	韓 國 際 譯 報 社	托 羅 茨 基

